
武俠世界
第35年
14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麥龍先生精心撰寫的「血魔」。魔道荼毒武林，黑白兩道曾於華山對決，結果傷亡殆盡，精英盡失。然而三十年後魔道死灰復燃，血魔盟下的殺手爲禍江湖，欲追殺王隱風大俠的遺孤——王玉麟，凡是知道王玉麟消息的江湖俠士都被無情狙殺……一個年僅十五歲的孩子，爲何會掀起軒然大波呢？故事生動，文筆明快，使人有清新之感。欲知血魔盟如何與大樂王府主人袁七等一干白道高手對決，血魔的眞正身份是誰，閱後包你拍案叫絕，是必看之佳作。

*　　*　　*

本期刊登的風塵俠隱故事之四「仁者無敵」，文章短小精幹，請繼續欣賞。新刊載的故事「龍子復仇」，情節緊湊，橋段獨特，是頗値得欣賞的新派俠情恩仇故事，請鑑賞。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決戰怡情坊」，屆時請留意。尚有兩期完新作品「碧血了恩仇」，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14期
（總號177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江湖恩怨錄

血魔

文·圖／龍飛·麥可



狙擊俠士　嫁禍四爺

萬里無雲，驕陽似火。

天空是一片蔚藍色的。

但在那片草坪之上，却染滿了鮮紅色的血。

一柄鐫刻着「忠義」兩個龍形篆體古字的厚背金刀，正被一個滿臉怒容、神態威猛的錦袍老者緊緊握着。

風很猛。

草坪之上，橫七豎八地倒臥着二十多名灰衣漢子。

這些人原本都是活生生、雄赳赳的武夫，但他們現在都死在這柄厚背金刀之上。

在草坪之上，仍然還有一大堆的人站立着。

他們的手中，都握着各式各樣種類不同的兵刃。

但有一個人例外。

那是一個溫文爾雅，舉止斯文大方，滿臉充滿書卷氣息的中年文士。

* * *

風急勁。

中年文士的臉上泛起了一絲平淡的笑容。

無論是誰，都會覺得他是一個很平易相處、很和藹可親的敦厚學者。

他自稱為「詩人」。

看他的樣子，的確很像個詩人。

如果說他不是詩人，倒反而令人覺得有點迷惑。

然而，那個手握金刀的錦袍老者却很清楚這個「詩人」。

他吟詩的本領雖然不錯。

他眞正的看家本領，並非吟詩，而是殺人。

* * *

江南七大帮會之中，最負盛名的，就是鐵心帮。

鐵心帮在江湖上之所以能夠負有盛名，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帮主苗眞，曾經憑手中一柄金刀，力殲江南為惡多年的神狐會三大首腦人物。

苗眞的外號，人稱「鐵心金刀」。

他在刀法上的造詣，雖然未能稱為無敵，但也實在罕逢敵手。

三天之前，苗眞前赴河北，向河北武林泰斗「獅子劍王」申天儀拜壽。

誰知歸程之際，竟然遇上了這位中年文士率衆圍截。

這是極慘烈的一戰，雙方都付出了慘烈的代價。

中年文士率衆圍截，已有二十多名手下被苗眞的那柄金刀殺死。

但與苗眞同行的六大弟子，也已全數陣亡。

苗眞手握金刀，鬚髮皆豎。

「久聞閣下招無虛發，何以竟倚仗人多，不敢單獨與老夫對陣？」

中年文士露出了一種詭秘的笑容，淡然的道：「苗帮主刀法獨步江湖，這一點看來倒是不假。」

苗眞冷冷一笑，「老夫有何得罪閣下，竟要半途攔截，橫施辣手？」

中年文士嘆了口氣道：「苗帮主與在下素無仇怨，在下此擧，亦實在問心有愧。」

苗眞冷冷一笑道：「哼，說得好漂亮！」

中年文士聳聳肩道：「祇要苗帮主說出那個老和尚匿居何處，在下決不加以為難，任由苗帮主過路。」

苗眞怒哼一聲道：「閣下已將本帮六大高手殺死了，這筆血債，老夫正要向你討還。」

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道：「這倒容易，每條人命奉回黃金一千兩，未知苗帮主尊意如何？」

苗眞怒髮衝冠，金刀一揮道：「放你娘的狗屁！」

中年文士皺眉搖頭，淡淡道：「苗老俠身為一帮之主，說話何以如此難聽？」

苗眞不再說話，向前衝出一步。

中年文士忽然長嘆一聲。

苗眞忍不住又道：「你又在弄什麼花樣？」

中年文士忽然一笑，淡淡道：「如果你還想再多活十年八年，最好還是別與在下動手。」

苗眞忍住氣道：「倒願聽聽閣下的高見。」

中年文士又微微一嘆道：「常言道，識時務者為俊傑。」

苗眞冷笑。

「苗帮主的刀法，雖然威力驚人，」中年文士道：「但剛才你與在下的刀手過招，其中有一招『星沉落雁』，却有去勢盡老之嫌。」

苗眞的臉色開始變了！

中年文士清秀的臉上，突然露出一絲獰笑道：「剛才那一刀，若是換了在下，恐怕苗帮主右脅之下，已然中了一記重掌了，在下的掌力如何，帮主心中總有點概念吧？」

苗眞的身子，突地開始發抖了。

苗眞的心中，霍然一驚。

這人果然名不虛傳。

剛才自己連發數十招，斃了二十多名敵人，其中就祇有一招「星沉落雁」微露破綻。

想不到這一點破綻，竟然給他一眼就看了出來。

但他仍然不服氣！

「紙上談兵，有何用處？閣下

如此自負，何不放手一搏，分個高下？」

中年文士忽然臉色一寒道：「苗帮主，別敬酒不喝喝罰酒，在下若被逼出手，祇怕江南鐵心帮，將會一蹶不振，從此武林中消失了。」

語鋒一頓，又緩緩的道：「祇要苗帮主說出那個老和尚遷居之處，在下願以黃金萬兩相贈，決不食言。」

苗眞神色悚然，怒道：「好一套威逼利誘的手段。」

中年文士嘆了一口氣道：「苗帮主何以固執至此？」

苗眞冷冷一笑道：「可惜老夫天生愚魯，一不怕嚇，二不怕死，三不貪財好色！」

中年文士雙眉緊皺，淡淡道：「如此說來，在下倒是白費心機了？」

苗眞臉上一陣抽搐道：「別再廢話連篇，動手吧！」

中年文士輕輕一嘆道：「苗帮主既然不肯賞在下一個薄面，在下唯有逼於出手了。」

他一面說，一面緩緩地向苗眞走了過去。

苗眞左掌當胸，右手持刀。

雷霆萬鈞的一擊，隨時將會發動。

中年文士仍然一步一步的走過來。

兩人的距離，越來越近了。

倏地，金光疾閃。

那是苗眞刀法上七大絕招之一的「蒼龍出洞」。

刀勢沉猛，勁道十足，這位鐵心帮帮主赫赫有名，果非倖致。

無論是誰，面臨着如此威猛的一刀，都會急忙閃避！

但中年文士竟然全不閃避，任由苗眞的金刀迎胸劈下。

好快的一刀！

刀出如風，刹那間已劈向中年文士的胸膛。

倏地，中年文士的右手一揚，掃出一掌。

這一掌不偏不倚，剛好拍在那柄金刀刀身之上。

這一掌，竟然把那柄金刀的去勢硬生生的震開。

苗眞內力雖强，居然也被這一掌震得險些站不穩。

苗眞的臉色一變。

他雖早已知道，這位中年文士的武功極高，但却料不到對方竟然赤手空拳，一招之間便將自己的金刀震開。

這一份功力，眞是匪夷所思，駭人聽聞。

中年文士忽然停手，盯着苗眞，嘆口氣道：「苗帮主，你我武功如何，也該彼此心中有數了，你再不肯說，難道要在下用分筋錯骨大法向你逼供？」

「逼供？」苗眞嘿嘿一笑，「就算你將老夫四肢卸了下來，也休想達到目的。」

中年文士冷笑道：「在下總有辦法，要你說出來的。」

苗眞忽然張開了口，把一顆藥丸呑下去！

這顆藥丸是赤紅色的。

中年文士一怔！

但隨即淡淡一笑道：「在下素聞鐵心帮有一種藥丸，服下之後能夠增加本身功力，想不到居然有機會見識到。」

苗眞聞言，居然大笑起來。

看他的樣子，似乎還笑得很開心。

這種笑，不像是裝作出來的。

中年文士怒斥道：「笑什麼？這有什麼好笑的？就算這種藥丸能使你增加一倍功力，你也絕非我的對手。」

苗眞仍在笑。

但他的臉色，却突然變了顏色。

中年文士突地一呆！

苗眞的臉，居然變成了紫藍之色。

刹那之間，中年文士已完全明白過來了。

難怪苗眞笑得這麼開心了，因爲他已經得到了勝利。

這種「勝利」，並非指苗眞的武功已可以憑着這一顆藥丸而勝過中年文士，而是中年文士永遠沒有辦法向他逼供。

原來那顆赤紅色的藥丸，非但不能增加功力，反而是一顆含劇毒的藥丸。

苗眞的笑聲，已漸漸停下了。

他的臉色由紫藍色變成一片焦黑了。

他的口角和鼻孔之間，也流出了大量的血！

血竟然也是黑色的。

他的聲音，開始變得虛弱無力，「那顆藥丸，是……五步……斷……」

還沒有說完，人已經倒了下去！

中年文士怔怔地望着草坪上的苗眞，良久才喘了一口氣，喃喃道：「五步斷腸丹，果然厲害。」

血腥氣味雖濃，但戰鬥已告停止。

江湖上的紛爭，就是這個樣子。

苗眞在今天之前，還是威震江湖的頂尖兒高手。

但現在，苗眞已和任何的死人毫無分別。

也許，他唯一還能存留下來的，並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一股大

義凜然的正氣。

江湖上奸邪當道，像苗眞這種寧死不屈的人，又有多少個？

* * *

大名府，是大地方，也是富商巨賈薈聚之地。

在這裡，百萬富豪不可勝數。

在這些百萬富豪之中，最有錢的，還得數富來銀號的大老闆余老樹。

但余老樹雖然有錢，却是個一毛不拔，連銅板也捨不得多用一枚的小氣鬼。

所以，他雖然有錢，却沒有面子。

若論既有錢，而又有面子的人，當然就得推南月軒的老闆甘四爺。

南月軒是大名府首屈一指的一間大酒家。

這裡地方雅緻，菜式色香味俱全。

尤其是南月軒自釀的百花珠露酒，更是清香味醇，堪稱酒中一絕。

甘四爺在大名府開設南月軒，少說也有十來年的日子了。

他爲人豪爽好客，交游廣闊，在這十餘年中，可說是聲名蒸蒸日上。

南月軒的生意，自然是越來越旺盛，幾乎每夜都座無虛席。

此刻，又是華燈初上，南月軒最擠擁的時候。

忽然，南月軒外來了一個肥頭大耳、身材肥胖的大和尚。

大和尚手持禪杖。

這一根禪杖，最少也超過八十斤重。

這時候，甘四爺正在南月軒中，應酬着幾位殷商。

但當他見了這個胖大和尚之後，便急急離座，走了出去。

胖大和尚看見甘四爺，立刻附耳低聲道：「甘施主，事情有點不妙了。」

甘四爺臉色微微一變。

「此處不是談話地方，請大師登上三樓帳房，再行說話。」

胖大和尚神色肅穆，沉聲道：「如此甚好。」

於是，兩人便登上三樓帳房，閉門密談。

甘四爺坐在一張桃木椅上道：「大師隨便請坐，不必客氣。」

胖大和尚剛坐下，便長長嘆了口氣。

「甘施主，鐵心帮帮主苗眞，如今已魂歸極樂。」

甘四爺悚然一驚。

「甚麼？苗帮主已……」

胖大和尚又是嘆了一口氣，緩緩道：「這兩個月來，風聲實在緊得要命。」

甘四爺臉色一變道：「苗帮主何以會突然去世？」

胖大和尚又是長長嘆了口氣，才道：「這是『辣手詩人』的傑作。」

甘四爺神情一震道：「又是『辣手詩人』？」

「不錯。」

「媽的！」甘四爺一掌向桌子上拍去，險些沒把桌子拍成兩半。

胖大和尚沉聲道：「看來，『辣手詩人』眞的決心要找到王大俠的遺孤，否則，又何以興師動衆，四處向人追問那位老禪師的下落？」

甘四爺嘆着氣，臉上怒形於色道：「這人心機深沉，武功詭異莫測，而且神出鬼沒，眞是可惡又可恨。」

甘四爺輕撫山羊鬍子又道：「聞說這位『辣手詩人』，來自北邙山芙蓉堡，未知是否屬實？」

胖大和尚道：「這一點，貧僧也不大清楚。」

甘四爺道：「芙蓉堡中人，已有十多年未曾在武林中露過面，而且芙蓉堡主蕭姥姥，又是一位正義的武林前輩，若說『辣手詩人』眞的來自芙蓉堡，實在有點令人難以置信。」

他嘆了口氣又道：「這人似乎與王大俠王隱風頗有恩怨，難道他眞的存心趕盡殺絕，連王大俠的兒子也加以誅除？」

胖大和尚嘆道：「三年前王大俠誤中陷阱，在潼關遇伏身亡，若非那位不知法號的老禪師出手援救，祇怕連王大俠的唯一香燈傳人，也要慘遭毒手。」

甘四爺道：「未知那位老禪師的傷勢如何呢？」

胖大和尚道：「半月前貧僧曾去探訪過一次，唉！還不是那副老樣子，祇怕他今生今世，都難有復原之望。」

甘四爺道：「那位老禪師，何以一直不肯說出他的法號，其中有何道理？」

胖大和尚搖搖頭道：「這眞是一件費解的事，但照貧僧三年前在潼關看他力拚赤衣三煞的身手，他的內力已絕不下於少林寺方丈恩木禪師，甚或凌駕其上。」

甘四爺道：「能憑個人之力，就把赤衣三煞擊敗，顯然是高手中之高手。」

語音一頓，又緩緩道：「祇可惜到頭來，他還是中了一枚毒鏢，落得個半身癱瘓的收場，眞是令人浩嘆。」

胖大和尚道：「尚幸老禪師雖然半身殘廢，但仍將畢生所學，傳給麟兒，幾年之後，金陵王家大院，又可以重振昔日的雄風了。」

甘四爺道：「王玉麟今年幾歲？」

「大概是十五歲左右。」

「十五歲還是年輕一點。」

「但這小子天賦異稟，相貌堂堂。一眼看去，倒像個十七八的英俠少年。」

甘四爺一陣嘆息道：「王大俠有子如此，也該含笑於九泉了。」

眉心一皺，忽然又道：「三年前潼關慘案的幕後主腦是誰？如今可有些眉目了嗎？」

胖大和尚慨嘆一聲道：「王大俠生平嫉惡如仇，專好打不平。」

甘四爺道：「這一來，他仇家之多，實在難以勝數。」

胖大和尚道：「潼關慘案的主兇是誰，貧僧直到目前為止，還是一無頭緒。」

甘四爺目光閃動道：「會不會就是那位『辣手詩人』？」

胖大和尚道：「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

甘四爺道：「却是何故？」

胖大和尚道：「這一點，連貧僧都無法說出來。」

甘四爺輕輕一咳，又不住嘆氣。

胖大和尚接道：「這人四處追尋老禪師，而且手段狠辣，絕非善良之輩，恐怕遲早有一天，痲煩會降臨到施主與貧僧身上。」

甘四爺心頭一震。

「大師的意思，是說『辣手詩人』會懷疑我們知道那位老禪師的下落？」

胖大和尚點點頭道：「不錯，這位『辣手詩人』消息靈通，說不定會知道這件事。」

甘四爺道：「倘若如此，倒是痲煩之極。」

胖大和尚道：「這個自然。」

甘四爺沉吟半晌道：「甘某與王隱風大俠，相交已三十餘年，雖未金蘭結義，但亦為肝膽知己，甘某縱然拚掉頭顱，也決不會把王玉麟的下落，吐露於人。」

胖大和尚嘆道：「難得施主如此深明大義，貧僧不勝欽佩之至。」

甘四爺道：「為知己披肝瀝膽，乃我輩中人義不容辭之事，否則所謂知己，又與酒肉朋友，有何分別？」

胖大和尚輕輕一嘆，合十道：「貧僧告辭了，甘施主從今後起，凡事務須小心，以免遭鼠輩所乘，須知江湖上妖氣冲天，還望多加保重。」

言罷，欠身離座，啓門而去。

* * *

帳房之中，氣氛更沉寂。

甘四爺想喝酒。

但帳房中除了一壺清茶之外，連一瓶酒都沒有。

今天的天氣並不悶熱。

但甘四爺的心境却納悶得要命。

突地，帳房門外傳來了一陣陣脚步之聲。

甘四爺沉聲一喝道：「是什麼人？」

帳房門外傳來一把蒼老的聲音，「是老吳。」

甘四爺心頭一寬，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原來是吳掌櫃，請進。」

帳房大門打開，冒出一張蒼白、滿佈皺紋的臉。

這人是南月軒的老掌櫃吳寬。

吳寬年紀很老了，但辦起事來還是和二十年前一樣勤快。

吳寬一看見甘四爺，便道：「閣樓有一位客官，說要見你一面。」

甘四爺目光閃動道：「有人要見老夫？」

吳寬又道：「他給了老朽一塊玉牌，要老朽拿給你看。」

甘四爺一怔。

「玉牌？拿來看看。」

吳寬小心翼翼地，把一塊通體碧綠的八角形的玉牌，遞給了甘四爺。

甘四爺把玉牌仔細看了一會兒。

他突然「嗯」的一聲，脫口道：「這是芙蓉堡堡主蕭姥姥的芙蓉令。」

吳寬一呆！

甘四爺道：「莫非來人就是『辣手詩人』？」

吳寬道：「什麼芙蓉令？」

甘四爺眉頭一皺，忽道：「閣樓要見我的人，年紀多大？長相如何？」

吳寬道：「這位客官的年紀並不大，祇有二十歲出頭。」

甘四爺覺得有點意外，「祇有二十歲出頭？」

吳寬道：「他長得十分英俊，一表斯文的樣子，倒是個不可多見的美男子。」

甘四爺暗暗奇怪。

若照吳寬所說，這人倒又不像是那位「辣手詩人」。

既不是「辣手詩人」，又有誰會拿着一塊芙蓉令牌來見自己？

甘四爺猶豫了片刻，終於決定下樓，看個究竟。

* * *

這時候，南月軒的生意，還是十分旺盛，堪稱顧客如雲。

甘四爺才下到閣樓，便見左邊角落一張桌子旁，坐着了一個氣宇軒昂，相貌異常英偉不凡的青袍書生。

吳寬把他形容為一個美男子，實在一點也不過份。

吳寬伸手一指道：「這位客官就是了。」

甘四爺暗暗讚嘆道：「果然一貌堂堂，當非池中之物。」

一面想着，一面緩步走了過去。

青袍書生見了甘四爺，微露笑容，挺身抱拳為禮道：「這位老丈，可是這裡的老闆甘四爺甘大俠？」

甘四爺淡淡一笑。

他亦抱拳為禮，含笑說道：「大俠二字，甘某人愧不敢當，老夫正是甘四，請教閣下高姓大名？」

青袍書生神態恭謹，緩緩的道：「晚輩姓呂名寒龍。」

甘四爺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呂老弟，未知有何賜教？」

呂寒龍道：「豈敢！豈敢！晚輩今次冒昧謁見，特有一事，欲向甘大俠求教。」

甘四爺沉吟半晌，忽道：「呂老弟來自北邙山芙蓉堡？」

呂寒龍道：「正是。」

甘四爺咳嗽一聲道：「芙蓉堡副堡主呂無心，未知與閣下如何稱呼？」

呂寒龍恭聲答道：「正是先父。」

「甚麼？」

呂寒龍又再把那句話重覆了一遍。

甘四爺神色突變道：「呂副堡主已經逝世了？」

呂寒龍黯然道：「不錯。」

甘四爺長嘆一聲。

良久，他才緩緩道：「芙蓉堡是天下兩大名堡之一，令尊在芙蓉堡中，地位僅次於血掌仙婆蕭姥姥之下……」

呂寒龍的神情，更是黯然。

甘四爺又是一聲長嘆道：「令尊可說是名震四方，聲威赫赫，何以竟會……」

還未說完，呂寒龍已接着說道：「先父是被人用內家重掌力，從背後暗襲身亡的。」

甘四爺陡地一呆。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呂寒龍道：「是在三個月前的一個晚上。」

甘四爺浩聲長嘆道：「如此說來，這倒是一宗謀殺案。」

呂寒龍道：「不錯，但自從先父被害之後，晚輩便成為了芙蓉堡的副堡主。」

甘四爺道：「貴堡之內，人材濟濟，不乏精明能幹、足智多謀之士，可查出了兇手是誰嗎？」

呂寒龍緩緩的點頭。

甘四爺的神情，立刻為之一陣緊張，「他是誰？」

呂寒龍鋼牙一挫，恨聲道：「他姓蘇名辣，也就是近幾個月來，四處橫行作惡的『辣手詩人』。」

甘四爺猛然一震道：「又是『辣手詩人』？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呂寒龍道：「蘇辣就是敝堡的總管。」

甘四爺一怔。

呂寒龍接道：「他已在敝堡中任職十年，由於敝堡中人，已有多年未在江湖走動，所以江湖上知道有蘇辣其人的並不很多。」

甘四爺皺眉道：「這點倒也難怪。」

呂寒龍又再接道：「蘇辣此人，外表看來既誠實又敦厚，想不到竟是一位心狠手辣的大魔星，這一點，敝堡上上下下的人，全都看走了眼。」

甘四爺問道：「如今蘇辣已離開了貴堡？」

「不錯。」呂寒龍說道：「自從他離開了敝堡之後，就四處向人迫問王隱風遺孤下落，顯見他與三年前潼關命案，有所關連。」

甘四爺微微一凜道：「蘇辣這一位『辣手詩人』，神出鬼沒，武功又高，以老夫看來，他在貴堡任總管一職，恐怕早有存心，另懷目的。」

呂寒龍道：「甘大俠此言，正與晚輩的想法不謀而合。」

顯然，這一個「辣手詩人」蘇辣的來歷，絕對不簡單。

甘四爺點點頭道：「貴堡雖然久已遁跡江湖，但十多年前，貴堡却是武林之中，叱咤風雲的大門派，所結仇家之多，實在不可勝數。」

呂寒龍並不否認。

甘四爺道：「尤其是與貴堡齊名於江湖的白蛇堡更是勢同水火，勢不相容。」

呂寒龍却搖頭道：「蘇辣絕不會是白蛇堡派來臥底之人。」

甘四爺問道：「何以見得？」

呂寒龍道：「在一個月前，蘇辣曾在洞庭湖畔，遇上了白蛇堡的白蛇三煞。」

甘四爺問道：「結果如何？」

呂寒龍道：「後來他們大打出手。」

甘四爺道：「竟有此事？白蛇三煞武功極之歹毒，絕不容易應付。」

呂寒龍道：「但結果白蛇三煞技不如人，現在已統通進了鬼門關。」

甘四爺眉心一緊。

「如此說來，蘇辣倒又不像是白蛇堡派出來臥底的。」

呂寒龍忽然長長嘆了一口氣道：「晚輩有一種奇異的感覺。」

甘四爺道：「難道你覺得有一場災難，即將發生？」

呂寒龍點點頭道：「晚輩總覺得，眼下武林之中，正瀰漫着一片

妖氣魔氛，醞釀着一場腥風血雨，就像是傳聞中三十年前的一場浩劫一模一樣。」

甘四爺的臉色，倏忽地一陣青白。

他甚至連聲音都開始有點改變，「三十年前的那一場浩劫，老夫至今猶歷歷在目。」

他的瞳孔中，露出一種驚悸的眼神，「老夫每於午夜夢中，突然看見當年慘事，總是驚出一身冷汗，呂老弟，這件事可別再提了。」

呂寒龍眉頭緊皺，欲言又止。

他終於還是忍不住再問一句，「當年的一場浩劫，當眞如此令人生悸？」

甘四爺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實在太可怕了，太可怕……」

呂寒龍還想再問下去，突然聽得南月軒樓下，傳來一陣吵鬧聲音。

* * *

一個身高足足八尺的虬髯大漢，像旋風般衝了上來。

這人長相很威猛，他的行動更威猛。

就算用「出柙猛虎」四個字來形容他，也嫌太減弱了他的驚人氣勢。

虬髯大漢才上到閣樓，便怒衝衝的翻枱倒椅，蠻勇得像條野牛。

兩個長得還算得精壯的小二上前，却連話都沒說上三句，便被打得滿口鮮血，連牙齒都被打碎了幾枚。

惡漢！這個虬髯大漢眞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惡漢。

好好的一座南月軒，在短短時間之內，就被他弄得天翻地覆，差點沒有場下來。

顧客見狀，無不紛紛奪門而逃。

頃刻之間，滿堂顧客，竟然走得一個不剩，這虬髯大漢顯然存心鬧事。

甘四爺的臉色，倏突一寒，他挺身走了出去，沉聲道：「尊駕是什麼人，竟然如此放肆，在這裡大展拳脚？」

「放肆！」虬髯大漢怒道：「去你娘的鳥興，俺就是這樣放肆，偏偏就要在這裡大展拳脚，拆了這間鳥店，又待怎樣？」

甘四爺冷冷一笑道：「南月軒打着金漆招牌做生意，可不是任由你隨便撒野的地方，朋友，你也未免太目中無人了！」

虬髯大漢怒喝一聲，一掌向身邊一張木桌擊下。

「啪」一聲巨響，這張結實的木桌居然像是塊大豆腐似的，應聲粉碎。

甘四爺臉色再一變。

「閣下掌功雖然厲害，但你不問情由，便翻枱倒椅，無故傷人，老夫少不免要向你討還公道。」

「公道？」虬髯大漢圓睁怪眼怒道：「這間鳥店子還配什麼公道？俺要找這鳥店的烏龜老闆，要他媽的巴拉子交人。」

甘四爺突地一呆！

「交人？交什麼人？」

虬髯大漢打量了甘四爺一眼道：「你就是這間鳥店的烏龜老闆？」

甘四爺爲人忠厚，居然答道：「老夫正是。」

呂寒龍暗暗失笑。

虬髯大漢問甘四爺是否是「這間鳥店的烏龜老闆」，想不到甘四爺居然一口便承認下來。

虬髯大漢又是一聲大喝，戟指大駡，「老龜蛋，可別再裝蒜了。」

甘四爺沉聲道：「老夫從不裝什麼蒜，明人面前說明話，有什麼事不妨直說出來。」

虬髯大漢哼了一聲道：「俺的妹子失踪了三日三夜，原來是被你這個烏龜老不死藏了起來，他奶奶的先吃俺三拳，再作道理。」

虬髯大漢說打就打，果然眞的一拳便向甘四爺的臉上打去。

甘四爺冷笑一聲，右手虛揚。

他的右手，却施展扣腕截脈手法，五指如鈎，直向虬髯大漢的手腕上扣去。

這一下出手快而準，一擊即中，虬髯大漢的手腕，立刻就被甘四爺的五指緊緊扣住，就像是被一道鋼箍箍着了一樣。

虬髯大漢怒哮如雷，一脚踢出去。

這一脚踢向甘四爺的腹部。

他的脚又粗又大，一脚踢下，就算是鐵人也難免被他踢扁。

好厲害的一脚。

但甘四爺連看也不看一眼，任由這一脚踢了過來。

虬髯大漢心中暗喜，脚上的勁道，更加添了幾分，脚出如風，快如閃電。

祇見虬髯大漢的一脚，已踢在甘四爺的腹部之上。

忽然之間，虬髯大漢的臉色陡然地一變。

甘四爺的腹肌，竟然是軟綿綿的。

虬髯大漢用盡生平餘力的一脚，就像是踢在一團棉花上一樣。

好厲害的一脚。

但甘四爺的腹肌更厲害，居然把虬髯大漢的一塊臉，弄得有如豬肝色一樣，難看極了。

甘四爺淡淡一笑。

「閣下如果還不服氣，不妨再踢上一脚試試。」

虬髯大漢楞住了。

他臉上的表情，又驚又怒，他

突然大聲道：「老龜蛋快放手，俺要去告官，叫官府大人拆了這座鳥店，押你進牢。」

甘四爺嘿嘿一笑。

「好哇！」他的聲音忽然變得比虬髯大漢的嗓子還更粗大，「想不到世間上竟有你這一種蠻不講理的惡人，無緣無故打傷人，還要嚷着要告官。」

虬髯大漢怒道：「俺就是要告官，你敢不敢與俺到官府中走一趟？」

甘四爺朗聲一笑道：「既然閣下想打官司，老夫自然奉陪。」

說着，挽住虬髯大漢便走。

突聽一個沙啞的嗓子從樓梯間響起，冷冷的道：「甘老闆，這可是你的不對了。」

甘四爺的臉色陡然地一變。

樓梯之上，赫然站着一個黑衫老者。

在大名府內，著名的惡棍有不少，但若論惡棍中，最著名的一個，還得要數到這一個黑衫老者，這人瘦骨嶙峋，臉色焦黃如蠟。

看他的樣子，倒像從小就在飢餓中長大，直到現在，還沒有吃過一頓飽飯。

一般人用「面無四两肉」來形容一個人的瘦削。但這人臉上的肉若給削下來，恐怕連三两都不夠。

這人瘦得要命。

但他的武功更要命。

這黑衫老者，就是大名府內最難纏、兇名最著的「黃面黑心客」佟球。

他在這個地方上，是出了名的兇神惡煞。

大名府內所有的市井無賴流氓，幾乎都歸他管轄，包娼庇賭，無惡不作，連大名府的府台大人趙傑，也奈何他不得。

因爲，趙傑的夫人，就是佟球的親妹子。

趙夫人別的本事談不上，但「畏妻術」倒是名聞大名府。

甘四爺不禁起了警惕之心。

佟球這種人在南月軒中突然出現，當然不會有什麼好事。

果然，佟球是存心來找痲煩的。

* * *

佟球的臉色，焦焦黃黃的。

驟眼看來，他什麼都不像，祇像一隻在禾稈上的瘦蜢蚱。

他的聲音相當沙啞乾澀，雖然聲調不高，但却很刺耳。

像這種人，無論是誰看見他，都一定會覺得十分討厭。

但那虬髯大漢看見了佟球，却像是遇見了菩薩一樣，急急叫道：「佟大俠，快來救俺，這老龜蛋……哎唷……」

還未說完，他突然淚水直冒。

他祇能咬緊牙關，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

因爲他的手腕，被甘四爺用力揑了一下，他若還不住口，這條手腕便立刻變成殘廢。

佟球冷冷一笑，瞪緊甘四爺，「甘老闆，雖然退隱武林多年，做了大名府內第一號富豪人物，但看你的武功，非但沒有退化，而且還精進了不少。」

甘四爺嘿嘿冷笑，「佟老兒，咱們在大名府內，都已混了不少日子，對於這裡的環境，都可謂瞭如指掌，倘若老夫把武功躭擱下來，祇怕早已被人一脚踢了開去，如何還能在大名府內立足？」

佟球冷冷一笑，「甘老闆此言，不無道理。」

他的目光忽然向四下一掃，然後又冷冷的道：「但你朝夕苦練內家眞氣，却向一個不諳武功的人下手，似乎有恃强凌弱之嫌。」

甘四爺道：「這位兄弟打傷了老夫的夥伴，難道又算合情合理嗎？」

佟球嘆了口氣道：「這位魯兄救妹心切，莽撞一些，佟某願代爲賠罪。」

甘四爺目光電射，冷冷一笑。

佟球又道：「不過，甘老闆還是馬上把魯兄的妹子交出，這件事便可一了百了。」

甘四爺冷哼一聲，「原來這小子姓魯，倒有花和尚魯智深的幾分魯莽。」

虬髯大漢又想破口大駡，却被佟球用眼色加以制止。

甘四爺說到這裡，突然瞪起雙眼，問道：「但他的妹子失踪，却又與老夫何干？」

佟球冷冷一笑，「甘老闆，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甘四爺板起了臉道：「佟球，你別再在這裡含血噴人！」

「含血噴人？」佟球冷叱一聲道：「甘老闆，你雖然年紀已老，但人老心不老。」

甘四爺怒聲叱道：「胡說！」

佟球嘿嘿道：「你擄劫了魯秀蓉，這件事情佟某已查得清清楚楚，如何容你狡辯！」

甘四爺被氣得渾身發抖。

他是個老實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這種話。

佟球又怪笑一聲道：「老夫雖然也和甘老闆一樣，風流成性，但却最憎恨那些强姦弱質少女的不法行爲，十餘年來，你我之間河水不犯井水，雖無交情亦無交惡，但這一件事情，佟某決定要管上一管。」

甘四爺怒火直往上沖，厲聲道：「佟老賊，老夫頂天立地，說什麼也不會幹出這種禽獸之事！」

佟球冷冷道：「好一句頂天立地，在這件事情未發生之前，這句話佟某也許會相信，但現在嗎？嘿嘿……」

甘四爺怒道：「佟球，你想無事生非，儘管放手一拚，老夫若是怕你的，便是條老狗！」

佟球桀桀冷笑。

「甘老闆既然矢口否認，想來必然問心無愧了？」

甘四爺大聲道：「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老夫根本就從未做過這種滅絕人性的暴行，心中又何愧之有？」

佟球連聲冷笑，「甘老闆既然矢口否認，並無做出這種事，不如咱們來證實一下，誰是誰非，如何？」

甘四爺坦然道：「這最好不過，你打算如何證實？」

佟球沉吟半晌，忽道：「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到甘老闆的院邸中搜一搜。」

甘四爺一愕，「搜屋？」

「不錯。」佟球的語氣，非常肯定，「到府上搜一搜，若果搜不着魯秀蓉，佟某願自斷舌根，並永遠離開大名府。」

甘四爺怔住了。

佟球憑什麼一口咬定自己曾幹過這種事？而且不惜許下如此惡毒的諾言！

難道佟球……

他還未想下去，佟球又已冷冷道：「難道甘老闆心中有鬼，不敢讓佟某帶人去搜府？」

好銳利的詞鋒。

甘四爺的心中，雖然疑雲陣陣，但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已使他不能多加考慮。

終於答應讓佟球去搜。

「要搜便搜，反正甘某眞金不怕火煉。」

這是甘四爺心裡的一句話。

* * *

佟球在大名府中是大名府總捕頭的大敵。

但事實上却剛剛相反。

大名府的總捕頭，不但沒有和佟球成大敵，反而是一對老朋友、老搭檔。

府台大人趙傑，早已知道這兩個人朋比爲奸。

這兩人作惡多端，罪孽深重，其罪行之多，實在罄竹難書。

但趙傑却無可奈何。

因爲這一位父母官，一向畏妻如虎。

而夫人佟氏，却最是護短，明知胞兄與總捕頭無惡不作，也視若無睹，反而諸多包庇，任由他們兩人在大名府內胡天胡帝。

這一點，正是老百姓的不幸。

大名府的總捕頭，姓禤名滔。

他現年約莫五十出頭，善用一柄軟刀，和一根量天尺。

禤滔系出於峨嵋山，是俗家子弟，江湖上人稱「刀尺無影」。

此刻，這位禤總捕頭，原來早已在南月軒的樓下恭候着。

在禤滔兩旁，還有六名幹練捕快和二十名精於刀法的衙差。

好龐大的陣勢。

甘四爺從樓梯間走下，第一眼便已看見了禤滔大模大樣地坐在一張木椅之上。

他的雙脚，翹得很高，擱在一張桃木方桌的中間。

他的雙手，居然還捧着根旱煙筒，慢條斯理的在吸啜着。

好威風的禤總捕頭，好大的架子。

甘四爺一看見禤滔，心中陡地一震。

他已漸漸明白了，自己已跌進了一個可怕的陷阱之中！

* * *

甘四爺的估計，並沒有錯誤。

這果然是一個陷阱。

一個卑鄙的陷阱。

陷阱是藏在一個井裡。

這一個荒井，早已乾涸多年。

佟球和禤滔，指揮着二十多個衙差捕快，在甘四爺的宅院裡作最徹底的搜索。

每一處地方，都被這一羣如狠似虎的人，弄得天翻地覆。

這次搜索的目的，是要搜出姓魯虬髯大漢的妹子魯秀蓉。

搜索幾乎完全失敗了。

捕快和衙差們四處搜索，每一個角落都搜遍了，還是不見魯秀蓉踪跡。

但到了最後，一個老捕快突然在後園裡大呼小叫。

「來人哪！快來這裡，這口井有點古怪……」

呼叫之聲響起，每一個人的眼睛都亮了。

甘四爺一楞。

後園裡的荒井，會有什麼古怪？

禤滔冷冷一笑，對甘四爺道：「甘老闆，咱們到後園裡看看。」

這時候，那個老捕快又叫道：「這口井臭腥得教人嘔吐……媽的……」

聽到這裡，甘四爺的身子立刻涼了一截。

後園裡的荒井，一向都沒有什麼異味，他每天早上，都在井邊練功，這口荒井的情況，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熟悉。

但當他走到後園的那口荒井的時候，果然嗅得井裡發出一陣又腥又臭，中人欲嘔的異味。

禤滔突然冷冷道：「胡老八。」

一個滿臉痲子的衙差應聲而出。

「屬下在！」

禤滔輕輕一咳，皺眉道：「這口井的下面，一定有些古怪的東西。」

胡老八頻頻點頭。

在禤滔總捕頭的面前，他從來都不會胡亂發表任何意見。

無論禤滔說什麼，就算明知他指鹿爲馬、指黑爲白，胡老八祇會頻頻的點頭。

他祇得遵命行事。

像這種手下，無疑是最能博得禤滔這種人的歡心。

禤滔臉上不由泛起一陣滿意的微笑，又接下去道：「你若敢把井裡的東西拿上來，明天中午之後，你便是大名府內的新捕快了。」

一聽到升職，胡老八滿臉興奮得通紅。

他連連點頭，一口答應下來，「屬下遵命，並且多謝大人提拔。」

禤滔揮了揮手，淡笑道：「不必言謝，這是你肯勤力苦學的成果，據說你每天晚上，都苦練壁虎爬牆的功夫，如今該是你大派用場的時候了。」

胡老八聽見禤滔說話之中，對自己大有嘉勉之意，不由更覺得意。

他連忙堆着一副笑臉，小心翼翼的爬進井中去。

井不算太深。

胡老八鑽進井裡之後，每一個人的眼光，都集中望向井口。

井口的異味，陣陣散發上來，的確又腥又臭。

幾乎人人都已心知肚明。

這是什麼東西發出來的味道？

稍爲有頭腦的人，都不難想像出來。

每一個人的口唇，都緊緊地閉着，似乎誰也不想不願意在這個時候亂講話。

甘四爺在江湖上已混了不少時日，他自然知道，這是佟球和禤滔兩人的卑鄙毒計。

這是一個移屍嫁禍的陷阱，他們已佈好了詭局，要把一宗姦殺案嫁禍到自己頭上。

那姓魯的虬髯大漢，他一定絕不知情。

看他的衣裝和言語上的鄉音，都絕非是本地人氏。

他很可能是路經此地，而他的妹子魯秀蓉，却作了佟球與禤滔的犧牲品。

井底下的，不必說，必是魯秀蓉的屍體。

這時，甘四爺的心裡，不禁又難過，又憤怒。

他所難過的，是爲了那個無辜的魯秀蓉。

他所憤怒的，是因爲佟球和禤滔，竟然安排一條這樣的毒計來陷害自己。

這時，後園之內，滿佈衙差。十餘把火炬，照得一片光明，如同白天。

每一個人都保持緘默，祇有井底之下，不停的傳來悉悉之聲。

忽然間，胡老八的頭從井口裡冒了出來。

佟球露出一個陰險的笑容。

禤滔的心中，也滿懷鬼胎，祇要胡老八將魯秀蓉赤裸裸的屍體背了上來，那時候，大可以依計劃進行下一個步驟。

人人都盯着胡老八。

胡老八終於整個人從井裡爬了出來。

他的背上，的確背着了一具血淋淋的屍體。

但這具屍體，並非是一具預料中的女人屍體。

也不是男人的。

這剎那之間，每一個人都呆住了。

尤其是佟球和禤滔兩人，更是臉色陡的驟變，神情怪異到了極點。

胡老八從井底裡背上來的，竟然是一隻已經發霉發臭的死豬屍體。

胡老八將這一隻差不多二百斤重的死豬，從井底裡背了上來，他已感到筋疲力盡了。

但他仍然懵然不知，還以爲自己已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任務。

「報……報告總捕頭，屬下已將井底裡的東西背了上來……」

禤滔寒着臉。

他一言不發，臉色就像是這隻死豬的瘀青屁股一樣。

「黃面黑心客」佟球却已一聲咆哮了起來。

他大踏步上前，正正反反的，連續賞了胡老八幾個耳光。

這幾下耳光的力道眞還不輕，直把胡老八打得跪在地上。

「蠢材！蠢材！」

胡老八哭喪着臉，抬起滿臉是痲子的醜臉道：「屬下做錯了什麼事？」

佟球又想再大發脾氣。

禤滔眉頭一皺，搶先道：「胡老八，井裡之下，難道就祇有這一隻死豬嗎？」

胡老八道：「井底除了這隻死豬之外，已別無他物。」

忽然間，一個笑嘻嘻的聲音，從後園左面一株大樹上傳來了。

「原來禤總捕頭想吃死豬，一隻還嫌不夠飽，這裡還有一隻小的，禤總捕頭接住吧！」

禤滔循聲向那株大樹上望去，正欲張口喝問，忽然大樹葉叢之

中，疾射出一團黑影。

那團黑影的來勢，極是急猛。

禤滔怒喝一聲，那個黑影已像一條飛豹般直衝向他的身前。

禤滔暗暗一凜，連忙施展輕功身法，挪閃向左。

禤滔對自己的輕功，一向都極爲自負，甚至曾公然宣佈稱自己是大名府中輕功最高明的高手。

他這一閃之勢，的確身輕如燕，姿勢相當敏捷而漂亮。

但那團黑影，竟像是會轉彎似的，居然繞過另一方向，兜轉過來。

禤滔這一急，實在是非同小可。

顯然，甘四爺的宅院之內，已出現了一個神秘而武功又極其厲害的高手。

禤滔雖然極力不欲與這團黑影作任何接觸，但情況已令他無法選擇。

情急之下，唯有運勁揮出一掌。

「叭！」

一聲巨響，那團黑影的走勢，立刻被禤滔揮出的一掌所阻，並爆出一蓬鮮紅的血影。

那團黑影終於跌在地上，赫然眞的是一隻數十斤重的死豬。

＊　＊　＊

揭穿陰謀　中計受傷

死豬！

又是一條僵硬得直挺挺的死豬。

這一來，禤滔的臉和衣服，都沾滿了異味難聞，腥臭得要命的死豬之血。

一時之間，連禤滔的臉色是青是黃，也看不清楚了，祇見他一面啐着，一面怒喝道：「你們還呆站在這裡幹什麼？」

衆人皆是一愕。

禤滔又大發脾氣，揮手頓足的大聲道：「還不去把那混蛋從樹上拖下來！」

「不必拖了，」那聲音又緩緩的從樹上傳來道：「祁某人雖然很懶，但爬下樹來，還不必勞動各位攙扶。」

那聲音聽來，仍然是笑嘻嘻的。

但在笑嘻嘻的笑聲中，似乎又滲透着一點奇異肅殺味道。

樹上的人，終於飄了下來。

說他從樹上飄下來，實在是一點也不過份。

看他的身形，輕如柳絮，整個人就像一片葉子，緩緩地飄落到地面上。

這份輕功，着實世間罕見。

各人定睛一看，樹上飄下的人，原來竟是一名叫化子。

這叫化子的年紀並不大，祇有三十來歲。

他的身材不高不矮，但頸下的鬍子，幾乎比虬髯大漢還要多。

他的手裡有一根棒子。

他的腰間，懸着一隻奇大無比，幾乎比他的身軀還大的鐵葫蘆。

佟球的眼珠，忽地一亮。

叫化子手中一根棒子，原來竟是通體碧綠，紋彩斑斕的一根玉棒子。

這一根玉棒，爲至尊棒，又被稱爲至尊打狗棒。

這根綠玉棒子，大有來歷，是三百年前丐帮的一位帮主從西域帶回來的，後來更成爲了丐帮歷代帮主的唯一信物，代表着無上權威。

佟球在江湖上混了這麼多年，這一根玉棒的來歷，已被他一眼看了出來。

他不禁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緩緩道：「尊駕莫非就是丐帮帮主？」

那叫化子冷冷一笑。

「老子姓祁名長山，人稱『瘋帮主』，又有人稱『瘋丐』，剛才更有人稱爲『混蛋』！」

禤滔忍住氣。

眼前這個看似半瘋半癲叫化子，顯然是個很厲害的脚色。

但他那時還沒有想到，這人居然就是天下第一大帮，帮衆逾萬的丐帮帮主祁長山。

祁長山又冷冷道：「不過，混蛋這個稱號，本帮主覺得一點也不好聽，我已決定要將這個胡說八道的傢伙，好好的教訓一頓。」

衆人聽到這裡，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這人就是近數百年來，丐帮最年輕，也最任性的新任帮主「瘋丐醉俠」祁長山。

提起了「瘋丐醉俠」，眞是一位稀奇古怪頂透的人物。

別看他平時總在酒海裡，但辦起正事來，却一點也不馬虎。

尤其是對帮中子弟，更是賞罰分明，律例森嚴，連前任已故帮主「鐵面神丐」鄒環飛的鐵腕手段，亦未能與他相比。

能夠勝任丐帮帮主的人，其本身武功，當然絕對不弱。

在這一兩年之間，最少已有好幾十位向他挑戰的魔道高手，死在祁長山的至尊棒下。

這時，祁長山聲言要教訓禤滔，局勢立時變得再度緊張萬分。

禤滔是大名府內堂堂正正的總捕頭。

平時，祇有他頤指氣使，威風凜凜，幾時受過別人這種氣？

他的武功不弱，絕非善男信

女。

他明知丐帮帮主威震天下，但自己身爲大名府總捕頭，又豈能在一個叫化子的面前大失威風？

他立刻反臉相向，濃眉一剔，左手掏出量天尺，右手拿着軟刀，衝前怒道：「管你是什麼狗屁帮主，放下腦袋再說。」

量天尺一伸，一式「笑指南天」，直攻向祁長山。

祁長山嘻嘻一笑，「好威風的禤總捕頭，可惜你的武功祇配去吃死豬！」

禤滔臉色一沉，量天尺的去勢更是急勁幾分了。

但祁長山仍然是好整以暇，一點也不着急。

他的身形看來左搖右擺，下盤十分不穩定，但忽然之間，祁長山却變成了「靜如山嶽」。

他的雙腿紋風不動，像是落地生根似的。

他的左手却忽然伸出，將那根量天尺硬生生的拑住。

禤滔的外號「刀尺無影」，那是因爲他出手詭異，速度奇快無比之故。

剛才他一式「笑指南天」，去勢實在一點也不慢，竟快得使人連看也看不清楚。

但站在一旁的兩名高手——佟球和甘四爺，却已看出禤滔無論出招如何詭異，也一定難以討得好去。

也許禤滔還未聽過有關「瘋丐醉俠」祁長山過去的事跡。

但佟球和甘四爺都很清楚。

祁長山曾在江南，擊敗過號稱「江南第一高手」的時月武。

時月武的「騰雲三十六變」掌法，在江南上稱雄二十餘年，想不到居然在十招之內，就被祁長山擊敗。

祁長山又在少林寺外，與少林四大高僧印證過一共八招內家掌力。

初時誰都不敢看好祁長山。

他以一人之力，分別輪流與四大高僧對抗，形勢上顯然大大不利。

但結果，他不但沒有敗落，而且還佔了上風。

至於其他被祁長山擊敗的武林人物，更是不勝枚擧，其間還不乏第一流的頂尖兒人物。

禤滔的武功，確已很夠份量。

最少，他能夠在大名府內勝任總捕頭一職，已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但若要拿他來比時月武，或是與少林四大高僧相比，却簡直是螢光比皓月，不堪一提。

「黃面黑心客」佟球，一向就驕橫成性。

但在這個時候，他豈敢輕擧妄動，丐帮帮主是個極難惹的人物。

可是禤滔却不知死活，居然硬闖了上去。

他以爲自己的量天尺威力無邊，而這個叫化子的年紀並不大，雖然是丐帮帮主，恐怕也是浪得虛名之士而已。

但他這種想法，顯然是一種嚴重的錯誤。

他才發出了第一招，竟然就被祁長山拑制住他賴以成名的量天尺。

禤滔心頭一震。

但此際他已勢成騎虎，想退縮也在所不能，祇有硬着頭皮，咬牙揮刀。

霍！

刀鋒薄而利，登時泛起一道亮森森的光芒。

這一刀，直向祁長山的頭上揮去。

這是祁長山情急之下揮出的一刀，根本已沒有什麼名堂可言。

甘四爺一陣冷笑。

平時在大名府內威風十足的禤總捕頭，遇上了祁長山這等絕頂高手，祇一招之間，便被對方弄得手忙脚亂，倒是有趣得很。

禤滔這一刀的去勢，比剛才那一式「笑指南天」快了不少。

但無論他的刀怎樣快，比起祁長山的出手來說，總是覺得慢了一點。

棋差一着，縛手縛脚。

就是這一點點快慢之差，勝負的分野已很明顯。

衆人還看不清楚怎麼一回事，便聽得一陣金鐵大震之聲，「鏗」的響了起來。

衆人定睛一看，祇見禤滔那柄精鋼鑄造的軟刀，竟然已斷了一截。

祁長山笑瞇瞇地，盯着禤滔的臉。

他的手中，握着了一根碧綠的打狗玉棒。

禤滔的臉色灰白得很可怕。

祁長山却笑吟吟的說道：「想不到禤總捕頭，不但武功不濟，連賴以成名的兵器亦不外如此，倒令人感到失望得很。」

禤滔渾身都在發抖。

他雖然知道對方並非易與之輩，但却沒料到自己的武功，竟然與對方相差如此之遠。

一時之間，他不禁爲之羞怒交集，恨不得地上有個洞，好讓自己鑽了進去。

祁長山又淡淡一笑道：「本帮主曾經說過，要把你好好的教訓一頓，看來閣下的滿嘴黃牙，最好統通都給本帮主敲碎。」

禤滔此時受制於人，進也不

是，退也不是。

他忽然寒着臉，冷冷笑道：「祁帮主，禢某身爲大名府總捕頭，這點官職雖是不大，也算不小。」

祁長山「嗯」一聲道：「居然發起官威來了，倒有種得很。」

禢滔振聲道：「祁帮主若敢對禢某採取粗暴行動，祇怕丐帮勢力雖大，也難敵官軍對抗。」

言下之意，分明是擺出官威，要用官家上的勢力來恫嚇祁長山。

這一番說話，若是別人聽見，恐怕立刻就會放手不迭。

但祁長山仍然面不改容。

他忽然哈哈一笑道：「若論做官，本帮主的大舅父是八省巡按、三叔公是吏部尚書、五叔父是開封府尹，還有本帮主的二姨丈，更是名震邊關的鎮關六路軍馬大元帥，個個的官職，都比天還大，禢總捕頭，你跟本帮主耍這一套，未免是小巫見大巫了。」

禢滔整個人都涼了。

他就像忽然之間，被一桶冰水由頭淋到腳下。

祁長山又是一聲朗笑道：「祇有本帮主最不爭氣，連芝蔴綠豆的官職也撈不上一個，却做了一個流浪天涯的穿破衣、終日醉酒的醉叫化子。」

禢滔的臉，又由白變成豬肝色。

倏地，他覺得嘴間一陣劇痛。

他的牙齒，果然眞的被祁長山統通打碎了！

堂堂總捕頭，竟變成了沒牙沒齒的啞巴。

他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佟球却祇是站在一旁。

他居然很忍得住氣，像是看戲般看着禢滔被打，一點也沒有相救之意。

禢滔的臉上，看來是亂七八糟。

在這塊臉上，既有豬血，也有他自己的牙血和鼻血，總之一片通紅，連他自己本來面目究竟是甚麼樣也看不清楚。

甘四爺暗暗好笑。

這位禢總捕頭，平時也夠作威作福，想不到今天竟然會遇上了祁長山這個大煞星，眞是倒霉極了。

禢滔的心裡怒火，已達到了頂點。

他整個人幾乎快要爆炸起來了。

但他再也不敢輕舉妄動！

祁長山的武功如何，他總算已領教過，再耗下去，祇怕會招來更悲慘的結局。

盛名之下無虛士。

這句話說得還是沒有錯的。

＊　＊　＊

祁長山的目光，忽然落在佟球身上了。

佟球看來仍然是十分鎮靜。

他經常是保持着一種微笑。

祇可惜他長得實在難看，他微笑起來，一點也不使人覺得順眼。

相反的，他的笑容令人看來更加覺得討厭，更加醜陋。

祁長山沉默了片刻。

他忽然淡淡一笑，目注佟球。

「尊駕莫非就是禢總捕頭的老朋友，江湖上人稱『黃面黑心客』的佟球？」

佟球點點頭道：「不錯。」

祁長山又笑了。

但他的笑容很快就被另一種臉色代替了。

那是一種陰森的，令人望而生畏的臉色。

他冷冷一喝道：「原來眞是你這個老雜種、老王八！」

佟球的臉色，陡地一變。

他那副硬裝出來的微笑，已完全崩潰了。

若是換上了別人，佟球早已出手。

但這時，他雖然被祁長山罵了幾句很難聽的話，也祇好呆立當地。

佟球的確還不敢妄然動手。

丐帮帮主，畢竟是武林中人敬畏三分的。

無論是誰，祇要他能當上丐帮帮主一職，這人就絕不簡單。

祁長山當然具有眞實的本領。

若是一個本領平庸的人，又如何能夠在人材濟濟的丐帮之中擔任帮主的職位？

所以，佟球捺着性子，不敢亂來。

他不敢亂來，但祁長山却一點也不放鬆他。

他突然兩眼直勾勾地瞪着佟球，破口大駡，「你不但是個老雜種、老王八，而且也是一個最無恥，最卑鄙的姦殺賊！」

姦殺賊！

好駭人聽聞的字眼！

佟球難以保持沉默了。

他立刻吭着沙啞的嗓子，厲聲說道：「祁長山，佟某已一忍再忍，但你實在欺人太甚！」

祁長山嘻嘻一笑，「欺人太甚？老雜種，別以爲你幹的事，可以瞞得過普天下的人！」

佟球怒道：「你憑什麼指佟某是姦殺賊，我姦殺了誰？」

祁長山冷冷一笑。

「你姦殺了魯秀蓉。」

「放屁！」

「佟老魔！」祁長山的語氣，變得異常冷峻，「這件事情，你也許騙得過別人，但如何能瞞得過本帮主。」

佟球全身都已被氣得發抖。

祁長山又冷冷的接下去說道：「須知本帮最大的長處，就是帮衆多，耳目靈敏，消息準確。你想來一套移屍嫁禍，陷害甘四爺，暗中派人把魯秀蓉的裸屍，丟進這後園的荒井中，跟着逼使甘四爺接受搜府，使他陷入冤獄，繼而向他逼問一件武林中最隱秘的大事，難道你還能否認嗎？」

佟球的臉色變得異常難看。

祁長山又是冷冷一笑道：「如果本帮主沒有猜錯，你如今已是『血魔盟』中人了，倒不知你在盟中，是什麼職位？」

佟球聞言，臉色更是一變再變。

顯然，祁長山剛才的一番話，已把他的底細完全道破。

而甘四爺乍聞「血魔盟」三字，也是不由立刻臉白如紙。

冷汗突然濕透了背脊。

「血魔盟」！

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組織？

＊　＊　＊

原來，「血魔盟」是一個極龐大的江湖組織。

血魔盟主是一個武功極高，而且狡智百出，心機深沉的神秘人物。

數十年來，江湖中人，一直還沒有人知道「血魔盟」盟主的眞正身份。

在三十年前，武林中曾發生過一次慘烈的浩劫。

當時，「血魔盟」盟主率領數百名黑道高手，決戰於華山之上。

那一戰，激烈無比。

也慘烈無比。

當時整個武林的精英高手，幾乎都在那一戰中，珠沉玉碎，同歸於盡。

而「血魔盟」也因此一戰，而導致全軍盡墨。

然而，那位身份神秘的而又用頭巾幪臉的「血魔盟」盟主，却逃之夭夭，不曾被擒下。

經此一役，中原武林總算寧靜了一段時期。

然而，事隔三十年之後，「血魔盟」竟然又有死灰復燃的現象。

這的確是一件大事。

一件驚天動地，非同小可的大事。

三十年前的腥風血雨，可能又再來臨了。

那將會是江湖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　＊　＊

後園之內，一片靜寂。

誰也沒有再開口說話。

夜已深。

天上忽然掠過一片浮雲。

在浮雲之下，樹影叢中，不知是什麼時候，又出現了一個人。

這人身穿藍袍，舉止斯文大方，滿臉充滿書卷氣息。

他的相貌很清秀，但已不年輕。

那是一個中年文士。

甘四爺從未見過他。

但他却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他覺得這個中年文士，極可能就是江湖上傳說中的那位「辣手詩人」蘇辣。

＊　＊　＊

「辣手詩人」！

想到蘇辣的冷酷無情，兇殘絕頂的手段，甘四爺的心中，不由一陣發熱。

那是憤怒的火焰，正在燃燒着他的胸膛。

他是個老實人。

老實人最憎恨的，最討厭的，當然就是那些不老實的人。

蘇辣這人看來斯斯文文，很和藹可親，但其實却是一個吃人不吐骨的大惡魔。

這種人，當然不老實到極點。

甘四爺突然開口，說出了一個字，「你……」

但他祇說出一個字，祁長山已比他更早一步開口，冷冷的說道：「閣下可是姓蘇？」

中年文士點點頭。

但他一個字都沒有說出口。

祁長山又道：「莫非閣下就是『辣手詩人』蘇辣？」

中年文士仍然點點頭，嘴巴連動都不動一下。

祁長山突然哈哈一笑。

「沒想到大名鼎鼎的『辣手詩人』，原來竟然是個啞巴，祇會點頭，不會說話。」

蘇辣當然不是啞巴。

他不但不是個啞巴，而且嗓音還很溫柔，很動聽。

祇不過他一開口，語氣却是很冰冷的，「祁帮主，今天晚上，你未免太過意氣風發了。」

「意氣風發？」

「不錯，而且相當過份。」

祁長山淡然一笑，一雙眼睛却盯着天上的浮雲，「本帮主不明白你的意思？」

蘇辣忽然輕輕地嘆了口氣。

「我的意思，是說你太多管閑事了，你已惹下了天大的麻煩。」

「麻煩？」

祁長山朗聲大笑，接道：「本帮主除了怕葫蘆裡沒有酒之外，什麼麻煩的事情都一概不怕。」

蘇辣沒有說話。

祁長山又再道：「越是麻煩的事，本帮主越是喜歡沾手，否則活在人世上，未免太枯燥無味了，總不成去學那些老和尚，獃在斗室之中便渡過數十年的悠長歲月。」

蘇辣皺了皺眉，「在下想向祁

帮主商量一件事，很重要的事。」

祁長山沉默了半晌，忽然捧起那個巨大的鐵葫蘆咕嘟咕嘟把酒猛喝。

蘇辣也不着急。

祁長山也不知一口氣喝了多少斤酒，這人酒量之大，的確不可思議。

良久，祁長山才淡淡的對蘇辣說道：「你有什麼事情，不妨直說。」

蘇辣微笑着道：「在下想在這裡，帶走一個人。」

「哦！」祁長山重重一咳道：「居然要出要俘虜的手段了？」

蘇辣的聲音，仍然很溫柔，很動聽，「祇要祁帮主答允，一切的事情，大家都可以扯平，在下決不再找你的麻煩。」

祁長山眼睛一翻道：「本帮主早已說過，不怕麻煩，你要找麻煩，隨時都可以動手！」

他說的話斬釘截鐵，絕不是在開玩笑，也不像是個喝醉酒在胡說八道的人。

他又喝了一口酒，然後再對蘇辣道：「蘇先生言下之意，莫非是想帶走甘四爺？」

蘇辣微微一笑。

他心目中忽然露出了讚賞之色，緩緩說道：「祁帮主不愧是個聰明人。」

祁長山立刻搖頭。

「本帮主並不聰明，但却也沒有你這麼笨的！」

蘇辣一楞。

他忽然沉下了臉，冷冷的道：「祁帮主，在下已經給足了閣下的面子，可別敬酒不喝喝罰酒。」

祁長山哼了一聲道：「本帮主既不喝敬酒也不喝罰酒，這些古靈精怪的酒，由你娘去喝個飽吧！」

蘇辣的臉色陡地變得更是深沉可怖。

祁長山忽然一笑道：「要本帮主答應這件事，也未嘗不可，但是却有一個條件。」

蘇辣問道：「是什麼條件？」

祁長山嘻嘻一笑道：「三年前本帮主曾到過皇帝老子的紫禁城中，住過幾天，還偷喝過皇帝老子的酒。」

蘇辣一楞。

在這個時候，祁長山無緣無故的提起這些事，倒不知道他是在弄什麼玄虛。

祁長山淡淡一笑，接道：「皇帝宮殿，果然氣派雄偉，別人去不得，但本帮主若要去時，却比撒尿還方便。」

蘇辣忍耐着，繼續聽下去。

祁長山接道：「皇帝老子當然很懂得享福，後宮佳麗何止三千，倘若每個妃子輪流與他溫存一晚，最少也得十年之後，才有機會再與皇帝混在一起，他奶奶的，眞是艷福齊天。」

蘇辣嘆道：「莫非祁帮主也想享受一下人間艷福？」

「非也！」祁長山笑道：「本帮主好酒不好色，這是天下人皆知之事，何況本帮主就算找女人，也不必要勞煩到蘇兄去代找尋。」

蘇辣沉默了許久才道：「然則，祁帮主的條件是什麼？」

祁長山淡淡的道：「皇帝老子不但有妃子佳麗數千，而且還有不少太監服侍。」

蘇辣點點頭道：「不錯。」

祁長山吟哦着，笑道：「所以嘛，美女易得，太監反而難求。」

蘇辣的臉色陡地一變。

「祁長山，你說這些話，究竟是有何用意？」

祁長山哈哈一笑道：「本帮主早就說你笨得很，果然沒有說錯。」

他輕輕一咳，接道：「你若要本帮主答應讓你把甘四爺帶去，除非蘇兄快刀一引，做個太監，然後服侍本帮主三天，讓本帮主嚐一嚐做皇帝的滋味！」

此言一出，蘇辣的臉色，登時一陣紅一陣綠。

祁長山兜來兜去，轉彎抹角的，原來居然要蘇辣「快刀一引」做個太監，然後服侍他三天，讓祁長山嚐一嚐做皇帝的滋味。

甘四爺忍不住的捧腹大笑。

絕！

眞絕！

蘇辣這一個「辣手詩人」，今次可遇上一個比他自己更難纏的對頭了。

談判已破裂。

先禮而後兵，現在已是動手一搏的時候。

蘇辣盡量忍住怒氣。

他的江湖經驗絕對不差。

他已看出，祁長山剛才說的話，是存心把自己激怒的。

「辣手詩人」在江湖上的名氣，絕不是白白得回來的。

他無聲無息地，忽然右手疾揮。

金光一閃！

嘶！

一道半弧形的金光，在黑夜中亮起。

快如閃電的一擊。

面對着如此急速的襲擊，祁長山居然連閃都不閃一下。

蘇辣出手快，祁長山絕不慢。

至尊打狗棒一揚，將蘇辣這一招，硬生生的接了下來。

原來蘇辣右手之中，握着一柄金光燦然，極其鋒利的匕首。

一招過後，兩條人影乍合即

分。

兩人的心中，同時一凛。

祁長山嘿嘿一笑，「閣下好快的招式，好深厚的內力。」

蘇辣的臉上，木無表情。

祁長山又是一陣笑聲道：「咱們再走幾招看看！」

呼！

至尊打狗棒姿勢一揚，打出了一招「追狗入巷」。

蘇辣一偏身，手一揮，金匕首如金鯉翻浪，嘶嘶嘶連聲的刺出三招。

他的匕首好大殺氣。

祁長山振腕，至尊打狗棒突然直指蘇辣的咽喉。

兩人都是採取以快打快的攻勢，剎間即混戰成一團。

頃刻之間，三十招已過。

誰也沒有佔着絲毫上風。

匕首飛閃。

蘇辣的招式，不但奇快無比，而且千變萬化。

這千變萬化的招式，每一招都是千錘百煉出來的成果。

蘇辣在這一柄短小匕首上，的確曾下過一番苦功。

但祁長山亦絕非庸手。

丐帮的打狗棒法，雖然驟眼看來平平無奇，既不如點蒼派的降魔棍快速，亦不如少林寺的瘋魔杖威猛，但運用起來，却是妙用無窮，威力却更强大。

蘇辣的匕首再展，剎那間連刺八次，每一招都刺向祁長山左右腰眼要害。

祁長山冷笑，至尊打狗棒左飛右舞，叮叮叮……一連八響，盡把蘇辣的招式接了下來。

「颯」的一聲，至尊打狗棒突然從蘇辣的右手下穿過。

這一棒直指向蘇辣的胸膛。

但蘇辣應變奇快，連隨沉腕把至尊打狗棒壓下。

至尊打狗棒的棒勢頓時被壓死。

蘇辣身形急速閃動，剎那間又再連發五招。

戰況漸漸趨於更激烈的階段。

但直到目前爲止，仍沒有任何一方佔有任何絲毫的上風。

忽然間，在劇鬥之中，響起了一個冷喝的聲音。

「兩位暫且停手！」

語聲不大，但却每個人都清晰可聞。

這一陣冷喝，果然生效。

祁長山和蘇辣的酣戰，倏地停止，各自分開。

後園之內，又出現了另一個人。

那是一個年約二十來歲，英姿颯爽的青袍書生。

甘四爺目光一亮。

「呂寒龍！」

＊　＊　＊

呂寒龍。

這個人就是芙蓉堡的新任副堡主呂寒龍。

甘四爺對於這個年輕人，似乎有着一種特別的好感。

他立刻展顏笑道：「原來是呂老弟光臨寒舍，歡迎之至。」

呂寒龍抱拳一笑。

「晚輩唐突，不請自來，還望甘大俠見諒。」

甘四爺哈哈一笑道：「這像什麼話？呂副堡主蒞臨寒舍，實在是一件蓬蓽生輝的事，又何來什麼唐突與冒昧？」

呂寒龍微微一笑，「甘大俠如此客氣，倒教晚輩更覺不好意思。」

祁長山皺眉道：「你要來便來，要去便去，何以偏偏這許多廢話？」

呂寒龍淡淡一笑。

他的目光忽然一轉，落在「辣手詩人」蘇辣臉上。

＊　＊　＊

蘇辣靜靜的站在那裡，神情冷靜而驕傲。

呂寒龍雙眉一剔。

他突然冷冷的說道：「蘇總管，久違了。」

蘇辣冷漠的說道：「芙蓉堡總管一職，蘇某早已不幹了。」

呂寒龍叱道：「放肆！」

蘇辣臉色沉下，「你想怎麼樣？」

呂寒龍寒聲道：「本副堡主奉了仙婆之命，要拘捕你回堡。」

蘇辣長長吸了一口氣，「拘捕我回堡？嘿嘿！」

呂寒龍道：「你將會面臨本堡生死刑堂三位堂主的審訊。」

蘇辣冷哼道：「蘇某何罪之有？」

呂寒龍冷冷一笑，「你的罪名，自有三位堂主作出公平的判決。」

蘇辣忽然縱聲狂笑。

「呂寒龍，你憑什麼在此口出大言，要將蘇某拘捕回堡？」

「不憑什麼，」呂寒龍冷冷的道：「就祇憑這一面芙蓉仙令！」

說話間，呂寒龍的手中，已掏出了一面八角形狀，遍體碧綠的玉牌。

——芙蓉仙令！

＊　＊　＊

江湖中人，見到芙蓉仙令而不變色的人，還沒有幾個。

但蘇辣居然哂笑一聲道：「區區一面小小的玉牌，就想要蘇某就範？」

呂寒龍道：「難道你敢不從？」

蘇辣嘿嘿一笑。

「姓呂的，你未免太天眞了。」

呂寒龍神色倏地一變，叱道：「蘇辣，你好大的膽子！」

蘇辣傲然笑道：「蘇某自出娘胎，就已經是個膽比天大的人，這一點不必你來提醒。」

呂寒龍劍眉一揚。

殺機已濃。

劍突出鞘！

鏗！

一把長約尺許，銀輝閃爍的短劍拔出來。

劍身更比火炬更刺人眼目。

丐帮帮主祁長山是個識貨之人，不禁脫口讚道：「好一把銀電劍。」

甘四爺聞言，心中一動。

十餘年前，呂寒龍的父親呂無心，就是憑着這一把銀電劍，會過了不少江湖英雄、綠林豪傑，也挫敗了不知幾許黑道邪魔、凶神惡煞。

現在，這一把寶劍已落在呂寒龍手中，又會將是一番什麼樣的景象？

突地，金光銀輝，一齊閃動！

呂寒龍和蘇辣，已經開始動手！

* * *

蘇辣掌中的匕首，已化爲閃電，向呂寒龍的咽喉刺出。

憑着這一招，蘇辣已殺過不知多少江湖好漢。

這是「鎖喉絕命殺」！

但呂寒龍隨手一揮。

祇聽得「鏗」的一響，銀電劍不偏不倚，就迎着蘇辣的匕首的尖端上擊去。

蘇辣手腕一沉，改向呂寒龍的小腹下手。

祇聽得又「鏗」的一響，火星四濺。

呂寒龍的銀電劍，絕不比蘇辣的匕首稍慢分毫。

蘇辣手中的金匕首，招式異常陰險，處處緊逼着對方的要害部位。

他當然希望一出手就能夠把呂寒龍置之於死地。

但呂寒龍手中的銀電劍的氣勢，却是大開大闔。

從表面看來，似乎毫無防範，但當蘇辣欲出其不意，一招直取呂寒龍性命之際，却又被呂寒龍絕快的劍勢，反擊過去。

蘇辣已被呂寒龍的神奇劍招所迷惑。

剎那之間，已過了四十招。

蘇辣覺得，這位新任芙蓉堡副堡主的呂寒龍，武功絕不在其父呂無心之下。

漸漸地，蘇辣已無心戀戰。

他發覺到自己雖然還不致敗陣，但想取勝，却是一件萬難之事。

尤其是令得蘇辣有所顧忌的，就是身後還站着一個身負絕世武功的丐帮帮主祁長山。

蘇辣目前的處境，可謂強敵環伺，相當的不妙。

目前的甘宅形勢已起了急劇的變化。

呂寒龍的出現，使他原來的計劃受到了極大的阻礙。

他若還再糾纏下去，後果將會不妙之極。

所以，他已有了一個最後的決定，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他突然賣了一個破綻，把呂寒龍的劍鋒引了開去。

呂寒龍一時不察，居然給他瞞過。

蘇辣趁勢躍退數丈，身如怪鳥，直向後面縱身而去。

他既存逃亡之念，自然是傾盡全力，這一躍之勢，眞是快速無比。

呂寒龍追尋蘇辣多時，如何肯就此讓他脫身，當下也施展絕頂輕功，窮追出去。

祁長山嘿嘿一笑。

「想不到這位凶名遠播的『辣手詩人』，居然也有夾着尾巴落荒而逃的時候。」

忽然之間，一聲大喝，又自園中響起來。

大喝之人，並非別人，正是那個姓魯的虬髯大漢！

* * *

這時，祇見虬髯大漢怒容滿臉，鬚髮俱張，一雙眼睛睜得有如銅鈴。

他本來就是一個不怕死的人，而且又是一個魯莽之極的粗漢子。

他突然衝殺上來，直揪佟球。

他厲聲大喝，罵道：「原來是你這衣冠禽獸害死了俺的妹子，俺與你拚了！」

他說拚就拚！

也不知道他從哪裡弄來一柄滿生銹跡的銼子，狠狠的向佟球的身上刺去。

這虬髯大漢的氣力兇猛。

這一下若是被他刺個正着，即使不立刻斃命，也必會重傷。

祇可惜他沒有練過武功，空有一身蠻力，又如何能傷害得了像佟球這等魔道的高手？

佟球很輕易地便閃過了他這一撲之擊。

接着，他反手便向虬髯大漢的頸上，重重劈出一掌。

就在這一剎那間，最少已有兩個人衝前，想救這一個姓魯的虬髯大漢。

這兩人就是祁長山和甘四爺。

可是，他們兩人都慢了一步。

佟球是個殺人不眨眼的老魔

呂寒龍追殺蘇辣之際，忽然殺出個黑衣大漢……

頭，他劈出這一掌，是絕對足以致命的。

啪！

骨裂之聲，清晰可聞。

虬髯大漢一聲怒吼，猶在最後反擊。

他的脚步已鬆浮，根本連站也站不穩。

祇見他的眼珠，從眼眶裡突了出來，直望着祁長山和甘四爺。

他的嘴角，突然滲出大量的鮮血！

好沉重的一掌！

虬髯大漢斷斷續續地道：「俺……妹子……死得好慘，兩位請給我……報……仇！」

說完最後一個字，再也不能支持，砰然一聲，倒在地下。

祁長山冷冷一笑。

他目中怒芒閃爍，直瞪着佟球。

「佟老賊，你幹得太過份了。」

佟球的臉上，一陣抽搐。

甘四爺已經盛怒難禁，一掌直向佟球的頭上劈去。

佟球大聲叫道：「你們還不幫手，呆着做什麼？」

他的聲音雖然沙啞，但却威風十足。

然而，捕快們却沒有一個肯動手。

衙差們更是動也不敢動，個個的臉上，都出現了一股不屑的神色。

顯然，佟球所作所爲，實在是太令人齒冷了。

捕快、衙差不肯動手，禤滔更是不敢出手相助。

現在，他已變成了一隻驚弓之鳥。

他看見了祁長山的影子，心中就爲之發毛。

* * *

佟球的武功，絕不比甘四爺爲低。

但這時候，佟球的心中，却充滿着一種犯罪的恐懼。

因爲他剛才殺了一個無辜的人。

他殺了一個完全不諳武功，完全無辜的虬髯大漢。

而在此之前，他又曾姦殺了虬髯大漢的胞妹魯秀蓉。

那是一個清白、無辜的少女。

佟球的所作所爲，自然是太過份殘忍，不值得任何人原諒。

這已是他罪惡滿盈的時候。

* * *

甘四爺那一掌含怒而發。

這一掌的去勢，雖然不快，但威力却大得驚人，就彷如春雷炸響般，轟聲向佟球的臉上擊了過去。

佟球心中虛怯。

但他沒有閃身退避，因爲甘四

爺這一掌來勢洶洶，已使他連退避的餘地也沒有。

佟球惟有勉强出手。

砰！

兩人硬拚一掌。

兩掌相交之下，甘四爺連退三步，才算勉强站穩了脚步。

但佟球却是像斷綫風箏，直飄蕩開三四丈之外。

佟球臉色，本來是蠟黃色的。

但這時候，他的臉上却增添了一層淺淺的紫金之色。

他的鼻孔、嘴角，流出了大量鮮血，就像剛才虬髯大漢的情景一模一樣。

這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現眼報。

甘四爺又再凝運內家眞力，再次發掌向佟球胸前劈去。

這一次，雙掌齊發出。

這一次的出擊，大有天崩地裂、風雲變色之勢。

佟球的臉上，露出了驚悸的神色。

他想運勁再接甘四爺這一掌，却已有心無力。

叭！

一聲悶響，佟球中掌，這一掌居然就把佟球活活的打死了。

祁長山突然朗笑一聲道：「甘四爺，這一記雙飛掌，倒算佟老賊的催命符了！哈哈……」

甘四爺恨聲的說道：「這老不死，作惡多端，正是應有此報……」

說到這裡，甘四爺突然臉色煞白。

咯！

一股鮮血，自他喉中湧出。

祁長山神色不變，淡淡笑道：「這一口血吐得很好。」

衆人聞言，俱是一愕。

祁長山緩緩的接下去道：「甘四爺能吐出胸中這一口積血，總比悶在心頭好得多。」

甘四爺長長的吁了口氣。

祁長山說道：「其實佟老賊的內力，與甘四爺相差無幾，但他心中有鬼，應戰之際，略一分神，而甘四爺又是傾全力向他進攻，在此長彼消的情況下，佟老賊自然大大吃虧了。」

甘四爺道：「祁帮主此言甚是有理，老夫也感到有點奇怪，何以佟球竟然如此不濟，原來是天數註定，合該要他今夜身亡。」

祁長山眉頭一皺，忽道：「剛才呂副堡主追趕那個『辣手詩人』，不知道情況如何？」

甘四爺也是有點擔心。

雖然他知道呂寒龍劍法厲害，但蘇辣狡猾無比，如果偶一不愼，不難會被他所乘，中了他的暗算。

忽然，東北角不遠之處，傳來了一陣金鐵交鳴的聲音。

＊　＊　＊

激戰又再爆發。

近年來，大名府本來就已不是個很太平的地方，今天晚上，更是亂七八糟，不愉快的事情連二接三的發生。

祁長山輕輕一嘆道：「那位呂副堡主，可能有了痲煩。」

甘四爺臉色一沉。

祁長山又道：「甘大俠，你暫時留在這裡，待我過去看看。」

言罷身如飛燕，直向東北方疾馳。

祁長山不但功夫高，輕功也極高，更是罕有人能及得上。

片刻之間，他已循聲來到了一片廣場之上。

這是一片十分寬敞的廣場。

廣場的正北方，是一座觀音古廟。

就在那古廟的門前，有兩個人正在激戰。

祁長山毫不考慮，便衝上前。

但忽然之間，那兩人却即停止了激戰。

他們剛才還是拚搏得很激烈，但當祁長山來到的時候，却同時停手。

他們居然向祁長山襲擊。

祁長山暗呼不妙。

這兩個人之中，並沒有呂寒龍在內，祁長山雖然年紀並不太大，但他畢竟在江湖中經過多年的磨練，利那間，他已明白了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這兩個人根本就是同一道的。

他們之間的激戰，其實祇不過是在演戲。

祁長山猛然一喝道：「你們是什麼人？」

左邊一人冷冷道：「祁帮主，你中計了。」

祁長山聞言，心頭一凜。

這顯然是調虎離山計。

敵人想奪取的目標，是甘四爺。

＊　＊　＊

一想到甘四爺的處境，祁長山的手開始有點又濕又冷的感覺。

他不再猶疑，掉頭就走。

甘四爺的心中，一定藏着一件十分隱秘的事情。

所以，敵人千方百計，都祇求要把甘四爺虜獲過來，從而逼供。

無論如何，甘四爺這人決不能成爲對方俘虜。

祁長山急急趕回甘府。

那兩人並沒有糾纏祁長山，祇是哈哈地縱聲大笑起來。

祁長山大是憤怒。

若不是他心中記掛着甘四爺的安危，他一定會把這兩個可惡的傢伙，重重的教訓一頓。

祁長山去得快。

他回來的速度更快。

他終於回到那座後園了。

但甘四爺不見了。

禤滔、捕快和衙差也都不見了。

但在荒井之旁，却俯臥着一個青袍書生。

他已經受了重傷，臉如黃紙，氣若游絲。

當祁長山看淸楚這人的容貌時，不禁連自己的臉色都變黃了。

這個人赫然竟是芙蓉堡的副堡主呂寒龍。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呂寒龍才醒來。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已並非在那口荒井之旁，而是在一張軟綿綿的床上。

他嗅到一種特殊的香味。

香味並不濃。

它就像是淡淡的葡萄酒香，又像是少女的身體上散發出來的幽香，淸雅而又醉人。

呂寒龍又看見床頭一張矮几之上，有一尊花瓶。

花瓶裡插着一束顏色燦爛，色彩迷人的一束鮮花。

這一瓶花，的確很美麗。

但接着，他看見了一個比花更美麗的女孩子。

那是一個亭亭玉立，笑臉如花的紅衣妙齡少女。

呂寒龍最初睜開眼睛的時候，還以爲自己處身在陰曹地府之中。

當他看清楚四面環境的時候，不禁爲之一陣驚呆。

紅衣少女銀鈴般動聽的聲音突然響了起來，柔和的說道：「呂公子你終於醒了。」

呂寒龍臉上一紅。

他不怕殺人，也不怕被殺，生死之事，他從來沒有放在心中。

假如他現在已在陰曹的話，他也許還不會像現在這般，爲之手足無措。

「請……請問這位姑娘，這裡是什麼地方呢？」

紅衣少女「噗嗤」一聲的笑了出來道：「看你的年紀，也不能算是小孩子了，怎麼說話還如此的稚氣？」

呂寒龍的俊臉更是漲紅。

他本來就是個老實人，他的性格，與南月軒的甘四爺最少有八成相似。

紅衣少女嫣然一笑道：「這裡是什麼地方，你暫時不必過問。」

呂寒龍碰了一個軟釘子，訕訕的一笑。

紅衣少女又接着說道：「你的傷勢十分嚴重，最好還是好好的安歇一下，待傷勢復原之後，我自然會慢慢的告訴你。」

呂寒龍忽然嘆了口氣道：「姑娘若不肯說，在下唯有告辭。」

說着，掀開被子便欲離去。

那知道他的身子才一轉動，胸腹之間以及頭頂之上，均覺一陣劇痛。

他險些倒在地上。

紅衣少女連忙出手相扶。

她把呂寒龍扶回床上，並微帶慍意的說道：「你受傷不輕，千萬不能亂動，否則可白費了我爹一番調理醫治的心血。」

呂寒龍一陣納悶。

但他現在也已知道自己的確受傷過重，別說要離開這裡，便連下床走動的氣力也大成問題。

至此，他祇好長長的嘆了口氣，乖乖的躺在床上，動也不動。

過了半晌，呂寒龍忽然道：「在下請問姑娘貴姓芳名？」

紅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你問這個幹嗎？」

呂寒龍一怔，暗自忖道：「好古怪的人，連問她姓名都會碰釘子？」

當下唯有道：「沒什麼，姑娘既不喜歡說出來，在下不再問就是了。」

紅衣少女淺淺一笑，「我可沒有說過不喜歡告訴你，我姓宋，名凝芳。」

「宋凝芳？」呂寒龍默唸了一遍道：「這名字可很動聽，在下姓呂，名……」

還沒有說完，宋凝芳便已笑道：「你姓呂名寒龍，是芙蓉堡副堡主，對不對？」

呂寒龍倏地一呆，過了半晌才緩緩的說道：「姑娘何以如此的清楚？」

宋凝芳笑笑道：「這是祁帮主告訴我爹的。」

「祁帮主？」

「嗯！」

呂寒龍道：「可就是丐帮那位號稱『瘋丐醉俠』的祁長山帮主？」

宋凝芳道：「不是他還有誰？若不是他三天前將你送到這裡，祇怕你早就一命嗚呼了。」

呂寒龍大吃一驚。

「什麼？三天之前？」

宋凝芳淡淡一笑道：「你自己當然不會知道，你已昏迷了足足有三日三夜。」

呂寒龍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宋凝芳道：「若不是我爹用百年蓮葉汁早晚餵你一次，你此刻豈還有命在這裡跟我說話。」

「原來如此。」呂寒龍嘆着氣道：「在下這條命是令尊撿回來，請問姑娘，令尊的姓名是……」

說到這裡，忽然一聲朗笑，自門外傳來，並聽得一把洪亮的聲音說道：「老夫姓宋名無雙。」

呂寒龍聽言心頭一震。

那洪亮的聲音又說下去，道：「老夫是祁長山的死對頭，却也是祁長山的老朋友！」

原來宋凝芳的父親，竟是江湖上兩大神醫之一的「醉郎中」宋無雙！

* * *

宋無雙是祁長山的莫逆之交。所謂「死對頭」，是他們兩人在拚酒的時候，的確是一對冤家。

他們兩人縱然喝到天翻地覆，結果往往還是不容易分得出勝負的。

宋無雙出現了。

他自稱「老夫」。

但他的年紀，其實一點也不老。

他祇有四十來歲，正値壯年的時候。

這人剛走進房子，房中幽淡的清香立時就被他的一身酒氣所衝散了。

他笑嘻嘻的表情，看來就和「瘋丐醉俠」祁長山的模樣差不多。

這兩人的確是「天作之合」。

宋無雙滿臉笑容，忽然又停止下來。

他深深吸了口氣道：「昔年令尊呂無心，也曾中過這種掌力，結果被黃山那牛鼻子救活了。」

呂寒龍目光一亮。

宋無雙語音一頓，又道：「想不到二十年後，你也步了你父親的後塵，而且中掌的部位，也是一模一樣，眞是巧合之至。」

呂寒龍道：「在下今次能夠死裡逃生，全仗宋神醫的岐黃妙術，悉心治理，在下自當永記，大恩大德，沒齒不忘。」

宋無雙怪眼一翻，頻頻搖頭，「眞是窮酸得要命，和令尊又是一模一樣。」

呂寒龍又是一陣苦笑。

宋無雙哼一聲道：「老實說，若不是那瘋丐親自送你上來，你早就已經魂遊地府。」

宋無雙這些說話，並不無道理。

他又接着說道：「你要言謝，應去找祁長山！」

「祁帮主在什麼地方？」

「嘿嘿！」宋無雙冷冷一笑道：「這瘋丐子怕了老夫，不敢和我拚酒，早就溜之大吉了。」

呂寒龍一楞。

宋無雙又道：「你的傷勢不輕，多點休息，否則有什麼三長兩短，你死了不打緊，可別連累老夫這神醫的招牌也砸掉了。」

說完離房而去。

呂寒龍又是一楞。

宋凝芳嫣然一笑道：「我爹樣樣都好，就是老毛病總是改不掉，說起話來，總是土裡土氣，語無倫次的。」

呂寒龍訕訕一笑道：「那倒並不見得，祇不過令尊是快人快語而已。」

宋凝芳冷哼一聲。

「想不到連你也是怪人一個，既然如此，你就聽我爹說的話，多點休息吧！我不再奉陪了！」

呂寒龍心中暗忖，「怪人！怪人！我有什麼地方怪異？」

思忖間，宋凝芳早已移動嬌軀，像一陣輕風般的消失了影踪。

羣魔出現　高人痛擊

黃昏。

晚霞燦爛，夕陽已在西山。

在一條兩旁長滿了蘆葦的小路上，有一對青年男女在散步。

這兩人就是呂寒龍和宋凝芳。

宋凝芳今天看來很愉快，笑起來的時候，臉上總是露出了淺淺的兩個小梨渦。

這裡的環境，異常清靜，呂寒龍甚至可聽見數十丈遠的草蜢，在蘆葦之上跳躍的聲音。

宋凝芳忽然問他道：「你的傷勢，已差不多完全復原，你打算將來怎麼做？」

呂寒龍毫不考慮，立刻就用一種極其堅毅語氣道：「殺蘇辣，瓦解血魔盟。」

宋凝芳輕輕一嘆道：「蘇辣的武功很高，你有把握將他殺死？」

呂寒龍冷冷一笑道：「蘇辣的武功，我已領教過一次。」

宋凝芳凝神的靜聽。

呂寒龍深深的吸了口氣，緩緩道：「雖然很難勝過他，但他想把我除掉，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宋凝芳柳眉緊緊一皺道：「如此說來，你們的武功，算是大家彼此半斤八両了？」

「也許是的。」呂寒龍嘆息一聲，接着又道：「不過，在下無論如何，都一定會把這個心狠手辣的狂徒殺掉，爲先父報仇。」

宋凝芳的眸子一陣的閃動，「令尊之死，當眞是蘇辣所下的毒手？」

呂寒龍冷冷一笑道：「先父是被蘇辣用內家重掌，從背後偷襲而死的。」

宋凝芳道：「背後偷襲，這人當眞卑鄙無恥得很！」

呂寒龍道：「還有，先父懷中貼肉收藏一本『九九玄經內功心法秘笈』，也隨之不翼而飛，這都是蘇辣幹的好事。」

宋凝芳皺眉道：「照你前幾天告訴我的事情看來，蘇辣顯然已成爲了血魔盟的一份子，你要殺他，恐怕更不容易。」

呂寒龍沉聲說道：「血魔盟目下的勢力如何，江湖上各大門派，都不十分清楚。」

宋凝芳「嗯」一聲道：「如此說來，形勢豈非更加不利？」

呂寒龍緩緩的點頭道：「他們祇是略爲知道血魔盟這一個江湖黑道組織，又再重現於江湖而已。」

宋凝芳道：「照呂公子的看法，血魔盟現在的勢力，已達到了什麼程度？」

呂寒龍的回答，十分簡單，「他們的勢力，已達到了極其驚人的程度。」

宋凝芳微感詫異道：「何以見得？」

呂寒龍忽然伸手抝折了一根蘆葦，輕聲嘆道：「要在下解釋，倒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法，在下祇是憑直覺上，感覺到血魔盟就像一股充滿血腥氣味的大風暴，正挾着雷霆萬鈞之勢，逐漸在中原武林裡大加肆虐。」

宋凝芳道：「有人能阻止這一股風暴嗎？」

呂寒龍長長的嘆了口氣，良久才道：「很難說，莽莽江湖，有本領的奇人異士固然不少，但這些人各自分散，彼此間欠缺一種聯絡，縱然他們有心抗敵降魔，也勢難發揮重大的作用。」

宋凝芳道：「然則中原武林八大門派的高手又怎樣？」

呂寒龍道：「八大門派自從三十年前，在華山經過一場浩劫之後，可說是受創極爲深重，損失不少精英高手。」

宋凝芳憂形於色。

呂寒龍道：「例如少林三尊者、武當八絕劍、峨嵋七絕等，這些人都是江湖上頂尖高手，武功極高，但當年華山浩劫一役，這些武功極高的一代宗師，幾乎陷於玉石俱焚，與血魔盟同歸於盡的狀態。」

宋凝芳道：「這些事，我爹也曾經常提起過，當年慘烈的戰事，實在是太可怕了。」

呂寒龍道：「如今雖已是事隔三十年，但八大門派在重創之下，至今仍未能恢復元氣，實力大大打了一個折扣。」

宋凝芳道：「八大門派雖然元氣大損，但血魔盟難道就能在這段時間之內，回復了昔日的威勢？」

呂寒龍道：「八大門派走的是正路，而血魔盟走的卻是邪路，常言有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血魔盟既存心稱雄武林，當然會用盡各種卑鄙的手段，來達成復盟的心願。」

宋凝芳冷冷道：「這種心願，也未免太野心、太毒辣了。」

呂寒龍沉默着。

宋凝芳又道：「血魔盟一旦重現江湖，勢必又發生一場駭人的浩劫。」

「事實的確如此。」呂寒龍微微一嘆道：「不過，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除掉蘇辣。」

宋凝芳道：「蘇辣此人，已謀害過不少正義之輩，這人當然要殺。」

呂寒龍道：「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決王隱風大俠遺孤的事。」

宋凝芳道：「南月軒老闆甘四爺被擄，當時的情況究竟又是怎麼樣？」

呂寒龍道：「當時在下與蘇辣劇戰，蘇辣忽然棄戰而逃，在下自然窮追不捨，追了好一程，忽然途中殺出一個使用雙銅鎚的黑衣漢，將在下攔截苦戰。」

宋凝芳道：「這人的武功，比蘇辣又如何？」

呂寒龍道：「他的鎚法相當厲害，但與蘇辣的武功相比，仍然有一段距離。」

宋凝芳道：「既然如此，這一名黑衣大漢當然不是你的對手了？」

呂寒龍點點頭道：「不錯，在下與他交手祇十個回合，他便負創而逃，然而蘇辣却逃之夭夭，不見踪影。」

宋凝芳道：「後來又怎麼樣？」

呂寒龍道：「蘇辣既已逃之夭夭，在下唯有返回甘府，回到那個後園之中。」

宋凝芳道：「甘四爺着實倒霉得很，好好一個地方，竟給血魔盟的人弄得腥風血雨，一塌糊塗。」

呂寒龍嘆道：「當在下回到那裡的時候，恰巧看見兩個灰袍老者，出手將甘四爺制住。」

宋凝芳道：「甘四爺的武功不弱，居然給他們制住？」

呂寒龍道：「不錯。」

宋凝芳道：「如此說來，這兩個灰袍老者的武功一定很不錯。」

呂寒龍點點頭道：「這兩人的武功，眞令人難以置信，以甘四爺的身手，居然僅在一個照面之間，被其中一個灰袍老者點住了穴道，僵在當場，全身動彈不得。」

宋凝芳道：「後來如何？」

呂寒龍語聲沉重，緩緩的說道：「在下縱身上前相救，與其中一名灰袍老者交手，但結果……」

宋凝芳輕輕一嘆接道：「呂公子並不是那灰袍老者的敵手？」

呂寒龍神色赧然。

過了半晌他才點點頭道：「不錯，在下的確不是他的對手，在第九招之際，那灰袍老者擊中了在下，那一掌力逾千斤，在下無法承受，終告敗倒。」

宋凝芳道：「看來，血魔盟對於甘四爺是志在必得的了。」

呂寒龍搖搖頭道：「血魔盟志在必得的並不是甘四爺，而是王隱風大俠的遺孤。」

「王玉麟？」

「不錯，正是王玉麟。」

宋凝芳問道：「王玉麟今年幾歲？」

呂寒龍道：「他今年應該是十五歲左右。」

宋凝芳眉頭一皺道：「這倒是一件費煞思量的事，以血魔盟這一個龐大的江湖組織，何以會爲了找尋一個十五歲的孩子，而弄得如此緊張？」

呂寒龍道：「其間恐怕大有文章。」

宋凝芳思索片刻，忽然道：「在王玉麟的身上，一定存着某一種的秘密。」

呂寒龍也同意她的見解，接口道：「這種秘密，祇怕十分驚人，否則血魔盟也不必如此緊張，弄得江湖上風聲鶴唳了。」

正當兩人談得投契的時候，他們忽然看見了一個人。

這人混身都是血。

他的頭上光禿禿，連一根頭髮也沒有。

他的身材，胖大無比。

呂寒龍的心頭猛然一震，他已認出了這個人，就是當日到南月軒找尋甘四爺的那個胖大和尚。

祇見那個胖大和尚氣喘吁吁走了過來，就像受了創傷的大象。

宋凝芳的臉色也變了。

她突然皺眉道：「他就是五台山的清平大師。」

呂寒龍心中更是一震，「他就是清平大師？妳認識他？」

宋凝芳道：「小妹在五歲半那年，便認識了這位佛門奇俠。」

宋凝芳說清平大師是佛門奇俠，一點都沒有說錯。

呂寒龍雖然以前從未見過清平大師，但他在江湖上所幹過的俠義事跡，呂寒龍已經聽過了不少。

宋凝芳又道：「他也是我爹爹的老朋友。」

* * *

清平大師雖然受傷不輕，但他行走的速度仍然奇快無比。

他一見了宋凝芳，便喘着氣道：「妳父親在哪裡？」

宋凝芳答道：「他在家中，大師……」

不待宋凝芳說下去，清平大師已急急的道：「事情十分不妙。」

宋凝芳柳眉緊鎖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清平大師道：「血魔盟已經重整旗鼓，貧僧剛才遇上了血魔盟的魔刀堂主……」

呂寒龍道：「魔刀堂主？」

清平大師一楞，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呂寒龍一番，才問道：「這位施主是誰？」

宋凝芳於是把呂寒龍的姓名、來歷一一說給清平大師知道。

清平大師道：「原來是呂副堡主，阿彌陀佛……」

宋凝芳問道：「大師，魔刀堂主現時何在？」

清平大師嘆了口氣道：「貧僧技不如人，眼看難逃此劫，但在最危急的時候，丐帮四大長老與祁帮主及時趕到，把那魔刀堂主打走，但祁帮主却也身中三刀，傷勢不輕。」

呂寒龍臉色突變，脫口道：「什麼？祁帮主也受了刀傷？」

清平大師嘆道：「是以貧僧急急趕來，就是要找宋神醫前往救治祁帮主。」

宋凝芳急道：「祁帮主現在什麼地方？」

清平大師道：「大名府盛興客棧。」

宋凝芳道：「祁帮主身受重傷，固然可慮，但大師傷勢也並不輕，如此急趕一程，對你身體大是有害。」

清平大師道：「貧僧傷勢，無傷大雅，絕不足以致命，但祁帮主的傷勢，却極危殆。」

宋凝芳心頭一凜道：「大師與祁帮主都受了傷，姪女立刻去喚醒酒醉的爹爹。」

* * *

醉裡乾坤大，壺中日月長。

「醉郎中」宋無雙果然已喝醉了酒，躺在一張竹床之上。

看來，他已醉得不省人事。

然而，當他聽見清平大師和「瘋丐醉俠」祁長山都受了傷的時候，就像突然間有一桶冰冷的水，迎頭澆了下來一樣。

他酒意好像消失殆盡。

他的醉態在剎那之間，忽然清醒得令人難以置信。

但他畢竟喝了太多的酒，雖然酒意已清醒了不少，但他勉强從竹床上站起來的時候，仍然是搖搖欲墜，站得十分不穩。

宋凝芳望着醉昏昏的老父，不禁焦急萬分，却又無可奈何。

突然，宋無雙一聲大喝。

誰也不知道他在胡亂吆喝些什麼，就祇好當他還在醉鄉之中。

他大喝一聲之後，就左搖右擺地，走進了屋後的一個花園子裡。

宋凝芳莫名其妙。

她實在不明白，這醉昏昏的老父在弄些什麼玄虛。

忽然之間，宋凝芳聽到了一陣潑水之聲。

水聲嘩啦啦的響。

過了片刻，宋無雙又回來了。

但他回來的時候，整個人都已渾身濕透，就像剛剛跌進水中爬回岸上時的情景一樣。

他從頭髮到脚跟，居然沒有一寸地方是乾的。

宋凝芳恍然大悟。

也許祇有這個辦法，才能把宋無雙的酒意驅除，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清醒。

* * *

大名府內最講究，修飾最豪華的客棧，就是盛興客棧。

光顧這一間客棧的，一般都是行商旅客。

他們喜歡在這裡落店，因爲這裡不但地方雅潔，而且招呼慇懃，眞的令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但在這一天黃昏裡，地方雅潔的盛興客棧，却完全變成另一個地方。

這裡已不像客棧，而是像一間屠場。

屠場這種地方，當然是血淋淋的。

盛興客棧已被血跡掩蓋了它的本來面目。

一向招呼慇懃、工作勤快的幾名店小二，現在都已經身首異處了。

這幾個店小二，都是無辜的犧牲者。

殺他們的人，是一個面目黜黑、鷹鼻高顴的黑袍老者。

這一個黑袍老者的手中，握着一柄混身黑漆如墨的長劍。

這一柄黑色的劍，看來並不怎麼鋒利。

但劍尖之上，却一滴一滴地，滴着滿是鮮紅刺眼之極的鮮紅的血。

這個黑袍老者，已殺了四個店小二。

* * *

盛興客棧的老掌櫃，是一個六十八歲的老蒼頭，人人都稱他安伯。

他雖然活到六十八歲，但人殺人的場面，他還是第一次親眼看見。

現在他的臉色，灰白得很可怕。

他全身都在發抖，一雙恐懼的眼睛望着那個手持黑劍的黑袍老者。

他實在不明白，這個黑袍老者爲什麼這般兇，剛闖進來，一言不發地就連殺了四個人。

黑袍老者行兇之後，臉上露出了一個殘酷的笑容。

他緩緩地向安伯走了過來。

安伯的身子發抖得更是厲害。

黑袍老者嘿嘿一笑道：「掌櫃的，老夫這把劍好不好？」

安伯的牙關打戰，的的得得的在作響，那裡還答得出話來？

黑袍老者臉色一寒，一伸手，劍尖就指在安伯的鼻尖上。

「老頭兒，老夫若在這個地方刺上一劍，你想這滋味將會如何？」

安伯冷汗如雨，仍然答不上話。

黑袍老者的手很穩定，劍尖一直都沒有離開過安伯的鼻尖，但他沒有把安伯鼻尖上的皮膚刺破。

「掌櫃的，老夫想找幾個乞丐，你可知道他們住在哪裡？哪一間房間？」

安伯這一次不敢不說話了，他連忙不停的點頭道：「知……知道。」

黑袍老者冷冷一笑，「既然知道，就快點給我說出來。」

安伯忙道：「他們就在……敝店最尾端的天字第十三號房……」

黑袍老者喃喃的道：「天字第十三號房？」

他一面喃喃自語，一面又將那柄黑黑的長劍，指在安伯的脖子上。

「你有沒有說謊？」

「老漢豈敢，豈敢……大爺若要找那幾個叫化子，老漢可以代爲引路……」

黑袍老者搖搖頭道：「不必了，老夫相信你不敢欺騙我，但有一件事，我想告訴你。」

安伯頻頻用手擦汗。

「大……大爺儘管吩咐下來。」

黑袍老者那種殘酷的笑容又再升起。

「老夫不想你還活在世上。」

安伯大驚。

黑袍老者桀桀一笑，「你已活到這一把年紀，何必再在世上枉吃米飯？」

說完，漆黑的長劍，就將向前一送。

但在同一時候，一陣破空之聲，從門外疾傳而至。

噹！

黑袍老者的長劍，竟然被一件金光閃閃的東西震開！

劍身去勢一錯，直插在一條粗大木樑上。

黑袍老者臉色倏變。

那一件金光閃閃的東西，原來竟是一枚髮釵。

* * *

及時的飛釵，挽救了安伯的性命。

在盛興客棧門外，出現了四個人。

他們就是宋無雙父女、呂寒龍和清平大師。

黑袍老者冷酷的一笑。

他那雙陰森的目光，直盯着宋

凝芳的臉蛋上。

他忽然從地上將那枚金釵撿起，冷冷的道：「這件東西，想必是這位小姑娘的頭上飾物，如此隨便丟棄，不嫌太可惜嗎？」

宋凝芳沒有回答。

她的臉上，露出了一個十分鄙夷的神色，而且不斷的嗤嗤冷笑。

黑袍老者臉色一寒，叱道：「這枝金釵，老夫現在還給妳。」

大袖一揮，金釵彷如一支利箭，直向宋凝芳的心窩射去。

宋無雙酒意已醒，睹狀不由得暗吃一驚。

這個黑袍老者的內勁，竟已達到了登峯造極、爐火純青的地步。

祇怕連少林方丈恩木大師的內力，也不外如是而已。

而宋凝芳的武功底子如何，宋無雙是非常之清楚。

無論如何，她絕對不是這個黑袍老者的對手。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地，宋凝芳玉掌一翻，發出一掌，竟然就把那支來勢急勁的金釵，震落地上。

宋無雙頓時一呆。

顯然，他並不相信自己的女兒，能有這份深厚的內力，把那支金釵震跌。

即使換上宋無雙自己，也沒有這種本事。

難道宋凝芳的武功，居然青出於藍，超越老父？

宋無雙百思不得其解。

黑袍老者又再揮舞那柄漆黑的長劍，直刺向宋凝芳。

宋無雙一凜。

清平大師突然大聲道：「宋姑娘小心，這人是血魔盟的魔劍堂主。」

宋凝芳臉如冰霜。

她非但毫不退縮，反而傲然向前踏出了兩大步。

那魔劍堂主的臉上殺機大露，冷冷道：「野丫頭，妳可是宋無雙的女兒？」

宋凝芳冷冷一笑道：「老匹夫聽着，本姑娘正是宋無雙宋神醫的女兒，那又怎麼樣？」

一句「老匹夫」，登時令魔劍堂主臉色疾變。

魔劍堂主勃然怒道：「好，今天本堂主就要宋無雙絕後！」

刷！刷！刷！

在電光石火之間，魔劍堂主一連攻出三劍。

這三劍似虛似實，變幻莫測。

這三劍一劍比一劍狠，也一招比一招辣。

魔劍堂主顯然已下了決心，務求要把宋凝芳置諸死地。

宋無雙倏地一聲怒喝。

宋凝芳是他的掌珠，愛女情切，自然急不及待，就要出手援助女兒。

但清平大師却一把拉住了他。

宋無雙怒道：「大和尚你瘋了嗎？凝芳手無寸鐵，如何是人家的對手？」

清平大師却微微一笑道：「施主，大可放心，令嬡縱然勝不過魔劍堂主，她也決不會傷在對方的劍下。」

宋無雙一怔。

忽然間，連聲暴喝，響了起來。

三個老叫化子同時出現。

宋無雙定睛一看，這三個叫化子，正是丐帮的三位長老！

* * *

三位長老一現身，立刻就想上前與魔劍堂主展開拚鬥。

但宋凝芳却嬌聲叱道：「三位前輩切勿輕舉妄動，這個老匹夫的劍上有毒。」

三大長老俱是一愕。

祇見宋凝芳身巧如燕，穿插在魔劍堂主的劍幕之間，竟然毫不受損。

宋無雙暗暗稱奇。

自己女兒的武功，他自以為很清楚、很瞭解。

但從現在的情形看來，顯然是恰恰相反。

宋凝芳像是在刹那之間，就變成了武林頂尖兒的高手。

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都與宋無雙所「熟悉」的寶貝女兒，完全兩樣。

魔劍堂主雖然身負絕世武功，劍法更是老辣非常，但這時，竟然佔不到半點上風。

他已儘量施展辣招狠着，依然是徒勞無功，被宋凝芳輕靈飄忽的身法閃過。

倏地，魔劍堂主連退三步。

他厲聲喝問道：「井無波是妳的什麼人？」

宋凝芳冷冷的道：「井無波早已去了天竺做和尚，與本姑娘毫無淵源。」

魔劍堂主半信半疑道：「然則妳這一套『萬變迷踪步法』，是從哪兒學回來的？」

宋凝芳冷哼一聲道：「這你管不着。」

魔劍堂主突然一聲慘笑道：「宋姑娘，好厲害的本領，老夫已認栽了，後會有期……」

「期」字才出口，一蓬鮮血，突然從他的口中噴了出來。

他顯然受了內傷。

但宋凝芳一直都祇是以步法與他纏鬥，並沒有出手向他襲擊，他又如何會在忽然之間受了內傷？

沒有人知道其中原因。

即使是宋凝芳，也是莫名其妙。

祇有魔劍堂主心中有數。

因爲他已看見了有人從中向他偷襲。

偷襲的人，無聲無息地向他發出了陰柔至極的一掌。

魔劍堂主不但知道有人向他偷襲，而且，還知道偷襲的人是誰。

當魔劍堂主知道偷襲的是什麼人之際，他心頭吃驚的程度，實在是難以形容，所以，他急急忙忙的狼狽而逃，疾馳而去。

* * *

宋凝芳並沒有去追趕。

她心裡明白，這個魔劍堂主實在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同時，她已開始明白，魔劍堂主受傷，是另有高人暗中出手所致。

就在這時候，一陣清朗的笑聲響起！

接着客廳中，出現了一個衣飾華麗，相貌威武的黑鬚老人。

* * *

黑鬚老人身後，還有八個人。

這八個人其中四個是腰懸佩刀的錦衣大漢。

而另外四人，却是彩衣長髮，笑面如花的年輕婢女。

宋凝芳一怔，繼而大喜，連忙上前揖禮道：「參見師伯。」

黑鬚老人呵呵大笑。

「沒見兩年，妳這丫頭可眞是快高長大，人又夠聰明伶俐，沈二弟總算有眼光，收錄了一個像妳這般乖巧的女徒弟。」

宋凝芳臉上一紅。

「師伯別再取笑了。」

這一來，宋無雙的眼睛瞪得可大了。

他望着清平大師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這老傢伙是誰？什麼師叔、師伯？」

清平大師一笑道：「宋施主，這是令嬡的福氣，三年之前，她已拜在沈一空的門下。」

宋無雙眞是聽得雙耳伸直。

清平大師接着又說道：「眼前這一位，就是武林中鼎鼎大名的『陰手陽拳』袁七先生，也就是沈一空的師兄，同時，更是中原武林的第一高手，『大樂王府』的主人。」

「什麼？」

宋無雙幾乎給清平大師的話嚇了一大跳，「這位就是『大樂王府』的袁七先生？」

黑鬚老人朗聲一笑。

「老夫正是袁七，這位老兄，想必就是江湖中兩大神醫之一的『醉郎中』宋兄了。」

宋無雙連忙抱拳爲禮，「神醫二字，愧不敢當，但醉酒鬼三字，倒是眞的。」

袁七先生笑道：「宋兄快人快語，正與老夫的性情不謀而合。」

宋無雙道：「袁七爺名重武林，乃世外高人，武學上的一代大宗師，而宋某祇不過是個村夫，如何能與袁七爺相提並論？」

袁七先生搖頭擺手，笑道：「這算是什麼話？老夫今日與宋兄這等奇俠相見，正是三生之幸，今當盛筵設宴，暢飲千杯！」

宋無雙忽然嘆了口氣道：「宋某能與袁七爺對飲，本是人生一大樂事，祇不過，唉……」

袁七先生一怔。

宋無雙緩緩吸了一口氣，接道：「祇是目下有一件要事待辦，暫時還未能與七爺把盞共醉……」

話猶未了，丐帮三大長老已有一人接口道：「宋神醫此言，可是爲了敝帮主的傷勢嗎？」

宋無雙連連點頭道：「不錯，祁帮主與魔劍堂主激戰受傷，救人如救火，這種事萬萬拖延不得，倒不知道他現在的情況如何？」

突地一聲冷笑，從客棧另一個角落裡傳了出來。

「若是等你這個醉鬼來救人治傷，恐怕祁帮主早就已經嚥氣了。」

* * *

聲音是冰冷的。

但這人的語氣，却充滿了爆炸性的火藥味。

然而，宋無雙一點也不氣惱。

他一聽便已知道，來者是黃山仙草谷的金花道長，也就是與自己齊名，當世兩大神醫的另一位怪傑。

冷笑聲中，金花道長出現了。

宋無雙嘿嘿一聲笑道：「牛鼻子，不見多年，說話還是如此尖酸刻薄，眞教人噴飯。」

金花道長怪眼圓睜道：「放屁，本道爺唯一的老毛病，就是喜歡吃狗肉，幾時喜歡用尖酸刻薄的話來駡人？簡直胡說八道。」

清平大師一聲佛號，肅穆地說道：「未知祁帮主的傷勢目下如何？」

金花道長嘿嘿一笑道：「有本道爺在，除非已經嚥了氣，否則再重的傷勢，也決死不了的。」

宋無雙心頭一寬。

他也明白，金花道長的醫術高明，絕不在自己之下，祁長山能在危急的時候遇到此名醫，性命應該絕無問題的。

當下輕輕咳嗽一聲，目注金花道長說道：「牛鼻子，歸隱仙草谷已有多年，今日却是什麼氣候，居然會在這裡遇見了你？」

金花道長輕撫鬍子，嘆口氣道：「實不相瞞，本道爺是被人從仙草谷中逼了出來的。」

宋無雙一愕。

「被逼出谷？什麼人能逼你牛

鼻子？是黃山的山神，還是仙草谷的土地公公？」

金花道長雙眉緊皺，長嗟短嘆的道：「逼本道爺出谷的，是三十二顆棋子。」

「三十二顆棋子？」

宋無雙更是大惑不解，「又是怎麼一回事？」

金花道長嘆道：「本道爺與人賭棋，結果敗北，贏家什麼都不肯要，祇要本道爺重出江湖，再混三年，你說氣不氣人？」

宋無雙笑道：「如此說來，應該把你活活氣死才對，但現在你還是神氣活現的，倒眞是怪事了。」

金花道長哼了一聲。

宋無雙又道：「你一向棋藝超人，是當世棋壇中屈指可數的高手，怎麼會敗陣？倒不知把你殺敗的贏家是誰？」

金花道長又是一陣嘆息之聲。

他把目光轉向「大樂王府」主人袁七先生望去，半晌才緩緩說道：「贏家就是他，連殺三局，把本道爺殺得面目無光，片甲不留。」

宋無雙一怔。

他望向了袁七先生。

袁七先生笑了一笑道：「道長棋藝之高强，承讓之下，老夫才能倖勝三局，若再對弈下去，老夫勢非落敗不可。」

這分明是謙遜之詞，人人都聽得出來。

那知道金花道長，却居然挺胸昂首，傲然的說道：「袁老先生此言對極了，若再對弈幾局，貧道隨時都會反敗爲勝，收復所有失地。」

宋無雙「嗤」一聲的笑了起來。

金花道長瞪眼怒道：「有什麼好笑，看你這副睡貓不醒的樣子，準是喝醉了豬狗馬尿了！」

宋無雙嘿嘿一笑道：「敗軍之將，還要死充面子，眞敎人噴飯。」

金花道長怒哼一聲，正待反唇相稽，袁七先生却已朗聲笑道：「兩位何必爲了這點小事爭論，老夫邀請金花道長出山，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委託於他的。」

一直保持沉默的呂寒龍，突然說道：「袁老先生可是希望金花道長擔任軍醫一職？」

袁七先生一怔，望了呂寒龍一眼道：「不錯，老夫還未請教閣下貴姓大名？」

呂寒龍神態恭敬，抱拳爲禮，緩緩地道：「晚輩呂寒龍，來自北邙芙蓉堡。」

袁七先生驚訝的道：「芙蓉堡？」

呂寒龍微微的點點頭。

宋凝芳走過來，微笑說道：「呂公子是芙蓉堡的副堡主。」

袁七先生驚訝之色更甚。

宋凝芳又道：「師伯您老人家不是時常稱讚芙蓉堡的武功嗎？」

袁七先生呵呵一笑道：「舉世之上，能與芙蓉堡相提並論者的門派帮會，眞還不多，祇不過芙蓉堡中人久已未曾在江湖上露面，今次初逢芙蓉堡的後起之秀，着實感到有些意外。」

呂寒龍謙遜地答道：「敝堡在江湖之上，雖然薄有聲名，但若與袁七先生的『大樂王府』相比，却又還差得遠了。」

袁七先生笑道：「呂副堡主，這算是什麼話？」

目光一閃又道：「想來呂無心必是呂副堡主的尊翁？」

呂寒龍黯然道：「正是家父。」

袁七先生道：「令尊與老夫，曾有數面之緣，確是一位英豪人物，他現在還安好嗎？」

呂寒龍黯然道：「先父已被『血魔盟』暗算身亡，長埋地下。」

袁七霍然動容，「有這等事？」

呂寒龍默然無語。

袁七先生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血魔盟』如今蠢蠢欲動，四出爲禍，老夫實在決難坐視，所以，老夫準備聯合各大門派的高手，進行剿魔滅寇行動。」

衆人聞言無不擊掌讚好，齊聲附和。

袁七先生願意帶頭領導，與「血魔盟」決一死戰，自然是最好不過的一回事。

宋無雙首先嘻嘻大笑道：「『血魔盟』爲禍武林，已非一日，今日袁老先生登高一呼，天下羣雄必然齊聲響應，『血魔盟』誓必瓦解無疑。」

忽然門外客棧，傳來了一聲冷笑之聲。

接着，八個白衣佩劍漢子，大步地走了進來。

衆人不禁一怔。

接着一個白髮、白袍、白靴的年輕人，帶着幾分冷酷，幾分驕傲的神色，緩緩地走了進來。

衆人的眼睛，陡地同時一亮。

* * *

無論從任何方面看去，他都是一個不折不扣，最多祇有二十來歲的年輕人。

然而他的頭頂上，偏偏長着滿頭白髮，連半根黑色的頭髮也沒有。

沒有人曾看見過他。

更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

袁七先生冷冷地盯着這個白髮青年。

「看閣下的樣子，似乎來意不善。」

白髮青年傲然一笑，淡淡地答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袁七先生冷冷一笑道：「假如老夫沒有猜錯，你應該是『血魔盟』中，除了盟主之外就是五大領袖人物之一。」

白髮青年淡淡一笑道：「袁七爺果然有眼光，你猜得不錯。」

袁七先生道：「你在五大領袖人物之中，算是老幾？」

白髮青年傲然道：「老三。」

袁七先生沉聲道：「如此說來，閣下在『血魔盟』，倒是十分重要的人物了？」

白髮青年道：「這句話說得不錯。」

袁七先生道：「你可知道，老夫正在想將『血魔盟』這個組織粉碎！」

白髮青年哈哈一笑，良久才道：「這一點，早在咱們意料之中。」

袁七先生面露殺機。

白髮青年又道：「目前你的三位愛徒，已被本盟殺掉，你當然含恨於心，所以起而報仇，這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袁七先生的臉上，陡地閃過了一絲震怒的神色。

「暗箭傷人，豈是英雄本色？老夫門下三弟子，個個武功高强，若非誤中埋伏，豈會飲恨黃泉？」

白髮青年道：「無論如何，他們敗北本盟的手下，此乃不容爭辯之事實。」

袁七先生道：「暗箭傷人，此仇此恨，當在此刻算上一算！」

白髮青年陰陰怪笑道：「好一句暗箭傷人，但在不久之前，你却暗襲本盟魔劍堂主，這一筆賬，又該怎麼算法？」

袁七先生冷笑道：「那位魔劍堂主，曾暗算過不少英雄豪傑，老夫背後賞他一記陰柔掌，乃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也是他的報應。」

白髮青年嘿嘿一笑道：「强辭奪理的本事，天下間恐怕該數你第一。」

袁七先生神色忿然，冷冷的道：「別儘管說廢話，報上名來，好讓老夫在你墳前立碑。」

白髮青年冷笑道：「誰死誰活，片刻間自有分曉，區區姓白，名不老。」

「白不老。」三個字才出口，每一個人的面色都變了。

祇有袁七先生却是神色淡然，似是不爲所動。

他冷冷一笑道：「果然是你這一個老妖精。」

白不老冷冷道：「袁老匹夫，你嘴裡可得放乾淨一點。」

袁七先生哼聲道：「白不老，老夫雖然不曾與你見過，但早在三十年前便已聽過閣下的名號。」

白不老嘿嘿一笑。

袁七先生又道：「咱們今天狹路相逢，老夫倒要見識見識南嶺東河白家莊的三十六路陰魂劍法！」

白不老臉色陰沉。「隨時奉陪。」

鏗！

白不老長劍出鞘，劍氣森森的直指着袁七先生。

袁七先生武功極高，乃是人盡皆知之事。

但白不老的陰魂劍，却也整整三十年未曾吃過敗仗。

白不老看來相貌相當年輕。

但實際上，他已年屆八旬高壽，至於他如何保持容顏年輕不老，一直是武林中人無法解釋，也無法知道的一件秘密。

白不老的心中，有一個願望。

這一個願望，就是要與袁七先生交手。

希望能有機會與袁七先生交手的武林人物，並不祇白不老一個。

很多人都很想跟袁七先生交手，因爲袁七先生是名震天下的中原第一高手。

能與袁七先生相提並論的人物，世間上並不很多。

若能一戰擊敗了他，實在是一件極其威風的事情。

不過，想勝過這一位「大樂王府」的主人，絕對並不容易。

白不老的心中，也知道自己的勝算並不很高。

但他仍然要與袁七先生交手，因爲這是他多年以來的願望。

* * *

白不老突然發劍。

陰魂劍法展開。

三十六路陰魂劍法的第一招，是「猛鬼升天」。

這一劍，曾擊倒無數的武林高手。

所以不少人，根本連白不老的第一招劍法也無力抵擋。

但眼前這一個對手，並非泛泛之輩，而是「大樂王府」的主人袁七先生。

袁七先生的外號是「陰手陽拳」。

他兼修內外功，又精通各門各派的掌法和拳法，他與人交手，從來不用兵器，乃是人盡皆知之事。

白不老雖然武功極高，但袁七先生仍是赤手空拳，與之對敵。

這是一幕罕世難得一見的龍虎生死鬥。

白不老固然是邪魔道上不可一世的大魔頭。

而袁七先生更是武林白道上，有中原第一高手之稱的領袖人物。

劍如電閃。

勢逾奔雷。

刹那間，白不老連發幾劍！

白不老果然厲害。

他每發一劍，袁七先生的身子便被逼得向後退守一步。

九劍之後，袁七先生已連連退了九步。

羣雄雖見袁七先生節節後退，但也並不爲他擔心。

因爲袁七先生雖然越往後退，招式也越是緊密。

他拳掌翻飛，不但未曾受到白不老的劍幕威脅，反將白不老的半個身子，籠罩在拳掌之下。

白不老橫行江湖，也不祇是十年八載的事了。

但他從未遇上過這等武功驚世駭俗的高手，自己明明將對方逼得節節後退，但反而落了下風，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

＊　＊　＊

袁七先生突然一聲大喝。

喝聲驚天動地，隨即一掌向白不老的頭頂劈下去。

白不老一凜。

他臨敵經驗豐富，知道袁七先生這一掌的力量，實在非同小可。

他連忙揮劍護住天門。

那知道袁七先生的掌勢，忽然一變，改向白不老的腹間疾拍而至。

這一下變招之快速，實在是大出白不老意料之外。

他的臉色陡地突變。

他已絕對無法再躲開這一掌。

白不老急怒之下，劍勢橫掃而出。

這一劍，直劈袁七先生的咽喉部位。

他這一劍，顯然已拚着同歸於盡的決心。

他明知袁七先生掌力沉雄，自已被對方一掌劈下，勢難活命。

情勢既然如此危急，倒不如拚將一死，一劍向袁七先生的咽喉部位刺去。

白不老想同歸於盡，但袁七先生却沒有這個打算。

他立刻疾退兩步，閃過了白不老這拚命的一劍。

但他那一掌，仍然劈中了白不老的腰間。

蓬！

一聲結實的掌聲響起。

白不老臉如死灰，神情大變。

他怎樣也想不到，袁七先生竟然能在這種情況之下，擊中了自己。

而袁七先生竟然絲毫無損。

白不老想再發劍。

但他已渾身軟弱，力不從心。

袁七先生背負雙手，冷冷的望着白不老。

白不老慘笑一聲。

「勝者爲王，敗者爲寇。袁七，白某已肉在俎上，你要怎樣？」

袁七先生冷冷道：「白不老，老夫並不想殺你。」

白不老道：「不過白某已中了你的九陰絕命手，祇怕難見明天之太陽了。」

袁七先生道：「雖然九陰絕命手至陰至柔，却也並非無可救治。」

白不老道：「言下之意，是你能挽救白某的性命？」

袁七先生道：「非但老夫能救你，金花道長和宋無雙兩位神醫，也都能救你一命。」

白不老忽然哈哈一笑道：「袁七，你究竟有何企圖？」

袁七先生道：「祇要你把『血魔盟』盟主的身份吐露出來，及其藏身之處，老夫就立刻救你。」

白不老又是一聲冷笑，「你這一套果然是如意算盤。」

袁七先生居然也陪笑道：「老夫雖是武林中人，但年輕時也是一個生意人，生意人的算盤當然要打得響一些，否則老夫今天已是窮措大一名，又何來今天這樣的日子？」

白不老嘆了一口氣道：「祇可惜這一次，你還是算差了一着。」

袁七先生道：「何以見得？」

白不老的神色，漸漸變得很鎭靜。

他倏然一笑道：「你可知道，我已不打算再活下去了。」

袁七先生一怔。

白不老淡淡一笑道：「所以，你的提議完全無效。」

袁七先生目露憐憫之色，「你眞的要自戕？」

白不老點點頭道：「不錯。」

說完，人如朽木，折倒在地上。

他說死就死。

而且死得乾淨俐落，絕不拖泥帶水。

原來他齒中早已藏毒，用力一咬，毒囊穿裂，毒液溢出，立時便一命嗚呼，即時了賬。

白不老已死。

但隨着白不老而來的八名白衣劍士，却毫無驚詫之色。

他們每一張臉孔，都是冷冰冰的。

但他們的目光，却隱隱透出精悍而深沉的殺氣。

連袁七先生看見這八人，心中都不由爲之一震。

剛才看來，這八人祇不過是白不老的部屬，在「血魔盟」中似乎不是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白不老一死，應該是樹倒猢猻散，走得乾乾淨淨才對。

誰知道八人不但沒走，而且神態還一片冷漠，相當的鎭定。

難道這八個人的武功，竟比白

不老還高？

＊　＊　＊

袁七先生終於忍不住開口說道：「八位還不離去，莫非還想與老夫交手一拚，爲白不老報仇嗎？」

八人當中，有一個青臉漢子冷冷的道：「白不老技不如你，强行硬拚，着實該死，咱們絕無理由要爲他報仇。」

這人聲如擊木，語音沉實，令人聽來有說不出的沉悶。

袁七先生心頭一凜。

想不到這個青臉漢子外表平凡，但內功竟已練到一流的境界，連說話的聲音，都有一股逼人神智的力量。

袁七先生冷冷道：「閣下在『血魔盟』中，是何等地位？」

青臉漢子淡淡地道：「我叫阿木。」

袁七先生問道：「金木水火土的木字？」

青臉漢子點頭道：「不錯。」

袁七先生道：「聽閣下的口音，似乎並非中土人氏？」

阿木道：「不錯，我來自西域達獸摩麻勒爾城。」

袁七先生的目中，陡地一亮。

「達獸摩麻勒爾城的城主，是你的什麼人？」

阿木冷冷一笑道：「你對達獸摩麻勒爾城很熟悉？」

袁七先生不回答這個問題，却反問道：「花拉扎還活着？」

阿木搖搖頭。

袁七先生的身子突然一震道：「他死了嗎？」

阿木點點頭，緩緩道：「花拉扎死了，他臨死前唯一的願望，就是能夠親手把你殺死，而且還要一寸一寸的把你殺死！」

他最後一句話，令人聽來眞有毛骨悚然的感覺。

袁七先生黯然一嘆道：「花拉扎是西域武林奇材，可惜年輕的時候太任性，誤信人言，居然與『血魔盟』朋比爲奸，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

阿木倏然大怒道：「胡說！」

袁七先生冷漠地說道：「你就是花拉扎的兒子嗎？」

阿木沒有否認，他不否認，無疑就是默認。

袁七先生嘆了口氣道：「令尊中了老夫的九陰絕命手，雖然用盡天下良藥，也祇能讓他苟延殘喘而已。」

阿木的目光中，已露出了悲痛、憤怒的光芒。

這種目光，就是像一隻兇惡的猛獸。

袁七先生又再長長的嘆了口氣，揮了揮手道：「令尊誤交損友，已鑄成無可補救之大錯，你不應該重蹈覆轍，還是回西域去罷。」

阿木冷笑。

他的心中，祇有一個念頭。

「殺袁七，爲父報仇！」

他的手中已握着了一柄形狀奇古，但祇有半截的斷劍。

袁七先生的眼睛，陡地一陣急劇的眨動。

當年他與花拉扎交手，結果花拉扎劍斷人也受了重傷。

現在，人已重傷不治。

但這柄劍却落在花拉扎的兒子手裡。

＊　＊　＊

阿木的眼睛也像烈火般的殷紅。

劍氣如虹。

其他七個白衣劍士，亦紛紛亮出了長劍，這七柄長劍，竟然也是折斷的。

袁七先生吸了口氣道：「這算是什麼陣法？」

阿木冷冷道：「斷劍陣！」

「斷劍陣？」

「不錯。」

袁七先生嘆息一聲後，忽然用一種冷漠的聲音說道：「斷劍陣若眞的是發動，恐怕不但劍斷，人也得死在劍陣之中。」

阿木大喝，厲聲道：「這個當然，死在劍陣中的人就是你！」

「你」字甫一出口，八柄斷劍已同時向袁七先生攻去。

袁七先生冷笑一聲，大聲道：「任何人都不必插手，老夫要單獨領教一下斷劍陣的厲害到什麼程度。」

斷劍齊施，劍影如山。

袁七先生衣袂飄拂，依然赤手空拳對敵。

八個白衣劍士，彷如飛鳥般，在袁七先生的四週穿插飛翔，他們的劍勢越展越急，如暴雨般向袁七先生身上罩下。

阿木的劍法，似乎比其他七人高明得多。

顯然，他是斷劍陣中的領袖人物。

袁七先生平生闖過不少陣法，甚至名震天下的少林寺羅漢大陣，他也曾領教過一次。

但是，他從未遇見過聲勢如此威猛的劍陣。

這八柄劍雖然是斷劍，但因爲如此，他們所使用的劍招更是靈活，更是令人無法捉摸。

阿木的劍法，更是奇怪，有時候明明看他一劍擊向袁七先生的左胸，但當斷劍劍鋒擊到的時候，所襲擊的位置竟然是袁七先生的右腰。

阿木的劍很快。

但他們仍然無法把袁七先生傷

在斷劍下。

倏地，斷劍陣的陣勢突變。

阿木右手揮劍，左掌飛揚，突然射出十二枚毒針。

這十二枚毒針，在斷劍掩護之下，可說來得十分突然。

袁七先生臉色一沉，大袖一揮，十二支毒針儘皆如泥牛入海，化作無影無踪。

阿木的劍更急，其他七人也是如瘋狂了一般，捨死忘生的向袁七先生襲擊。

好一場惡鬥。

但忽然間，阿木臉色慘變，跟蹌地向後連退八步。

袁七先生神色冷漠。

祇見阿木的臉，幾乎已完全變了形。

原來袁七先生突然化掌爲拳，用剛陽已極的一拳打在阿木臉上。

袁七先生號稱「陰手陽拳」，他的九陰絕命手固然厲害，而他的另一種絕學九陽神拳，其威力也是非同小可。

阿木不用毒針，也還罷了，毒針一出手，更使袁七先生大露殺機。

一拳已奠定勝負。

阿木雖然很强壯，但就算是再强壯的人，他的臉也絕對捱不起九陽神拳一擊。

阿木的臉，已不知變成了什麼形狀。

甚至連他的嘴，也被這一拳打得使人無法辨認出來。

「砰！」然一聲，阿木倒下。

但其他七個白衣劍士，仍然毫無退縮之意。

袁七先生怒喝道：「你們若還要糾纏不休，莫怪老夫拳下無情。」

七個白衣劍士不理會袁七先生說的話。

袁七臉罩寒霜。

他殺機大起，拳風呼呼，剎那之間，又有兩人被九陽神拳擊倒。

餘下五人，還欲再戰。

但忽然間客棧門外，又來了一個像殭屍般的白衣老叟。

白衣老叟陰陰地道：「達獸摩痲勒爾城的武士，果然有種，但你們絕非袁七先生的敵手，還是退下，免作無謂的犧牲。」

他說的話居然很生效。

那餘下來的五個白衣劍士，果然乖乖的退了開去。

袁七先生冷冷的盯着白衣老叟。

白衣老叟淡淡的一笑，目中露出一種肅殺的神色，「袁七爺別來無恙？」

袁七先生冷冷一笑道：「老殭屍，你能夠活到現在，倒算是一件奇蹟。」

白衣老叟道：「世上的奇蹟，本來就不少，三十年前你早就說過潘某命不久矣，誰料一年復一年，潘某仍然活得很不錯。」

宋無雙臉色一變，脫口道：「莫非你就是昔年殭屍門的門主？」

白衣老叟看了宋無雙一眼，冷冷的道：「老夫正是潘難活。」

羣豪聞言，皆是心頭一震。

塞北殭屍門，號稱天下第一邪門幫會，這一個幫會的人數不多，但却盡是兇殘暴戾，毫無人性的冷血動物。

而殭屍門的門主潘難活，江湖上稱「無棺殭屍」，光是聽見這個外號，就已經知道這人恐怖之極。

袁七先生忽然嘆着氣道：「潘兄，在江湖中，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何以放着殭屍門的門主不幹，却變成了『血魔盟』的魔爪狗牙？」

潘難活嘿嘿一笑道：「本盟盟主，乃是江湖中的眞命天子，順者昌、逆者亡，潘某乃識時務者之人，當然懂得如何看風駛悝。」

袁七先生道：「潘兄也是『血魔盟』中五大領袖人物之一？」

潘難活道：「不錯。」

袁七先生指着白不老的屍體，淡淡的道：「白不老也是『血魔盟』中五大領袖人物之一，但他現在已落得這個收場。」

潘難活點點頭道：「這一點老夫知道。」

袁七先生道：「難道你不怕也會步其後塵嗎？」

潘難活哈哈一笑道：「白不老雖然聰明，但却太過自負，他的敗亡，早在老夫意料之中了。」

袁七先生冷冷道：「難道潘兄又有什麼特別的武功，能夠對付老夫不成？」

潘難活搖搖頭。

袁七說道：「既然如此，還不快滾？」

「滾？」潘難活哈哈大笑，笑聲放肆無比，也難聽無比。

「要老夫離開這裡，並非難事，但袁七爺首先要答應老夫一個條件。」

袁七先生道：「老夫並沒有一定要你離開，你最好還是在這裡，留下來陪伴白不老，也好讓他在黃泉的旅途之上，不會覺得太過寂寞了！」

潘難活道：「老夫的武功，雖然及不上七爺，但七爺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毫無武功之人。」

袁七先生淡然一笑：「老夫可不是三歲的小孩子。」

潘難活道：「老夫的身上，有一種散功丸，只要你一服下，全身武功就會付諸流水。」

袁七先生道：「只可惜老夫絕

不會服下這種散功丸，而閣下也沒有本領强逼老夫把它吞下。」

潘難活斬釘截鐵的斷然道：「錯。」

袁七先生一怔。

潘難活露出一個陰險的笑容。

在他身後不遠，突然又出現了一輛馬車。

這輛馬車是灰色的。

馬車上有兩個兇神惡煞般的壯漢。

他們挾着一個黃衣少年，兩把明晃晃的尖刀正抵住在這個少年的咽喉上。

黃衣少年神色木然。

他沒有掙扎，甚至連動都沒有動過一下。

袁七先生神情突然劇變。

剎那之間，他原本紅潤的面色，已變成了十分蒼白。

潘難活却笑了。

他不笑的時候，模樣已經難看無比。

他若一笑，更是令人覺得毛骨悚然之極。

潘難活好像笑得很愉快：「這個小娃娃是誰，七爺大概還認得出來罷？」

袁七先生的臉色煞白，他全身的骨骼，都似乎在勒勒作响。

潘難活突然把一粒藥丸，拋給袁七先生。

袁七先生居然把它接着。

潘難活淡淡的說道：「老夫可以給你一段很短很短的時間，讓你考慮考慮，你若不顧那個娃娃的死活，大可以把這顆藥丸拋掉。」

宋無雙再也忍耐不住，問袁七先生：「馬車那個黃毛小子是誰？」

袁七先生的臉上露出一個難過的神色。

他沉默了許久，才緩緩的說出了六個字：

「他就是王玉麟。」

培育新人　殲滅血魔

王玉麟。

在馬車上被兩個惡漢要脅着的黃衣少年，原來竟然就是王隱風的遺孤王玉麟。

潘難活却嘿嘿一笑，道：「王玉麟？袁七爺，你居然說他是王玉麟。」

衆人皆是一怔。

難道他不是王玉麟？

他若不是王玉麟，袁七先生爲什麼會說他是王玉麟？

令衆人更覺奇怪的是，就是袁七先生居然也沒有和潘難活反駁。

潘難活嘿嘿一笑，道：「袁七爺，你幹的風流事，瞞得過天下人，可瞞不過本盟盟主。」

袁七先生神情更是黯然。

潘難活的神色越來越得意。

袁七先生反而黯然無語。

羣雄不禁更是奇怪。

只聽得潘難活又道：「王隱風號稱甚麼大俠，其實却是個老烏龜，而袁七爺你也不是什麼正人君子，照老夫的意思，還是把王玉麟的姓改一改，改爲袁玉麟比較恰當一些。」

潘難活的話，再也明顯不過，羣雄中已有人怒吼起來，要打潘難活。

但袁七先生反而毫無反應。

這一來，羣雄楞住了。

難道潘難活的話，竟是事實？

*　*　*

興盛客棧的氣氛，緊張得令人有窒息的感覺。

袁七先生突然說出了一句令到羣豪大感詫異的話：「潘兄說的話是事實。」

潘難活嘿嘿一笑，道：「你總算還有點人性。」

袁七先生嘆了口氣道：「王隱風與老夫是好朋友，這一點江湖中人大概都已知道。」

潘難活冷冷一笑，道：「王隱風能夠交到你這種朋友，眞是難得之至。」

袁七先生道：「王大俠娶妻之日，老夫也在婚宴中開懷暢飲。」

潘難活道：「娶老婆的是王隱風，但花燭洞房之夜，享盡人間艷福的却是大樂王府的主人袁七爺。」

袁七先生居然亦不否認，道：「這是事實。」

聽到這裡，羣豪最少有八成以上的人都爲之臉色大變。

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袁七先生嘆了一口氣道：「老夫已成了千古罪人，還有什麼話好說。」

羣豪中有人在怒吼。

但這一次的怒吼，並不是針對潘難活的，而是針對袁七先生的。

袁七先生面上神色，也是難看之極。

潘難活嘿嘿一笑的道：「你表面上是個敦厚君子，其實却是個卑鄙無耻的小人，居然連好朋友的老婆也食指大動，這種人又與畜牲禽獸，有何分別？」

袁七先生居然無話可說。

但這時候，呂寒龍却站了出來，朗聲說道：「袁七爺何必隱瞞眞相，你應該把王大俠的苦衷說出來，也該洗脫自己的罪名。」

衆人更是一呆。

怎麼又會忽然變成了是「王大俠的苦衷」！

王大俠又有些什麼苦衷？

難道袁七爺與他的老婆胡混，他是明知而不理會？

天下間豈有這種道理？

袁七先生啞口無言，答不出話來。

但呂寒龍又逼着他，道：「這種事非同小可，你若不說出來，非但毀了七爺的一生清譽，且還連累了王大俠的夫人！」

袁七先生嘆了口氣，頓足道：「這種事又豈能說得出，老夫寧願成爲千古罪人，也不願把眞相說出。」

羣衆又是一怔。

呂寒龍爲什麼居然又會知道其中的秘密？

但眞相又是怎樣的？

* * *

其實，呂寒龍所知道的事情，比任何人還更多。

昔年王隱風娶妻，呂寒龍的父親呂無心也是座上客。

呂無心與王隱風也是知己朋友。

王隱風年逾五旬，方始娶妻。

但只有天才知道，這個名滿天下的大俠，原來竟是個「天閹」。

換而言之，他根本就不能接近女色，也無能力傳宗接代。

然而，王家數代單傳，他若不能娶妻，王家豈非就要變成絕後？

王隱風苦思無策，在一次酒醉之後，把這種苦處說了出來。

當時，呂無心聽到之後，大感徬徨。

這種事，他實在無能相助。

但過了不久，王隱風居然娶妻，而且還懷孕生子。

直到半年之後，王隱風才對呂無心坦言相告，這一個孩子，是大樂王府的主人袁七先生「代勞」的。

這種事，說出來很荒謬，很可笑。

但事實這種事非但不荒謬，不可笑，而且還充滿了眞摯的友情，和無可奈何的苦衷在內。

呂無心是王隱風的知己，他當然保守秘密。

但他知道，這件事萬一不幸揭穿，對於袁七先生來說，是極之不利的。

所以，當他遇到臨危之際，他就把這件武林中的隱秘，對呂寒龍說了出來，好爲袁七先生保存一條後路。

果然，事情揭穿了。

呂寒龍原本一早就知道這件事的眞相，但他又豈能對其他人說出？

但現在，想不說出也不行了。

否則，袁七先生就會被人所誤解了。

呂寒龍平時很少說話。

但這時，他把當年的往事一一敘述，居然說得井井有條，沒有絲毫錯亂。

羣豪聽完之後，恍然大悟。

他們都是明曉事理的人。

他們一方面同情王隱風，另一方面對袁七先生的誤解爲之冰釋。

潘難活嘿嘿冷笑，道：「無論他是王玉麟也好，袁玉麟也好，他已經在咱們的手上，你若還不服下散功丸，這個黃毛小子就得立刻了賬！」

直到現在，羣衆又再明白一件事。

血魔盟到處找尋王玉麟，其實就是希望利用他來要脅袁七先生。

須知袁七先生是江湖白道的最大支柱，他若倒下，江湖上還有誰能代替他來與血魔盟對抗？

* * *

自從王隱風在潼關遇害後，不但血魔盟到處找尋王玉麟，而袁七先生也在找尋王玉麟。

但到最後，王玉麟畢竟還是落血魔盟的手中。

江湖中，知道王玉麟下落的人並不很多。

但甘四爺却是其中之一。

甘四爺被擄，血魔盟用盡嚴刑，依然無法令甘四爺把王玉麟的下落說出。

直到最後，血魔盟盟主，使用攝魂大法，控制了甘四爺的意志，終於知道了王玉麟的藏身之所。

曾經在潼關挽救過王玉麟性命的老禪師，也被血魔盟中人所毀，而且王玉麟也成爲了血魔盟手中一種厲害的武器。

這是唯一可以威脅袁七先生的厲害武器。

呂寒龍是一個很能保守秘密的人。

雖然他早已知道這件武林中絕大的隱秘，但他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過。

在宋凝芳的面前，他也是隻字不提。

這件事，不說總比說出來的好。

但現在的形勢，却使呂寒龍無法不向羣豪原原本本的說出來。

但王玉麟已落在血魔盟的手中，這實在是一件很棘手之事。

潘難活突然冷冷的喝道：「袁七爺，潘某給你考慮的時間，已很足夠，你若還不把散功丸吞下，王玉麟的性命，就只能活到此刻爲止。」

袁七先生深深吸了口氣。

他突然張口，把那顆散功丸吞下！

袁七先生果然吞下了一顆散功丸。

這一顆散功丸入口即溶。

袁七先生只覺得渾身發冷。

這位中原第一武功的高手，就此完全散盡所有功力。

潘難活哈哈大笑，道：「從今後起，中原第一高手已和江湖上的第九流脚色毫無分別。」

羣豪的心情，眞是一陣酸痛。

袁七先生冷汗直冒，道：「老夫已吞下了散功丸，你們還不釋放王玉麟？」

潘難活淡淡一笑，道：「你大可放心，潘某雖然面目醜陋一些，但說過的話，却從來不會說了便算數。」

語聲一頓，縱身上了馬車。

羣豪追出，馬車已疾馳而去。

潘難活果然沒有食言，在馬車疾馳之前，先把王玉麟推下馬車。

袁七渾身發抖。

他的驚世駭俗武功，果然就此散去。

宋無雙與金花道長，是當世兩位大神醫。

然而，集合了兩大神醫的力量，竟然毫無辦法能使袁七先生的武功恢復原狀。

宋無雙感到很難過。

金花道長也是終日長嗟短嘆，想駡人，又不知駡誰才對。

王玉麟的穴道原來被制，但他從馬車被推下的時候，手脚已能活動自如，原來是潘難活已把他的穴道解開了。

羣豪目前最感到擔心的，正是袁七先生的武功。

倘若袁七先生眞的武功盡失，又有誰能抵抗血魔盟？

* * *

三個月之後，江湖上許多幫會門派，已變得面目全非。

江南最大的三個幫會，已被血魔盟的勢力所控制。

直到這個時候，血魔盟的盟主身份終於掀露出來了。

原來血魔盟的盟主，就是大名府內的首富余老樹。

余老樹是個怎麼樣的人，江湖中人知道的並不多。

只有甘四爺，對他是較爲熟悉。

但他無論如何都想不到，這一個一毛不拔的大名府首席富豪人物，原來竟然就是三十年前，掀起江湖一場大浩劫的血魔盟盟主。

余老樹的確是一號了不起的梟雄大人物。

在他領導之下的血魔盟，竟然在三十年之後，捲土重來。

他要重張旗鼓，把血魔盟的勢力擴展到武林每一個角落。

他的野心是驚人的。

而他採用的手段，也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袁七先生的武功盡廢，是余老樹一直都希望發生的事。

現在一切都已實現了。

袁七先生既已變成廢人，又還有誰能有足夠的本領與他爭一日之短長？

少林、武當、峨嵋、崑崙、點蒼、華山等各派，都是武林中的大門派，但在余老樹的眼中看來，都只不過是平凡之極而已。

他唯一所顧忌的，只是大樂王府。

但大樂王府主人袁七先生已武功盡失，余老樹可說無其他顧慮了。

所以，他不再掩飾自己的身份，公然以血魔盟盟主身份，在江湖中露面。

在這一段的時間裡，余老樹可說是威風到了極點。

江湖上絕大部份的人都看走了眼，他們在此之前，怎樣也沒有想到，余老樹竟然就是血魔盟的盟主。

有人懷疑余老樹是冒牌的血魔盟盟主，公然向他挑戰。

但不出三招之內，這些挑戰的武林高手便立刻慘死當場，完全不是他的對手。

血魔盟的勢力越來越是擴大。

但羣豪的聲勢却反而沉了下去。

難道血魔眞的已統治了整個中原武林？

* * *

余老樹無疑是個手段高强的人，但袁七先生又豈是弱者？

雖然他武功已盡失，但他的謀略仍在，他在江湖中的聲望仍然未減。

余老樹一向都是忌憚袁七先生的武功。

但他却忽略了一點。

袁七先生的機謀，比他的武功更爲厲害。

大樂王府的潛力，也絕不會因袁七先生的武功盡廢而消失。

可以說，這完全是兩回事。

血魔盟越來越猖狂，甚至向八大門派的弟子下手。

最先遭殃的是點蒼派。

余老樹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率師進軍點蒼山，把點蒼三老殺得片甲不留！

點蒼派自從三十年前的一場浩劫後，武功已大爲退化，只有點蒼三老支撐着局面，血魔盟雄師一到，又焉有抗衡之力！

點蒼派經此一役之後，又再消沉了幾乎百年，此乃後話不提。

繼點蒼派之後，五台派也大受摧殘！

但五台派中名氣最大的清平大師，却不在五台山中。

血魔盟連勝兩仗，自然得到了不少好處。

余老樹的意氣風發，他下一個步驟將會怎樣，已成爲了江湖中惴

惴不安的事。

原來一度成爲羣雄之首的大樂王府，忽然也在江湖中銷聲匿跡，難道袁七先生眞的就此完了麼？

* * *

散功丸果然厲害。

金花道長和宋無雙的神醫招牌，恐怕就得被散功丸所砸碎了。

但袁七先生反而毫不在意。

他最關心的，還是王玉麟。

王玉麟仍然是姓王，不是姓袁。

袁七先生仍然視王玉麟是王隱風的骨肉，這種眞摯的友情，已摒除了一切世俗的眼光。

最難得的是，就是王玉麟居然也很明白事理。

他不但不以此事爲恥，反而覺得這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

他明知袁七先生就是自己的生父，但仍稱袁七先生爲袁大叔。

袁七先生極感欣慰。

當血魔盟在江湖中鬧得天翻地覆之際，他却在大樂王府中，加緊秘密訓練一批精銳戰士。

這是急不容緩的事。

同時，他更要把自己的絕學，分別傳授給兩個年輕人。

這兩人就是王玉麟及呂寒龍。

* * *

呂寒龍在芙蓉堡中，承繼了其父呂無心原來的職位。

他現在是芙蓉堡的副堡主。

他能夠成爲芙蓉堡的副堡主，並不是因爲他是呂無心的兒子，而是他的武功、聲望，已不在呂無心之下。

年紀輕輕就能夠成爲芙蓉堡的副堡主，當然並不簡單。

事實上，呂寒龍是一個力求上進，勤奮好學的青年。

芙蓉堡主蕭姥姥並不是個昏庸無能的老太婆，她比誰都精明。

她能夠如此信任呂寒龍，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可以說，蕭姥姥一直是很器重呂寒龍的。

至於袁七先生，他更是武林一代大宗師，眼光絕不在蕭姥姥之下。

他也認爲呂寒龍是一個可造之材。

他決意把自己生平的兩大絕學，分別傳授給呂寒龍及王玉麟兩人。

但唯一令到他感到頭痛的，就是這兩人的內力，距離自己要求還有一大段的距離！

就算把九陰絕命手和九陽神拳傳授給他們二人，在短期之內，仍然無法發揮最强大的威力。

如此一來，要對付血魔盟就不太容易了。

爲了這一件事，他憂心忡忡。

但是他仍然孜孜不倦，細心敎導這兩個年輕人，如何練習九陰絕命手和九陽神拳。

呂寒龍練的是九陰絕命手。

而王玉麟練的是九陽神拳。

這兩套武功，並不容易練成，光是記誦心訣，就最少得花去三個月的時光。

但出乎意料地，這兩個年輕小子，居然只花了一個月就已經把心訣唸得滾瓜爛熟，還能領悟出其中諸多變化。

袁七先生心中頗喜悅。

他開始正式傳授武功給二人。

就在這個時候，大樂王府忽來了稀客。

來者並非泛泛之輩，而是芙蓉堡堡主蕭姥姥，江湖人稱「血掌仙婆」。

* * *

蕭姥姥突臨大樂王府，倒令袁七先生感有點意外。

在江湖上，袁七先生雖然被稱爲中原第一高手，但蕭姥姥的聲望，也絕不稍遜於袁七先生的。

可以說，蕭姥姥是一個來頭極大的貴賓。

袁七先生親自去恭迎，場面熱鬧而隆重。

蕭姥姥是一個相貌慈祥的老婦人。

論到年紀，她比袁七先生更大，但她仍然精神矍鑠，果然是個武功絕頂的內家高手。

蕭姥姥來到大樂王府，非常關注袁七先生。

這時，呂寒龍與王玉麟正在苦練武功。

蕭姥姥聞悉袁七先生要把武功傳給呂寒龍，大表贊成。

「呂寒龍是一個資質極佳，天賦異稟的練武奇材，可惜老身所練的，俱是素女玄心眞經上的武功，不能傳授給寒龍，如今袁七爺願意把九陰絕命手傳授給他，實在是他莫大的福氣了。」

袁七先生忽然一嘆：「寒龍與玉麟練功甚是勤力，只可惜內力方面，果與我輩有一段頗大的距離。」

蕭姥姥白眉一皺。

袁七先生說的話，不無道理。

她忽然淡淡一笑，目注袁七先生道：「七爺不必爲這件事擔心。」

袁七先生目光一閃，道：「莫非蕭堡主已有妙策，可令他們二人的內力大大增加？」

蕭姥姥緩緩的點頭。

她忽然從懷中取出兩根雪參。

「這是千載難求的雙龍參，在人參之中，足可稱之爲王。」

宋無雙與金花道長一看，幾乎連眼珠子都突了出來。

金花道長首先脫口叫道：「果

然是雙龍人參王。」

宋無雙驚嘆道：「這種參價值連城，服下一兩，足可以抵得上二十年的苦練內功。」

袁七先生也看得呆了。

蕭姥姥笑了笑，道：「這兩根龍形人參，是老身十年前，在大雪山冰天崖下無意發現的，當時還有兩頭巨熊在參旁守護着。」

袁七先生道：「那種雪熊好大的氣力呀！」

蕭姥姥笑道：「但老身已把牠們的血喝個清光，還把雙龍參連根挖了出來。」

袁七先生道：「莫非蕭堡主有意把這雙龍參給呂寒龍服下？」

蕭姥姥搖搖頭，道：「不是全部都給呂寒龍服下，而是他和王玉麟，各得一半。」

袁七先生大喜。

他最憂心忡忡的，就是爲了這兩個年輕人的內力問題。

現在蕭姥姥願意把雙龍參讓他們服下，那自然是最妙不過的一回事。

* * *

蕭姥姥是個言出必行的老婦人。

她說要把雙龍參給呂、王二人服下，並非徒托空言。

當呂寒龍和王玉麟分別服下雙龍參之後，突然面色大變，他們的臉色，變得像火球般，一片通紅。

但袁七先生並沒有吃驚，因爲這是服下雙龍參之後必然的正常現象。

他下令兩人互相對打。

王玉麟、呂寒龍面面相覷。

宋無雙差點沒跳起來：「叫你們打就打，還呆什麼？否則參力發作，會脹死你們。」

原來雙龍參威力極大，服下之後，最好就是能夠痛打一頓，否則反而對身體會大有影响。

當下兩人不再猶豫，各凝功力，互相對打起來，這一仗，居然打得似模似樣，十分激烈。

不明就裡的人，還以爲他們兩人眞的在互相拚命。

經過一番「劇戰」之後，兩人都大汗淋漓，但臉上那種火球般的顏色已漸漸消退了。

他們經過了這一次激烈的拚搏之後，不但沒有覺得疲倦，反而覺得脚步輕舒，心胸一片舒泰。

蕭姥姥的臉上，露出滿意的神色。他忽然對呂寒龍道：「呂副堡主，咱們對一掌試試。」

呂寒龍嚇了一跳。

「堡主，在下……豈是妳老人家的對手啊？」

蕭姥姥皺眉道：「老身叫你對一掌，居然還不肯賞臉嗎？」

呂寒龍吸了口氣，道：「豈敢，豈敢，只不過在下的確沒有這種本領，堡主掌力如山，在下如何承受得起？」

蕭姥姥「呸！」一聲。

「你年紀已經長大了，但膽量却反而小得像頭老鼠，別再嚕囌，看掌！」

蕭姥姥那隻血紅的右掌，已如同閃電般脫袖而出。

蕭姥姥號稱「血掌仙婆」，她所練的是無影血手印，威力之强，實在是令人吃驚的。

呂寒龍感到有些心驚。

蕭姥姥的掌勢已逼得他毫無轉圜的餘地，想不硬碰一掌也不行了。

呂寒龍無奈一喝，運勁揮掌。

一老一小，兩隻手掌緊緊纏在一起。

呂寒龍身子一晃，退出八尺以外。

蕭姥姥也被這一掌的震力，連退了五尺。

兩者相較，自然是蕭姥姥猶勝一籌。

但呂寒龍已驚訝不已。

他想不到自己的內力，竟已比以前增加了許多。

否則，剛才那一掌，很可能就要了他的性命了。

蕭姥姥哈哈一笑。

她目注袁七先生，道：「他的掌力雖然暫時還蓋不過老身，但顯然已比昔日有飛躍的進展了。」

袁七先生微微一笑，道：「雙龍參果然是人間至寶，相信不出三個月之後，他就可以與蕭堡主分庭抗禮了。」

蕭姥姥道：「余老樹武功高强，憑老身之力，也許還能夠勉强抵禦得住，但想取勝，可就困難得很。」

袁七先生眉頭一皺，道：「聽說余老樹是霹靂大仙巴驚虹的弟子，未知是否屬實？」

蕭姥姥緩緩道：「巴驚虹是八十年前魔道第一高手，如果此說是屬實的話，余老樹的武功，恐怕尤在七爺之上。」

袁七先生也同意蕭姥姥的見解。

蕭姥姥又道：「如今屈指一計，巴驚虹若還活着的話，他已經達一百六十高齡了。」

袁七先生道：「他有可能活到這個歲數？」

蕭姥姥搖搖頭，道：「這是不大可能的事，就算巴驚虹現在仍然活着，他也無能爲力再在江湖中逞能了。」

袁七先生道：「血魔盟的野心，似乎不小。」

蕭姥姥道：「實不相瞞，老身今次來到貴府，是志在與貴府聯成

一股力量，對抗血魔盟的。」

袁七先生苦笑一聲，道：「可惜老夫已武功全失。」

蕭姥姥道：「這算得了什麼，七爺武功雖暫時未能恢復，但大樂王府的力量，又豈容忽視！」

袁七先生淡淡一笑，忽道：「蕭堡主認爲呂副堡主與王玉麟的武功如何？」

蕭姥姥沉吟半晌，道：「不出半年之內，他們的武功，陰陽兩種絕技合璧，其成就恐怕尤在昔日七爺之上。」

袁七先生目光閃動，道：「雙龍參的力量，的確不可思議。」

蕭姥姥淡淡的道：「目下余老樹正躊躇滿志，他大概還想不到，這兩個年輕人竟會是他的致命尅星。」

袁七先生長長吁了口氣，道：「余老樹既有雄霸武林的野心，恐怕必會對本府以及貴堡下手。」

蕭姥姥道：「這只是遲早的事。」

袁七先生道：「未知貴堡是否已有所備？」

蕭姥姥露出了一個冰冷的笑容，緩緩地道：「敝堡已把全部精英高手，轉到另外一個地方。」

袁七先生一怔。

蕭姥姥又道：「現在大樂王府內外，除了七爺的固有精英高手之外，敝堡中人亦爲數不少。」

袁七先生撫掌笑道：「如此甚好，血魔盟想侵佔本府，可得大費周章了。」

所以，戰事尚未結束。

戰爭僅在開始的階段。

大樂王府看來很平靜。

但是在大樂王府之外，又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

＊　＊　＊

血魔盟的氣焰，實在驚人。

余老樹居然要大鬧少林寺。

少林寺南北兩支數千子弟，潛力龐大，豈容輕侮？

但血魔盟在江湖之上，橫掃了半邊中原，已將素負盛名的若干門派殺得片甲不留，連丐幫七十二個分舵也毀了一大半。

武當派的掌敎洞玄眞人，也在武當山被余老樹一掌打成殘廢，全身癱瘓，此刻還在武當山躺着。

血魔盟大有蓆捲中原江湖，唯我獨尊之勢了。

到了最後，余老樹更不惜訂下計劃，大舉進攻嵩山少林寺。

於是，一場大戰又告爆發了。

這一戰，比起三十年前華山那一役，恐怕還要更加激烈。

這一戰，眞是驚天動地，風雲變色。

正邪兩派的高手，少說也有千餘人。

這千餘人，並非泛泛之輩，可說是聚集了天下絕大部份的精英高手。

這眞是令人畢生難忘的一仗。

血魔盟氣勢正盛。

但他們却也未曾料到，少林寺並非孤軍作戰。

血魔盟向少林寺大舉進攻之事，早已傳遍了整個武林。

事實上，在血魔盟進襲少林寺之前，江湖中早已料到此乃必然會發生之事。

血魔盟既要獨霸江湖，當然首先得把少林寺征服。

所以，在血魔盟的高手還未到達嵩山之前，已有不少自願爲保護少林寺而戰的援兵，在少室峯四週佈下嚴陣。

嚴陣以待。

這將會是決定今後武林百年之內命運的一場決戰。

＊　＊　＊

拂曉時分，血魔盟大軍殺到少室峯。

余老樹坐在一頂四四方方的轎子上，他的神態很平靜。

他平靜得就像是遊山玩水，毫無緊張之色。

率雄師，犯少林，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難得他還如此鎭定。

大戰一觸即發。

血魔盟中，最魯莽，也最勇猛的，是開山斧王雷豹。

王雷豹在血魔盟中的地位並不高，但每逢有戰事，他總是個勇不可擋的先鋒人物。

雷豹手揮巨斧，氣勢懾人。

他迎上第一個對手，是嵩山老俠。

嵩山老俠複姓南宮名一閃。

他自幼就在嵩山山下的一條小河邊長大，直到今年七十多歲，還是沒有離開過嵩山半步。

可以說，他的一生，都在嵩山渡過。

他雖然從未離開過這裡，但提起了南宮一閃，江湖中人莫不肅然起敬。

數十年來，南宮一閃在這個地方上，誅除過不少惡魔，其中包括了二十年前名震關中響馬大盜霍雄狠。

霍雄狠在關中橫行多年，想不到居然會死在嵩山之下。

但雷豹自恃膂力非凡，而且開山斧法勇猛無比，他居然沒有把南宮一閃放在眼中。

但南宮一閃寶刀未老。

十招之內，已把雷豹的咽喉用金刀刺穿了一個大洞。

雷先鋒陣亡，余老樹大爲光火。

他立刻下令，無論如何，一定

要把南宮一閃的人頭割下，以振軍心。

他的命令剛發出，立刻又有一人前往對付南宮一閃。

這人赫然正是辣手詩人蘇辣。

南宮一閃手持金刀，滿臉怒色。

蘇辣淡然一笑。

「看見閣下，使蘇某想起另外一個人。」

「誰？」

「苗眞。」蘇辣露出了一種冷酷的笑意：「聽說這位鐵心幫主，與閣下頗有交情？」

南宮一閃的臉色倏變。

他突然厲聲喝道：「你是誰？」

蘇辣緩緩的說道：「區區姓蘇。」

嵩山老俠南宮一閃深深的吸了口氣，道：「蘇辣？」

「不錯，區區正是蘇辣。」

「辣手詩人蘇辣就是你？」

「也不錯。」

南宮一閃忽然用力咬了咬嘴唇。

這一咬之力，眞還不輕，居然咬得自己的下唇鮮血淋漓。

蘇辣冷冷一笑，道：「南宮老俠當眞恨蘇某如此之深？」

南宮一閃目露殺機，恨恨的道：「老夫恨不得把你碎屍萬段，爲苗眞報仇。」

蘇辣一笑，笑聲充滿了挑釁的氣味：「你現在大可以動手了。」

南宮一閃不再答腔，果然一刀就向蘇辣的臉上劈去。

這一刀，劈得並不快，但却位置準確，大有必將蘇辣殺死之勢。

蘇辣大笑，他閃身避過，反手就是一掌。

南宮一閃急退。

叮一聲響，金刀忽然擊在地上，又再反彈，刀鋒直射向蘇辣胸膛。

這一招好險。

蘇辣雖身手靈活，但也給這一刀在胸膛的面前劃過，衣衫登時裂開一條口子。

南宮一閃氣勢更是猛烈，連環揮刀。刹那間即把蘇辣逼得險象橫生。

蘇辣身在險境。

但他居然仍是神態從容，嘴角還淡淡的笑道：「嵩山老俠的地煞刀法，果然比鐵心幫幫主高明得多。」

南宮一閃不理會蘇辣，刀如急風驟雨，一味只向蘇辣的身上攻去。

蘇辣突然在一片刀光之中，劈出了一掌。

這一掌一閃即過，彷彿驟雨中的一隻小鳥，刹那間無影無踪。

南宮一閃突然臉色大變。

「你……好毒辣的手段……」

說完這七個字之後，這個嵩山長大的老俠也在嵩山之上死去。

只見他的額前，冒出了一道淡淡的血絲。

一枚紫色的毒針，正釘在他的眉心上兩寸的部位。

蘇辣一擊得手，臉上又回復了他平時那種傲然不可一世的表情。

這時，血魔盟已大舉進擊少林寺。

但他們都已經遭遇到强大的反擊力量。

丐幫之主「瘋丐醉俠」祁長山，雖然曾一度受傷，但現在已傷勢完全復原，並且率領大批丐幫子弟，在少林寺外佈下打狗大陣。

打狗大陣是丐幫的絕學，威力不在少林寺羅漢大陣之下。

血魔盟雖然網羅不少黑道上的高手，但要闖過打狗大陣，也並非易事。

蘇辣臉色一寒。

他洒開大步，縱上山去。

他要親自指揮血魔盟的高手。

他要攻破在祁長山領導之下的打狗大陣。

但他剛離開南宮一閃的屍身不遠，便突然遇上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身穿青袍，青年英俊，比他還更瀟洒得多的書生。

蘇辣的瞳孔正在收縮。

「原來是你，想不到你仍然活着。」

那人淡淡一笑，道：「你意想不到的事情，還很多。」

他的眼中，已流露出無限的殺機。

他就是呂寒龍！

＊　＊　＊

呂寒龍！

蘇辣想不到在這裡居然會碰上了呂寒龍。

他殺了呂寒龍的父親呂無心。

斬草除根，呂寒龍當然也非殺不可。

呂寒龍曾受重傷，如今事隔不遠，他的體力未必就能復原得這樣快。

這是殺呂寒龍的最好機會。

蘇辣並不愚蠢。

他當然知道，在有利的時候不向敵人襲擊，是天下間最愚蠢的事。

現在機會已來臨。

就算呂寒龍不向他挑戰，他也一樣要對付呂寒龍。

兩人靜靜的互望着。

這是對峙。

就像是森林中的兩隻猛獸，彼此都在虎視眈眈，等待發出致命的一擊。

蘇辣忽然發現了一件事。

呂寒龍手中無劍。

他不但手中無劍，而且腰間也無劍。

他的劍在哪裡？

呂寒龍彷彿已看穿了蘇辣的心中所想的事。

他冷冷的笑道：「今天我的手裡沒有劍，身上也沒有劍，劍在我的心中。」

蘇辣的瞳孔倏忽地擴大。

「劍在心中？」

「不錯。」

「心中的劍也能殺人？」

「能。」

蘇辣嘿嘿一笑：「我就不相信你這一套。」

呂寒龍冷笑。

蘇辣又道：「照我的看法，你手中無劍，身上也無劍，就等如一個跛子，沒有一支拐杖了。」

呂寒龍沉默着。

蘇辣緩緩地，一字一字地說下去：「所以，你這一仗必敗無疑，而且也必死無疑。」

他的說話聲音並不大，但卻有一種逼人神智的力量。

他彷彿已看見呂寒龍倒下時的情景一樣。

呂寒龍沒有倒下。

蘇辣還未出手，他又怎會倒下去。

蘇辣沒有出手。

但呂寒龍已經出手了。

蘇辣一直以為呂寒龍將會很沉得住氣。

他甚至以為呂寒龍不敢首先向自己出手。

可是，他的判斷完全錯誤。

呂寒龍不但比他更快出手，而且一出手就把蘇辣擊倒。

蘇辣呆住了。

他呆住的時候，整個人已像元寶般跌在地上。

他竟然無法看清楚呂寒龍是怎麼樣出手的。

他只覺得一股陰柔無比的勁力，從呂寒龍的掌心直透過來，使他整個人都為之僵硬。

這是什麼武功？這樣快，這樣冷！

「難道……這就是……袁七先生的……九陰絕命手？」

他突然想起九陰絕命手！

他希望自己的推測是錯誤的。

但呂寒龍卻是連連的點頭。

「不錯，這就是九陰絕命手！」

蘇辣混身都在發抖。

呂寒龍咬牙冷笑。

他再補上一掌。

這一掌，了無聲息，連一點聲音也沒有發出來，看來簡直就像虛招一樣。

但蘇辣的臉色卻在刹那間變得更加蒼白。

蒼白如雪的臉。

他突然一陣抽搐，連臉上的肌肉都已硬化。

他不但臉上的肌肉硬化，全身的肌肉正在硬化。

呂寒龍目中仇恨的光芒漸散。

蘇辣雖然是他的仇人。

但他從不對一個死人記恨。

蘇辣已死。

他在僵硬中死去。

* * *

余老樹仍然坐在那一頂四四方方的轎子之上。

這一頂轎子，就是余老樹發施號令，領導羣魔進攻少林寺的地方。

血魔盟捲土重來，先後大敗青城、點蒼、峨嵋、武當、鐵心幫等若干門派。

攻打少林寺，這是志在必行之事。

少林寺雖然是執掌武林牛耳的大門派，但余老樹一向都沒有把它看在眼內。

他最顧忌的，並不是少林寺，而是大樂王府主人袁七先生和芙蓉堡這兩派的高手。

這兩大派的高手，人數比不上少林寺多。

但他們的力量，卻猶在少林寺之上。

現在唯一令到余老樹放心的，就是袁七先生已服下了散功丸，武功盡失。

散功丸是余老樹親手炮製的一種藥丸，服下之後，就算武功再厲害的人，也無法抵抗這種霸道的藥力。

這種藥力，不會毒死人，但卻可以令任何人的武功，在片刻之間，消失得一乾二淨。

而且，絕對無法復原的。

所以，原本號稱中原第一高手的袁七先生，現在已無異是個平凡的人。

可惜，他還是算漏了一件事。

袁七先生雖然武功盡失，但他卻把「九陰絕命手及九陽神拳」兩種絕世武功，分別傳授給了呂寒龍及王玉麟這兩個年輕人。

* * *

血魔盟進攻少林寺，並不如想像中般的順利。

少林寺的弟子還未出動，少林寺外便已打得天翻地覆了。

祁長山率領的丐幫子弟，固然勇不可擋，而其他幫會聞訊而來的援兵，也是人人奮勇作戰，絕不惜命。

可以說，他們的鬥志是極其高昂的。

大概每一個人都明白，少林寺一旦被攻破，今後江湖之上，勢難再有片刻的安寧日子。

這是正邪之間的生死決戰。

自願前來參戰的武林人物，除了大部份是正義之師之外，居然也有小部份是綠林出身的黑道高手。

原來血魔盟不但與白道武林高手作對，對於不服從血魔盟的黑道人物，亦一律採取鐵腕手段對付。

所以，若干黑高手，也在血魔盟的血腥統治之下被殺。

他們被殺之後，其餘黨親屬份子，當然含恨在心。

這時，血魔盟與羣豪大戰，這些黑道人物亦紛紛前來參戰，向血魔盟報復。

所以，武林兩大神醫之一的金花道長大笑道：「少室峯今天熱鬧了。」

熱鬧。

嵩山少室峯果然熱鬧。

但與其說熱鬧，不如說是慘烈，更為恰當。

尤其是丐幫的弟子，眞是傷亡慘重。

在保護少林寺這一役，丐幫可以說出盡了全力。

那是俠義感人，互相扶持的場面。

少林寺的僧侶，絕非貪生怕死。

少林寺的羅漢陣終於出動。

血魔盟的高手，已把丐幫的打狗大陣衝散了陣脚。

但代之而起，卻是羅漢大陣。

恩木禪師親自主持領導這一個陣法。

場面悲壯無比。

也混亂無比。

少林寺已面臨着最殘酷的考驗。

余老樹坐在那頂轎中，神態肅穆。

他已不能再保持着今天之前的樂觀態度。

他突然沉聲喝道：「施天河，施天峯！」

立刻有兩個灰袍老者應聲而出。

余老樹忽然嘆了口氣，道：「敲銅鼓，十七响。」

施天河、施天峯的臉色同時大變。

鳴鼓十七响，那是血魔盟的暗號。

這個暗號的意思就是立刻撤退。

立即撤退。

十七下震人心弦的鼓聲終於响了。

銅鼓之聲剛响過，少室峯上的形勢立時大變。

血魔盟的高手，相繼向後撤退。

但他們的撤退，並不慌亂，而是有條不紊，層次分明的逐步撤退。

余老樹果然不愧是梟雄人物。

他所領導的血魔盟，絕非烏合之衆，簡直就是一支由武林高手所組織成的精兵。

若非今天之所遇到的對手太强，又有誰能攖其鋒？

* * *

袁七先生和蕭姥姥在遠處看見血魔盟高手撤退的情景，不禁齊聲浩嘆。

袁七先生道：「余老樹確是人中之傑，若非芙蓉堡與本王府的精英高手殺到，他又如何會吃這一場敗仗？」

蕭姥姥點點頭，道：「七爺所言甚是，今日嵩山少室峯，就是血魔盟與余老樹葬身之地了。」

宋無雙在旁道：「呂副堡主與王玉麟已練成七爺的絕世武功，對付余老樹恐怕該游刃有餘了罷？」

袁七先生道：「這一點還不能太早肯定，余老樹是個非凡人物，要把他誅除，還得大費一番工夫。」

宋無雙笑道：「怕甚麼？還有蕭堡主！」

蕭姥姥一笑。

少室峯上，忽然又再殺聲四起，吆喝之聲，與慘呼之聲，混成一片。

* * *

我佛如來，也難免作獅子之吼。

現在，佛門中人，正是大發獅吼的時候。

少林寺的僧侶，已蜂湧般向血魔盟的高手作無情的追擊。

而丐幫的弟子，雖然傷亡慘重，但仍然有不少人揮動打狗棒，向血魔盟的高手窮追猛打。

余老樹一聲長嘆，居然放棄了那頂四四方方的轎子，施展步法望南而去。

但他僅僅走了半里，就被兩個年輕人截住去路。

余老樹冷漠地一笑。

「爾等無名小卒，還是遠一點的好。」

說着，大袖一揮，掃出一股勁風。

他這一揮，只用了三成的勁力。

在他想像之中，這兩個中年人無論如何也禁受不住。

要知道他這一股勁風，竟然給對方兩股大力反擊彈回來了。

余老樹的面色陡地一變。

他閃身避過，冷冷大喝一聲：「你們是什麼人？」

兩個年輕人的臉上毫無表情，並不答話。

余老樹冷冷的一笑，臉色陰晴不定。

在他身後的兩個灰袍老者，突

然同時厲聲說道：「這兩個小子就是呂寒龍……」

＊　＊　＊

余老樹的臉色變了。

呂寒龍的臉色也變了。

他也認出，這兩個灰袍老者，就是當日在甘府中，打傷自己，擄去甘四爺的兩個人。

呂寒龍冷冷的道：「兩位的掌力好雄渾，未知是那一位前輩高人？」

右邊一個灰袍老者冷冷一笑，道：「說給你知也無妨，老夫施天河，他就是施天峯，甘四爺已死在咱們的手上。」

呂寒龍乍聞甘四爺死訊，又驚又怒：「原來是名震天下的河峯雙殺手，難怪如此厲害。」

施天峯冷冷一笑，道：「敗軍之將，再吃老夫一掌。」

說着，果然一掌就向呂寒龍的胸膛上劈去。

掌影如山，威勢嚇人已極。

但呂寒龍隨隨便便的揮出一掌，居然把施天峯震得後退三丈。

施天河見狀，大爲震怒。

這小子明明內力稀鬆平常，怎會在忽然之間判若兩人？

他不信這個邪，用盡全力，猛然一掌向呂寒龍的腰間擊去。

但在呂寒龍身旁的另一個黃衫少年，却同時一聲大喝，以拳迎掌與施天河硬拚。

施天河大怒。

這黃毛小子眞是不自量力，憑你的小小拳頭也敢來與老夫硬拚了，豈不是送死？

他生性兇殘，雖見對方弱小，仍毫無承讓之心，掌上勁力反而更添增幾分。

那知道拳掌相拚之下，施天河的右掌竟然硬生生的折斷，血如泉湧。

施天河一聲慘呼，再欲揮動左掌，那知竟已突然氣絕身亡。

＊　＊　＊

施天峯受了重傷，已令余老樹大爲震駭。

但令他更無法想像的是，就是施天河竟然會死在這個黃衫少年的拳下。

他又驚又怒，大喝道：「你是誰？」

黃衫少年面上殺機不絕，冷冷道：「王玉麟。」

余老樹深深的吸了口氣。

他良久才道：「果然英雄出少年，長江後浪推前浪。」

呂寒龍與王玉麟二人不語。

他們突然拳掌齊施鉗形的進攻余老樹。

＊　＊　＊

余老樹自恃神功蓋世，雖知王玉麟與呂寒龍已練成絕頂武功，但也絲毫不畏縮。

王玉麟拳擊余老樹，余老樹也用拳與之抗衡。

呂寒龍用掌襲擊余老樹，余老樹也用掌與之抗衡。

這是轟轟烈烈的一戰。

誰能勝？誰會負？

袁七先生與蕭姥姥已看見余老樹的撤退行動，他們可以看見王玉麟和呂寒龍截住余老樹，但他們沒有看見這一戰。

一叢樹林，阻擋住他們的視線，當他們趕到的時候，他們都驚得呆住了。

地上躺着五個人，那是兩個灰袍老者、余老樹、呂寒龍與王玉麟。

他們全部都躺了下去！

「躺了下去」，通常都是「已經被殺」的意思。

那兩個灰袍老者，已經被認出是當年名震天下的河峯雙殺手。

施天河已當場畢命。

而施天峯也是奄奄一息。

至於余老樹，他的臉色很奇怪。

他的左半邊臉，是蒼白如雪。

但他的右半邊臉，却是殷紅如火。

但無論膚色怎樣，都已不重要。

因爲他已變成了一個死人，死人的臉色怎麼樣，當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　＊　＊

血魔盟終於在少室峯下被瓦解了，余老樹一手創辦出來的血魔盟基業，已完全崩潰。

但沒有人覺得可惜。

而只有覺得慶幸。

中原武林，終於有救了。

挽救中原武林，力斃余老樹的人，就是呂寒龍和王玉麟。

他們沒有死，但却是足足在床上躺了半個月。

但他們覺得這是值得的。

別說要他們躺在床上半個月，就算要他們躺在棺材裡，他們也要把余老樹這個血魔頭收拾下來。

他們苦練九陰絕命手及九陽神拳終於達到了目的。

三個月之後，呂寒龍的傷勢已完全恢復了。把他的傷勢治癒的，當然又是醉郎中宋無雙。可以說，宋無雙是他的救命恩人，他兩次把呂寒龍的傷勢治好，功不可沒。

呂寒龍無以爲報，到最後，還是由袁七先生作主，敎導他怎樣去報答神醫。

這一個報答的法子很特別，就是叫呂寒龍把宋凝芳娶了過來，作爲報答宋神醫，成爲武林中的一段佳話了。

（全文完）

風塵俠隱故事之四／鐵馬・文　可飛・圖

仁者無敵

鐵血好男兒　捨己爲他人

陝西太白山之植翠崖，有一座上元仙宮。

時值陽春三月，本宜於騷人墨客，登臨訪春之期，由於上元仙宮僻居山陰，道路曲折迂迴，所以，除非是有心人，否則，極難有人找得到的。

上元仙宮是清靜慣了，也不在乎那些庸俗凡子之登臨，打擾他們的清靜，故而，門雖沒有常關，有時候，荷葉枯枝，將個觀門徑道堆埋湮沒，這就可表現了上元仙宮中人之清靜無爲之一斑。

是黃昏時分，有脚步聲……

借一點天際餘光，可以看清來人，他是一個年方卅左右的英挺之士，此君兩眼有神，一身天藍色長衫，顯示了他的不凡氣度，打扮是文人，但是，走山道毫不吃力！不，簡直是淵停嶽峙，嗨嗨，分明是具有武家的不凡功力。

不過，文士的臉色卻與這天色一樣，陰沉沉的，有些令人擔心。

難道他有什麼有心事？難道，有著不可解決之糾紛？一個文士，即使有著這些，那些凡事俗務，與方外人並無干係的啊！莫非是來避靜？或者來求個出家修道，脫離紅塵？

文士來到上元仙宮前，舉手扣門。

四外靜寂，引致這扣門清晰的聲音傳至老遠。

除非宮中無人，除非別有原因，否則，就該有人應門，至少有個交代，可惜，半晌沒回應，再半晌，依然空寂，靜悄悄，文士以爲到了寂滅之境。

時間已過了一會，天色也越來越暗昏了，文士吸了一口長氣，舉手再扣門，這次，比第一次更用力，更震耳，文士看來有些不耐煩了。

山間的風，在靜寂之處，顯得特別的清勁，又何況，雖說是陽春三月，在這陰沉時分，春寒料峭，這就難免令人感到不耐，又何況，文士是站立了一大刻，所以，第二次是大力扣拍觀門，顯示了他的焦躁與不寧。

這一次總算不壞，有了回聲。

「什麼時候了還有人來找死……」

各位讀者，上元仙宮是座道觀，道觀又在僻靜之處，就算是個習靜所在，習靜修練的羽士，至少得心平氣和，靜心淡泊吧！那會出口如此粗魯不文，並且，在言談之間，還帶著極大的火氣，出口傷人的，這未免令人感到不忿。

但是，文士却很好涵養啊！他毫不在乎，反而聽得了人聲，他越顯得恭敬、誠懇。

門開了，開的是邊側小門。

探出顆頭，尖頭，挽一個道髻，橫插一支玉簪，明眼人都看得出，這支玉簪價值不菲，從簪身所吐的綠光來說，分明是上好的翠玉，不過，道人的頭臉，不太討人歡喜。

一張臉，濃眉如刷，雙眼隱泛兇光，唇紅齒白，卻生了一部絡腮虬髯！當這個虬髯道士看見了文士之後，他的臉色微笑了道：「是你！」

「正是在下，虎頭仙師……」

原來，虬髯道長的道號是虎頭。

「你來幹什麼？涂少爺，此地沒你的事！」

姓涂的文士微微嘆了口氣道：「虎頭仙師，我是來找……他……」

虬髯道長一聽姓涂文士來找人，他的臉色顯得十分尷尬，雙眼滴溜溜的一轉之後，他踏了門，面對姓涂的文士道：「有什麼要緊事？」

「虎頭仙師，我那會害他，常言道得好，至親莫約郎舅，再說，涂家家世清白，又怎能說話不算數？至於舍妹，年幼無知……不過，在家母之親自出門，再三查訪，然後，對她詳加勸導，再三開說，現在總算令舍妹頓悟前非，爲了女孩子面嫩，家母才命在下前來，求見勳植弟。」

「眞的？」虎頭仙師的臉色突然轉爲興奮，一伸手將文士抓住，拉了他往宮中走，幾乎連門也忘記關了。

很快的，虎頭仙師與涂姓文士來到了東廂的靜室中，室中的陳設十分清簡，而一個暗黃色的蒲團上，坐著一個神態俊朗的少年，雙目垂瞼，靜坐吐納。

「勳兒，勳兒！」虎頭仙師在招呼著那少年，「你看看誰來了？」

少年睜開雙眼，兩道彩芒一閃即隱，然後，他是喟然一聲嘆息道：「原來是光瑜兄！」

「勳弟，你這是幹什麼啊？」

少年微微一笑，不作回答，倒是虎頭仙師在一邊幫了腔，「勳兒，你丈母娘出了馬啦……」

少年人聞得此言，臉色微變，又再睜開眼睛。

「勳弟，家母是萬分抱歉。」

「有什麼可說得上抱歉兩字？」

「舍妹年幼無知……」

「不！」少年是立即阻止了文士的話，「馨妹那算是無知，她做得對，也挺有眼光……荊天生，實在是個不世出之奇才，馨妹與他正好是一對……」

「勳弟，你在說什麼？涂氏世家，怎可言而無信！」

「錯了，說什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姓方的一直覺得不大對勁，實不相瞞，在十年前，先父代我訂下了令妹，我就心底下泛出個『不』字來……因此，馨妹並未負我，我也不負她……」

「勳弟，你……你竟然意圖賴婚？」

「就算我賴婚了。」

「勳兒！」虎頭仙師突然開了口，「你在說什麼？難道……難道，你甘心情願痛苦一輩子？你決不可如此矯情，去，這兒可不準你賴下去，你想出家？哼哼，老祖師是再三不允，因爲他老人家說過，你塵緣未斷，你……」

「三叔……」少年的叫聲，滿含凄涼之意……

「你眞的要方門絕後？」虎頭仙師有些愴然。

然後是一片靜寂。

各位讀友，這位姓方的少年，正是方今小輩中有名英俠之士，人稱笑方朔，神行無形方勳植，爲人光明磊落，秉性耿直，還有，他是十分明理，大度的英雄。

十年前，他父親威震八方方天朔代其訂下了涂氏一門婚事，方勳植雖說沒當面反對，其實，他是壓根兒的不喜歡……事實上，他首先對自己不滿意，一直來，他以爲自己是個傻蛋，怕誤了人家的閨女。

七年前，父親過世，方勳植在三叔虎頭仙師之提攜之下，將他帶進了上元仙宮，上元仙宮的老當家，鐵玄上人對方勳植大爲讚賞，並且助其練成了武林一絕的射陽功，更將失傳多年的貫虱針傳給他！

方勳植藝成下山，在家傳的八反神功之輔助下，技驚江湖，成爲小輩中第一位英俠人士，三年來，幾乎令江湖與黑白兩道談虎色變。

但是，他是個眞正行俠的仗義者。

涂家的前人死了，方勳植不得不依禮上門，他看到了涂素馨……而涂素馨端莊大方，見義勇爲，令方勳植大爲傾倒。不想，晴天霹靂，袁家堡一戰，涂素馨變心，愛上了鐵行者荊天生……

方勳植於是遠走甘涼，他詳加查訪，他發現了荊天生之可歌可泣之事跡，他非但不怪責涂素馨之變心，而他自慚形穢，因爲，他看到了荊天生之誠樸與可貴的一面，自己從來沒想到，做荊天生所做的事！

荊天生是眞正的大俠，有眞血性。

自己只不過是江湖中人，在江湖中打滾，爭强鬥勝，即使作幾件義舉、善行，也不過是求取博得俠義之譽而已！

自己是有意無意的爲「名」所困。

荊天生是無私的！

他不禁心神俱傷的，再上積翠崖，他想出家，他想在道觀中渡此一生。

其實，他是心愛著涂素馨的。

他三叔虎頭仙師明白自己姪兒的心事，所以，涂光瑜的出現，令虎頭仙師大爲高興。

可惜，方勳植無動於衷，虎頭仙師大爲難過，而涂光瑜更是萬分焦急。

老實說，涂光瑜此來，是奉命行事，而最大的目的是騙方勳植下山，也只有他可與荊天生一鬥，涂光瑜、涂素馨之母龍龍老太君，她爲求成功，已到了不顧廉恥、泯滅天性的地步，方勳植如果不下山，那麼，龍老太君將永無成功之望，涂光瑜是明白此中關鍵與玄妙，也因此顯得萬分焦急。

第七日，上元仙宮突然變得萬分熱鬧。

被稱爲秦中一俠的時泰，竟然帶同了他手下十八羅漢來訪方勳植。

時泰和方勳植有著極好的交情，並且屢共患難，可是，今天他卻帶了極壞的消息。久未出現的戳魂神魔蒯漁父竟然在甘涼道上出現，並且揚言非殺龍老太君不可，而最重要的是搶奪涂素馨。

方勳植不由大起疑雲。

就在此時，上元仙宮巨鐘響動，方勳植更爲心震，什麼人，敢上來上元仙宮出手搗亂？

當今之世，有七大禁區：少林、武當、峨嵋金頂、崆峒廣成宮、雪山香浮寺、岷山五行宮以及上元仙宮。這七大禁區，並不是一定憑武功壓服江湖，其中有著不少是住持人之道德聲望，令武林黑白兩道，自慚形穢而不敢有所冒犯！

誰敢擅闖七大禁區，就等於與方今武林道作對。

可是，今天卻有人來搗亂上元仙宮，因爲，這巨鐘的響動，說明了事關重大……

虎頭仙師已在靜室盡頭發號施令，本來靜悄悄的上元仙宮，立即出現了令人心震目眩之場面。

三清殿上，三個蒲團，空空蕩蕩的，而一對一對的羽衣星冠的道士分列兩旁，左首帶班的，正是虎頭仙師，而右首領班的是個年約五十開外，鄉里鄉氣的乾小道士。

殿下天井中，站著一個精神矍鑠的老人，還有一個生得極醜的老婦，後面有著三個少女，看來年紀均在廿歲右左。

在老人、老婦面前，橫七豎八的，洒滿一地長劍，有幾柄還被截斷成幾段，看來，經已打過了一仗，而上元仙宮中人分明是落了下風。

一聲引磬響，兩班道士躬身作揖，齊聲說道：「恭迎三位仙尊法駕……」

天井中老人首先吐了一口唾沫道：「牛鼻子，好大的排場！」

半晌，又是一聲引磬響，由大殿左右廂，各走出一個年約十三四歲的道童，兩道童生得明眉星眸，滿臉英悍之氣，而手中各執一隻提爐，爐內香煙個裊裊。

又歇了老半晌，再傳來一聲引磬響，就聽得履聲傳來，出來了三個鬚髮如銀的老道士，他們分三面坐定，而兩道童立即分侍在中間老道的左右。

「好大的架子，好大的威風，哼哼……想不到，一座小小道觀，也有這等排場，老夫眞疑心，他們這些牛鼻子平時幹些什麼？」是老人說的話。

「坐地分贓！」是老婦人的接口。

「對！」老人尤如恍然大悟一般！

兩人一說一答，一唱一和，可令上元仙宮中人大半發了火，生了氣，有幾個已瞪目相對，但是，這兩個老人家卻毫不在意。

「這位是蒯施主……」中座的老道開了口，一言中的，來人正是雙陽令主人蒯漁父。

「好！算你有眼光，老雜毛，我們可是找上門來有事交代，不想，你們這些牛鼻子，也不知吃了什麼藥，三言不說，兩語不答，出手就打，你看，讓你老頭子毀了幾把劍，然後，來了個雜毛，說什麼稟告老當家，好了！等了老半天，總算是見到了你，還有你，你……姓蒯的素來辦事講究爽快，我們是追人追上了山，追上了門，我們不想無事生非，我們只要你辦一件事，把這幾個賊羔子趕出了宮門，或者，由我們自己找他們，打一架……」

蒯漁父說的話，可算是又急又快，又沒個頭，缺個尾，並且他又不讓人有個插嘴的機會，他那裡知道，他已與上元仙宮中人結下樑子了！

* * *

蒯漁父還想講下去，但已有人向其搖了手，右邊的那個領班老道士，不知怎麼一來，而地上長劍竟然爲其一腳挑起，一股極狠厲的勁風中，長劍已向蒯漁父當胸釘到。

絕無顯著的動作，可說是不動聲息，但是，這長劍所挾之勁風，眞可裂石穿山，蒯漁父不禁一凜，他那聞名天下的盤古神訣立即出手，現在，他是功炁全復，至今只爲荊天生之乾靈炁所敗的劈天神招展開，而長劍竟爲其勁力兜住，這

還不算，老人是怕老道的暗算，一運潛勁，長劍有如活了一般，兜了一個圈子，就聞嗆的一聲，一道青虹，直向大殿中投去。

老道的出手是厲害的，那想到蒯漁父的還力更是驚人，並且，他不反擊老道，竟然向殿中住持射去，這可說明了蒯漁父的傲氣凌人，也等如說，在他眼中，你這個老道，還不能與他作對手。

還有，他是得找爲頭的算賬。長劍射入殿中，三個老道全是神色不動，而左右雙童是各自提爐，一貼一黏，如此勁厲的長劍，爲雙提爐黏住而平平穩穩的由其中一童收了去。

「好！不壞。」蒯漁父是老老實實的喝了一聲采。

「盤古訣果然威力驚人。」右首蒲團上的道人接上了一句，然後，他是臉色不豫的叫道：「白石，你好！」

右首的老道，不禁臉色一變，搶步出列，跪拜在地，道：「這魔頭敢來仙宮搗亂，弟子不忿！」

「你的黃庭靜參功力何去？」

此言一出，老道是垂頭無語！

「罰你面壁一月，事後再呈懺悔，退下，右班暫由青松押班……」

白石道士行禮退下，而一個臉目清瘦的中年道士已由行列中走出來，躬身致禮，「遵師主法旨。」然後，他已站在白石之位置了。

「蒯施主，上元仙宮和尊駕有什麼過節？」

「與你們上元仙宮，本無過節。」

「那麼，如此行動，未免過份。」

「我不是說過，上元仙宮有我們要找的人。」

「上元仙宮是個四方之所在，焉能由得你如此的橫行無忌！」老道士的話聽來一無生氣，其實，是一步緊逼一步的，要蒯漁父承認理虧不是。

「喔，上元仙宮是個四方所在？」

「對。」

「誰也可以來？」

「正是，所以，蒯施主的要求，是跡近無理取鬧了。」

「不見得，你們上元仙宮欺人太甚。」

「胡說！」幾乎是異口同聲的怒斥！

「別爲犬吠影响，怎麼啦，阻人上門，還得阻人說話嗎？你們上元仙宮可眞霸道得可以。」

嗨嗨，蒯漁父可眞是個走慣江湖的前輩，他說的話看來是有頭無尾，但是，一層一層的分析時，你就會發現他的詞鋒凌厲，並且，四平八穩。

事實俱在，欠理的是那些上元仙宮的道士。

蒯漁父爲挽救涂素馨，他可是出盡辦法，可恨的是，涂素馨已落在她親生之母的手中。

涂素馨心灰意懶，她眞想母親毀了自己，但是，龍老太君是別有陰謀在，她非但扣住了女兒，還要設法逼出上元仙宮門下客——方勳植出來。

由方勳植對付荊天生，然後，可取得天下兩大秘笈，然後，她可以成爲不死之身，而獨霸武林。

但是，方勳植不肯下山，反是蒯漁父與辣手天姥上了山，龍老太君是反應極快，變機靈活，立即暗中傳言其子，挑起上元仙宮與蒯漁父的爭執，她希望在這場混戰中，來個混水摸魚。

爲求有個更好的照應起見，龍老太君的伏著，時泰與十八羅漢先上了山，上山之前，時泰與蒯漁父已打了一場架，時泰始終認爲蒯漁父是人間魔星，並且，對涂家小姐的生存，有著極大的威脅。

第一架，時泰是僅以身免，上山來，求見方勳植時，時泰不得不帶同十八羅漢手。

蒯漁父一行人就此成爲上元仙宮的對頭。

老實說，蒯漁父是老大的不開心，卅六天罡劍陣的圍攻，在辣手天姥及華山弟子淳于瓊相助之下，再加上兩個具血性，有悟力的村姑少女的出手，卅六柄劍爲蒯漁父、天姥擊了個一敗塗地。

而今，蒯漁父就再不客氣，而直言直說上人的不是了。

上元仙宮是該當有此一劫。

或者是先入爲主這個觀念害了人，總而言之，蒯漁父之上元宮一戰，就幾乎令雙方下不了台。

「蒯施主，你是不會認錯了？」

「老雜毛，你說什麼，老夫錯在那裡？該認什麼錯？」

「你擅闖三清觀殿，毀我天罡劍仙陣，本來貧道祇求你直認己非，低頭服輸，貧道也就不爲己甚，略加告誡，全我山規，放你們下山……」

「放你娘的春秋大驟屁，說什麼山規，道什麼四方之地，越說越不要臉，放我們下山？哼哼，老雜毛，就算你送我們下山，老頭子還嫌你一無誠意，而拒絕你了。」

「好個蒯漁父，看招！」一聲極嘹亮的清叱中，一條青影，那大殿上右首的道長，聲到人到，向蒯漁父連劈七掌，而這七掌，正是玄門無上妙法中的百步劈空掌，這一種憑仗罡氣運勁的殺手神招，力逾千斤，可斷碑開山，更可立劈獅虎，比之少林神技「隔山打牛」，有異曲

同工之妙，又何況一式七招，蒯漁父簡直是被困在這罡風陣中。

雙陽令主實具不可輕侮之實力，七巧追魂招，掌影翻飛之下，蒯漁父一挫身，護身功炁一提即到，而雙手一拱一抖，戟指連彈七彈，七股又細又直，又勁又沉的勁炁竟然直透罡風掌影之中。

但是，七煞眞人豈是一擊即示弱之輩，他是身在蒯漁父的七股震天勁，連消帶打反攻之下，他是一聲長嘯，身形有如金翅摩雲般，向上直竄，而一股勁嘯帶起時，形成一個旋風圈，反兜反困著蒯漁父。

非但反困，而人在半空，仗其本身無比之玄門神勁織成的戳魂神鋒，挾無比之鑽翻之勁而臨。

蒯漁父想不到老道竟然會出手即拚命，四週之旋風圈已狠狠的束住自己，再加由上而下的戳魂神鋒，如果雙陽令在手，一招劈天神招，非但可以震破這個旋風圈，更可以就勢反擊戳魂鋒，那麼，老道是不死也得重傷不可。

而今利器不在手中，只能運用罡天神掌相對……

在一聲怒嘯下，蒯漁父的雙掌一分陰陽，身似陀螺的一個大旋轉，這就是蒯漁父的反應變招，靈活快疾之處，以旋轉對旋轉，而雙掌之陰陽兩儀，吞吐來復之勁，一前一後迎住了這戳魂神鋒，一絞一壓……

勁力與罡風相合，各自感到對方之神力可畏，而各爲搶步出圍。

雖然只是互相對上了一掌，可是，雙方俱各感到了對頭之可怖。

刷一聲，寒光如林，在虎頭仙師與青松率領下的兩班道士，已各伸出長劍，形如半弧形的困住了蒯漁父。

一聲又沙啞又難聽的怪笑聲傳來了，那個一直背手不出聲的老婦，突然雙目微睜，舉步踏出。

「想不到上元仙宮，果眞是不可輕進之區，自己蠻不講理不算數，還得留下人命不可，好厲害，好殺氣，好威風！」

「天姥，妳可得小心啊！死了我，沒什麼，死了妳，我眞怕這件江湖風波，會越扯越大……」

「唉！老魔頭，如果現在你我死了，我相信，總得有些人會流淚，會傷心，會記住我們倆……」

「啊！哈哈哈……天姥，妳說得對，就算我們死，也比以前死得值……」

誰也弄不明白，他倆說的是什麼？並且，是爲什麼突然想到了死、眼淚這些個問題？

「老魔頭，你想不想死，怕不怕死？」辣手天姥又問了兩個「死」的題。

蒯漁父又是搖了一次頭，表明了他不想死，但是，他不怕死。

「那麼，得你我一同出手了。」

「很好。」

「且慢！」突然，傳來了一聲喝阻聲，是個女子，而這個年才十七八歲的姑娘，卻是理直氣壯的站在那裡，她首先向大殿上的另二個老道拱手下拜，然後邊走邊說，「爲什麼非得打一個亂七八糟不可，我們只不過來找人，我們憑什麼一進門就得捱打，老祖師，請教，我們是面目可憎，還是我們惡名滿天下，或者是我們頭上刻有壞人的記號？」

嗨嗨，這個女子說的話，可眞有些道理，事實俱在，三清殿的三位住持，根本不知道先前的事，只不過事後，聽各人說著經過，說明了來者是江湖著名的惡魔蒯漁父。

鐵玄上人首先皺了眉頭，老二洞霄眞人，老三七煞眞人，雖說習靜多年，可是，對三十年前的蒯漁父依然有所耳聞，因此，先斷定了是老魔橫行。

即使白石暗使偷襲，令鐵玄上人有些不滿，不過，罰是罰了，依然編派了老魔的不是，他根本沒詳問了一切，憑主觀，先入爲主的概念作準，好鬧了個不可開交。

七煞眞人兩招一過，鐵玄、洞霄立即發現老魔果然可怕，越証實了老魔是有意前來挑衅，至於，他們爲什麼來挑衅，挑衅的目的何在！這可沒想到。

現在少女的說話，令鐵玄上人有些慚愧了。

唉！鐵玄上人啊，如果你能夠因此一念而詳問所以，這個亂子可能鬧不起來，可惜，老道爲了面子，更不甘心老魔上門欺人，就此弄得幾乎無法下台了。

「妳是何人？」鐵玄上人開口問一句，

「小女子牛小蘭。」

「無名小輩。」

「放你媽的屁。」

鐵玄是一念托大，不想，立即遭到了蒯漁父的痛斥，說眞的，天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更不必說什麼有名、無名、老輩、小輩，鐵玄上人是說了句也可算是老實話，牛小蘭眞正的是無名小輩，那想到，他越是倚老賣老，而蒯漁父就偏不讓他自命不凡。

但是，蒯漁父一時口爽，可將個鐵玄上人氣過了頭，沉下臉來，喝道：「玄都劍陣！」

嗆嗆嗆！

人影翻飛，劍光如虹，而七煞眞人已由其他道士手中取得長劍，劍一震，嗡嗡作響，響個不停。

左三，右四，前七，後八，玄門別具威力的玄都煉魔劍陣，已在交叉縱橫的步位下，將蒯漁父、天

姥，連三個少女也圍住了。

「好可惡的雜毛，竟連三個女娃子也不放過……」

「小蘭，靈姑，妳倆是沒什麼武功，現在我問妳倆，怕不怕，如果怕，老太婆將妳們送出陣去。」

兩個說話的村姑各搖了頭，一個是立了門戶，分明是涂素馨的天星式，而靈姑則傲然看著那些道士，華山派淳于瓊是長劍貼身。

七煞眞人根本不理會少女會不會武功，一聲長嘯，劍光如虹，劍嘯如潮的，首先搶步入宮。

他這裡一動，玄都劍陣是「破軍」、「貪狼」、「巨門」之三星位，引動了「羅睺」、「計都」雙煞位，長劍如林般，向中間點到。

果然是玄門煉魔大陣，劍影縱橫，更有劍炁環繞將五人圍了個狠的。

蒯漁父、辣手天姥早已發了狂野之性，一個抖開了盤古訣，一個身形疾走，排雲神掌立展神威，時輕時靈，時疾時勁，變幻多端，而又咄咄迫人，如果不是玄都劍陣實在門戶緊密，呼應極快的話，一個猝然相對，有幾柄長劍，險乎為其劈手奪來。

兩個老的是不懼這個劍陣，有守招，還有出招，但是三個少的卻幾遇險招，才三個進退，牛小蘭的肩頭中劍，靈姑娘背部劃了條三寸來長的傷口。

誰也看得出來，兩個少女根本是在捱打，等送命，兩老想加於援手，但玄都劍陣步步緊迫，令他倆難以抽出手來，目見兩少女已受傷，大大影響了兩老的出手發招。

「眾位師伯師叔，不可再打……」

聲到人到，一條白影已奪入了劍陣，護住了兩少女，此人正是方動植。

* * *

或者是天祐善人，也可能是小人之陰謀有干天忌，否則，在如此緊張的情況之下，極可能扯起一傷彌天之風波來了！

方動植是看不過眼，玄都劍陣連不擅武功的少女也在誅殺之列，一時血性大發，仗義之心而起，奪入重圍，以求補救之道，可是，他卻忘了自己這樣貿然入陣，將自己置諸於極不利之位置。

辣手天姥、蒯漁父正為玄都劍陣困擾，突然由敵方搶入一人，並且，極自然的奪入陣中，第一個念頭，來人非友是敵。

方動植一到又是即與少女靠邊，明眼人一看，分明是攻我之疲，這就更令兩老心神不寧，敵意更重。

而七煞眞人所率領之巨門、貪狼、破軍、羅睺、計都五大方位，再加上外護變星幻曜，層層困緊，迫使兩老剎時之間無法騰出手來，方動植本身之武功又高，這一股疾勁沉著的射陽炁，首先代天姥一阻羅睺、破軍之兩股交叉撞擊，否則，蒯漁父極可能為兩老反控反刺，甚或受了重傷，送了命也說不定。

如果，方動植有什麼三長兩短，那麼，上元仙宮勢必與兩老結下不可解脫之仇怨。

而兩老又勢必與三女之有所傷失，而義憤塡膺，不完不了，到那時，大風波是扯開了，江湖道上，又不知將有多少人進入了枉死城，天幸是方動植本身功力不弱，認宮立位又有心得，中氣充沛，一聲呼喝，上元仙宮中人首先有了些內愧，天姥與蒯漁父也有深得我心的感受，看清了這個小伙子，並不是個不講理者，這殺手、辣手、毒手也就不對付他，而專來對付玄都劍陣了。

「方賢侄，快退出！」

七煞眞人是動了無名火，他有心決不讓兩老走出上元仙宮，為了不想誤傷自己人，他要方動植出陣。

「三祖師，玄門中人，又豈可波及無辜？」

「魔頭侍從，即是從兇。」

七煞眞人這八個字，就算宣佈了三個少女的死刑，方動植莫名其妙的接了句，「玄門中人，那有如此狠毒心腸！」一邊說，一邊已彈出三枚貫虱針！

貫虱針為玄門中第一利器，由於方動植的苦心專志，他習得少林內功，在射陽炁之推運下，可說是百發百中，甚至於銀光一線，一閃即隱，而對頭已中了針！

想不到方動植今日是用上元仙宮中的絕技，來對付上元仙宮中的人。

這豈不是背叛師門？方動植可犯了嚴重的門規了，但是，又有誰明白，方動植的心思啊！

七煞眞人是一個一炁三清，好功夫，劍虹幻起千層霞光，微微三點，琤琤琤，三聲極細微的脆音，貫虱針已為眞人凝煉的光磁訣所毀吸，一聲怒斥道：「化三清！」立即劍影縱橫，步聲雜沓，一轉眼，劍陣已變，離兩老等人，大約有五十來步，也就是七煞眞人等，自動的退後了一大截。

辣手天姥、蒯漁父是江湖大行家，那會看不出，這種欲擒先縱的法門，但越是這樣，越可顯示了他們將有更厲害的殺著出現。

果然，「嗤嗤」連響中，天姥、蒯漁父臉色微變，這是「玄門劍炁」，等如劈空掌，隔山打牛，利於遠擊，而自己，分明已被困在一

氣化三清的劍氣之中了。

想起了雙陽令，如果雙陽令在手，依然可以像盤古神訣震破這混元劍氣，可惜……

兩才與方動植分三才位，各用本身最精純的內功相抵。

溟濛炁、劈天功、射陽勁，結成個三元陣法，强抵住混元劍炁。

三人功力，全是不同凡晌，天姥與雙陽令主不得不對這位小輩英俠心生敬意，江湖上果然是後浪推前浪，一個荊天生，依他們之見是天賦異稟，得天獨厚，而今這個小伙子，分明不在七煞眞人之下，如果一對一的話，兩個老人家眞可能不及方動植。

可惜，現在牛鼻子人多，並且，他們善於截長補短，他們更有一種奇怪的法門，在前為首一人定能有劍炁傳出。

然後變陣形，而新的為首人，一樣可發出劍炁，方動植是明白，這是「借劍之法」，是上元仙宮的一項神技，就如別派人的連體之法而已……

玄門劍炁如無十年八年清修之功，是難煉成的，而劍炁的吞吐長短，是全靠修煉者的悟性及天資，每人的功力不同，劍炁之凌厲與否，相差極遠，不過，玄都劍陣中的好手，個中練到有成的佼佼者，常言道：一氣短、二氣長，所以混元劍陣之所以自動闢出一個大空位來，就是便於借劍法之使用而已！

以眾凌寡，並且，還有三個武功不佳的少女在，兩老已鬥得心火大起，幾次想一走了之，然後來個大報復，但是，當看到小伙子是臉色凝重的，為了保護三個少女，不惜違反門規，出面幫手，兩老又不忍了。

「各位，敬請停手！」

半空傳來了天神般的叱喝聲。

但是，誰又會聽他的？

「蒯漁父前輩接住！」

半空中，突然出現兩道蒼霞，一閃即入，如此凌厲的玄門劍炁，竟然無法阻擋這蒼霞的破圍而入。

一聲長笑聲中，蒯漁父是鬚髮俱張的，揮手連彈中，一長身，接住了這兩道蒼霞，正是的他雙陽令……

「梆」一聲啞嘯中，劈天神招揮出，蒼霞似潮的，捲起了兩股其勁無比的神力，玄門劍炁，幾為他擊破一洞。

七煞眞人一聲怒嘯，長劍一抖，幻起圈圈漩渦，「分光神招」展出，與雙陽令絞在一起。

辣手天姥是大有喘氣之機，排雲掌似風捲狂沙般向四外捲去！

方動植突然的住了手。

可是兩股劍炁已到……

就在此時，一條灰影似天神下降一般投入陣中，阻在方動植前，兩股陰陽相生的推撞之勁，將這兩股劍氣絞住。

「恩公……」

「荊天生……」

「大哥……」

三個少女有不同的叫法，但是，人是一個，一個看來平凡，卻又顯得太不平凡的漢子，護住了方動植，加强了三元方位之威力，與混元劍陣鬥了個狠的。

來人正是荊天生！

他不希望再打下去，但是，他更不明白的是方動植，為什麼突然之間，有了輕生之念，他根本不認識方動植，只以為他是個年輕而又具正義感的英雄人物。

這或者是氣機感應之故，荊天生一見方動植就如磁引針的，有了種親切感。

方動植又何嘗不如此。

待到荊天生的出手展開，方動植更是敬佩讚嘆，而又衷心的佩服！

漸漸的，荊天生、蒯漁父、天姥三人結成的無形勁圈，已封剋住混元劍陣中的無形劍炁了。

七煞眞人臉色大變，步法越來越穩，而兩隻袍袖無風自鼓，劍尖爆散的銀虹，更帶著嗤嗤的急響，向前射出……

也只有七煞眞人的劍炁，還有些生氣，其他四方，根本是萎疲無用了！

突然，左角有一聲勁嘯！

右角也發出了狠勁的劍炁。

上元仙宮的三位祖師，親臨劍陣了。

荊天生本想善罷，現在，如果不用强硬拚，那麼，發展下去，勢必會引起了互相殺傷之情形，如此，將會再無良策，以求善罷了！

荊天生突的一個旋轉，一股急漩，是挾勁嘯抖出，而人有如强弩般彈出……

七煞眞人剛剛抖出一股無形劍炁，不想橫裡欺來一股勁風，正在他中空、虛宮之位，他不禁一凜，心中也不得不佩服來人的看得準與狠。

可是，尚未有所動作，而一陰一陽，一推一撞的兩股不同勁力，已將他狠狠的扣住，七煞眞人豈是等閒之輩，長劍迴刺，那想到眼前一花，胸口一窒，一股若有若無的玄力，將其重穴扣住。

荊天生是看準了七煞眞人，在久戰之下已成强弩之末，他是立即展開了乾靈天玄身法，在冒險一擊之下，果然為其一招成功！

七煞眞人被扣，而荊天生已沉聲大叫道：「晚輩不敢放肆，敢請祖師各暫息雷霆之怒，聽我一言……」

不得不停手，因爲，七煞眞人分明已落入人手，荆天生是用了一著險棋，總算將上元仙宮的爭鬥暫時停止了，他這才喘過一口氣。

他打了個羅圈揖，沉著地說道：「晚輩荆天生！」

當場闃然，原來，此人就是最近鬧得江湖道上沸沸揚揚的鐵行者荆天生。

靈姑娘突然有了份自傲之感。

淳于瓊深情的看著這人中英俠。

「半路上，得悉一份陰謀，而這件陰謀之主的，在於晚輩的乾靈訣上，有人非但想殺我，還想乘機讓上元仙宮捲入漩渦，晚輩本不在意這些江湖的爭殺，但是，卻也不甘心爲那些陰謀者所害。

「如果，志同道合，如果是眞心爲民，晚輩不是個量小氣狹之徒，乾靈訣他可以借看，攻習，事實俱在，一部乾靈訣，也不至能橫行天下。

「其實，晚輩所怕的就是借乾靈訣而濟其惡，而現在，這份乾靈訣果然引使惡人巧使陰謀，令上元仙宮與我作了對，晚輩這才兼程趕來。

「三位前輩，我可以將乾靈訣雙手奉上，我知道，上元仙宮佳持是深明大義，不會助紂爲虐，更且言出如山的前輩，晚輩祇求三位主者，別將乾靈訣傳與惡人……前輩意下如何？」

鐵玄上人等三位主者，做夢也沒想過，自己是爲求乾靈訣而留難這些人的。

他們不禁目瞪口呆。

但是，荆天生是誠懇的，他果然取出一本極舊的薄本子……

「且慢！」

辣手天姥突然出聲喝阻了荆天生，「荆大俠，你用乾靈訣來換我，還有這個老鬼？」

「正是。」

「不見得我們闖不出上元仙宮！」

「前輩，我是兼程趕來，我還得兼程趕去，妳可知黃河兩岸大災……官府辦事不力，只知求神拜佛……還什麼龍王，提什麼親……可是百姓嗷嗷待哺，而且，風聞已有易子而食的現象發生，老前輩，救人要緊，爭什麼江湖之意氣，爭什麼武林之風光啊……」

誰也看見了荆天生說著說著，他的眼中滿盈了淚水，事實俱在，他怕上元仙宮爲陰謀所苦，更怕自己的朋友莫名其妙的陷入了陰謀之中，他甘心情願，用乾靈訣換來時間救災民！

這是誠懇的呼聲，這是爲民請命的哀號！

辣手天姥、蒯漁父，連方勳植也不禁暗暗喝了聲采，這才是有眞肝膽的血性好漢子。

方勳植跪在三老面前，他甘心情願接受宮規家罰，但是，他請求三老放他們走。

鐵玄上人臉色慘變，他走上前，一手抓住了荆天生的右手，一手扶住了他肩頭，是這樣的激動，這樣的慈祥，「孩子，好！我得多謝你，你代上元仙宮解除了一次大災難，放心，我會查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乾靈訣我會收下，但是，上元仙宮中人誰看一眼，誰就得剜下眼睛來，我代你保管，不，這是說明了我的懺悔，去吧！孩子……」

荆天生恭恭敬敬的跪下，叩頭，鐵玄上人將他扶住，拉他起身……一回頭，他叫了一聲道：「方勳植，我相信你再也不會讓愁思所困了吧！你也不再會想到，一死了事吧！嗯，孩子！」

方勳植是站起來，興奮的抓住了荆天生的手。

* * *

龍王廟，青陽崗，邙山腳下，千里黃河，連缺了幾道堤岸！

哀鴻遍野，有賣兒賣女的，也有買了當豬羊殺的，更有人販子在人羣中出沒。

突然，一股清風吹來。

人販子竟然死了三個。

賣出兒女的鄉親們，正在含著眼淚，吃著賣兒女得來的糧食時，他們發現了自己的子女回來了。

並且更有人在發放錢、米、糧食。

他們是災民，但是，誰也有著耿直、善良的心性，他們得救濟，更得到了大戶的指導，有的防洪，有的退水，有的開始了搶種、搶耕。

他們之中，有人傳出了信息，大戶主奉命行事，至於眞正籌劃謀策，眞正辦米、辦糧，運來糧食、金銀、耕具的是一批人，一批眞正的英俠。

其中一個，是他們全都耳熟能詳的荆天生。

在南莊，一座難民集合的破廟中有著個特別的家人，一身粗布衣服，一張憔悴的面孔，正對著一個莊稼漢子在說話，說著沉痛的話，「我對不起你啦！海子哥！」

「你再說這樣的話，你就是在罵我、咒我……我不能沒良心……孩子丢了，那是咱的命苦，不能怪你……」

「荆大哥！你餓了吧！」有個村婦遞過來一塊麥餅。

「海子嫂，我吃不下！多好的孩子，那會一轉眼，就不見了！我心中堵得慌，是我沒好好的安置你們，這才引起小娥兒不見了。」

「那能怪你，你代我們大伙兒操的心還不少了……」

有多少人在飲泣，哽咽……

「靈姑娘來了！」

衆人一聲哄，只見個村女走了進來。

「恩公，你可得答應我一件事。」

靈姑娘說的話，令荆天生神色一整。

「海子哥，你更得勸勸恩公，別一時意氣……」

「啊，什麼事？」

「小娥兒在別人手中，奸人的算計可眞狠，他們是看準了恩公的弱點！」

「靈姑娘，快講，小娥在那裡？」

「他們會逼你！」

「總得去救孩子啊！孩子沒罪……」

「不！」海元一直來人們稱他海子，他是斬釘截鐵的說著，「荆大哥，我們還年輕，丢了一個孩子，我們可以再生，因此而連累了你，我可變成了大伙的罪人，荆大哥，無論如何，你得聽我的話。」

「對！小娥她爹說得對，大哥，你可不能讓我們背上這個大惡名啊！」

「再說，恩公啊！你已多天沒闔過眼了……」靈姑娘幾乎哭出來了。

荆天生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恩公，我相信，明天或者後天，蒯老爹會趕來，連方大俠也可能由鄭州趕來……」

荆天生不言不語，低下了頭！

靈姑娘哭了：「恩公，我明白你的心意。你在怪我自私、可恥……但是，你爲什麼不想想，你眞的甘心讓海子哥兩夫婦背上了個大罪名？孩子小，不懂事，沒罪，這當然對，可是，天公也會說，你又有什麼罪該讓那些人作弄、陷害？我或者太自私！我連累你，求你自私……恩公啊，有多少災民，在等待著你……」

「還有不少人啊！靈姑娘，妳爲什麼忘了，我的朋友越來越多了！」

「從沒聽過，有了人，必需得死一個！難道，好人就是該有那麼幾個？」

「這倒是實話，對麼，誰又規定了，好人不該多，多了就該死幾個來齊個數的？」

荆天生是被難住了。

但是，他又怎能讓靈姑娘圈住了自己，他明白，既然是對頭的陰謀，自己已經與他們對了面，靈姑娘怕自己涉險，其實，他又怎說得明白，一直來，他已經歷過多少風險了。

突然，他有著一種極奇的想法！人多好辦事，這不錯，事實俱在，這一次的黃河成災，如果沒有蒯漁父、辣手天姥，加上個方勳植的出謀劃策，可眞不能辦得如此妥貼，如果憑仗自己一個人，那怕東西奔波，也極難救得這麼多人，至少，有不少人家得骨肉流離，或者死亡於逃荒中。

人多，也有人多的方便之處，現在，他就不能像單身一人時，走著自己想走的路。

海子嫂在勸他，因爲，靈姑娘的叙說，令衆災民越發心痛，誰也不忍心這樣個好人，爲了代民請命，非但沒點好吃、好喝的，反而，連睡眠的時間，也讓他們那些災民給躭誤了，也難怪，看來是如此的憔悴……

海子嫂更在暗自怪責自己，哭什麼來的，小娥不見，不讓荆天生知道，他也不會立即出門、尋訪……如果，自己知道他已十來天沒好好的睡過的話，她那怕是死，也不會吐出有關小娥失踪的事！

也因爲這樣，她是苦苦哀求著荆天生，睡一會兒，海子嫂就差沒跪下叩頭而已。他們誰也清楚荆天生的爲人，他是非但看不慣，更且痛絕這種行爲。

他是人，他與貧民百姓是一樣。是官府，世道的不平，而自己只不過是個打不平者，既然有人欺逼良民，也該有人幫助平民的，在他心目中人，誰也該好好的活下去，決不能活不下去，那怕天災，還是人禍，他得引領他們抗災，抵禍……如此而已，所以他不能看人比自己矮了一截。

海子嫂只能求，求，求……

突然，廟外傳來了一聲叱喝，並且，更有人喝打的聲音。

一陣極刺耳的怪笑傳來，靈姑娘心頭發冷，海子嫂更是臉色慘變。

有慘叫聲，有仆跌聲，荆天生看了靈姑娘一眼，道：「這可沒法子的事，他們欺上門來了，我大概是生就條勞碌命，舒舒服服的日子，可輪不到我！」

在他以爲開玩笑，說得輕鬆些，讓他們少些內疚之感。不想，荆大俠啊，你越是說得輕鬆，越令他們感到心痛！靈姑娘幾乎想叫皇天，問天公，爲什麼，人，有這樣的壞人、惡徒，荆天生前生到底做錯了些什麼啊？而你們今世要千方百計的要害他要置其於死地……

廟門口，已倒了大片人……一個看來年約四十開外的黑瘦漢子，陰狠狠的對地上人在笑，「憑你們也敢來阻攔我，泥腿子、窮棒子，你們就等死吧！」

哼！這話可惡透了底，黑瘦漢子分明是下了重手，點了這些窮苦人的死穴。

出來了一個粗衣粗服，毫不起眼的小伙子，眼睛沒神，臉容憔悴，一個標準的災民樣，黑漢子也不放在眼中，但是，突然他的眼睛瞪大了，他越來越心驚。

這個小伙子是彎身扶起一人，好像代人拍去灰塵的拍了幾拍，本來在慘叫呻吟的災民，行動如常，更且出聲辱罵！

分明解了自己點的死穴。

自己獨門的玄陰指，別說對付這些疲乏無力的災民，就算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中了也難脫得了身，除了自己解救，否則實死無生，而此是何人，能夠解開自己的獨門點穴法？

「荊天生！」黑漢子是想到了這三個字，對，風聞此人看來平凡，其實深藏不露……對，就是他，因此他叫出了聲來。

荊天生根本不理不睬，他得解救所有被黑漢所苦的災民，他是心中明白，這些災民為了來人對自己有些無禮的說詞，令他們發火，以為人多，可以代自己打發個對頭，那想到，來人是個江湖能手，他們反而受了害……不過，一個江湖人，就算出手，略加懲罰，也就夠了，那可濫下殺手，要人性命，為其傷的，竟然有十幾個之多……荊天生不禁對此人大為不滿，也因此他是一反常態，故示驕傲，更當其面，解了他的獨門點穴，一挫其銳氣。

黑漢子一見荊天生如此相對，他是一聲怪笑，道：「是你不識抬舉，打！」

打字出口，黑漢的出手疾如閃電，雙指已點向荊天生之雙目！

荊天生不架不格，雙手還在料理著傷者，只不過是一仰頭，好準的分寸，黑漢立即一點落空，且不能乘勢直迫，但是，黑漢子根本是第一招是實中虛，而第二招的虛中實跟着就下，雙指一滑而下，點向荊天生的笑腰穴。

這一招是眞正的狠招，指影看來游移不定，其實，正是他的成名絕技，「幻影指法」！

不想荊天生是方今第一位英俠，乾靈炁堅硬難破，又何況他的七退六進的天靈身法，更是神鬼莫測，黑漢子以為一招即可成功，不知怎麼一來，他眼前已不見了荊天生的影！雙指所展開的幻影萬變手法，竟然會落個空，這可叫他心神俱震了。

看一看，荊天生已到另一角，在解救那邊的傷者，他簡直不敢相信，在自己神目貫注之下，他竟然可以脫出自己的監視，他是使幻術，還是另有分身法？

「好個荊天生，竟敢用妖術……」

這是自我解嘲的說法，當荊天生是個妖人，那麼，不能對付，一擊不中，全可借此過了場。

但是，第二招就該有個對付妖術之道了吧……哼！依然故我，荊天生在黑漢子的倍加留神，展開遊魂七指之下，在他以為，經已封鎖住前後左右，十步之內的他方，饒是他轉身疾快，也難脫出了自己的禁圈……不想，一股旋轉之力，略為撞了一撞指風，又不見了荊天生蹤影。

黑漢子心中大為煩惱，更有著三分性急，但是，自己來時已誇下了海口，如果就這樣的灰溜溜回去，那以後又怎麼做人？

耳根清淨了，清淨了什麼？原來已無那些苦哈哈的呻吟了，這就表示了荊天生已解救完畢，他一定神，果然，面前有一張看來樸實，但帶有兩分冷意的臉……

「你叫什麼名字？」

眞不客氣，將個黑漢子氣得幾乎閉過氣來。

「荊天生，你好狂，焦大爺與你沒個完了！」

「我狂？哼哼！姓焦的，是你濫施殺手，是你殺戮無辜……如果沒有我，試問，這十來窮途災民，豈有活理，你還大言不慚，說荊某狂妄？」

「荊天生，你就與我老老實實的對招吧！」

「我幾時不老實？」

「不可用妖術……」

「唉！想不到武林道中有你這樣的井底之蛙。」

荊天生說的是實話，但是，焦大爺可恨極了，老實說，他最怕人罵他坐井觀天！井底之蛙。由於他閉門苦練這太虛玄陰指，廿年不履江湖，指法煉成，自以為舉世無雙，而無敵天下，不過，他的長老卻在他下山之時諄諄告誡，說什麼天下之大，武功之多，可說浩瀚如海，不可驕狂，不可自滿，以免為人有井底蛙之譏，那想到今日，果然為人笑了……

焦大爺是恨瘋了心，身法動，雙手齊揚，這是他的拚命打法，兩手十指，點、挑、撥、打……每一招，每一式，竟然連聲嗤嗤嗤！而一股又一股的陰炁勁風，交織層層的，依稀結成了一個羅網似的，困住了荊天生。

荊天生嘆了一口氣，心中明白，這是一種極難得的指法，密而緊，實而穩，尤其是這指風陰勁，一般江湖人，實難抵禦這種綿密精緻的指法。

但是，出手傷人，用心太險，

這樣個江湖人留在世上，也太可怕了！

荊天生思念至此，他是由隨從其指法飛舞，而一變為反手迴扣……想不到荊天生竟然也用指法來對指法，而荊天生的指法是大開大闔，氣象萬千，比之玄陰指，更具聲威，有幾招簡直是殊道同歸，不過，一個屬於陰煞，一個是光和陽祥。

嗤，嗤，嗤，三聲如擊敗革之聲中，焦大爺連聲也未出，跌翻在地，他中了荊天生三指。

焦大爺是有說不出的難過，自己苦練了二十年的玄陰指，竟然是如此的不堪一擊！

他那黑臉變得灰撲撲，這說明了他的心神緊張，不！簡直怕得要死！

眞是不可思議的規律，越是心狠毒辣，殺人不眨眼的傢伙，他們越是怕死，當報應臨身時，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是下流、卑怯、無賴……

焦大爺也有這種表現，顯出了一身膿包樣，剛才那種驕狂、囂張的威風收了起來，他眼神中透露出無比的驚慌，如果不是身受重傷，他眞會一走了之。

「你怕死麼？」

「我……我……姓荊的，常言道，兩國交鋒，不斷來使……我是奉命……奉命來請……」

現在，他自認自己是個使者了，請看，這個傢伙的鬆且樣。

「其實，你不說這些，我也不會殺你，好，我們走吧！」

「那你總得解開我的穴道。」

「那也不忙！」

「這……我……」

「我可以押了你走！」

「你這算是示衆了……你……」

「不，姓焦的，我是以人換人……走吧！」

荊天生押了焦大爺走了！靈姑娘追出廟門口，她還想阻……連海子夫婦也出了廟門……可惜，這一次，荊天生連馬也沒有騎，先走了一步……

遠處傳來了馬嘶聲，靈姑娘倏然一整臉色，她打一個響亮的口哨，鐵騎似雲龍過渡的馳來……她匆匆的告誡了幾句，姑娘騎上了鐵騎走了！

在一座陰森的莊院中，有著人聲喧嘩，但是，一聲吹竹聲傳來，立即鎮住了喧嘩。

傍晚的莊院中，一變為靜寂，只剩下吹竹餘聲，在空際盪漾，越顯示了這裡的陰森，可怖……

宅院深處，一座偏廳，居中坐著一個滿臉慈祥，打扮富泰的老婦，老婦的輪廓極美，即使老，可依然有著極美的風韻。

面前，坐著一個少女，有些憔悴，有些病骨支離，但是，她那雙眸依然似點漆，吐露出怨憤交逼的光芒。

一個衣衫襤褸的女孩，大概才十一二歲的，雖然臉黃肌瘦，但她的一對大眼睛依然閃耀機靈的神采，現在，有些緊張有些恐惶的倚在少女的身傍。

那個老婦開口了，「馨兒，妳可是人大心大了！妳再也不代為娘的想想，涂家是武林世家，領袖西南數十年！如今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你父親為江南程家所毀，雖說此事隱秘，但我永遠記得清清楚楚，不錯，我是別有野心，但是，馨兒啊！身在江湖，不是為人一刀，就得殺人流血……為了報仇，有時忍辱含垢，有時，締親結友，難免賣友損親，可是，我為的什麼？還不是為了涂家……」

姑娘低頭不語，也不接口。

「是的，我設計陷害荊天生，我所求者何？乾靈訣，而今，乾靈訣在此！」

轟的一震，涂素馨猛一抬頭，只見龍老太君手中托著一玉匣，匣中正平放著一本薄薄的絹本……她想看，可是，龍老太君突然一聲長嘆，道：「我記得上元仙宮鐵玄上人說過，誰看一眼，剜了他的眼睛……老身或也令這種精神所感……荊天生，好個小輩英傑，他竟然感動了辣手天姥、雙陽令主……更將勳兒也拉下了山，是他們一力承擔，救濟保護千里黃河所造成的災害……」

涂素馨越聽越是感動。

「這就越令我自慚形穢，馨兒，交還給荊天生，而我與妳大哥，也該走了！我們在家中等妳……」

「娘……娘……眞的，追悔從前……妳……」

涂素馨激動得說不出她心中所想說的話。

龍老太君是這樣的慈祥，也是這樣的難過，涂素馨不禁跪在地，抱住了龍老太君流淚，不過，姑娘現在是興奮的！

龍老太君遞過那玉匣，涂素馨接住時，龍老太君說道：「涂家的人，誰也不准偷看！」

涂素馨臉色莊重地說道：「女兒不會如此的無禮！」

龍老太君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覺今是而昨非，可惜，也太遲了……」

「不！娘！並不遲，實在不遲……」

「去吧！好好的找到天生，代為娘多多致意，就說，為娘是心香一瓣，默祝他一路平坦……」

涂素馨幾乎流下了淚。

然後，她走了，並且，攜帶著那個小女孩小娥，七迴八繞，總算走出了這所陰森的莊院，天，已開始黑了。

才走出莊院大門，迎面碰見了荊天生……還有一個，正是那個焦大爺。

涂素馨不是一個一無見識的人，當其發覺姓焦的是奉母命去騷擾荊天生，又清楚擄走小娥，造成荊天生心理障礙時，她不得不有所推析其母的用意，眞的，還是假的……

荊天生也有著心事，爲什麼龍老太君在這個時候放了涂素馨？是臨時變計？是別有陰謀？還是她眞的心中有愧？

晚風吹來些寒意，涂素馨直到如今，她的病體未復，並且，有著加添的跡象，由於一時興奮，她可以說憑仗一時的虛火，一時的意氣，前來尋找荊天生，她想不到荊天生會這樣快出現在她面前。

本來有些靦覥，現在，更有些心神不安，可是，荊天生心頭一亮！

「涂小姐……」

「荊……天生！」

「方世兄就快到了！」

「我……不配……或者……」

「涂小姐，我們相交雖短，相知該深，我是個無聊、跌宕的浪子，或者，我生具流氓之個性，更可以說，我不能受牽受累，事實俱在，有多少不平，有多少可憐的人們？我記得我已對妳說過，除非官清吏治，否則，這天下、這世道就得在貧富懸殊中激盪，最後，不是天災人禍的死人，就是官逼民反的戰亂。

「涂小姐，讓天下……少些亂事，少些不平，別造反，別打仗，兵兇戰危，還有飢荒所逼，造成了農民失田，田園荒蕪，造成了更大的糧荒，那時候……這世道啊！就會越令貧民死，一大片、一大羣的死……決不能讓他們死！對不對？

「方世兄他也說，決不可任憑災荒驅民，涂小姐，他眞是個足智多謀的好人，他有條有理，救災、賑貧，還代他們安排了搶種、開荒的策劃。

「一直以來，我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與他在一起，哈哈……」

爽朗的笑聲，眞誠的語氣，令荊天生形如高崇的天神，涂素馨幾乎聽呆了。

突然，她覺得荊天生的話，非但偏向方勳植，並且，他是在告誡著涂素馨，暗示著方勳植比荊天生更感人！

可惜姑娘的病體未癒，可惜……她的眞氣未復，而突然，她明白了一件事，荊天生或者已看清了母親的陰謀，龍老太君放出涂素馨，是希望這三角引起一場糾紛，然後，她可以從中取利。

從荊天生如此坦誠的說話中，涂素馨已感到她與他的距離，越來越遠，但是，友情卻越來越清晰！

姑娘是心痛，又是心歡……

她坦然取出玉匣，交付與荊天生。

荊天生聞說是自己的乾靈訣，他感到了不安，他怕上元仙宮中人會受到了陰謀之暗算。

打開玉匣……嗤嗤兩聲，荊天生心中陡的明白，龍老太君依然在算計自己……根本無乾靈訣。

中門被暗器透入，全身一震，還想運氣護身時，一陣劇痛，不得不令他撫胸坐倒！

四外已傳來了驚人的笑聲。

涂素馨那會不明白，一個連環扣住一個連環，龍老太君無論如何，得毀了荊天生，而自己，卻做了這個陰謀的主要人物。

「涂小姐，速走……」荊天生咬牙迸出一句話，到現在他還顧慮別人的安危！

涂素馨不哭也不笑，臉色變得更爲嚴肅，四外，步聲雜沓中，走出了不少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們已圍成了一圈，他們爲龍老太君的陰謀成功而歡呼，荊天生忍痛環視之下，發覺不少是袁家堡中的人。

這是血戰袁家堡的餘波。

西北角有一個相貌青綠的老婦，手執鳩頭杖，一身黃衫，巍然獨立，滿臉猙獰之色，正是名震江湖的無形姥姥。

在無形姥姥的左側，有個臉如骷髏的黑瘦道姑，她身後有二個小婢，乃是羅刹門下的三個兇手，自己曾從她們手中奪下了雙陽令。

又是一陣悶叫，龍老太君帶領了兒子涂光瑜，還有不少分明是屬於她們的手下男女衆人，步出了場，她是萬分的得意，向衆人擧手示意……

「莆老太太，你的羅刹刀果然是厲害，憑妳這一手，妹子絕不會令你空手而回！」

「妳答應過我將上元仙宮交給我的。」

「一言爲定！」

龍老太君與羅刹門的交易算是做定了，然後，又向無形姥姥提說條件，就是事成之後，荊天生交給無形姥姥處理，分明無形姥姥恨極了荊天生毀了她的門人段雲雲。

然後，龍老太君招呼涂素馨，要她回到自己身邊，她的理由是，一筆寫不出兩個「涂」字，自己人始終是自己人！

一陣極凌厲的長笑聲中，涂素

馨是冷冷的看了自己生身母親一眼，一揚手，青靈三陽刺出了手……她的三陽刺已向荊天生刺到。

荊天生臉現笑容，他以爲，她這樣做，依然會粉碎了龍老太君的如意算盤。

荊天生一死，借以示儆，用他欺騙了上元仙宮，甚或交付無形姥姥，凌遲決處死自己的主意，全算完了……

那想到涂素馨的三陽刺才抖，一道綠影有如鬼影凌風般，一閃即到。並且，如此威名江湖的神脈訣，太陰炁，竟然如此的不濟事，爲這綠影一招扣住。

衆人轟然叫好，龍老太君果然身手不凡。

可是，又有誰清楚，這又是個陰謀，涂素馨這幾個月來，讓自己母親折磨得意志消沉，在一股自墮的意氣侵襲之下，她的眞氣未復，功力大打折扣，再加一連串的卑污作爲，出現在一個自愛的少女眼前！請問，她那能受得住，老實說，她已打定了與荊天生一起死去的主意。也可以說，她依然在自墮的意念控制下，她又有什麼辦法來應付處心積慮的殺著。

她一口鮮血噴出，噴了龍老太君滿頭滿臉。

但是，龍老太君她呆住了，不是在被血噴之後，而是在血噴之前！

一個目如電閃，形如童嬰，綠髮飄拂的半老女子，冷冷的看住了龍老太君，而一方面她已扶住了涂素馨，分明，龍老太君爲這綠髮女子所反剋，並從其手中救得了涂素馨……

「姑姑……」涂素馨在哭！

「不許哭。」這位女子火氣眞不小。

至於龍老太君卻怔住了，「妳……妳沒有死……假的……妳……」

「我不許死，我怎能令妳肆無忌彈的大展手腳，其實，從妳勾結袁鐵生，教唆袁小恩起，我一直在暗中破壞妳，上元仙宮之突然受牽累，如果不是我……恐怕，乾靈訣眞落在妳的手，小空空白飛得手……還有今夜，妳以爲無形姥姥對付荊天生？不見得……素馨，取出荊天生所藏的書信，交姶韋素娘……」

涂素馨現在讓自己的姑母玄天仙女涂辟邪的九天玄功，打通了渾身經脈，連太陰炁脈也爲涂辟邪的無比功力打開，她精神一振。

她向荊天生走去，但是，荊天生搖搖頭，他不想再引起其他的糾纏了。

「荊天生，你師父是誰？」九天玄女在發問，「難道他沒說過他有個師妹？」

荊天生似被雷轟，他依稀記得師父坐化時，說過他門中還有個長輩，對，是個女的，姓杜！是「涂」？他突然流下了眼淚，因爲，他記起了師父，想起了師父的教誨、傳藝之恩。

突然他萬分依戀的看了涂辟邪，眞想不到，自己還會見到師父生前極關心的人。

「我師兄，收得個好徒弟，天生，你……難爲你了……」涂辟邪何嘗不喜歡這個師侄，但是，突然她臉色一變，對天生道：「我師兄授藝極嚴，收徒更苛，費盡心血，可不准你自己消沉，爲宵小所害，記住了。」

邊說，邊已從她懷中掏出個破布包來，一打開，揀出一張柬帖，她是手指輕輕一彈，這封柬帖，有如一方鐵片般，向無形姥姥投到。

「妹子！」龍老太君沉聲的叫了聲。

「誰是妳妹子？我只怪我大哥有眼無珠，老實說，壓根兒，我就沒有把妳當作嫂子。」

「妳就如此的恨我？」

「欺師滅祖，陷害親夫，邪行惡爲，勾結宵小，妳還不值得人恨妳？荊師侄如此人才，他犯了妳什麼忌，自己女兒千方百計代妳贖罪，而妳爲什麼非毀了她不可？爲來爲去，只是爲了妳自己一念之私，獨霸武林，妳從我大哥口中得悉乾靈訣、神脈訣，雙訣合璧，可以天下無敵，唉！妳卻忘了，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武功，決不可能爲一人習成，還有，除神脈訣本身之外，還有其他苦功溶合，妳是一知半解的，就妄圖竊取，唉！妳不是人，只是個可怖可惡的惡魔，我走避，我故意授藝於素馨，可惜，妳不會明白，她學的是功，而不是訣，這些，妳永也不會明白，我所明白的是，妳永不會成功，不論妳如何用盡心機，到頭來，只是一場空。」

「哈哈哈，空也罷，實也罷，不論如何，荊天生是死定了，他永遠無法再耀武揚威了！羅刹刀毀了他的功穴，即使我失敗，而妳們……」

「不見得。」這一聲叫，似半夜梟鳴般的難聽，一條黃影掠到，無形姥姥看住了荊天生道：「你怕不怕痛？」

荊天生笑道：「前輩，妳看我可是個怕痛的人麼？」

「好！準備了，」只見姥姥臉色一整，雙手十指微彎向荊天生的頂門虛按。

荊天生突的一跳，然後，他是十分莊重的，雙目垂瞼，盤膝坐定

了。

漸漸，人們已看到了荆天生的身上，發出了氤氳之氣，雙眉緊皺，而姥姥是突然長了身，十指不離天生頂門，但是，她的腳步在移，移得雖慢，可是，一步一個腳印，明眼人一看便知，姥姥走的是奇門步……每走一步，立即助長了一指的勁力。

銀光如虹，嘯聲如潮，一片白影，載沉載浮的，向姥姥飛來。

「羅剎刀！」半空中傳來了一聲厲喝。

誰也該有個明白，這羅剎刀的可怖，這刀薄如紙，輕似蟬翼，卻是那最陰狠不過！羅剎門中專破玄門罡氣之物，由於它本身爲玄金精鐵所鑄，雖然輕薄，可是無堅不摧，專破橫練，再加上九幽煞靈勁之輔助，發出了具迴旋、急轉之力，不碰，直鑽入身，一碰拐彎，其勢更勁，再加上了羅剎門中的冷焰搜魂之毒性，中上有難，那怕劃破皮肉，也得受盡極大煎熬，而死於非命。

玉匣中藏的就是這種羅剎刀。

而今，大批打出，分明是對付姥姥，逼使荆天生難脫生天。

無形姥姥全神貫注在荆天生身上，她當然想到有人暗算，不過，她想不到平時對自己唯命是謹的天女羅剎，會對自己下這樣的毒手，不錯，自己徒兒垂死之時，寫出她的懺悔，也寫明了羅剎門的可惡，自己或會對羅剎門有所不利，不過，決不至於立即出手，至少，也得在此地之事完了之後，約期比劃，而天女羅剎之如此出手，分明更坐實了她一貫的作風，移禍江東，然後從中取利，還有，越熟越近，她們越會下手。

無形姥姥對荆天生更爲看重，因爲，以此例比，就可顯示出，一方面是陰險刻毒，無情無義，另一方面是光明磊落，仁至義盡。

可怕的是，她無法再對付羅剎刀，並且，自己非得死在羅剎刀下，荆天生勢必因自己的不幸，而連累他陰毒反倒，而無可救藥。

說時遲，那時快，嗤嗤嗤！密如貫珠的清脆聲，如此陰狠厲害的羅剎刀，莫名其妙的在半空被打飛了，並且，嗤嗤有聲，卻又看不見是何物。

「好穩狠的貫虱針！」

半空中傳來了老人的喝采聲。

「前輩謬贊了。」

聲到人到，一個白衣英挺的少年，一個黑衣老人出現在人羣之中。

「姥姥，妳好好照顧荆天生，我代妳阻止這幾個惡羅剎，妳事完之後，找她們算賬如何。」

「多謝你，蒯老頭。」

來人正是方勳植與蒯漁父，現在，現場情形大變了，而天女羅剎與手下三個血羅剎是心神俱震，好在她們個個精通潛形追風身法，當貫虱針破去她的羅剎刀時，已經打算腳底抹油，雙陽令主的出現，羅剎門忌憚老人的武功之可怕，尤其是雙陽令，又具吸收各種五金暗器之能，再發羅剎刀，等於硬往禁圈中闖，那可是有去無回，因此，噓哩哩幾聲鬼啾聲，平地風起，捲起一陣狂飆，風沙散處，四個羅剎門中人已走出了老遠。

前面卻傳來了一聲冷笑，四羅剎莫名其妙的被截住了。看看清楚，正是那個涂辟邪。

原來，涂辟邪救了涂素馨之後，她就將龍老太君交給了涂素馨，看來，她是胸有成竹，她突然隱身不見，而此時卻現身阻住了四個羅剎女，分明，在她心目中，四個惡羅剎女比龍老太君更爲可怕。

龍老太君實在是個奇才，她能屈能伸，她的陰謀爲小姑所揭穿，無形姥姥本因段雲雲垂死上香，坦然而悟，本來是自己的一個大臂助，竟然一翻而成爲了她的大對頭，不是此長彼消，簡直是一來一回，相差何止倍計，龍老太君是不再出手，只能靜觀其變，還有，她是已看清楚了形勢對她大爲不利，既然如此，何必塌一個台，由得他們發落，則可以落得個光棍。

因此，雙陽令主與四羅剎激鬥時，此地反而大爲清靜，當無形姥姥的神功透穴，果然將荆天生所中之羅剎毒刀硬生生打出後，荆天生算是保存了命。

荆天生體力過人，稟賦特異，如此狠厲的毒刀，在姥姥運勁透穴之時，他可以說一聲，歷盡艱辛苦難，羅剎毒刀彈出，黑血似箭般的激射而出，任何人也會痛得死去活來，至少也得滿地翻滾，以解劇痛，那想到，荆天生談笑自若。

他走到了方勳植面前道：「方世兄，你來得正好，你又救了我一次！」

「天生兄，你不會死，也不能死。」

「依我看，涂小姐可受夠了，得你我代其有個擔當。」

「你說什麼？擔當？擔當什麼？」

「常言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荆大俠！」涂素馨的語聲有些抖戰，「你……你代我母親解脫，你，難道還不清楚她……」

「我明白，就因爲我明白，所以，我請求大伙兒，放過了她，說實在的，我們難道還打不夠，血還流不夠？」

「可是……她們……」涂素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爲，她看到荆天生已走到了龍老太君之前，概然地說話，「龍前輩，並不是我怕妳，更不是我大方，而是我實在想不出殺你的理由。

「在妳認爲，獨霸武林是妳的莫大的快活，可惜，我素來不喜江湖意氣之爭，我師叔已有所說明，其實，我又何嘗不早有說明，我之所以將乾靈訣交付上元仙宮，這已經表明了，一部乾靈訣，決不能無敵於天下。」

「對啊！龍前輩！」方勳植也接口，不過，他已不再認爲涂門之女婿了，「荆天生才是眞正的無敵天下。」

全場突轉沉寂，遠處傳來女子慘號之聲，分明，已有羅剎的門下，爲蒯老人所傷了。

「龍前輩，有多少人想對付荆大哥，但是，有多少人甘心情願爲他死，非但在妳們眼中看來的無知愚蠢，就算我，還有多少有血性的人物，當你清楚了荆天生的爲人，非但會盡泯前怨，更會代其脫身急難，爲什麼？因爲他永不顧住那人之仇怨，他只記得救人，救人，救人……龍前輩，即使妳成功了，妳又有什麼可誇傲的？妳失去丈夫、女兒、親人、妳越是天下無敵，妳越是孤單、可憐、寂寞，如果人到了如此地步，我眞怕，此後一個人孤苦伶仃的，究竟有何樂趣？」

方勳植說的話是深沉而有力，並且，感情充沛，由於他說的是衷心話，在場人，又有誰不受感動！

「我本來只是個自命不凡的狂傲小子，當我得悉涂小姐的移情別戀，我即使強打精神，故作解人，看來我是瀟洒大方，其實，我內心的痛苦，實在非言語所能形容，我上太白山，我進上元仙宮，表面看，我是想靜，其實我是不敢正視涂小姐，荆天生來了，他說的話令我如當頭棒喝，我自以爲帶了創傷之心，去做一番事業，給世人看一看，我只是想世人看到我的不凡處。

「可是，當我與荆天生在一起之後，我越看越慚愧，他從沒有想到表現自己，他只是甘心默默的做著有與民有益之事，爲了救人，他可以不顧飢餓疲勞，當他看到因無法趕及，以及不可避免的死亡時，他會痛心流淚的，直認爲自己的不是，因此，他得到人的愛戴，也因此，我聽到有人的詢問：「荆天生他犯了誰的家規，做了什麼錯事，而竟然有人要他死……現在，我也問問妳，龍前輩，他到底爲什麼該死？」

龍老太君是無言可說，涂素馨是清淚掛下了臉頰。

＊　＊　＊

陽光照耀著大地。

荆天生陪了靈姑娘去，後面是方勳植、淳于瓊，還有涂素馨、牛小蘭。

黃河的災民已被安排妥貼，突然，一條綠影飛來，阻住了荆天生，原來正是涂辟邪。

荆天生是十分恭敬的下了馬，跪拜行禮。

涂辟邪看了荆天生一眼道：「天生，我總算明白了！」

「師叔，妳爲何說出這樣的話來？」

「說實在話，妳主張放走龍婉君時，我恨不得打你一頓狠狠的，你放走了一個魔頭，將會給你帶來多少麻煩？現在，我明白了……江湖上有誰不知道，你的大量。」

「不！師叔，唉！其實，我是根本不希望加入江湖道，說實在話，爭武林，霸江湖，唉……眞的是個傻人幹的笨事而已！又何況她總歸是涂小姐的親生之母，她自己作孽，由她自己身受，以後，她也再不能對我橫施毒計，本來，只有我一個人，現在……我的朋友越來越多。」

「她的親人越來越少了。」

「對啊！」

「天生，你將會到那裡去？」

「到處爲家。」

「那麼，涂素馨又該如何？」

「聽說她會歸七里屯，將七里屯建成個世外桃源，我相信她辦得到，並且，她還希望能有餘力，作爲救濟其他受難人之用。」

「我是問你她的終身大事。」

「師叔，這該是妳做長輩的事。」

「你就不能跟她一齊走？」

「唉！」荆天生長嘆一聲，他是萬分誠懇的說著，「師叔，慢說我與她生活在不同階層，就算蒙她垂青，請問，我又怎能忍心，令其跟我一齊奔走天涯，何況，方世兄比我，唉！我明知說這種話軟弱無力，不過，師叔，總而言之，我既無成家之心，更無立室之意，涂小姐即使降格以從，我也實難從命。」

「我明白。」

是涂素馨的語聲，「荆大哥，我永遠記得你，我更永遠記得，我有一個比親生同胞更好的哥哥。」

爽朗的笑聲中，荆天生深沉的看看涂素馨，道：「待我西北事了，我會來七里屯找你們。」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現在，該是散席的時候了。

（完）

新派俠情恩仇故事

辛士・文　可飛・圖

龍子復仇

稚子命堪憐　幾番死還生

斜月當空！

斜月照在那座屋子上，並撒下一片斜影三丈長。

斜月也照在窗格上，一條條斜下來的窗格影子，仿似印在床上那個大男人的背脊上。

此刻床上正有一對男女。

他們靜靜的躺着，動也不動。

這二人大概已經「戰鬥」了半個時辰之久，女的口中發出怪怪的聲音。

大漢於久戰之中歇息，開口說話了。

「我說妳呀，唉！」

女的輕聲細語，道：「有話你快說呀，又是老問題？」

男的把嘴巴在女的下巴蹭著，蹭得沙沙響。

男的這才開口道：「妳也不想想，那孩子十多歲了吧！」

女的答道：「十四歲了！」

男的雙臂撐起來，他直視著下面的女人，道：「十四歲了，妳把他帶在身邊，完全是替別人養孩子，總有一天這小子會離妳而去，妳白忙一陣，到頭來還不是一場空！」

女的嘆口氣道：「當初這孩子兩歲多，他娘爲了找丈夫，才把他交由我暫管，說的是一年爲期，可這一去就快十二年了，我又不能不管，怕萬一他娘回來……」

那男的側身躺下開口道：「小蝶！」

女的回應，「阿山，你就別提丁長生那孩子了！」

男的，正是江湖上的採花大盜「俏書生」皇甫山；那女的就是「秋海棠」石小蝶！

石小蝶原本並非淫婦之流。

至少在當年丁長生他娘託管兒子的時候，她還是個正經八百的女子，但當她被皇甫山弄上手之後，她變了！

跟皇甫山的女人，大概都會這樣！

皇甫山看著剛移至窗外的月光，冷冷道：「小蝶，這孩子長大了，留在身邊不是辦法！」

石小蝶道：「你意思是……叫他走？」

皇甫山道：「這小子長大了，妳不覺得有礙咱們嗎？有時候要親熱，也得想到他，多沒意思！」

石小蝶道：「如果他娘突然回來……」

皇甫山道：「容易極了，就說孩子長大了，他要去外面找自己的爹娘，留也留不住！」

石小蝶道：「我考慮考慮！」

皇甫山伸臂摟過石小蝶，摟得她喘大氣。

「別考慮了，妳應該考慮的是我。」

石小蝶道：「你……你……難道你……」

皇甫山道：「如果妳不聽我的，我走！」

石小蝶反抱皇甫山道：「好嘛，好嘛，我明天就對那孩子說吧！」

皇甫山聽罷，非常愉快！

＊　＊　＊

窗外面傳來細細的腳步聲，立刻，皇甫山撥開石小蝶的手，披衣而起，眞快，他只幾個動作，便穿窗而出。

皇甫山手上一把刀，尋聲追過去，灰暗中他撲向一條人影。

「站住！」

前面的人影站住了，皇甫山的刀橫在那人前面，倒令那人閃退不迭。

終於，皇甫山看清那人了！

「是你！」

那人聲音平淡的道：「皇甫叔！」

皇甫山道：「你在幹什麼？」

那人連忙把頭低了下去。

就在這時候，石小蝶來了！

石小蝶的手上也有一把刀，但當她看清那人以後，她便意外的大叫，「是你呀，長生！」

她伸手拉過那個叫長生的人又道：「長生，你怎麼在這兒，才三更天……」

皇甫山卻沉聲的對石小蝶道：「妳看，這小子一定在看我們妖精打架，他眞的已經長大了！」

石小蝶一怔，道：「長生，你眞的在暗中偷看？」

那正是丁長生，他不由得點點頭！

石小蝶道：「你看了多久？」

丁長生道：「我聽到阿姨叫，以爲有甚麼事。」

皇甫山叱道：「可惡！」他扭頭走回屋裡。

石小蝶拉住丁長生，低聲一嘆，道：「長生，你跟我回屋裡來！」

丁長生仍然不開口，跟在石小蝶後面走進屋子裡，他的頭低得更甚了！

丁長生站在石小蝶面前，垂手而立，可憐兮兮。

他早就知道自己身世可悲，有人傳言，他父親爲了練劍而拋下他母子的，他的母親卻因爲等不到丈夫的歸來，便把他託人而外出尋夫！

當初他以爲別人拿他開玩笑，但漸漸長大了，便對此事耿耿於懷，如今……

如今他更確定了！

當丁長生半夜裡被石小蝶的淫蕩聲驚醒之後，他聽到了那男的提到自己，他果然是寄養在這裡的孩子，他黯然神傷的走回屋中，對於床上的那一幕，丁長生初時不解，如今他還能再去多想？

他木然的站著，但心中卻不平靜。

石小蝶把兩錠銀子放在桌上，她淡淡的對丁長生道：「長生，你今年也不小了，十四歲了！」

丁長生木然的點點頭，他緊閉著嘴巴！

兩錠銀子塞在丁長生手上，石小蝶又道：「等天明，你往南邊走，也許你會找到你的娘，長生！你不會以爲石阿姨很絕情吧？」

丁長生搖搖頭，道：「石姨，妳對我很好！」

石小蝶道：「如果找不到你娘，或遇上困難，你可以再回來！」

丁長生雙目一亮，他扭頭看看石小蝶的睡房，因爲裡面有個「俏書生」皇甫山！

丁長生走了！

天未亮他走了，走得十分淒涼！

丁長生沒有再去驚擾石小蝶。因爲他知道石小蝶的房中有個不喜歡他的人！

＊　＊　＊

石小蝶光溜溜的緊緊依偎在皇甫山的懷裡。

當丁長生小心翼翼的走出門，皇甫山微笑了！

石小蝶低聲耳語，「這孩子很好強，他走了！」

皇甫山道：「只剩下咱們二人，多清爽呀！」

他笑著，一手已在石小蝶的身上活動了。

石小蝶本來有些黯然，但也擋不住皇甫山的引逗，不由得呻吟起來！

皇甫山笑道：「妳想想，我們這是幹什麼，一邊睡個半大不小的孩子，辦起事來心中多彆扭呀！」

石小蝶笑道：「自從遇上你，唉！我已不想別的了，只不過阿山，你可不能叫我失望，我是個經不起失望的人啊！」

皇甫山知道她這是一語雙關。因爲，石小蝶怕自己負了她，另外便指床上這回事情了！

他明白，以石小蝶這樣年紀的女人，如果不是身強力壯，很難應付她！

有人說，欲享男女之歡，虎狼之年的女人最會玩！

說這話的人便是眞正玩家，因爲狼虎之年的女人差不多已是個中老手，總會幹得叫人豎起大拇指說聲「妙」！

二人床上大戰，好像幹得天昏地暗，因爲他們什麼時候抱在一起不動了，誰也不知道。

當太陽一竿子那麼高的時候，屋前面奔來一個人。這人是女人，而且長得很美！

這位美女也三十好幾了，她背著長劍，足登快靴，匆匆的奔到了屋門口。

「開門，開門！」

床上睡的人醒了，石小蝶睡眼惺忪的道：「誰呀？」

「是我，快開門！」

「天亮了嗎？唔……天亮了！」

皇甫山未開眼。

石小蝶道：「你睡著，我去看看誰這時候來叫門！」

石小蝶披衣下床，走到外間來！

「來了，妳是……」

門開了，石小蝶一怔，因爲她發覺這個女人，好像見過似的。

「妳找誰？」

門外的女人雙眉一跳，她上上下下的看了石小蝶幾眼，猶豫道：「妳……是石……」

「我叫石小蝶！」

那女人點點頭，左右看看，道：「那就對了，我可以進來嗎？」

石小蝶道：「妳有事找我？」她擔心屋內還有個皇甫山，那個江湖上有名的「俏書生」，正是個淫徒。

那女人道：「妳不叫我進去？」

石小蝶道：「先說妳是誰？」

那女人道：「我叫羅淑娟，羅淑嫻乃我姐姐！」

她此言一出，石小蝶怔一怔，道：「妳姐夫叫丁艮治？」

「不錯，我姐夫有個兒子寄養在妳這裡，我姐姐憂鬱而死，人埋無量山，我是來帶走丁長生的！」

石小蝶頓足，道：「怎麼會這麼巧呀，天爺！」

羅淑娟一聽，臉皮一緊，要知道江湖上女俠藍飛燕便是她，此女人不但武功高絕，脾氣暴躁，江湖黑道不少人聞她之名而躲得遠遠的！

此刻，羅淑娟側身走進屋子裡，石小蝶竟無法攔住她，就好像一團虛影自她身邊閃過似的！

羅淑娟進屋一看之下，她回身問道：「妳說巧，是什麼意思？」

石小蝶只得嘆口氣，她端來一杯茶，道：「羅女俠早來半天便好了！」

羅淑娟一楞，道：「這話怎麼說？」

石小蝶道：「夜裡長生便走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長生早就想去找他父母，我總覺得他太小，江湖凶險，怕他涉入險境，但他去意已決，我昨夜給了他銀子，不到半夜裡他便匆匆走了，怕是我不讓他走吧，唉！」

她露出無奈的樣子！

羅淑娟楞然道：「天意，天意，也許這孩子眞要有魔劫臨身了，否則爲什麼只差半日沒等我呀！」

她站起身來，又道：「我不能再躭誤，這就去追他，石小蝶，我代姐姐謝謝妳這些年對長生的照顧！」

石小蝶道：「令姐臨去託付，我自當照顧，羅女俠，妳快追上去吧，也許還追得上長生！」

於是，羅淑娟匆匆的走了。

石小蝶深深的吁了一口氣，她扭動身子往睡房中走去，卻不料……

「咦，人呢？」

床上已不見皇甫山的人了，石小蝶吃驚的慌忙四下找，那裡還能找到皇甫山！

皇甫山爲什麼要逃？石小蝶是料想不到的！

＊　＊　＊

且說丁長生自離開石小蝶之後，月夜中茫然的往前奔去。

他是個十分堅强的少年，這些年他與石小蝶生活在一起，早就知道自已坎坷的命運了。

他如果不是因爲年紀太小，早幾年他就要走了。

他現在離開，心中一點也不後悔！

然而，海角天涯，他又到那裡去尋找雙親的下落呢？丁長生十分茫然！

他茫然走著，他從來沒有出過門，走了一天，此刻竟在一座荒山中迷失了。

天色已漸漸暗下來，四週除了黑壓壓的森林，和嶙峋的怪石外，竟連一座茅舍或破廟都沒有。

天色更昏暗了，一陣山風吹來，傳來了遠處餓獸的哀號和猿啼，更吹動了林間枝葉，發出沙沙的聲響。

饒是他平日膽大氣盛，此刻也不禁覺得有些害怕了。

舉目四望，四週已是一片黑暗，夜幕已完全垂下。

突然，一點微弱的火光，由樹縫間透射過來，雖僅僅只是那麼一絲光亮，丁長生卻像獲得至寶一般，大喜過望。

惟恐燈光消失，他飛也似的向光亮之處跑去，穿過了一片竹叢，前面赫然現出一間破舊廢頹的房子，像廟祠又如住家，那火光正是由裡面射出來的。

荒山發現住家，丁長生膽子頓壯，今夜再也不必露宿山野，忍飢挨餓了。

他疾走幾步，已來到那所房舍之前，大門竟是開著的，不，與其說是開著，倒不如說根本就沒有門，唯一遮掩著的，則是一片蜘蛛

網。

由網縫內望，只見對著門處是張方形高桌，桌上一支新燃的長燭，火焰在微風中搖曳，除此之外，再也沒發現任何東西了。

這一來，丁長生反而不敢貿然進去，躊躇在門外，故意咳了幾聲，希望能引出裡面的主人，可是良久之後，猶不見半個人影！

「奇怪！沒有人那來燈火，莫非眞的有山妖鬼怪？」

他思忖至此，不禁毛骨悚然了！

驀然，一聲極爲細弱的冷哼，自他背後傳來，接著，肩上被人輕輕一按，他頓吃一驚，疾轉身，只見一條黑影一閃即逝。

再看時，那黑影竟在他面前兩丈遠處，向他招手。

此刻，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由眼前這一條影，聯想到那詭異的房屋與燈光，一股涼氣直從脊骨透起，他再也不敢逗留，驚叫一聲，轉身向後飛奔。

突然，眼前黑影一晃，迎面有兩人阻路，身法之快，宛若電光火石，丁長生一看之下，不由自主的連連倒退數步，回頭一瞥剛才那怪影，不知何時已消失。

丁長生那曾見過這種情景，早驚得魂飛膽喪，尤其出現在他面前的兩人，形如鬼魅，一個身高八尺，瘦如乾柴，另外那人則又矮又肥，頭如巴斗，簡直是兩個怪物。

忽聽一聲陰惻惻的桀笑聲響起，接著冷冷地說道：「小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找來，嘿嘿，你既送上門來，可就別想再出去了！」

說著，兩人搖搖晃晃一步步向前逼來，丁長生驚駭之下，連連後退。

他已退到了那房子門口，再退一步，就進入室內了，那高個子竟停足不再前走，嘴裡說道：「小鬼，你再退一步，老子就擊碎你的頭！」

丁長生見他如此說，突然靈機一動，以爲那人深忌著這屋子裡的什麼東西，於是膽子一壯，倏然旋身，往門裡衝了進去。

丁長生剛一進門，外面兩人同時一聲驚叫，接著他只覺身體一輕，被一股强大的勁氣捲起，直震出一丈以外，但他卻絲毫沒有受傷。

他連忙翻身爬起，回首一看之下，不由「啊！」地一聲叫，一顆心像掉落地上一般，腦子轟然欲暈，退到牆角。

原來屋裡頭，竟坐著一個滿臉長毛，沒有下肢的老人，這時那老人也詫然地望著丁長生發楞，似乎進來的不應該是這陌生的孩子，神色間微帶歉然之色，問道：「孩子，什麼人叫你進來的，告訴你，不要打老夫的主意，要不是你年紀這麼輕，早作了老夫手底遊魂，出去！告訴那兩個混蛋的傢伙，若再糾纏不清，定叫他們死無葬身之地！」

丁長生茫然凝視著這個殘廢的老人，他覺得老者形狀可怖，但對自己似乎並沒太大的惡意，膽子稍壯，說道：「老伯伯，我是誤撞到這裡來的，門外那兩個人，要把我吃掉，我不得不跑進來躲避，老伯伯，我不敢出去，請你告訴我，後面有沒有出路？」

殘廢老人神光暴射，注視了丁長生片刻，發現這孩子並非說謊，臉色雖較前溫和，可是語氣猶帶冷峻地說道：「後面沒有出路，即使有，你也逃不出去，你看，那是什麼？」

丁長生順著殘廢老人手指望去，不由倒吸一口氣，不忍卒睹，原來老人所指處，竟是一堆骷髏，其中有一具尚未腐化，血淋淋的可怖已極！

殘廢老人冷冷說道：「你將是他們的同伴，五十年來沒有一個人從屋子裡出去，除非他化成遊魂，順風飄走。」

說著一陣得意的狂笑，似乎他又可以看到一個人的死亡，那死前的掙扎，可以給他帶來感官的享樂，就像欣賞一場魔舞一般，給孤寂的乖戾老者，帶來片刻歡娛。

丁長生不聽猶可，聽了這話，全身猛打冷噤，手足不停顫慄，死亡的陰影立刻向他侵襲，他絕望地垂下頭，半晌復抬起，抖顫地問道：「老伯伯，要怎樣才能逃得了性命呢？」

殘廢老人聞言，哈哈大笑道：「憑你？簡直是白日做夢，辦法倒是有，可是你卻無此機會！」

丁長生一聽有機會脫身，大喜過望。

殘廢老人得意地說：「把我打倒，不但可以平安逃走，還可以得到好處。」

丁長生聽了這話，不禁一楞，心中暗忖：「老人已下身殘廢，多可憐，我怎能忍心打他呢？」

想著，搖搖頭說道：「老伯伯，你別開玩笑了，您老人家瘦得這個樣子，又是……」

沒等丁長生說完，殘廢老人臉上煞氣頓生，怒喝道：「下身殘廢是不是？好個假仁假意的小賊，我就不相信天下有這面臨死亡，猶同情別人的人，你以爲這樣就能取得老夫同情，放你一命不成？哼！那就太妄想了！」

說著，竟全身原勢不變凌空掠到丁長生面前，這種「御氣凌虛」的

罕世輕功，丁長生怎會識得，他驚呼一聲，跌坐在牆角。

丁長生想不到一番好意，竟遭到如此屈辱，不由大感憤怒，說道：「沒想到你竟是這般猜疑無情，好！既然好意不接受，我一定不令您失望！」

殘廢老人嘿嘿乾笑道：「早知道你是這種人，眞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今日老夫不將你好好折磨一番，不足洩我心頭之恨！」

丁長生天性孤獨，環境使他暴燥，雖然本性敦厚仁慈，但卻是個寧折不屈的人，一聽殘廢老人要想折磨他，不禁怒火高漲，厲叱一聲全身向殘廢老人撲過去。

殘廢老人睹狀心中暗笑，手臂微揚，一股勁風將前撲的丁長生擋住，接著倏見他手腕一翻，丁長生整個身子又跌落地上。

一跤摔地，更激起他的傲性，大聲暴喝道：「我跟你拚了！」

倏然翻身而起，手足齊上，毫無招式地向老人撲打過去，殘廢老人暗暗嘀咕，道：「看樣子是個不懂武藝的野孩子，也好，先讓他吃點苦再收拾不遲。」

想著，手腕依樣畫葫蘆，輕輕一揮，可憐丁長生連人家衣角也沒有碰到，又是糊裡糊塗的被震出三步，立足不穩，又摔跌地上，直撞得他頭破血流。

丁長生非但不因而氣餒，相反更加激怒，眼露兇光，咬牙切齒，又翻身再撲，形如瘋狂，竟用頭向坐於地上的殘廢老人撞去。

殘廢老冷哼一聲，手掌內引，此番丁長生不是後仰，卻是前頃，但聽叭噠一聲，已伏爬地上，牙齒碰地，牙縫滲血，血順着嘴角一滴滴流出。

經過三次失敗，丁長生也學乖了，也知道眼前這個老人，一定很有本事，若不用點技巧，是無法勝他的。

於是緩緩地爬起身來，假意擦拭嘴角的鮮血，偷窺著殘廢老人，希望能找到機會乘虛將他打倒。

殘廢老人一見丁長生停止不再攻擊，滿心不悅，道：「小鬼！害怕了不成，眞是乏味，五十年來第一次碰到這種膿包，還不快點跪下來領死！」

說時顯露出冰冷不屑的神情，丁長生緩緩地移過來，霍然一聲喝叫：「老鬼，少爺打死你！」

說著全身如箭疾射，往殘廢老人胸前撞去，丁長生以爲再沒有比這種更妙的打法了。

可是，卻又栽了觔斗，而且是敗在一個垂危的殘廢老人手下，他實在是不甘心！

人的天性是好勝的，尤其是小孩，丁長生寧可頭破，也不向人低頭求饒，這一撞是集他畢生之力，完全是拚命的打法。

殘廢老人見一個不懂武功的孩子，有如此勇氣，也不免心動，這次竟不出手揮擋，依然靜坐在那裡。

陡聞「咚！」的一聲，丁長生的頭結結實實地撞在殘廢老人胸前！

但是這下可慘了，殘廢老人像生了根一樣，依然如故，而丁長生卻一陣頭暈目眩，倒在殘廢老人的懷裡。

經過一段長時間，丁長生由神志昏迷中醒來，誤以爲自己魂歸西天，不在人世了，可是，當他睜開眼後，又絕望沮喪地閉上，想到剛才被凌辱的痛苦，還不如早些死去呢！

殘廢老人早注意到丁長生醒而復睡，也不去理他，方才在丁長生昏睡的時間，他想得太多了。

這五十年來，他碰到了很多武林高手，從沒有人在他手下逃生過，其中雖不乏跪著乞求他原諒的人，但他卻從未憐憫過。

今天，他卻一反常態，對這個不諳武功的孩子產生憐憫之情，最大的原因是因爲他不欺侮弱者，他覺得凌辱一個弱者，像殺死一隻螞蟻一般無味。

他是一個不懂得什麼叫「愛」，什麼叫「同情」的老人，也沒有享有過這種至情的溫暖，在他腦子裡塡著的，是「恨」，除此之外，他一無所有。

半晌，他突地一推丁長生，冷冷說道：「你走吧！要知道你是五十年來最幸運的一個，以後再也沒有這種機會了！」

丁長生乍聞老人放自己逃走，疑爲夢境，瞪著大大的眼睛，奇詫地凝望著老人，只見殘廢老人點點頭，表示那是眞的，也代表了他最大的決定。

丁長生歡然躍起，一躬身感激地說道：「謝謝老伯伯不殺之恩！」

說罷，很快的向門口走去，一到門口，瞬又停止下來，茫然地回瞥殘廢老人，道：「他們呢？」

殘廢老人連頭也不回，冷冰冰地說道：「那就看你的造化了！」

丁長生不禁又是一陣黯然，自己剛由鬼門關出來，如今卻又要進入地獄。

他遲疑地呆在那兒，爲自己命運悲哀，如果不出去，萬一殘廢老人變卦，豈不是沒命？出去，則門外兩個煞星，將伸出雙手，等待著自己。

進亦死，退亦死，擺在他面前的是兩條死路，蒼天何其苛刻，對於一個自幼孤獨，未經世事的孩子，連給他撰擇的機會都沒有。

難道丁長生命中註定「夭折」？

最後，他決定不論生死，也要離開這間形如地獄的房子，門外那麼大的地方，憑自己智慧，總能尋到一條逃生的道路。

於是，他回過頭，向殘廢老人說道：「老伯伯，只要長生留得命在，總有一天會再來這裡，今夜你給我的啟示太大了，剛才我眞恨不得你早死，現在卻希望你健康地活著。」

殘廢老人仍是冷酷如前，陰惻惻地說道：「不要做夢，能離開這裡再說大話未遲，我老人家不會死的，一直等著你回來報仇。」

丁長生聽完老人的話，向外探了一下頭，接著迅速地竄了出去。

四下張望，竟是寂無人影，不由心中大喜，連蹦帶跳地落荒跑去，他暗暗慶幸著逃出虎口，由鬼門關拾回一條命來。

他剛剛跑進樹林，驀地……

一聲怪嘯由背後傳來，丁長生大駭之下，拔腿飛跑，沒跑出兩步，眼前已飛下兩個人來。

不用說，現身這兩人正是方才所見的一高一矮的凶神惡煞，只聽那高個子怪人陰惻惻地一笑，不屑地說道：「小子，大爺不是告訴你，既送上門來，就別想出去了嗎，難道你還想跑？」

丁長生一驚，本能地退後了一步，只見那人伸手，將他的左臂牢牢抓住。

他知道此番完了，正如殘廢老人所說，能逃出了此地再談不遲，他再也不敢奢望更多，剛才逃出殘廢老人的魔掌，是奇蹟，然而奇蹟只有一次，決不會有兩次的。

只聽矮胖兇漢桀桀狂笑道：「孩子，你好大的命，竟能由屋裡逃出，莫非那老鬼心軟？否則這可是天大的怪事，知道嗎？」

那高大的巨人卻不耐地說道：「師弟，還同他費什麼口舌，這小子留著只會洩露秘密，還不早點宰了完事！」

矮個子聞言大不以爲然，道：「師兄，這小子能進出自如，定與老鬼投了緣，我們不是可由他身上得到那件東西嗎？」

「哼！信弟，你眞是異想天開，老鬼豈是好惹的，這小子福大沒有死在裡頭，是因爲他不懂武藝，又是誤撞誤衝，若有意而來，他早成一堆白骨了，那還能出得門來？」

「是呀！正因爲這樣才有利用價值，否則……」

「算了，還是憑本領去奪，老鬼殘廢，行動不便，早晚會給我們奪到手的。」

矮個兇漢子搖搖頭反對師兄的意見，逕自向丁長生問道：「小子，你要不要命？」

「……」丁長生緊咬著嘴唇，滿臉毅然不屈之色，竟然不理不睬。

「看不出你這麼倔强，等一下老子定叫你求饒。」

說著「啪！啪！」打了丁長生兩個巴掌，用山藤將他綑起，掛在樹枝上。丁長生懸空被吊，臉色不變，絕望往往會使人更加勇敢。

矮個子兇漢折了根樹枝，拿在手中，在丁長生面前揚了一下，道：「小子，別小看這根樹枝，它可以使你皮開肉綻，不過，它卻不打順服的孩子。」

說著停了一下，語氣頓轉嚴厲：「你進屋子時，見到一位殘廢的老鬼，他對你說了什麼話？快說吧！」

丁長生依然閉口不語，乾脆連眼睛也閉上了。

矮個子兇漢見狀不禁無名火冒三尺高，手中枯藤一揚，「叭！」地一聲脆響，落在丁長生的屁股上，然後喝道：「不要充好漢，小子！聰明一點，荊山雙雄不是好惹的，如不乖乖回話，大爺就一拳打開你的腦袋！」

原來這兩個兇神就是「荊山雙無常」，那較高一人是「巨無常」鄭樹洋，矮個子就是「矮無常」顏信。

荊山雙無常是江湖上出名的殺人魔，尤其巨無常更是兇暴成性，動輒殺人，無論老幼婦孺，犯在他手上，必斬草除根，一個不留。

江湖中人只要聽到兩人的名字，莫不遠遠逃避，而雙無常也確實有他們一套詭異的武功，可是，奇怪的是並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師承。

矮無常顏信，狡獪奸詐，居心叵測，論武功他不如巨無常鄭樹洋，論心思，卻遠較巨無常狡獪細密。

然而奇怪的是，合他們兩人的武功與智慧，竟獨對房屋裡那位殘廢老人忌憚萬分。

丁長生被痛打之後，再經矮無常顏信一陣辱罵，怒火衝天，破口罵道：「矮鬼，你要是有種就打死我，否則就是狗娘生的王八，少爺……」

話沒說完，矮無常早忍受不住，拿起枯藤狠狠地連鞭了兩下，冷笑道：「你想死，大爺偏叫你活受罪！」

巨無常在旁邊半晌沒說話，此時已大感不耐，說道：「師弟，留他做什麼，你不是正苦於無法找到活靶子嗎？何不拿這小子，試試你新練的『百步穿空掌』？」

一語提醒矮無常顏信，陡見他猙獰地望了丁長生一眼，嘴掛奸笑，緩緩地退到二丈遠處，道：「小子，活該你幸運，做了大爺的活靶，再給你一次機會，倘若執迷不

悟，那就休怪姓顏的手辣心狠了。」

說罷，全身骨骼一陣暴響，一聲喝叱，單臂猛吐，一股勁風挾呼呼破空之聲，竟將丁長生背後一株合抱大樹攔腰截斷。

矮無常顏信見狀，嘿嘿冷笑，深為自己那一掌而自傲，遂說道：「小子，瞧見了沒有？還是乖乖聽從大爺的話，再到那屋子裡去一次。」

丁長生聽到矮無常叫他再進鬼屋，無疑令他再受凌辱而死，想到自己悲慘的命運，眞是痛心疾首，他預感著生命已至盡頭，竟是生不知父母，死不知仇家姓名，怎能叫他瞑目？

他思忖至此，傷感之情已化為憤怒的火焰，不由破口大罵道：「矮鬼，欺侮小孩沒有什麼了不起，告訴你，打死少爺也不聽你的話，你打好了，少爺變為鬼魅也不會放過你！」

巨無常站得最近，聽了這話，一掌打了過去，丁長生雖被打得鼻青臉腫，眼冒金星，鮮血不斷自嘴角流出，但卻不作一聲。

巨無常見狀，不由更加氣憤，跨前一步，又是一掌打去，因這一掌用力過猛，但聽「卡察」一聲脆響，那吊著丁長生的樹枝，竟然承受不了這劇烈的震動，立刻折斷，而丁長生被摔落地上後，已動也不動。

巨無常連正眼也不瞧丁長生一眼，罵道：「膿包，不懂武藝也敢來此送死！」

身後矮無常顏信怕師兄將那孩子打死，掠身過來，微嘆一聲，埋怨道：「師兄，你怎麼如此沒分寸，正用得著他之際，如今什麼都完了，唉！」

「信弟，這是什麼話，難道我們哥兒倆還怕那殘廢老鬼不成？」

「唉！你知道憑我們兩人是不能進屋的，若是冒險衝進去，何異送羊入虎口，白送兩條命？」

「都是你這懦夫，屢次臨陣怯懼，今夜你不敢，我就獨個兒闖給你看看！」

「唉！師兄！我不是不敢，我們何必做這種冒險的事情呢，本來我可利用這孩子的，可是，現在一切都完了！」

「哼！你不去就算了，我去！」

巨無常說畢，轉身往那間屋子的門口奔去，矮無常一瞥之下，心知要糟，於是也隨後追去。

雙無常方離開這裡，一條黑影宛如狸貓般落到丁長生身旁，伸手一抄，將他挾起，飛也似的離開了。

丁長生剛被救走，「荊山雙無常」竟去而復返，矮無常一瞥地上失去那孩子的踪影，猛吃一驚，道：「咦！小鬼呢？糟糕！被人救走了，師兄快追！」

聲方落地，人如脫弦之矢，穿入林中，巨無常鄭樹洋也知道事態嚴重，展開罕世輕功，窮追過去。

* * *

且說丁長生自摔落地上之後，一直陷入昏迷中，當他醒來時，卻置身在一間茅屋裡，誤以為又被人送進殘廢老人處，不禁全身大震，挺身欲起。

驀聞一個少女的聲音道：「不要動，你的身體尚未復原，這裡非常安全，你放心好好休息就是。」

聲若黃鶯出谷，嬌脆悅耳，丁長生轉頭一瞥，只見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少女，身穿青色短襖，柳眉鳳眼，嬌小玲瓏，正笑嘻嘻地站在他身前。

這眼前的景況，不由把他驚呆了，少女看著他那痴呆呆的樣子，不由「噗嗤！」一笑說道：「喂！你身體未痊癒，好好躺下休息，你聽見沒有？」

丁長生如初醒般「哦！」了一聲，慌忙答道：「姑娘貴姓？這是什麼地方？」

「我叫宋玉如，這裡就是『落星谷』，距離黑風林甚遠，那兩個鬼東西不會尋來的，噢！你叫什麼名呀？」

丁長生聞言大惑不解，為什麼這少女對他知道得那麼清楚？難道救走自己的會是她？正疑忖間，卻聽一陣格格嬌笑響起，說道：「你是怎麼啦？儘發什麼呆，我問你的話怎不回答呀？」

丁長生尷尬的一笑，囁嚅地說道：「我……我叫丁長生。」

此時房外一聲咳嗽響起，接著房門呀然而開，一個手端湯碗的中年男子向床前走來。

那少女連忙接過碗，說道：「爹，由我來，我看他身體還很虛弱哩，荊山雙無常壞死了，對付一個不諳武功的人也這般狠毒，下次要是碰到我手中，定不饒他們。」

中年人哈哈一陣大笑，說道：「妳這丫頭說話，太是自不量力了，連為父都沒自信能惹得起他們，妳又有多大本事呀？」

少女聞言，嬌靨微紅，不依道：「不來了，您老人家總喜歡損我，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您怕他們，女兒才不怕哩！」

說著，將那碗松茸湯送到丁長生面前，催他喝下，那中年人把丁長生全身上下看了一遍，微微點頭說道：「還好！沒傷及內腑及骨骼，眞是不幸中之大幸，休息幾天，很快就會好的。」

丁長生見那中年人一臉正氣，說話又和藹可親，於是立刻起身施

禮，感激地道：「承蒙前輩相救，盼賜示尊姓大名？」

「哈哈哈，問它做什麼，孩子，我倒想知道，你為什麼會跑進『黑風林』？難道你不知道其中詳情？」

丁長生茫然地搖搖頭，道：「不知道！」

「你叫什麼名字？」

「他叫丁長生！」那少女在一旁搶著道。

「唔……你為什麼離家呢？」

丁長生隨將自己的一切詳細說了。

中年人對丁長生的身世甚是同情，嗟嘆一聲道：「孩子，老夫宋盛興，人稱『中洲劍客』，在這裡已住了十幾年，你所說的殘廢老人，我也不悉其人，不過，那兩個壞蛋，卻是殺人不眨眼的綠林敗類，我倒知道得很清楚。」

此時一個念頭突然自丁長生的腦際閃起，他竟「噗通」一聲，跪在宋盛興的面前，央求道：「宋伯伯，請您收留我做您的徒弟好嗎？」

「中洲劍客」宋盛興搖搖頭，微笑道：「萬萬不得如此，老夫就是因為厭倦武林生涯，才隱居在這『落星谷』，怎能收你為徒，再介入江湖是非？何況我的武功也早已荒疏。

「如果你不嫌此地簡陋，願意住下來幫忙些瑣事，老夫倒是非常歡迎，至於傳藝，老夫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丁長生聞言奇疑地說道：「宋伯伯能由虎口救出長生，武功一定高强，我求您無論如何收留我，長生決不會令您失望的。」

「不行，不行，無論如何……」

中洲劍客急得直搓手。

「爹爹！」宋玉如沒等她父親說完，搶著叫道。

中洲劍客宋盛興雙眼神光迸射，盯著女兒沉聲說道：「什麼事？不要妳多嘴，還不快準備吃的東西！」

宋玉如何曾聽過父親對她如此說話，立刻像受到很大委屈似的，雙眼一紅，一扭頭，飛也似的往內室跑去。

宋盛興望著女兒背影，搖頭歔欷一番，緩緩自語道：「這孩子被我寵壞了，唉！自她母親去逝後，她多麼寂寞呀！」

他邊說邊回頭看了丁長生一眼，暗忖道：「這孩子天賦異稟，倒是練武者上上之選，可是太暴燥野蠻了些，我怎能教他？荊山雙無常是難惹的匪類，睚眥必報的小人，一旦惹上，豈非惹火燒身，自找痲煩，唉！罷了，十幾年清閒的生活，怎能為他而破壞？」

想到這裡，中洲劍客慈祥地說道：「小兄弟，武林中人才濟濟，能人異士多如過江之鯽，只要你意志堅定，終會達到願望的，老夫無能鮮德，愧為你師，在這裡只有埋沒你的天才了。

「你我相識一場，理當收留你，但凡事不可勉强，否則弄巧成拙反而害事，老夫另給你介紹名師吧！」

丁長生聽了這話，頓時心冷半截，灰心餒氣，黯然不能自己，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人家既無意收徒，這又不是可以勉强的事，只得黯然地點點頭，一語不發。

可是中洲劍客卻沒有瞧丁長生一眼，側耳靜聽門外，陡地臉色一變，說道：「快起來，有人來啦！」

說著，一探手，那柄三尺「青鋒」已然握到手中。

但聽一陣狂笑自屋外響起，猶如夜梟哀鳴，令人聽了毛骨悚然！

中洲劍客宋盛興被這陣狂笑震得打了一個冷噤，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但繼而一想，自己生平很少有仇家，想來必是過路匪徒，亦就安心不少。

誰知他出門一看之下，不禁倒吸一口冷氣，不由自主地退後一步，駭然注視門外。

只見一高一矮兩個奇形怪狀的人影，正是荊山雙無常。

這時，荊山雙無常一瞥門裡走出來的是中洲劍客宋盛興，也不禁微微暗驚，矮無常顏信心思細密，為人機詐，連忙嘿嘿笑道：「我道是什麼人住在這裡，原來是宋大俠，打擾之罪尚乞原諒，嘿嘿！」

宋盛興本不願多事，見狀，也抱拳作禮道：「兩位光臨，蓬蓽生輝，不知有何貴幹？可有需要宋某效勞之處？」

巨無常鄭樹洋，為人粗野兇殘，胸無城府，劈頭說道：「喂！宋大俠，你見過一個小孩沒有？俺兄弟兩人找遍全山都沒有發現，只剩下你這裡了……」

矮無常見師兄這般說，不由暗着急，向巨無常瞥了一眼，轉向宋盛興嘿嘿笑道：「宋大俠不要見怪，俺師兄口快心直，就是這個性子。」

「那裡那裡，你尋找是怎樣一個小孩，幾歲？」

矮無常顏信又是一聲極不自然的媚笑，道：「大約十五歲，宋大俠可見過嗎？」

「會不會是小女？」

「不是，是男孩子。」

「哦！這樣宋某就不得而知了，請問找他幹什麼？」

巨無常鄭樹洋微怒道：「還用得說，沒有事俺會隨便跑來，宋大俠若是眞沒見過，可不可以讓俺們

進去搜一搜？」

「師兄！您……」矮無常顏信不禁爲他師兄的無禮而焦灼。

中洲劍客也爲這巨無常的無禮而震怒，但嘴裡卻和藹地道：「不要緊，儘可搜查，不過這位鄭兄未免把宋某看得太不值錢了，捫心自問，若宋某像你這般，你待如何？會不會罵我蠻橫無理？」

這一說，巨無常頓時不能作答，事實是他理虧，即使捱罵也是啞子吃黃蓮呀！

矮無常顏信不愧狡獪之徒，連忙打圓場道：「宋大俠君子不記小人過，說眞的，那小孩對我們很重要，倘若宋大俠見過，請指示去路如何？」

中洲劍客宋盛興道：「兩位只是爲了這個？宋某確實未見過有小孩由此經過，如果兩位有急事不能久留，宋某只有送客了。」

巨無常鄭樹洋冷惻惻地說道：「莫非宋大俠還有隱情？不然怎麼不讓俺搜查？」

「哈哈哈！鄭兄言重了，一來鄭兄並非公門中人，無權搜查民居，再者宋某有個脾氣，要是我高興，什麼都可以奉送人，否則一草一木都不准他人亂碰，兩位若無他事，就請便吧。」

說罷轉身欲走，巨無常那能忍受得了這一陣奚落，早氣得毛髮豎立，桀桀怪笑道：「姓宋的未免太絕情了，你把姓鄭的看成什麼人？難道是任人欺侮的嗎？」

中洲劍客霍然旋身，雙眼一睜，兩道懾人的神光電射而出，冷然說道：「你待如何？」

矮無常尷尬嘿嘿一笑，走近宋盛興面前說道：「是我不好，有話好說，何必動怒？」

巨無常鄭樹洋卻又冷冷地說道：「久仰宋大俠七十二式太極劍法，鄭某不才，膽敢請教一二。」

中洲劍客哈哈一笑，朗然說道：「豈敢，兩位那手百步穿空掌乃當今武林一絕，宋某心儀甚久，倒眞想領教不傳之秘哩。」

矮無常顏信聽了這話，微微一楞，暗想：「百步穿空掌乃新近練成，未曾顯露於江湖，中洲劍客何以得知，莫非……」

他越想越不對頭，不禁陰森森一陣冷笑，道：「宋大俠，我們眞人不說假話，既然小孩是宋大俠所救，只要說一聲，姓顏的還會不給你留點面子嗎？何苦相瞞？」

中洲劍客不禁一愕，詫然問道：「顏兄此言何意？」

矮無常顏信冷笑道：「百步穿空掌未曾顯示他人，而今大俠竟然得知，無疑的當夜大俠在場，故小孩之被救，自然是大俠一人所爲了。」

巨無常鄭樹洋聽了師弟的話，更確定那孩子在中洲劍客屋裡，遂怒喝道：「姓宋的，快將那孩子交出來，否則別怪俺姓鄭的不講道理了。」

中洲劍客宋盛興聞言一陣哈哈長笑，聲若龍吟，響徹雲霄，笑畢說道：「姓鄭的，休要欺人太甚，別人怕你巨無常，但宋某可沒把你放在眼裡，事已至此，多說無益，咱們手上見眞章吧！」

荆山雙無常聞言桀桀一陣怪笑，一探手，兩人手中已各拿了一柄長劍。

中洲劍客宋盛興乃太極門下，生平以一套七十二式太極劍法縱橫江湖，未逢對手，他之異於常人處，是能急流勇退，正當聲譽到達顚峯之時，突然歸隱，不問江湖是非。

但是，他卻是無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之人，他一見雙無常撤出兵刃，立刻抱元守一，蓄勢以待。

巨無常一聲暴喝：「看劍！」右腕上舉，長劍平出，一招「毒蛇出洞」向中洲劍客宋盛興胸前刺去。

中洲劍客哂然一笑，見對方劍尖臨胸，青鋒劍微微一挑，移步側跨，長劍順這一格彈起之力，出手前刺，也往巨無常胸頸間削刺過去。

半盞熱茶工夫，兩人已交換了十餘招，巨無常越戰越勇，喝叱連連，而中洲劍客卻自始至終，輕鬆自如，氣定神閒。

而手中長劍看似緩慢，但防守攻擊却是恰到好處，儘管巨無常如何兇猛，他卻像沒放在心上一般，這太極劍法眞不愧爲劍門中一絕。

此時，巨無常鄭樹洋倏然一聲怪嘯，身法一變，一招「六合執中」，頓見空中劍光層層，劍花朵朵，向中洲劍客包圍過來。

這一招正是荆山雙無常的拿手好戲，看似一招，其實暗藏三式，歹毒無比，中洲劍客也不免暗暗一驚，急提心神，手中一緊，劍化「白蓮爭放」以快制快，欺身直進！

驀聞「砰！」然聲響，兩劍相擊，金星迸射，兩人身形乍合急分，勝負立判。

只見中洲劍客單手握劍，巍然矗立，但巨無常卻呼吸急促，臉色慘變！

驀然，一聲暴喝：「姓宋的，你別欺人太甚，大爺跟你拚了！」巨無常惱羞成怒，又和身撲上。

矮無常顏信此時也是一聲陰惻惻笑，舉劍便刺。

矮無常這一加入，雖然使中洲劍客同時應付兩位武林高手而大感吃力，但是卻也不會立刻顯露敗象。

荆山雙無常邊戰邊叫，用盡髒言，冷嘲熱諷，但也仍是沉著應戰，絲毫不亂。

這時，陡然傳來一聲嬌叱，一條身影，捷如巧燕穿簾，躍落三人戰圈。

中洲劍客一見愛女到來，不由怒喝道：「如兒！還不給我退下！」

宋玉如並不理父親的話，抖劍往矮無常便刺，她自幼在父親悉心傳授下，武功已得乃父十之六七，一套太極劍法更是使得出神入化。

她這一加入戰圈，不分青紅皂白，刷！刷！刷！連演三絕招，像矮無常顏信那種人，也被逼退了三步，暗暗吃驚。

可是這只是暫時的，矮無常顏信何許人也，那能唬得了他，只聽他桀桀一陣怪笑，身法突變，一招「困龍出海」挾著絲絲劍風，向宋玉如劈刺而來。

中洲劍客看在眼裡，心亂如麻，只怪愛女不識好歹，從中破壞，本已靜止的心湖，因宋玉如的現身而變化，無形中身法紊亂，正給了巨無常一個可乘之機。

須知高手對招最忌分神，巨無常一見中洲劍客手法紊亂，不禁暗喜，知機不可失，狂嘯一聲，凌空掠起，劍化「雪罩峯頂」向中洲劍客頭頂劈下！

這一招確是怪異至極，中洲劍客猛地一凜，慌亂中右臂盤空飛舞起一片劍幕，頓將頭頂上空護住。

劍幕方形成，空中業已洒下如雨般的劍花，中洲劍客大驚之下，突見愛女又臨險境，他方一聲大叫，「如兒！快退開！啊……」

一聲慘叫，巨無常的長劍已由他背後穿胸而入，中洲劍客一陣劇痛，搖晃著身子，前衝了幾步，「噗通！」伏倒地上。

此刻，死亡對中洲劍客來說，已不是可怕的了，他最擔心的還是唯一的愛女，於是强聚一口眞氣，斷斷續續地說道：「如……兒……快……逃……」

宋玉如看到她父親慘死劍下，一陣昏眩，嬌軀不斷搖晃，手中長劍再也無力舉起，「哇！」地哭叫了一聲，「爹！爹……」身形已搖晃欲倒。

正當她身子傾倒的刹那，一股陰柔的力道竟將她托住，接著陡聞嬌叱，「臭賊納命！」

宋玉如睜眼一瞥，不知何時，場中出現了一位中年女人，而矮無常這時也不知如何，竟趺坐地上，閉目調息，這突來的情勢，頓使宋玉如迷惑不已。

只聽中年婦人怒道：「幾年不見，你們竟跑到這裡撒野逞兇，我要不看在你那臭師父臉上，早把你們宰了，還不快給我滾！」

矮無常與巨無常平素兇暴殘忍，殺人不眨眼，但見了這個中年女人，卻宛如耗子見了貓一般，連氣也不敢吭一聲。

宋玉如一見雙無常逃走，也沒謝謝人家救命大恩，逕撲倒乃父屍體之上，哀哀痛哭起來。

那中年女人也緩步過來，扶著宋玉如，安慰道：「孩子，別哭了，人死不能復生，哭壞了身體反而無益，告訴我爲什麼與那兩個壞蛋結仇！」

宋玉如淚流滿臉，抽噎地將始末說了，當她說到因爲丁長生而結仇時，那中年女人急道：「那孩子呢？叫丁長生嗎？」

宋玉如點點頭，用手一指屋裡，便又嗚咽著哭起來了。

中年女人身形一閃，已如飛向屋內掠去。

宋玉如被她突然的舉動驚得呆了，以爲中年女人來此目的也爲追殺那孩子，心下一急，也跟了過去。

她剛剛奔到門口，卻見那中年女人已走了出來，正自搖頭嘆息，喃喃說道：「完了！他逃走了，唉！可憐的姊姊，我怎麼向妳交代啊！」

這中年女人正是轟動江湖的一代女俠藍飛燕羅淑娟，她離開雲南無量山之後，爲追尋薄倖的姊夫丁艮治，到處奔走探訪，不期竟在此救了宋玉如一命，而探知丁長生離家尋父的事。

可是，造化弄人，姨甥兩人竟失諸交臂，從此茫茫天涯，何處覓尋甥兒的行踪？

宋玉如見她失神的樣子，奇詫地問道：「這位阿姨，妳在說什麼呀？」

「那孩子，丁長生，唉！他又走了，可憐的孩子，誰會收留你呢？」

「什麼！丁長生逃走了？哼！無恥的儒夫，不想我父親竟爲他喪命，眞不值得！」

藍飛燕羅淑娟溫和地說道：「他這樣做是對的，大丈夫應識時務，明知留下來不僅白送一條命，且累汝父女多一份掛心，一走了之，雖不是上策，但是他又能怎麼辦呢？

「孩子，妳不要以爲天底下只有妳的遭遇最苦，比妳更淒涼悲慘的人太多了，那個孩子就比你淒涼悲慘而值得同情！」

「爲什麼？妳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

「唉！我就是他的姨母，妳曾否聽說過江湖上有一個大劍客名叫丁艮治？那人正是長生那孩子的父親。」

「可是，這孩子連他爹爹都不

會見過，更可憐的是他母親早已去世了……」

說著，重重地嘆了一口氣，撫摸著宋玉如的滿頭烏髮，續道：「長生承妳父親救命一場，又爲他喪命，此恩此德，定令長生結草啣環以報，我也破例收下妳，好報令尊之仇。」

「眞的？」宋玉如不知是喜是悲，一時淚水盈眶，竟汨汨地順著雙頰滾落下來，無限感激地說道：「師父！妳太好了！」

說著，竟撲進藍飛燕的懷裡，宛若馴服的羔羊，羅淑娟點點頭，拍拍宋玉如的肩膀，說道：「快將令尊遺體葬好，隨我起程吧！」

宋玉如葬好了父親，太陽也在西山的背後隱沒了。

羅淑娟心繫丁長生的安危，急急上道，待師徒兩人下得落星谷，已是明月當空，繁星滿天了。

* * *

斯時，皓月當空，忽見銀河中，一顆流星拖著一道長長的金線，飛落天邊，藍飛燕羅淑娟仰望流星，喃喃地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一代大俠竟那麼快地消失了！」

宋玉如黯然地流著淚，不忍仰望天空，她意識著那顆星的殞落，正代表著她父親的逝世。

藍飛燕羅淑娟走在前頭，突然「咦！」的一聲，由地上拾起了一包東西，後面宋玉如也湊過來，一瞥之下猛吃一驚，叫道：「糟了！那是丁長生的東西，是的！是他的，我清楚的記得他被父親救回家時，還緊緊背在身上。」

藍飛燕羅淑娟聞言心裡一跳，催問道：「妳沒認錯？妳確信是他的東西？」

「嗯！我敢打賭，一點都沒錯。」

羅淑娟連忙打開一看，裡面除了兩件衣衫外，便是兩錠銀子。

這一來，藍飛燕直如墜入五里霧中，只見她掠身飛起，在附近繞了一個圈，巡視一遍，她心中暗想，如果丁長生果眞被劫，則其屍體必在附近，可是使她非常失望，並沒有任何發現。

宋玉如說道：「師父，我想他一定跑掉了，他是個很機警的孩子。」

羅淑娟沒有說什麼，兩人逕自向山下奔去。

走了一段路，兩人赫然發現路中躺臥著一個人，看樣子已是氣絕多時，羅淑娟走近一看，搖搖頭說道：「好厲害的『罡星掌』，若爲師推斷不錯，這人一定死於『泯江醜婆』之手，且與丁長生的失蹤有關。」

「泯江醜婆是不是三十年前以一支龍頭拐，遊鬥九派掌門的那位？」

「正是！不過聽說她被圍攻了一個晝夜之後，終於重傷在峨嵋派蒼虛子的掌下，這些年來一直沒見她的蹤跡，怎的又會突然在此地出現呢？」

宋玉如不過是聽父親曾提起過那麼一回事，並不知道泯江醜婆行爲如何，於是急急問道：「師父，泯江醜婆是壞人嗎？」

「傻孩子，善惡是繫於一念之間，任何人都是好人，但若做出不正當的事，任何人便都是壞人。

「就拿長生的父親來說吧，他是江湖大俠，應該是好人，但在我眼中，他卻是一個罪不可宥的壞人。

「至於泯江醜婆，有人說她兇惡殘忍，有人說她和藹仁慈，但脾氣倒是眞的古怪，妳叫爲師如何下定義呢？」

這一席話，宋玉如只聽懂一半，她不瞭解其中的含義，心中暗忖道：師父何嘗不也是一個奇怪的人！

按下她們師徒兩人談論不提。

（未完・一）

新派湖海爭雄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龍生無悔

白清洗險走而鋌　誤中奸計成公敵

上文提要：龍生無悔因內傷未癒，險些又被歐陽寒劍等人殺害，幸好方氏兄妹趕到，歐陽寒劍因忌憚方競天，只好離去，方氏兄妹救了龍生無悔、李若仙二人，與二人結成好友，李若仙知道方紅影對龍生無悔有意，產生敵意……在揚州城內，又遇到歐陽等人，但沒有行動……龍、李與雙怪重遇，但雙怪不許二人與方氏兄妹結交，龍、李左右爲難……

長孫忘我甚是固執，叫道：「有什麼不同？既然他們是『滄海幇』的人，又是殺人如麻的『霹靂狂魔』方競天的子女，那還會是好人？既然不是好人，不是邪魔外道是什麼？」

上官有我也瞪着龍生無悔，質問道：「師兄說得對，他們不是邪魔外道，那是什麼？」

龍生無悔見他們固執，那還有話說？

長孫忘我見龍生無悔不說話，轉而問李若仙，道：「三妹，你告訴我，這兩個人算不算邪魔外道？」

李若仙當然不會拿方氏兄妹作邪魔外道看待，本想替他們兄妹二人說句好話，但知雙怪不會接受，況且她對方紅影早產生了一份敵意，所以把想說的話吞了回去，只說道：「你們不要吵架好嗎？」

長孫忘我道：「我問你，你不答，卻叫我不要吵架？」

方紅影已氣極，叫道：「江湖雙怪，我們兄妹瞧着你們年紀大，才忍着你們，但不要不知好歹！」

長孫忘我怒極，道：「臭妖女，你在大呼小叫什麼？是不是要我馬上替天行道，把你們除掉？」

方紅影聽了「妖女」二字，還加上一個「臭」字，端的怒不可遏，當長孫忘我說到「替天行道，把你們除掉」時，方傲天也怒氣冲天了。

方紅影已忍不住了，「錚」的一聲，手中刀拔了出來，正想握刀衝前，方傲天護妹心切，也握刀一起衝前，雙怪見狀，也作了迎戰準備，龍生無悔與李若仙見了，大吃一驚，連忙一個箭步衝到雙方中間，隔阻住雙方，龍生無悔苦着臉，語帶哀求地道：「大家瞧在我份上，冷靜一點好嗎？」

上官有我不憤地道：「我就是瞧在你份上，否則我早就把他們幹了。」

這話有如火上加油了，方紅影果然怒得咬牙切齒，道：「難道我們還會怕你們嗎？只管放馬過來吧。」說着又想有所行動。

龍生無悔連忙阻止，又哀求地道：「你們靜一靜好不好？」滿臉無奈之色。

長孫忘我叫道：「爲什麼要靜一靜？」

龍生無悔道：「方兄和方姑娘……」

還未說完，長孫忘我又叫道：「混帳，你怎能與這種人以兄弟相稱？是不是想氣死我？」

方傲天怒極，龍生無悔見狀，忙對雙怪道：「他們兄妹是幫着我幹正經事來的。」

長孫忘我道：「要幹正經事，難道我和你的上官前輩不可以幫你

嗎？怎地要這種人幫？而且這種人還有什麼正經事可以做的？」

雙怪句句說話針對方氏兄妹，龍生無悔在這夾縫中難以兩面討好，心中叫苦連天，唯有好言對方氏兄妹道：「兩位，還是先迴避一下吧。」

方氏兄妹雖怒氣難平，但明白龍生無悔的角色，方傲天拿龍生無悔作朋友看待，自然不會令他爲難，方紅影對龍生無悔早已產生好感，性子雖烈，也只好聽他，當下兄妹便憤然離房而去。

長孫忘我見二人欲離開，從後叫道：「算你們知機，知道我們專對付邪魔外道，快給我滾回『滄海帮』去吧！」

方氏兄妹怒極，正想回轉身與雙怪比劃一下，龍生無悔一臉爲難之色道：「方兄，方姑娘，看在我份上，忍耐一下吧！」說着連忙把房門打開，並把他們推了出去，這才平息了這個風波。

上官有我見事情已過去了，見房中有床，老實不客氣，迅速爬上床，蒙頭大睡，也迅速的發出鼻鼾聲。

這個情形，長孫忘我與龍李二人也見怪不怪了，三人便坐在房中閒談起來，長孫忘我永遠有說不完的話，龍李二人也只有聽的份兒了。

＊　＊　＊

由於「江湖雙怪」不喜方氏兄妹，更不許龍李二人與他們打交道，所以龍生無悔不能與方傲天同住一房，同樣李若仙也不能與方紅影同住一房，在長孫忘我的安排下，當晚開始，龍生無悔便與李若仙同住一房，又要求客棧搬來一塊屏風擺在二人的兩張床之間。

這個安排，對於不拘小節，又是渾人相似的雙怪來說，當然不是一回事，但李若仙卻顯得羞怯異常，可是暗地裡卻打從心裡笑了出來。

龍生無悔只好暗中與方氏兄妹聯絡。

雙怪已把龍李二人當作自己人看待，龍李二人的事，也就是雙怪的事，龍生無悔曾在雙怪面前提過與歐陽寒劍的恩怨，所以雙怪也把歐陽寒劍恨之刺骨，但龍生無悔沒有把歐陽寒劍已到了揚州的事告知雙怪，更沒有告訴他們歐陽寒劍到揚州後的目的，因他恐怕雙怪糊裡糊塗誤了大事。

＊　＊　＊

方傲天每天都暗中留意歐陽寒劍的行動，這天入夜之後，他無意中在街上見了「神鬼雙煞」司空氏兄弟，便暗中從後跟着，只見雙煞竟直向金陵客棧而去，跟進客棧之後，又見雙煞直上二樓客房。

方傲天淸楚看見雙煞在歐陽寒劍的房外拍門，不久，雷浪把門開了，並謹愼地把雙煞迎進房內。

方傲天有了這個發現，連忙把事情告知龍生無悔，二人認定雙煞找歐陽寒劍必定有不可告人之事傾談，經過商量之後，決定偷聽他們的說話。

龍方二人決定已畢，心意一致地爬出窗外，並游牆爬到歐陽寒劍房間的窗外。

二人藏身窗外，附耳在窗邊，偷聽房內各人說話，此時傳來歐陽寒劍的聲音道：「我們不能再等了，大家決定今晚動手殺劉鐵風吧！」

龍方二人聽了，暗吃一驚，都心想：幸而你們的好事被我們撞破了，否則，劉鐵風就性命危險矣。

二人繼續聽下去，只聽司空揚道：「我們如何動手？」

歐陽寒劍道：「這是劉鐵風大宅的地形圖，今晚你們從劉家大宅的天井潛進去，依照地形圖找劉鐵風的睡房，再無聲無息地把他幹掉，但你們切記，要幹得幹淨一點。」

司空揚胸有成竹的語氣道：「這責任就交由我兩兄弟去做吧。」

歐陽寒劍滿意地道：「做得好的話，我自然會在帮主面前大讚你們的。」

司空彪道：「劉鐵風在武林中甚得人敬重，帮主爲什麼要殺他？」

歐陽寒劍道：「因爲劉鐵風就是成立『統一盟』的發起人，沒有他，根本沒有『統一盟』存在，所以帮主非殺他不可。」

司空彪道：「這『統一盟』成立後，給『滄海帮』帶來不少制肘，劉鐵風果然非殺不可。」

司空揚道：「我們今晚什麼時候行動？」

歐陽寒劍道：「準三更，那時劉鐵風一家大小都熟睡了，正是下手的最好時機，你們現在馬上離開，因爲這客棧現在住了不少來自各地的武林人物，若被人發現你們來找我，就大大不妙了。」

龍方二人在窗外聽到這裡，知道他們的談話已結束，便雙雙跳落地上，然後躲在一角，怕被出來的雙煞發現。

龍生無悔對歐陽寒劍的所爲切齒之極，恨恨地道：「方兄，我們何不乾脆把歐陽寒劍殺了，那時不但劉鐵風大俠沒有危險，就連『統一盟』的其餘盟主候選人也安全了。」

方傲天道：「若果這辦法可行，我早就動手了。」

龍生無悔道：「爲什麼不可行？」

「要殺歐陽寒劍，就難免有一番惡鬥，現在揚州城已陸續有來自各地的武林豪傑，動起手來，必定會驚動各武林人物，我是『滄海帮』的人，歐陽寒劍爲了自保，只要向各武林人物一提我身份，你想有什麼後果？」

龍生無悔一想不錯，到時，要是驚動了各武林人物，歐陽寒劍只要說上一句「『滄海帮』的人殘殺武林正義之士」，那時就連自己也會惹上麻煩了。

龍生無悔稍稍一沉吟，道：「你和令妹本來暗中跟着歐陽寒劍一班人的，後來在道上碰上他們，那時爲什麼不把歐陽寒劍殺了？」

方傲天道：「龍兄有所不知了，那次我和他們相遇，因爲他們人多，一時難有把握把他們除去，再加上那時你受了重傷昏迷過去，若跟他們頑鬥下去，時間一長，在冰天雪地之下，恐怕對龍兄不利，所以那次快快把他們打發走了。」

龍生無悔明白，歐陽寒劍奸狡如狐，很難名正言順把他除掉，也只好暗中破壞他的陰謀了。

＊　＊　＊

「鐵面神俠」劉鐵風的大宅座落於城中較僻靜處，這是一座甚有氣派的四合院。

深夜時分，白雪飄飄而降，天氣甚是嚴寒，四週漆黑，到處一片死寂，劉家大宅的燈火全熄了，這個時候，城中每個人該躲在被窩內尋夢去了，劉家上下人等自也不例外。

龍生無悔與方傲天冒着嚴寒躲在街上暗角處，四隻眼睛都盯緊劉家大宅的朱漆大門，因爲二人知道歐陽寒劍師徒與「神鬼雙煞」即將趁着黑夜潛進劉宅殺劉鐵風，所以二人在等候他們，一俟他們出現，便來個迎頭痛擊。

龍方二人恐防歐陽寒劍提早動手，所以二更便開始守候，而且都很有耐性。

這樣等了一個更次，這時在遠處傳來三更的更鼓聲，更鼓聲夾雜着更夫的話聲，「小心門戶，提防火燭……」聲音漸漸遠去，更夫也去得遠了。

龍方二人精神更是抖擻，全神貫注地盯緊劉家大門。

再了一會，二人忽然發現劉家大宅的屋頂上出現兩條黑影，手握兵器，並且有所行動。

龍方二人見了這情形，一時間也不知屋頂之人是否歐陽寒劍一夥，還是宵小之輩，二人對望一眼之後，心意一致地奔向劉宅，並施展輕身功夫躍上瓦面。

屋頂上的兩人正想向天井跳下，忽見有兩人跳了上來，一個愕然，向龍方二人一望，其中一人脫口道：「龍生無悔和少帮主？」

此二人正是「神鬼雙煞」司空氏兄弟。

方傲天見了司空氏兄弟，冰冷着臉孔，沉聲道：「你們要殺劉大俠沒有那麼容易，快給我滾。」

司空揚道：「少帮主，這任務是帮主命令我們做的！」

方傲天輕聲道：「劉大俠殺不得，快滾！」

司空氏兄弟對望一眼，然後司空揚堅決地道：「請恕屬下難以從命。」說完向司空彪說聲「去」，便雙雙躍下天井。

方傲天與龍生無悔怒極，也跟着跳了下去，並緊握手中兵器。

四人幾乎同一時間落到天井，甫一着地，劉家大宅忽然燈火通明起來，四人同時大吃一驚，再定睛一看，宅內竟然站立着二十多人，歐陽寒劍師徒竟然也在其中。

站在歐陽寒劍身旁的，是一個年約五十歲的漢子，只見此人身形甚是健碩，臉容神威凜然，是個不怒自威的好漢，原來此人正是「鐵面神俠」劉鐵風，另外還有三個外形甚突出之人，一看便知不是普通等閒人物，這三人年紀與劉鐵風相若，三人分別是洛遠塵，衛中原、衛中流兄弟，各人都是與「刀捲殘雲」沈星雲齊名的武林豪傑，其中那洛遠塵年紀雖不輕，但卻是火氣旺盛之人。

歐陽寒劍見了龍、方及司空氏兄弟四人，一臉正氣地叫道：「好大膽的龍生無悔，你身爲燕大俠的大弟子，竟然勾結『滄海帮』的人在深宵手持兵器行刺劉大俠？」

龍方二人暗叫不妙，都心想：「不好，中了這狗賊的奸計。」

劉鐵風臉色一寒，一揮手，向身旁各人道：「上，把他們包圍起來，要活捉。」

各人聽了命令，都上前把四人包圍住，原來這十多人全是劉鐵風的弟子。

雙煞見被包圍了，有點不知所措，向歐陽寒劍道：「歐陽弟兄，這是怎麼搞的？」

歐陽寒劍怒道：「好奸賊，我與你素不相識，爲什麼與我稱兄道弟？」

雙煞此時方知被歐陽寒劍出賣了，兄弟二人怒不可遏，手握鬼頭刀便撲向歐陽寒劍，歐陽寒劍見狀，叫道：「保護劉大俠！」劉鐵風一衆弟子便迎向雙煞。

龍方二人知道中計，雖然恨極歐陽寒劍，但不敢貿然向他動手，因恐防把事情越鬧越大，龍生無悔忍不住叫道：「歐陽寒劍，你好卑鄙。」

歐陽寒劍望望雙煞正與劉鐵風的弟子正打得激烈，回頭對龍生無

悔道：「你這小賊，與『滄海帮』的人密謀殘害武林豪傑，幸而詭計被我識破了，所以今晚佈下這個局等你們自投羅網，你還有什麼話說？」

歐陽寒劍的話聽在劉鐵風等人耳中，自是大義凜然，但聽在龍方二人耳中，當眞有如一記當頭棒，因爲他的話已很明顯告訴龍方二人：你們暗中監視我的行動，其實你們的行動早被我洞悉得一清二楚，不錯，我要殺城中的武林豪傑，所以我將計就計，今晚就佈下這個局引你們上當，我非但可以置身事外，繼續進行我的大計，還要把你們害得難以翻身，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這一着也很毒辣，龍方二人自是無話可說，但已怒得臉容也扭曲了。

歐陽寒劍話畢，洛遠塵手握纓槍，怒道：「堂堂燕獨風大俠竟收了這個爲虎作倀的弟子，當眞是武林的耻辱。」

方傲天急道：「各位前輩，請聽晚輩說幾句話……」

歐陽寒劍忙道：「『風雷魔刀』方傲天，你和龍生無悔，還有『神鬼雙煞』此行目的是殺劉大俠，你還想說什麼？」

龍生無悔恨得睚眥欲裂，握刀正想殺向歐陽寒劍，但方傲天見劉鐵風、衛氏兄弟及洛遠塵正虎視眈眈，知道形勢不妙，連忙把他拉住，道：「龍兄，別衝動，以免越描越黑，好漢不吃眼前虧，走吧！」說完，拉着龍生無悔的手，便向天井躍上瓦面。

歐陽寒劍見狀，叫道：「別讓他們跑了。」說完也縱身跳上瓦面，劉鐵風、衛氏兄弟、洛遠塵及雷浪也跟着追向龍方二人，其餘劉鐵風的衆弟子則仍與司空氏兄弟在作苦鬥。

龍方二人跳上瓦面，隨即跳在街上，劉鐵風等人亦已追到，並把二人圍在核心。

龍方二人無奈，方傲天趁他們未動手之前，忙道：「劉大俠，各位前輩，你們別聽那姓歐陽的一派胡言。」

洛遠塵聲如洪鐘，叫道：「我們不聽歐陽兄的話，難道聽你『滄海帮』狗雜種的話不成？」

歐陽寒劍接口道：「歐陽某一生正直有餘，難道會寃枉好人？」

龍生無悔恨極道：「歐陽寒劍，你這陰險小人，無惡不作，你還在顚倒是非？」

劉鐵風氣定神閒，道：「龍生無悔，現在事實已擺在眼前，到底誰在顚倒是非？」

歐陽寒劍又道：「龍生無悔，你勾結『滄海帮』的人，詭計被我師徒識破了，你不但不悔改，爲了想殺我們師徒滅口，在武隆鎮上竟殺了我兩名弟子，還把我大弟子的一條手臂砍斷了，你竟敢我說我顚倒是非？」

龍生無悔知道自己說什麼也無補於事了，端的氣炸了心肺。

洛遠塵再也忍不住，手中長槍一抖，喝道：「待老夫把這小賊擒下來。」說着握槍向龍生無悔殺了上去。

龍生無悔不能坐以待斃，只好被逼迎戰了。

劉鐵風見狀，叫道：「遠塵兄，把這龍生無悔活捉，交給他的師叔星雲兄發落吧！」

衛中原、衛中流兄弟見洛遠塵終於動上手了，也提劍殺向方傲天。

劉鐵風氣定神閒地觀戰，一時間仿似沒有插手的打算。

歐陽寒劍與雷浪在發出得意的笑容。

當下，衛氏兄弟以二對一來對付方傲天，洛遠塵則以一根紅纓槍對付龍生無悔。

劉鐵風、洛遠塵及衛氏兄弟都甚痛恨江湖上的黑道中人，劉鐵風碍於自己身份，更不欲以多欺少，所以沒有加入戰圈。

洛遠塵武功名震武林，龍生無悔根本應付不了，洛遠塵看在他是燕獨風弟子份上，所以沒有殺他的念頭，但方傲天則形勢不妙了，由於他是聲名狼藉的「滄海帮」帮主的兒子，衛氏兄弟毫不客氣，只一心把他殺掉。

衛氏兄弟只需其中一人，已足夠打敗方傲天有餘，何況二人聯手？

方傲天知道衛氏兄弟欲置自己於死地，明知打下去必是死路一條，他爲求脫身，只好施展聲震江湖的「風雷刀法」了，只見他大叫一聲，「前輩，得罪了。」便欲施展凌厲刀法，劉鐵風見他身形突變，招數開始變得詭異起來，知他使出殺着，更知他一套「風雷魔刀」的厲害，恐怕他施展開來傷及衛氏兄弟，趁他未施展之前，連忙握刀加入戰圈。

歐陽寒劍師徒見劉鐵風終於動手，自己再也不客氣，見龍生無悔被洛遠塵一根長槍正逼得漸落下風，便來個落井下石，二人加入聯手對付龍生無悔，以致龍生無悔形勢更爲吃緊。

劉鐵風加入對付方傲天，令方傲天更難以招架，在三大高手圍攻之下，果然無法施展「風雷刀法」，而且已開始無力還手了。

龍生無悔要應付洛遠塵已感吃力，歐陽師徒加入之後，更是難以招架了，爲了脫困，本想使出師門

絕學「旋風刀法」來，但回心一想，「旋風刀法」招招都是致命殺着，洛遠塵是無辜的，並不想傷害他，但若不使殺着，自己與方傲天則難以脫身，而且以方傲天的身份，不被痛下殺手才怪。

龍生無悔倒不惜自己性命有危險，因爲劉鐵風等人根本沒有殺自己的念頭，他們只想把自己活捉，然後交給師叔沈星雲，逼師叔向武林同道作個交代。

但方傲天如何？

龍方二人各被三人圍攻，兩人形勢都極不妙，龍生無悔正自苦惱要不要使出「旋風刀法」，還未作決定之際，此時，附近忽然人聲嘈吵起來，瞥眼一看，在白雪映照下，街上出現十多名手摯兵器之人正快步趕了過來。

龍方二人不知來者是誰，但聽來者有人叫道：「原來是劉大俠、洛大俠和衛氏兄弟跟人打起來了。」

有人接口道：「跟劉大俠打架的必定不是好人，我們上前助拳去。」

又有人道：「會不會是『滄海帮』派人前來搞破壞？」

龍方二人一聽，暗叫不妙，二人知道深宵的打鬥聲已驚動了附近的武林人物了，心中更是叫苦連天起來。

十多名武林人物即將趕到打鬥現場，龍方二人勢必束手待擒了，但此時，忽然有兩條黑影從天而降，飄逸地落在打鬥處，龍方二人見狀，正自叫苦之際，此從天而降的兩人竟是站在自己一邊，再看清楚二人，只見兩人都身穿夜行衣，而且都以黑布蒙面，兩蒙面人全身穿着黑衣，在茫茫白雪中顯得特別顯眼。

兩蒙面人甫一着地，各手握長柄朴刀殺向圍攻龍方二人的劉鐵風、洛遠塵等人，而且招式極之凌厲，兩柄長刀舞得虎虎生風，甚是駭人，只消一刻，便把劉鐵風等人逼開，龍方二人也才有機會喘一口氣。

兩蒙面人武功極之厲害，眼看十多名武林人物已衝到，其中一人忽向龍方二人叫道：「快走！」

龍方二人不想不顧而去，正在猶豫，那蒙面人邊打邊道：「馬上離開，快！」

龍方二人對望一眼，爲了尊重蒙面人，只好轉身躍上屋頂，施展輕功快步離開，兩蒙面人恐防衆人從後追趕龍方二人，便舞着長刀阻擋，但對方人數太多，還是有四個人躍上了屋頂，殺氣騰騰的追向龍方二人。

龍方二人回頭一看，見後有追兵，方傲天道：「龍兄，我們分頭走，稍後在城牆下會合。」

龍生無悔應聲「好」，便向東首屋頂竄去，方傲天則走向西首，追兵從北方追至，見二人分頭而走，一時間不知應追向那邊，最後決定兩人追龍生無悔，另兩人則追向方傲天，但稍一遲疑之下，龍方二人已去得遠了，但仍鍥而不捨的從後窮追。

兩蒙面人被十多名好手圍攻，一衆武林人物不知兩蒙面人是何方神聖，但見他們幫着龍方二人，猜想蒙面人必是「滄海帮」的高手，衆人同一心意，且恨透「滄海帮」的人，所以十多人出手毫不容情。

但兩蒙面人武功竟是相當高强，而且刀法出神入化，達到招隨心發之境界，衆武林人物個個雖是獨當一面的好手，一時間也討不了好處。

兩蒙面人只交了數回合，在激鬥中，忽然雙雙身子一拔而起，似是甚有默契，只轉瞬間，兩蒙面人已躍上屋頂，衆武林人物知二人想走，也不約而同地跟着躍上屋頂，想從後追趕，但衆人甫一踏上屋頂，向前一望，只見兩個黑衣蒙面人身法極之輕靈，只瞬眼功夫，二人便如一陣風般飄到老遠去了。

衆武林人物眼見兩蒙面人非且武功了得，輕身功夫更是武林罕見，都暗自讚嘆，劉鐵風忍不住道：「『滄海帮』竟有此等高人。」

* * *

且說龍生無悔與方傲天在屋頂上奔跑如飛，身後追兵離遠跟着，二人雖在不同方向，但同樣都忽而跳落街上，忽而躍上屋頂，令追兵疲於奔命，不多久，二人成功地把追兵擺脫了，接着再殊途同歸地在城牆之下會合。

龍方二人幾乎同一時間到了會合地點，二人見了對方安然無恙，才放下心頭大石。

龍生無悔把歐陽寒劍恨得咬牙切齒，恨恨地道：「這奸賊好歹毒，這一着非但把一衆武林豪傑愚弄於股掌之間，還把我們陷害得勢必成爲武林公敵，這一着借刀殺人果然毒辣。」

方傲天嘆口氣道：「只怪我們棋差一着，原來我們的意圖早被這奸賊看穿了。」

龍生無悔道：「今晚幸得兩位高人拔刀相助，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但不知兩位高人是誰？又何以助我們脫困？」

方傲天道：「他們會不會是江湖雙怪？」

龍生無悔道：「不會吧？」

「你拜把大哥和上官有我雖然爲人渾渾噩噩，又古裡古怪的，但江湖傳說，他們的武功絕不含糊，是一等一的高手，刀法更達至爐火

純青的境界，你有難，他們助你一臂之力是平常事，為什麼不會是他們？」

「他們兩個的性格我最是清楚，若果那兩個蒙面人眞是他們，他們絕不會蒙面行事的，而且必定會與你我一起聯手對付那班武林人物，因為他們最討厭以名門正派自居的人，而當時，又怎會叫你和我馬上離開打鬥現場？」

方傲天奇道：「但除了長孫忘我和上官有我之外，還有什麼人會助我們脫困？」

龍生無悔道：「會不會是『滄海帮』的人在暗中保護你？」

方傲天想了想，道：「據我所知，『滄海帮』之中，有如此高强武功的只有四個人。」

「那四個人？」

「就是我父親，副帮主，和我父親身旁的兩大護法，他們是『催命郎君』伏殘紅，『奪魄郎君』凌躍飛，四個人之中，除了一直不以眞面目示人的副帮主神龍見首不見尾之外，其餘我父親和兩大護法都不輕易離開滄海山總壇，若果剛才那兩個蒙面人是他們四個其中之二，必定會大開殺戒了，但那兩個蒙面人當時只一心助我們解圍，根本沒有殺人之心，所以剛才兩個蒙面人絕不會是上述四人，也不會是『滄海帮』的人。」

龍生無悔苦思了一會，道：「那兩個蒙面人到底是誰？」

方傲天把話題一轉，道：「龍兄，你日後的處境將會很不好過，我明白這是歐陽寒劍一手造成的，你即使殺了他，也難保清白了。」

龍生無悔道：「我此行來揚州，是為了代表師門參與『統一盟』大會的，大會即將召開，我要在大會揭露歐陽寒劍的惡行。」

方傲天道：「今晚發生的事，只要一天亮，相信便傳遍揚州城了，龍生無悔這四個字也必然傳入每個武林人物耳中，再加上歐陽寒劍的挑撥離間，你要當衆揭露他的惡行，恐怕沒有機會開口，即使說了出來，也絕沒有人會相信你的。」

龍生無悔長嘆一聲道：「既然事情已到了這個地步，為了我師父一生英名，到底也要作個交代的！」

方傲天心頭難過，道：「你為了一腔正義，卻被奸人所害，我又欲助無能，也眞的難為你了。」

龍生無悔眞摯地搭着他肩膊，道：「方兄，我的事你無需擔心，我倒擔心你和方姑娘。」

方傲天道：「何出此言？」

龍生無悔道：「城中的武林人物不會太過為難我的，何況我三師叔是『統一盟』盟主？師父又是人人敬重的燕大俠，但你和令妹就危險得多了，為求明哲保身，馬上返回客棧和令妹離開揚州城吧！」

方傲天忙執着他的手，急道：「龍兄，我們兄妹豈能撇下你而一走了之？」

龍生無悔也緊握他的手道：「就算你和方姑娘在我身邊又如何？事情會有轉機嗎？你要明白你和方姑娘的身份，所有武林人物只當你們是邪魔外道，加上今晚發生的事，你若被人發現，現在揚州城聚集了這許多武林好手，你以為你們兄妹還有命嗎？」

方傲天大義凜然地道：「但傲天這一走了之，如何走得安心？」

龍生無悔道：「有道是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只要你們兄妹留着性命，我龍生無悔只要一息尚存，絕不會放過歐陽寒劍這個大奸賊的。」

方傲天似是作了個很大的決定，道：「那麼我方傲天和妹妹方紅影就暫且偷生下去，日後才聯手把歐陽寒劍那大奸賊除掉，替武林除害吧！」

龍生無悔隨即感到有分手的難受，但抑壓住這股情緒，洒脫地道：「好！這才不枉我與你相交一場，『統一盟』大會結束之後，若果我還有命在的話，我必定會返回白雲城外獨秀山莊，方兄和方姑娘若果到了白雲城，就差人送個訊息給小弟，到時我們又可以再聚了。」

兩人離別在即，雖是不捨，但礙於形勢，也無從選擇了，當下兩人緊緊握着對方的手，良久方才離開，聯袂往金陵客棧而去。

* * *

龍生無悔和方傲天兩人並肩在死寂嚴寒的街道而行，一路上兩人都默不作聲，明顯是各懷心事，但兩人心中都替對方擔心。

不多久，兩人已離金陵客棧不遠，此時在街轉角處忽然閃出一條人影，龍方兩人見狀，雙雙本能地拔刀戒備，但對方連忙輕聲道：「是我……」

兩人一聽，認得這是方紅影的聲音，便歸刀還鞘，心下奇怪她何以深宵在死寂的街上出現，便雙雙向她走了過去。

龍方兩人向方紅影走去，往街上轉角處一看，竟有兩匹白馬，兩匹馬還各背着特大的包袱。

這情形已很明顯，方紅影已收拾了一切，並準備離開。

方紅影見兩人走來，情急的道：「龍大哥，大哥，你們到底去了那裡？又發生了甚麼事？竟有這許多人到客棧找你們，還驚動了『統一盟』盟主沈星雲和劉鐵風一班人？」

龍生無悔聽了，嘆口氣道：「他們果然找上門來了，比我想像中快得多。」

方紅影道：「看情形這班人似是想對你們不利，所以我馬上收拾一切，準備遠走高飛，還特意在這裡等你們。」

龍生無悔向方氏兄妹抱拳道：「方兄，方姑娘，你們走吧，我們後會有期！」說完便向客棧大門快步奔了進去。

方紅影大吃一驚，叫道：「龍大哥，你不能進去，他們會把你殺掉的，你和我們一起走吧。」

龍生無悔已進入客棧了，方紅影既不捨，亦擔心他的安危，一個情急，也想尾隨進入客棧，但方傲天忙把她一手拉着，並着她立刻上馬離開。

* * *

一衆武林人物在劉鐵風宅外欲擒龍生無悔與方傲天，但兩人被兩神秘蒙面人解圍之下逃脫，其後劉鐵風返回大宅，眼見一衆弟子本與「神鬼雙煞」在屋內激鬥，但返進屋之後，雙煞早已不在，十八名弟子之中，竟兩死五傷，當眞悲憤莫名，歐陽寒劍自是從中挑撥，把這一筆帳也算在龍生無悔頭上去，還慫恿劉鐵風把沈星雲請來主持公道。

劉鐵風因喪徒，極為悲痛，果然差人把沈星雲請到金陵客棧，一班人欲擒拿龍方兩人。

衆人抵達客棧之後，直趨龍生無悔房間，但房中只有李若仙，後來驚動了江湖雙怪，更驚動了方紅影。

方紅影知道事情不妥，在房外偷聽，知道龍方兩人出了事，衆武林人物的語氣又對龍方兩人不利，吃驚之餘，便馬上返回房間收拾一切，打算一俟見了龍方兩人便隨即遠去，避之則吉。

衆武林人物之中，以「刀捲殘雲」沈星雲為首，其餘人是劉鐵風和兩名弟子，洛遠塵、衞中原、衞中流、歐陽寒劍、雷浪，還有十名武林豪傑一共十九人。

只見這沈星雲年約五十歲，雙眼烱烱有神，臉容正義之中帶着幾分威嚴，也帶着幾分慈祥。

在劉鐵風身旁的，分別是他的大弟子，名叫杜貫英，另一人則是二弟叫葉常青，兩人同樣都不過三十之年，是劉鐵風的得意弟子，性，使毒招殺了兩人，杜、葉兩人與「神鬼雙煞」一戰，雙煞兇殘成聯手之下重創雙煞，予令雙煞負傷逃去。

衆人來到龍生無悔房中，不見龍生無悔，李若仙見他們聲勢浩大，又殺氣騰騰的，頓時嚇得手足無措，知道龍生無悔出了事之後，更急得哭了起來，只好把雙怪叫進房來了。

雙怪進房之後，便言語上夾纏不清的與衆武林人物結上了。

雙怪最討厭武林人物，各武林人物又知雙怪不正不邪，其後在雙怪口中知道龍生無悔與長孫忘我是八拜之交，一衆武林人物更對龍生無悔心存惡感了。

雙怪都是最愛睡覺之人，深宵被驚破好夢，已然極之不滿，上官有我一生人之中，除了怕冷之外，甚麼也不怕，被逼從溫暖的被窩爬下床，如何不怒，也不想與衆人多說，破口叫道：「你們這班臭龜蛋，馬上給我閉上嘴巴滾出去，莫阻礙老子睡覺。」

長孫忘我接口道：「你們這班只懂沽名釣譽的臭王八，想找我兄弟，看來還不配呢？馬上滾吧！」

衆武林人物已不知被雙怪罵了多少句「臭王八」、「臭龜蛋」，但沈星雲與劉鐵風都是有修養之人，又知雙怪為人渾渾噩噩，也不動怒，其餘人也不作聲，但洛遠塵沉不住氣，踏步上前道：「江湖雙怪，你們嘴巴給我放乾淨一點，否則我不客氣。」

長孫忘我怒極，道：「不客氣？想打架嗎？我倒想看看你這浪得虛名之輩有多少份量。」

洛遠塵在武林中威名遠播，聽了「浪得虛名」四字，如何忍受？長槍一抖，正要與長孫忘我比劃，沈星雲連忙阻止，道：「大家別生枝節，辦正經事要緊。」

上官有我叫道：「三更半夜的，又那麼冷得要命，除了睡覺之外，還有甚麼正事要辦？」

劉鐵風沉住氣道：「我們的正事是要來捉龍生無悔的。」

上官有我叫道：「龍生無悔這小子，我也不知他跑到那裡去了，我說過多遍他不在，你們還說辦甚麼正事，馬上回家睡覺去吧！」

沈星雲道：「我們在這裡等龍生無悔回來好了。」

長孫忘我忽然惡瞪着歐陽寒劍，怒道：「歐陽寒劍，你這臭王八馬上滾到我面前來，我要把你砍成九十九塊。」

歐陽寒劍微吃一驚。

劉鐵風道：「歐陽掌門人與你有甚麼深仇大恨？」

長孫忘我道：「他與我兄弟龍生無悔有深仇大恨，我要代兄弟殺他報仇。」

歐陽寒劍忙道：「各位武林同道，龍生無悔和方傲天的陰謀被歐陽某識破了，所以想殺我們師徒滅口，這江湖雙怪不是好人，當然幫着他來殺我們了。」

長孫忘我知他歪曲事實，氣得暴跳如雷，正想出言反駁，李若仙忙道：「各位前輩，大家不要聽這

姓歐陽的胡言亂語。」

衛中原道：「這女的與龍生無悔一起，想必也不是好腳色。」

洛遠塵道：「待龍生無悔回來之後，也把這個女的一起捉去吧。」

歐陽寒劍發出得意的笑容，李若仙則委屈得流下淚來了。

長孫忘我氣極，叫道：「我這拜把兄弟爲人充滿俠義心腸，倒似足了他師父燕獨風，你們竟硬指他勾結『滄海幫』的臭王八殘殺武林中人，混帳混帳，太混帳了。」

上官有我也叫道：「實在極之混帳，也混帳之極。」

劉鐵風道：「龍生無悔勾結方傲天和『神鬼雙煞』潛進我屋內，欲想殺我，幸而他的毒計事前被歐陽掌門人識破了，事實就是事實，你們還在替他狡辯甚麼？」

劉鐵風甫一說完，房門忽地「碰」的一聲彈開了，衆人回頭一看，只見龍生無悔一臉大無畏的走進房中。

李若仙見了，不知是喜還是悲。

沈星雲見了他，想起五年前對他喜愛有加，今番再見，竟發生這些事端，眞的始料不及，心中既悲，又喜，更是痛心。

劉鐵風等人見了龍生無悔，個個都露出痛恨之色，歐陽寒劍師徒則發生奸詐的笑容，洛遠塵叫道：「好，龍生無悔，你終於回來了，方傲天呢？」

龍生無悔彷似沒有聽見，雙眼如要噴出火來狠狠瞪住歐陽寒劍，然後望着沈星雲，心中一個激盪，叫道：「三師叔。」

沈星雲沉着臉道：「給我跪下。」

龍生無悔忙在沈星雲面前跪了下來。

長孫忘我大大不滿，對沈星雲道：「我這兄弟犯了什麼錯，你竟要他當着這許多人面前下跪？」

沈星雲見了龍生無悔，心痛之極，道：「龍兒，今晚的事你有什麼話說？」

龍生無悔一臉委屈的道：「師叔，龍兒是被奸人設計陷害的，請師叔及各位前輩莫要聽奸人之言。」

歐陽寒劍理直氣壯地道：「龍生無悔，事實勝於雄辯，你說有人設計陷害你，到底是誰？」

李若仙忽然上前指住歐陽寒劍，叫道：「是你！」

歐陽寒劍打個哈哈，不當一回事地道：「我陷害他？我歐陽某光明磊落，爲什麼要害這個後輩？」

衛中原插嘴道：「說得對，歐陽掌門身爲一派掌門，怎會無故害他，多半是龍生無悔在狡辯了。」

龍生無悔恨得牙齦也咬碎了，正想出言指責歐陽寒劍，杜貫英已怒叫道：「龍生無悔，你害死我兩個師弟，又害我五個師弟受傷，我要你一一歸還。」

龍生無悔一個愕然，道：「兄台，此話怎講？」

葉常青道：「你帶『神鬼雙煞』夜潛我師父大宅，雙煞殺了我兩個師弟，傷了五個師弟，不是你一手造成嗎？」

龍生無悔站起身來，慨然地道：「各位，『神鬼雙煞』與晚輩有過節，晚輩怎會勾結他們……」

洛遠塵道：「今晚發生的事大家都看見了，你和方傲天及『神鬼雙煞』闖入劉家，意欲爲何？你還否認？」

龍生無悔道：「晚輩早已說過，今晚之事是有人設計陷害的。」

杜貫英怒氣冲天，正要反駁，沈星雲已道：「各位，龍生無悔是沈某師侄，各位就把他交給沈某，讓沈某把此事查個水落石出，到時再向大家作個交代如何？」

各人都點頭同意了，但歐陽寒劍獨排衆議，高叫道：「沈大俠，龍生無悔做了這些事，明顯向武林挑戰，莫非沈大俠還要包庇他？」

長孫忘我怒瞪住歐陽寒劍，叫道：「他奶奶的臭王八，給我住嘴！」

上官有我也叫道：「你這臭龜蛋，你當然想借助大家的手把龍生無悔殺了，你以爲我看不穿你的心意嗎？」

歐陽寒劍被說穿了心事，怒得臉上漲紅了，道：「你胡說八道什麼？」

長孫忘我正要說話，沈星雲又道：「各位，今晚的事，沈某若果查出屬實，就交出龍生無悔任憑各位處置。」

洛遠塵道：「星雲兄，大家都信任你的，龍生無悔就交由你暫時看管吧！」

歐陽寒劍道：「『統一盟』大會即將召開，到時希望沈盟主在大會上向大家作個交代如何？」

沈星雲朗聲道：「就此決定吧。」

龍生無悔明白若在此刻指証歐陽寒劍，根本沒有人相信，因爲此刻人人都對自己生出了恨意，但沈星雲何等精明，一看便知龍生無悔有難言之隱，因此作出了上述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沈星雲根本不相信龍生無悔會做出此等危害武林的事。

各武林人物未能在龍生無悔口中知悉方傲天下落，只好被逼暫時作罷。

當下，各人離開客棧，那時亦巳天亮了，雙怪仍留在客棧內，並馬上上床睡覺去了，龍生無悔與李若仙則跟着沈星雲返回飄雲山莊，其餘的人也分頭散了。

* * *

沈星雲的大宅是個莊院式的住宅，佔地甚廣，座落於城內近郊處，這座莊院名叫飄雲山莊。

龍生無悔與李若仙跟着沈星雲來到莊上，只見莊院之後的一大塊空地正在大興土木。

原來「統一盟」大會就在此地舉行，會方僱了一批工匠在此搭建一個大木棚，以作「統一盟」大會之用。

返抵沈家之後，沈家上下人等亦陸續起床了。

龍生無悔逐一見了沈星雲一衆弟子，又見了沈星雲的兩名兒子沈宏志本沈日紅，也見了沈星雲的女兒沈如詩。

沈星雲的三名子女都比龍生無悔年輕，因此都稱龍生無悔爲師兄。

只見這沈氏兄弟年長的沈宏志約莫廿三四歲，那年輕的沈日紅則年約廿一歲，同樣都長得氣宇軒昂，至於那沈如詩，則年約十八九歲，長得甚是漂亮，但爲人卻有點任性。

龍生無悔事隔五年再見這兄妹三人，見各人都長大了，幾乎認不出對方的樣子。

沈星雲向衆弟子及兒女講了龍生無悔昨晚發生的事，各人都大感愕然，都不相信龍生無悔會做出此等事情。

然後沈星雲詢問龍生無悔事情的始末，龍生無悔便把與歐陽寒劍的恩怨由頭詳述了一遍，又說歐陽寒劍已秘密加入了「滄海幫」，更與「神鬼雙煞」密謀刺殺「統一盟」盟主候選人，自己與方傲天暗中破壞，但卻被歐陽寒劍洞悉先機，並將計就計設局陷害等事都一一說了。

沈星雲聽完事件的前因後果，一方面暗讚龍生無悔的正義心腸，另一方面把歐陽寒劍恨得咬牙切齒，其餘人等聽了，也對歐陽寒劍痛恨不已。

沈星雲痛恨過後，道：「要當衆揭露歐陽寒劍的惡行也不容易。」

龍生無悔道：「弟子也是這樣想，各武林前輩已先入爲主的深信他了，那還有人信我說的話，何況又無其他証人。」

沈宏志道：「方傲天兄妹和江湖雙怪難道不可以做証人？」

龍生無悔道：「方氏兄妹已離開了揚州城，而且他兄妹根本不能當衆露面，至於我那結拜大哥和上官前輩說的話，只怕會被人當作顚三倒四，胡言亂語，又怎可作証人？」

沈星雲道：「你說昨晚有兩個蒙面人助你們解圍，那兩人是誰？」

龍生無悔道：「弟子也一無所知。」

沈星雲沉吟片刻，道：「既然這樣，到『統一盟』大會召開之時，我只好以名譽保証你說的話屬實，當衆揭破歐陽寒劍勾結『滄海帮』了。」

龍生無悔滿臉憂色，道：「師叔，到時若果無人相信你說的話，你豈非很爲難？」

沈星雲一想不錯，到時就必定威名盡喪了，一時苦惱之極，站起身來，背負着雙手來回踱着方步。

沈日紅忍不住道：「爹，此事事關重大，大家必須想個辦法出來替龍師兄解決問題，也是挽救武林，不能遲了。」

沈星雲只覺一籌莫展。

沈宏志一臉哀求地道：「爹，我們總不能就此把龍師兄交給劉大俠處置的，更不能讓歐陽寒劍詭計得逞。」

沈星雲無奈地道：「還有幾天，就是『統一盟』大會召開之期，時間急迫，一時間也不知用什麼辦法解決問題。」

沈如詩道：「爹，新一任盟主一般估計將會是你連任，若果不把龍師兄的問題解決，你想再做盟主也難了。」

沈星雲更是忐忑不安起來，忽然目光一閃，道：「昨晚那兩個蒙面人絕不會貿然出手相助的，他們可能知道此事的前因後果，若有他們指証，豈非可以還龍兒淸白？」

龍生無悔道：「但那兩個蒙面人是誰，我們根本不知道，那裡去找他們？」

沈星雲又沉氣了。

沈宏志道：「既然昨晚那兩位高人不以眞面目示人，想必是不方便露面。」

龍生無悔嘆口氣道：「現在唯一希望是等奇蹟出現了。」

李若仙則一直憂心忡忡的呆站着，龍生無悔的事彷彿就是自己的事一樣。

* * *

龍生無悔無故惹禍上身，對他來說，可說是「莫須有」，但在歐陽寒劍、洛遠塵等一班當時在場的人渲染之下，再加上劉鐵風衆弟子中兩死五傷，事情就更爲擴大了，龍生無悔也成爲無惡不作之徒，他的名字以及所作所爲也果然很快傳遍整個揚州城，龍生無悔四字在各武林人物耳中端的無人不識，不少人也欲睹他的廬山眞貌，但一衆武林人物知道他將於「統一盟」大會中露

面，以致人人都盼望會期快至。

由於龍生無悔師出名門，師父更是鼎鼎大名的「奪命旋風」燕獨風，又是「統一盟」盟主，有「刀捲殘雲」之稱的沈星雲師侄，所以此事更加引起各武林人物關注了。

龍生無悔到底是個生性豁達之人，雖然發生了這許多事端，也暫時不去想它，在飄雲山莊安安靜靜的過了幾天。

這幾天，是龍生無悔離師門至今唯一不用奔波的幾天，想起短短的日子裡發生的種種事情，且兩次死而復生，端的覺得世事變幻無定，同時又想起這段日子以來，李若仙一直陪伴在自己身側，端的是生死患難與共，想起李若仙一個弱質女流，卻陪自己經歷了一段患難，心中更是替她難受了。

亭台樓角，小橋假山都被白雪鋪滿了，天氣仍舊嚴寒難抵，但嚴寒驅趕不了龍生無悔與李若仙相見之熱情。

龍李二人站立在後院，雖然鵝毛般的白雪不斷降下，但二人好像不覺寒冷一樣，因爲他們眼裡和心中都只有對方。

龍生無悔想起李若仙曾與自己共過生死，共過患難，又知她對自己情深義重，端的感激得幾乎掉下熱淚，此時他忽然發覺自己很需要李若仙，達到不能失去她的地步。

入住飄雲山莊以來，龍生無悔的心境出奇地平靜，但李若仙卻相反，因她一直擔心龍生無悔在「統一盟」大會露面之後，勢必被來自各地的武林人物羣起而攻，到時也不知有什麼後果，同時再加上不知父母及師兄卓飛現下安危，因此擔憂得食不甘味，寢不能眠。

龍生無悔知她擔憂自己，眼見她日漸消瘦，又難過，又心痛，只好安慰道：「若仙，我不會有事的，上天必然會助我渡過難關，放心吧！」

李若仙嘴兒一扁，幾乎想哭了，道：「還有兩天就是『統一盟』召開之期，相信你很難還以清白，也不知那些人會如何對待你，你教我如何放心得下？」

龍生無悔勉強擠出笑容，道：「龍哥哥一生人都逢兇化吉，中了『神鬼雙煞』的毒鏢也給我大哥救了，還擔心什麼？」龍生無悔也知道這些話是在自欺欺人。

李若仙終於忍不住掉下眼淚，抽泣倒在龍生無悔懷中，哭道：「龍哥哥，我很怕，眞的很怕。」

龍生無悔把她緊緊抱着，柔聲道：「傻女孩，有龍哥哥在，你怕什麼？」

李若仙抬起頭，一臉淚眼的望着他，道：「若果那些人把你抓去殺了，留下我一個人孤苦伶仃的，怎麼辦？」

龍生無悔以衣袖替她抹去眼淚，勉強笑道：「我師父是鼎鼎大名的燕大俠，有誰人敢殺我？」他知道這句話也是自欺欺人之言。

李若仙忽然停止哭泣，並堅決地道：「龍哥哥，我不怕了。」

龍生無悔笑道：「你終於勇敢起來了。」

李若仙道：「若果他們把你殺了，我就跟着你死在一起，還怕什麼？」

龍生無悔暗吃一驚。

李若仙本是個弱質膽小之人，忽然說出此話，莫非這就是愛情的魔力？

李若仙情深款款地望着他，幽怨地道：「如果你現在的處境換着發生在我身上，你將會怎樣？」

龍生無悔毫不猶豫，狠狠地道：「我必然會竭盡所能把陷害你的人全都殺了，把你救離險境，然後我們一起遠走高飛。」

李若仙又問道：「但那些人若果把我殺了，你會不會跟着我死在一起？」

龍生無悔堅定地道：「一定會！」

李若仙登時心花怒放，大感安慰地又倒在龍生無悔懷中。

龍生無悔又把她緊緊抱着。

李若仙忽然抬頭望着他，怨懟地道：「你是不是很喜歡方姑娘？」

龍生無悔失笑道：「我怎會喜歡方姑娘？」

「但你和她很談得來。」

「我和方兄還有大哥，上官前輩也很談得來，難道我又喜歡他們了？」

李若仙聽了，笑得既安慰，又天眞、又重新倒在他懷中，並大力把他緊緊抱着。

＊　＊　＊

深夜，寒風在怒吼，白雪在漫天飛舞。

飄雲山莊四週都被厚厚積雪覆蓋住了。

雖在深夜，但龍生無悔仍是毫無睡意，因爲他知道後天就是「統一盟」召開之期，不論他如何豁達，也不由不擔心會期召開後之命運。

若果就此命喪在各武林人物手上，這無疑是敗在歐陽寒劍手上，如何甘心？但不甘心又如何？難道眞的在等奇蹟出現？

他不相信會有奇蹟出現。

窗外寒風呼呼，他獨個兒躲在房中床上，忽然感到有點寂寞，爲什麼？他不知道，但此刻他只知道很渴望與李若仙一起。

若仙會不會也是睡不着，不斷在想念着自己？

他與李若仙的睡房只是一廂之隔，只一會就可以見面了，正想起床前往慰解思念，但回心一想，深宵時份到一個女兒家的睡房去，若被人發現豈非很不好看？

想到這裡，只好安躺在床上了。

他到底是個不拘小節之人，回心又想：「被人看見了又如何？三更半夜又怎樣？難道我見一見喜歡的人也不可以嗎？旁人又怎能干涉我？」想到這裡，登時發出會心微笑，連忙下床穿衣穿靴，恨不得馬上就飛到李若仙房間去。

＊　＊　＊

屋外除了風聲之外，別無其他聲音，更沒有任何人了。

但此時，飄雲山莊大宅屋頂上忽然出現五條人影。

五個人都穿着夜行衣，同樣都頭戴黑色布袋，只露出眼睛，這五人更是各人手握明晃晃的兵器。

五個人行動都極爲謹慎，並且一致地跳落後院。

屋內漆黑一片，五人在呼呼風聲掩護下迅速竄進屋內，脚步輕靈之極。

此時，合該龍生無悔欲見李若仙心切，行經內廳，忽聞細碎脚步聲傳來，向聲音傳來處扭頭一望，登時發現五條人影，起初他還以爲是沈家的人，但微光中看個清楚，只見對方都手執兵器，行動更顯得有點鬼祟，知道不是沈家內的人，更知事不尋常，連忙站出來喝道：「什麼人？」

五個黑衣人忽聞此一叫聲，暗吃一驚，扭頭一望，見廳上有人，五人隨即如狠似虎撲向龍生無悔。

龍生無悔見五人都手握單刀，自己手無寸鐵，見對方衝殺過來，唯有竄高伏低，左右騰挪閃避，並故意發出呼喝聲，希望驚動屋內的人。

五個黑衣蒙面人此行明顯有不軌企圖，見行藏敗露了，只好速戰速決，所以都瘋狂攻向龍生無悔，但龍生無悔身法何等輕靈敏捷？五人雖然一齊夾攻，但一時間仍傷不了他分毫。

龍生無悔左右閃避，知道久守必失之理，此時一把刀迎頭砍下，他看準來勢，身形一閃，避了此一刀，再一脚踢開旁邊攻來一人，便以擒拿手把那人的手扣住，一記反手，便把那人的刀搶在手中。

龍生無悔本是使刀稱著的，此刻有刀在手，更如虎添翼了，當下再不閃避，並且採取主動攻向對方，一時間呼喝連聲，兵器碰撞聲在此深宵時分更加份外清徹。

龍生無悔以一敵四，刀法之凌厲，只把那個失刀站在一旁的黑衣人看得呆立住了。

龍生無悔一番快刀之下，四人同時中刀，此時候，屋內上下人等都被打鬥聲驚醒了，屋內也亮起了燈，沈星雲三父子及十多名弟子也分從不同方向握刀衝了出來。

五黑衣人見狀，知道不妙，連忙撇下龍生無悔，抽身向後院快步而逃。

龍生無悔那容他們一走了之？也從後追趕，不消一刻，追至後院，五黑衣人行動一致地施展輕功躍上圍牆，龍生無悔也一躍而起，在半空中飛出一脚，把其中一人踢得跌回院內，沈星雲等人亦已追至，龍生無悔眼見其餘四黑衣人已越過圍牆而去，正想也飛越圍牆追前，但此時，有一樣物體飛進院內，龍生無悔本能地向後退了幾步閃避。

那物體甫一落地，發出「砰」的一聲，隨即散發出一陣白色烟霧，而且擴散範圍極大，令人視物不清。

烟霧被風吹散之後，龍生無悔再躍上牆頭，四下張望，已不見了對方影踪，唯有跳落院中，沈氏兄弟已把那失手的黑衣人手到擒來。

沈星雲臉罩嚴霜走到被擒的黑衣人面前，威嚴地道：「你們是什麼人？深夜闖進我家有何目的？」

黑衣人默不作聲。

有幾名弟子手擎火把走了出來，後院也大放光明。

龍生無悔見黑衣人不說話，怒極上前，見他倒在地上動也不動的，怒道：「你說也不說？」說着除下他的蒙頭布袋。

布袋一揭開，各人都暗吃一驚，只見這黑衣人的臉是紫黑之色，顯然是中了毒，龍生無悔伸手探他鼻息，發覺他已停止了呼吸，再把他的口張開，只見牙縫中仍留下黑色液體，各人都明白這黑衣人失手被擒之後，便咬破藏在口中的毒物，把毒液吞下肚中，隨即毒發而死。

＊　＊　＊

衆人返回屋內，一時間都議論紛紛起來，李若仙與沈如詩也起床走出來，聽各人議論此事。

沈星雲沉吟片刻，對龍生無悔道：「龍兒，你說歐陽寒劍受了方競天之命，前來揚州殺害『統一盟』的人，今晚之事會不會是他派人所爲？」

龍生無悔肯定地道：「除了歐陽寒劍，還有什麼人？」

沈如詩恨恨地道：「這壞蛋三更半夜闖進我們家來幹什麼？」

龍生無悔道：「他要殺三師叔。」

沈如詩吃了一驚，道：「他爲什麼要殺爹？爹與他無怨無仇？」

（未完・七）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秋水芙蓉

上文提要：君簫被冷面鬼王的奇寒掌風掃中肩頭，雖然逃出了風雲莊，因中「陰極掌」昏厥，李如雲抱他找到一黑衣老婦，據說能治陰寒之氣，但只保証他傷勢不致惡化，尚提出條件，要李如雲在此屈留三天，才肯救治，李如雲只好答應，老婦才說明救治之法：除了「玄陰保眞丹」之外，另一法是具有「太陽神功」的人可治，現法是用「打通全身經脈」……

脫困出棺材　黃山石屋行

這話換在平時，李如雲是個好强的人，怎麼也不肯相信，但黑衣老婦說的話，她相信，因爲眼前這個醜怪老婦，武功高不可測，自己一身所學，在她面前，幾乎成了小孩玩耍，她口中說的强敵，自然十分厲害了。

李如雲略一沉吟，就點頭道：「老前輩眞能使大哥醒過來，晚輩只替妳看個家，這是輕而易擧之事，晚輩義不容辭。」

黑衣老婦臉有喜色，問道：「妳答應了？」

李如雲道：「是的，晚輩答應了。」

黑衣老婦道：「好，事不宜遲，也許那老怪物今晚就會趕來，咱們立時動手。」

李如雲大喜過望，正待轉過身去，把躺在地上的君簫扶起，讓他靠牆坐好。

黑衣老婦回頭道：「妳這是做什麼？」

李如雲道：「晚輩把大哥扶起來坐好了，才能替他打通經脈呀！」

黑衣老婦搖手道：「用不着，妳讓他躺着。」

李如雲遲疑的道：「這樣怎麼……」

黑衣老婦緩緩直起腰來，走到君簫脚旁，伸手替他把薄底快靴，和一雙布襪，一齊脫去，說道：「妳聽老婆子的，先調勻呼吸，提聚眞氣，跪下身子，用嘴對嘴，把眞氣緩緩度入他口中，老婆子再運功把他身中陰寒之氣，從『湧泉穴』吸出來，這樣，寒氣逐漸下降，妳度入的眞氣，就可推動他全身氣血，凝結的經脈也就通了，大概有三天時間，他身中『陰極掌』的陰寒之氣，差不多也全可吸出來了。」

這道理也說得通，但要姑娘家嘴對嘴給君簫度氣，這就大大的感到爲難！

李如雲聽得雙頰發赧，遲疑的道：「這……一定要……」

「一定要嘴對嘴度氣麼？」這話她如何問得出口來？

黑衣老婦一雙綠陰陰的眼睛一翻，尖笑道：「小姑娘，妳怎麼了？他是妳大哥，同胞兄妹，還怕什麼羞？」

李如雲紅着臉道：「但……但……」

黑衣老婦已經盤膝在君簫雙脚前面坐了下來，催道：「快別躭誤時間了，要救妳大哥性命，只有這個辦法！」

李如雲眼看君簫雙目緊閉，臉如白紙，心頭一陣憐惜，再也顧不得男女之嫌，站定身子，雙目微闔，調息運功，聚集本身眞氣，緩緩伏下身去。

她雖然心急情郎安危，畢竟是黃花閨女，要她當着外人去嘴對嘴度氣，就算鼓足勇氣，但就在伏下身去，臉對臉要把兩片櫻唇接在君簫嘴上，突覺一陣羞澀，襲上心頭……

只覺黑衣老婦叫道：「慢點！」

李如雲雙頰似火，抬頭問道：「老前輩還有什麼吩咐？」

黑衣老婦道：「妳開始度氣，老婆子也要及時吸氣，咱們必須配合一致，才能催動他身上氣機，妳聽我從一喊到三，就開始度氣。」

李如雲道：「晚輩知道。」

黑衣老婦道：「好，妳準備了，一、二、三……」

李如雲聽她喊到「三」字，一時那還顧得羞澀？突然伏下頭去，把兩片紅唇緊緊接住君簫的嘴唇，舌尖用勁，撥開他緊閉的牙關，把自己提聚的眞氣，緩緩度了過去。

黑衣老婦坐在君簫脚前，雙掌豎立，緊抵脚心「湧泉穴」，一張醜臉上，止不住流露出得意陰笑，張口吸氣，發出嘶嘶之聲。

這樣合兩人之力，一個度入眞氣，一個吸出寒氣，君簫僵凍的血脈果然漸漸解凝，也引起他奄奄一息的元氣。

足足過了頓飯工夫，君簫心臟漸漸有力，冰冷的身子也在逐漸暖和。

李如雲正在全神貫注，以本身眞元打通他內腑血氣，突然間，只覺他舌頭轉動，輕輕吮吸了一下。

李如雲終究是處子之身，這一下，心頭猛然一驚，口中輕嗯一聲，忙不迭的放開嘴唇，很快直起腰來，一張粉臉脹得通紅，胸頭小鹿兀是狂跳不止。

黑衣老婦也及時收回雙手，呷呷笑道：「小姑娘，妳怎麼了？」

李如雲臉上嬌紅未褪，突然感到頭腦空虛，一陣眩暈，口中不覺啊了一聲，穩住身子，說道：「他快醒了麼？」

黑衣老婦道：「他中的是極陰極寒之氣，老婆子把他寒氣吸出來了，他自然會清醒過來。」

正說之間，但見君簫眼皮微動，徐徐睜開眼來，只望了兩人一眼，好像十分困乏，又緩緩闔上。

李如雲忘了自己的眩暈，喜道：「他果然醒過來了！」

黑衣老婦道：「別去吵他，讓他好好睡上一回。」

說完，自顧自闔上眼皮不再說話。

李如雲傍着君簫坐下，低頭看去，只覺他雙目微闔，臉色依然像白紙一般，伸手摸摸四肢，仍然冰冷如故，但身上却似乎比先前溫了一些。

心中暗想：「看來這黑衣老前輩說的不假，她已把君相公身上寒氣吸出了不少，那麼有三天時光，也許眞可把君相公身上寒氣全都吸出體外了。」

因爲她知道拏雲手錢飛和冷面鬼王孫浩，是爲了君簫才趕來的，今晚當然還在風雲山莊，但如錯過今晚，他們可能回七星會總宮去了，那麼二叔也就沒有機會再向冷面鬼王乞取解藥了。

這麼一來，解救君簫，也只有指望黑衣老婦，把他身中的陰寒之氣吸出來了。

她坐在君簫身邊，正在深思之際，突聽遠處傳來了一聲尖銳悠長的長嘯！

那嘯聲初發之時，好像還遠在天邊，但瞬息之間，已經由遠而近，到了茅舍外邊！

黑衣老婦聽到嘯聲，突然躍起，滿臉俱是獰厲之色，哼道：「這老不死倒來得好快！」

話聲未落，只聽一個蒼勁的聲音傳了進來：「八手羅刹，妳躲在黃山，老夫就找不到了嗎？」

李如雲心中暗道：「原來這黑衣老婦叫做八手羅刹！」

她對八手羅刹之名好像聽人說過，只是一時想不起來，這就低聲問道：「老前輩說的就是此人麼？他已經到了門口！」

黑衣老婦沉哼一聲道：「他還在谷口，少說也在一里以外，但他很快就會到了。」

說到這裏，一雙碧綠的眼睛直注李如雲，厲聲道：「老婆子出去之後，妳得好好給我看家。」

李如雲點頭道：「晚輩省得。」

黑衣老婦道：「這裏的東西，妳不可亂動。」

李如雲心想：「妳這裏簡直家徒四壁，除了一口棺材和七盞油燈，什麼也沒有，我會動妳什麼？」一面點頭道：「晚輩不會動的。」

黑衣老婦呷呷笑道：「其實老婆子這裏什麼也沒有，也不怕妳動，只是這七盞油燈，都塗有劇毒，妳不去碰它就好。」

剛說到這裏，只聽「呱」的一聲，那是夜梟的啼聲！

黑衣老婦神色微變，低聲道：「他已經上山來了！」

李如雲心中想道：「原來那夜梟是替她看門的，無怪自己上山來的時候，夜梟跟着自己在頭頂叫個不停！」

心念轉動之際，茅舍外已響起那蒼老聲音叫道：「八手羅刹，妳還不出來？」

黑衣老婦沉哼道：「老不死，你當老婆子躲在屋裏，不敢出來麼？」

那蒼老聲音怪笑道：「好，老

夫等妳。」

黑衣老婦側耳細聽了一陣，突然從她大袖取出一個黑布錢袋，遞到李如雲手裏，壓低聲音說道：「這老不死武功極高，和他動上手，老婆子就無法兼顧，萬一有人闖進來，憑妳這點功夫，是擋不住人家的，何況妳大哥傷勢沉重，不能有人侵入茅舍，妳只要用手指彈上去，自有妙用，記住了，一顆梧桐子可以維持一頓飯的工夫，不可浪費！」

李如雲伸手接過，要待問問清楚。

黑衣老婦接着叮囑道：「妳千萬記住，那口棺材上有毒，不可走近。」

李如雲點點頭道：「晚輩記住了。」

話聲出口，只覺眼前微風一颯，已經失去了黑衣老婦的踪影，心頭不禁大感駭異，暗暗讚道：「這老前輩好快的身法！」

她心念方動，只聽黑衣老婦的聲音已在茅屋外面，呷呷笑道：「司老不死，你來得比老婆子預料還快。」

那蒼老聲音大笑道：「老夫沒想到十年不見，妳八手羅刹的武功也比老夫預料還高得多。」

這兩人，應該是强仇大敵，但他們却像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正在寒暄。

李如雲突覺一陣困倦，身子甚感疲乏，她心知方才用本身眞氣替君相公度氣，耗去不少眞氣，自己功力有限，是以會有這等困倦。

但此時黑衣老婦外出，要自己替她看家，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只好打起精神，勉强支持。當下就傍着君簫，靠壁坐下，把黑衣老婦交給自己的黑布錢包，放在膝蓋上。

她想起黑衣老婦方才說道：「這錢包內是梧桐子，只要用手指彈上去，自有妙用，一顆梧桐子，可以維持一頓飯的時光。」

這當然是一袋某種暗器，不可能是梧桐子，如果是梧桐子，就不會有「妙用」了。

她低頭看去，錢包是用一根黑絡索穿着袋口，拉開絡索，袋口即開，拉緊絡索，袋口即閉，甚是活絡。

輕輕拉開袋口，伸手取出一顆「梧桐子」，仔細察看，這明明是一顆色呈青綠的梧桐子，一點也看不出有何異處。

不知彈上去之後，有些什麼「妙用」？

而且聽黑衣老婦的口氣，好像這「梧桐子」甚是珍貴，還叮嚀自己不可浪費。她手中把玩着「梧桐子」，但眼皮沉重，困乏得只是想睡。

這時但聽茅舍外黑衣老婦和那蒼老聲音似在爭執着什麼，只是聲音較遠，大概兩人快要動手，走到較爲寬敞的地方去了。

李如雲自然不敢睡去，强自打點精神，守着君簫，守着地窖中的門戶。

就在此際，彷彿聽到一個極爲低沉的聲音叫道：「小姑娘……」

李如雲不覺一怔，傾耳細聽，又不聞有什麼聲音。

這地窖之中，除了自己和熟睡中的君簫，別無第三個人，那會有人叫喊？一時只當自己太疲倦了，精神恍惚，以致耳朵發生錯覺，也就不以爲意。

那知正當別過頭，只聽又有人細聲叫道：「小姑娘。」

聲音低沉，好像發自地底！

這回，李如雲聽得清清楚楚，確是有人在叫喊着自己，只不知聲音來自何處。

她倏地站起，手中緊握着黑衣老婦交給她的黑布錢袋，目光朝四面掄動，問道：「誰？是誰在叫我？」

「老朽……」

低沉聲音，依稀發自身後。

李如雲猛地轉過身子，目光看到那口灰白的棺木，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個冷噤，脚下不由自主的連退了兩步。

深山、荒谷、地窖，行動詭異的老婆子和一口白森森的棺木，七盞綠陰陰的油燈，這些物事，連在一起，已經夠驚怖了！

如今又有一個低沉的聲音在這間地窖中的說話，她迅速的想到這口棺木之中，莫非會是殭屍？

李如雲膽子再大，也只是一個女孩兒家，這一想到殭屍，她幾乎驚怖欲絕！

要待奪門而逃，眼看君簫躺在地上，依然昏睡不醒，怎好捨他而去，不覺壯着膽子，問道：「你……是人……是鬼……」

只聽那低沉聲音說道：「小姑娘，別怕，老朽是人。」

聲音果然是從那口灰白的棺木中傳出來的。

是人，李如雲驚怯之心就減輕了幾分，問道：「你既然是人，爲什麼要躲在棺材裏？」

那低沉聲音道：「老朽被八手羅刹厲九娘囚禁在棺木中，已有三年之久了，這三年來，老朽受盡磨折，度日如年，今晚是老朽唯一的機會，小姑娘，妳如肯加以援手，老朽必有重報。」

李如雲心中暗暗忖道：「八手羅刹要自己替她看家，原來是要自己守護這口棺木，只是不肯和自己明說而已。」一面輕哼一聲道：「我

不稀罕重報。」

那低沉聲音又道：「小姑娘，妳大哥中了玄陰門的『陰極掌』，對不對？」

李如雲道：「你聽到了？」

那低沉聲音道：「厲九娘答應替妳大哥吸出陰寒之氣，對不對？」

李如雲道：「不錯。」

那低沉聲音又道：「妳相信她吸出寒氣，妳大哥眞的會好了麼？」

李如雲道：「方才她吸出寒氣，我大哥已經睁開眼來了。」

那低沉聲音輕咳一聲，說道：「小姑娘，妳涉世未深，還不知道八手羅刹厲九娘的爲人，妳大哥如果再經她吸一次寒氣，就有半條命保不住了。」

李如雲哼道：「你不用危言恐嚇，我不會相信的。」

那低沉聲音道：「妳不知道老朽是誰，是以不相信老朽的話，也不明厲九娘的詭計，自然以爲老朽危言恐嚇於妳了。」

李如雲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低沉聲音道：「妳家在雲門峯，當是雲門山莊李氏昆仲的家人，是否聽說過錢神路五其人？」

錢神路五爺，廿年前，名滿大江南北，在黑白兩道中，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李如雲當然聽說過，這就問道：「你是錢神路五爺？」

「不錯。」那低沉聲音道：「老朽正是路五。」

錢神路五爺，昔年最重言諾，一言九鼎，他如果眞是路五爺，說的話自是可信。

李如雲道：「你說我不明白厲九娘的詭計，此話怎說？」

低沉聲音道：「她外號叫做八手羅刹，羅刹這兩字，妳總聽人說過，是吃人的厲鬼，八手羅刹出身九幽門，練的是陰毒功夫，遠在廿年前，在關洛一帶，吸取童男童女眞元，被各大門派追剿，江湖上無處立足，從此消聲匿迹，不敢露面……」

他這句吸取「童男童女眞元」聽得李如雲心頭一凜，問道：「你說她有什麼詭計？」

那低沉聲音道：「她練的九幽門陰毒功夫，和玄陰門『陰極掌』一類功夫，極爲接近，但就是缺乏玄陰門那種極陰極寒之氣，她大概看妳和妳大哥二人秉賦極佳，妳大哥中的又是『陰極掌』，故而要妳替令兄度氣，她一舉三得，吸取了令兄身上陰寒之氣，也同時吸取了妳的元陰……」

李如雲聽得驚出一身冷汗，說道：「你說的當眞？」

低沉聲音道：「老朽何用騙妳，其實妳自己應該感覺得出來，眞元被盜，頭腦空虛，精神怠倦，不信妳運功試試，至少失去了三成功力。」

李如雲愈聽愈疑，問道：「那該怎麼辦呢？」

低沉聲音道：「此刻她正在和司老怪拚搏，這兩人功力悉敵，大概沒有上千招，很難分得出勝負來，妳如肯助我脫險，老朽當可助賢兄妹恢復功力，這是兩利之事，妳意下如何？」

李如雲疑信參半，不知他說的是眞是假，一時甚感爲難！

低沉聲音催道：「小姑娘，時機稍縱即逝，妳要快作決定才好，錯過這一機會，老朽固然難有恢復之日，賢兄妹也難逃她的魔爪了。」

李如雲只是拿不定主意，問道：「你要我如何助你？」

低沉聲音道：「妳只要把棺木前面七盞幽冥燈燄熄去，老朽自會出來。」

李如雲問道：「你怕燈光？」

低沉聲音道：「老朽身上被賊婆子做了手脚，只要被幽冥毒燄照射，立時引發體內奇毒，雙目如盲，一身功力俱廢。」

李如雲道：「我熄去了七盞燈以後呢？」

低沉聲音道：「熄去燈光，老朽就可破棺而出了。」

李如雲道：「你出來之後呢？如何能助我們逃離此地？」

低沉聲音道：「這茅舍地窖，原是老朽住處，老朽自有辦法，唉，三年前，老賊婆突然投下三顆離魂子，把老朽迷昏過去，以致落入她的手中，她方才給妳的一袋梧桐子，可能就是離魂子了。」

李如雲道：「離魂子很厲害麼？」

低沉聲音道：「這是她們九陰門秘製的迷香，一顆離魂子，散開來足有一丈方圓，其實只要及時發覺，閉住呼吸，掠出一丈之外，就可無害。」

他看李如雲毫無動靜，不覺催道：「小姑娘，現在不是問話的時候，快把七盞油燈熄去，等老朽出來了，再說不遲。」

李如雲心想，「八手羅刹給自己一袋梧桐子，原來是離魂子，現在我已經知道了用法，如果對我有什麼不利，我仍可彈出離魂子，把他制住。」心念閃電一轉，說道：「我放你出來，你一定要遵守諾言。」

低沉聲音道：「老朽說出來的話，自然算數。」

李如雲道：「好。」

走到棺前，一口氣把七盞油燈一起吹熄，探手入懷，取出一顆用

絲囊裝着的珠子，托在掌心。

慘綠燈光乍熄，繼之而起紅光一亮，她掌心那顆珠子，發出一片朱紅的光芒，照得一室通紅。

她左手托着珠子，右手却暗暗扣了兩顆「離魂子」，緩緩退到君簫身前，凝神戒備。

就在此時，但聽「砰」然一聲，一口白木棺材立被震得四分五裂，同時也響起一陣噹郎郎鐵鍊墮地的聲音，從棺中站起一個白髮披肩，蒼髯垂胸的瘦高老人。

這老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身上一件長衫，也又黑又髒，在左右肩骨上，穿着兩根鐵鍊，一直拖到地上。

原來八手羅剎不但在他身上下了毒，把他囚在棺木之中，而且還穿了他的琵琶骨，手段當眞毒辣得很。

白髮老人站起身，一張白慘慘的臉上擠出一絲笑容，朝李如雲頷首道：「多蒙姑娘援手，老朽得以重見天日，但七盞幽冥燈驟然熄滅，老賊婆必然很快就快會發覺，時間緊迫，妳趕快抱起令兄，退到老朽身後來。」

他一邊說話，一邊彎下腰去，右手握住一條五尺長的鐵鍊盡頭處，緩緩從地上拔起一根手臂粗的鐵樁。

原來他穿着琵琶骨的兩條鐵鍊，分別拴在兩根鐵樁之上，而兩根鐵樁又埋得很深。

李如雲聽他一說，心知時機緊迫，急忙從地上抱起君簫，她還沒直起腰來！

突然八手羅剎尖厲的笑聲，傳了下來：「好哇，小丫頭，老婆子叫妳替我看家，妳却把老婆子的囚犯放出來了！」

疾風颯然，一條人影隨着尖喝，朝門內急撲而來！

白髮老人猛地直起腰來，口中大喝一聲：「小姑娘小心！」

左手呼的一掌，朝門外劈去！

這一掌，劃空生嘯，一團强勁掌風，擴及數尺，正好堵住了洞窟門戶。

八手羅剎飛撲而來的人，被逼得後退不迭，站在門口數尺之外，目中綠光暴射，口中呷呷尖笑道：「好哇，姓路的，這三年你裝作得很像，原來你武功並未失去！」

她這一退，李如雲趕緊抱着君簫，退到了白髮老人身後。

白髮老人突然腰背一挺，右手從地上拔起七八尺長一根鐵樁，縱聲大笑道：「老賊婆，說起來路某倒要感謝妳這三年時間替我護法之功。」

只聽八手羅剎身後，響起一個蒼老聲音，問道：「厲九娘，這人可是路五？」

八手羅剎突然身形一閃，讓開數尺，說道：「司老怪，你可要會會錢神路五爺麼？」

那蒼老的聲音並未搶上前來，只是乾咳一聲道：「老夫傳聞路五得到天都老人遺留的黃山石屋圖，不知可有此事？」

錢神路五爺(白髮老人)雙目緊盯着門口，防兩人衝進門來，因他右手雖然拔起了一根鐵樁，但左肩穿着琵琶骨的鐵鍊，還拴在鐵樁上，鐵樁還埋在地下，此時已無暇再拔。

而且右手鐵樁足有八尺來長，鐵鍊又穿在琵琶骨上，對方二人被堵在門外，還能應付，如果被他們衝入屋內，他左肩鐵鍊只有五尺來長，又拴在地上，進退困難，右手雖握着一根鐵樁，也無法和人近身相搏。

因此只是嚴神戒備，大笑一聲道：「司兄問得好，路某雖得了黃山石屋圖，但三年前就中了老賊婆的暗算，被她用鐵鍊穿了琵琶骨，一身功力幾乎盡廢，這張圖還會在兄弟身上麼？」

蒼老聲音狂笑道：「厲九娘，那是在妳身上了？」

呼的一聲，一道爪影，朝八手羅剎肩後抓去。

八手羅剎身形一閃，避了開去，尖聲叱道：「老不死，你相信他說的話麼？」

蒼老聲音道：「老夫覺得他被妳囚禁於此，乃是事實。」

八手羅剎怒聲道：「老婆子要是得到了，還會把他囚在這裏麼？」

蒼老聲音道：「這話倒也有理，那是路五不肯說了？」

八手羅剎冷哼道：「不信，你去問問他。」

隨着話聲，人影閃動之際，竟然退開了數尺。

但是身材高大的駝背老人，已在洞口不遠現身，沉聲道：「路老五，此話當眞？」

八手羅剎尖笑道：「老不死，目下情形，依老婆子之見，咱們應該合力把他拏下再說，不然，老婆子三年時光白費，只怕連這隻煮熟了的鴨子，都要飛走了。」

駝背老人沉聲道：「不錯。」二字出口，身形一晃，朝門口搶了進來。

路五爺大喝一聲，右手一抖，八尺鐵樁漾起斗大一個槍花，朝門口直送過去。

駝背老人眼看這一杖勢沉力猛，不宜和他硬拚，衝到門口的身子，硬行刹住。

八手羅剎一下移到他身後，尖聲道：「老不死，快衝進去呀！」

左手化爪，趁機朝他肩後抓落。

駝背老人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刹住前撲之勢的同時，身子一偏，向旁閃出，他應變雖已夠快，但仍然被八手羅刹爪風掠着肩頭掃過。他避開爪勢，倏地轉過身子，沉喝道：「厲九娘，妳敢暗算老夫！」

隨手一掌，擊了過去。

八手羅剎右手推出，冷哼道：「老不死，你這是做什麼？」

但聽蓬然一聲輕震，兩人雙掌接實，各自後退了一步。

八手羅剎白髮飄飛，冷冷說道：「你不敢進去，老婆子去。」

雙肩一晃，十指箕張，緩緩朝門口逼來。

路五爺在這一瞬工夫，左手握着鐵鍊，已把另一根鐵樁拔了起來，雙手分握兩根鐵樁，凜然道：「誰敢進來。」

右手一舉，鐵樁朝門口逼來的八手羅剎迎面點去。

門外是一個四方形的天井，足有一丈見方，但這道門戶，只容得一人出入。

路五爺雖被穿了琵琶骨，但他功力驚人，鐵樁一送之勢，一股强烈的暗勁却已湧到門口。

八手羅剎不敢和他硬接，脚下退後了一步。

駝背老人忍不住道：「厲九娘，他兩根鐵樁施展不開，妳只要逼住他杖頭，就可搶進去了。」

路五爺大大笑道：「司兄要不要試試？」

駝背老人沉聲道：「老夫正有此意。」

雙手蓄勢，舉步逼近門口。

路五爺大笑道：「司兄小心了。」

左手鐵樁「呼」的一聲，直搗過去。

「來得好！」

駝背老人早就蓄勢待發，喝聲出口，右手一掌迎着擊出，一股强猛掌風，發如猛飆，飛捲而出，果然逼住了杖勢。

路五爺大笑道：「司兄再接我一招。」

右手起處，鐵樁挾着勁風聲，當胸搗去。

駝背老人吐氣開聲，又是一掌劈擊而出，一團罡氣，如同有物，逼住了路五爺第二根鐵樁。

八手羅剎一見有機可乘，身形一閃，正待從兩人之間欺入。

李如雲看出情形不對，一時無計可施，突然想到八手羅剎交給自己的一袋梧桐子——離魂子，立即扣在指上，用力朝門外彈去。

離魂子脫手射出，立即化作蓬綠煙，在門外四散開來！

駝背老人見多識廣，不待綠煙散開，雙脚一頓，騰身躍起。

八手羅剎身邊自然有「離魂子」的解藥，但一時措手不及，也只好跟着騰身躍起，口中厲聲喝道：「小丫頭，妳給我當心些，老婆子不會放過妳的。」

路五爺手執兩支鐵樁，迅快趕到門口，把左手鐵樁，交到右手，呼呼劈出兩掌。

地窖中空氣較薄，一團綠色濃煙經他掌風激盪，漸漸朝上浮動，緩慢升起。

路五爺自然想到離魂子是九幽門的獨門迷香，八手羅剎身上當然會有解藥，她之匆匆離去，顯係一時措手不及，那麼她只要取出解藥，自然很快就會回來的。

路五爺琵琶骨穿着兩條鐵鍊，雙手只好握着兩根鐵樁當兵刃使，不但在地窖中施展不開手脚，只要有人欺近了身，就無法動手。

因此他劈出兩掌，就是好讓「離魂子」所化一團綠煙儘快上升。

凡是煙霧，都是往上升的，經他掌風一逼，籠罩一丈方圓的綠煙，果然很快就冉冉上升。

路五爺還有些放心不下，緊接着又劈出兩掌，如濤掌風又把綠色迷煙逼上了數尺他那還怠慢，口中低喝一聲：「小姑娘，快隨老朽出去。」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八手羅剎回到上面，匆匆把解藥納入口中，此時綠煙雖然上升，但這天井似的地窖，上下足有八九丈深，從上面望下來，依然綠煙瀰漫，她不知錢神路五爺已經衝出門口，身形一沉，朝綠煙中飛撲而下。

路五爺衝出天井，(門外是四方形的一個小天井，足有一丈方圓)就聽到頭頂疾風颯然，一道人影從綠煙中疾撲下來！

他根本沒有看清來的是司老怪？還是八手羅剎？口中大喝一聲，雙手揮舞，兩根八尺長的鐵樁，猶如雙龍攪水，幻起一片杖影，把丈許方圓的天井上空，悉數封住。

八手羅剎也是久經大敵之人，下撲的人，突然發覺脚下勁風如潮，路五爺揮動兩根鐵樁，朝上迎戰，心頭不由大吃一驚。

須知她身子懸空下撲，全無着力之處，縱然武功高强，也無法收得住勢，急切之間，猛吸一口眞氣，雙手朝下疾拍兩掌，藉着掌風下擊，撞在對方揮起的杖頭上，產生反彈之力，雙手一划，身子斜飛出去，右手疾快絕倫的一伸，五指如鉤，抓住了石壁凹凸的邊緣，再疾提眞氣，脚尖一點石壁，一個人朝上竄起，回了上去。

這一手，當眞夠驚險，若是換了一個人，怎麼也收不住勢，那就

非傷在路五爺揮動的兩根鐵椿之上不可。

路五爺揮動鐵椿，眼看八手羅剎撲下來的人，憑着一口眞氣，又及時回了上去，心頭也暗暗驚凜，忖道：「這老賊婆一身武功，果然非同小可！」心念轉動，不覺大笑一聲道：「老賊婆，妳怎麼又上去了？」

只聽八手羅剎尖厲的叫道：「姓路的，你也別想上來！」

「哈哈！」司老怪在上面發出一聲大笑，說道：「不錯，咱們就這樣和他耗下去。」

只聽八手羅剎尖聲道：「用不着和他耗，老婆子自有辦法對付他。」

他外號八手羅剎，九幽門多的是鬼門道。

司老怪乾咳道：「那就看妳的了。」

這兩人，顯然是聯上手了。

路五爺逼退八手羅剎之際，李如雲聽了路五爺的招呼，雙手抱着君簫，跟着走出。

也就在此時，但聽波波兩聲，兩點碧綠的火焰，從籠罩上空的綠煙中直射而下！

李如雲雙手抱着君簫，但她左掌中，依然托着那顆紅色的夜光珠子。

她只知道這顆夜光珠，黑夜裏能發紅光，原是拿着作爲照明之用，那知從上面射下來的兩點碧焰，經珠光一照，倏然熄滅。

李如雲還沒有察覺，但錢神路五爺見多識廣，已經看出李如雲手中珠光有異，心中一喜，但此刻上面有兩名邪派頂尖高手，虎視眈眈，伺機而動，時機緊迫，一時也無暇多說。

迅快奔到左首壁下，（地窖石門是在天井右首）雙手放下鐵椿，運起全身功力，排山運掌，往裏推去。

說也奇怪，那石壁經他一推，泥土紛紛下落，緩緩出現了一道高可及人，寬約三尺的門戶。

好在一團綠色沉烟，還籠罩了小天井的上空並未散去，是以上面的人無法看清楚。

錢神路五爺迅快回過身來，朝李如雲招招手，示意她趕快進去。

李如雲不敢怠慢，抱着君簫當先進入了石門之中。

路五爺手握兩根鐵椿，跟着走入，然後又緩緩推上石門，才舒了口氣：「他們大概暫時還不會下來，就算下來，一時也不易找到這道門戶，不過這是時間問題，他們遲早總會找到的，我們還是快些走吧！」

李如雲只覺這門內像是一條長長的甬道，裏面一片幽暗，珠光只能照到一丈左右，看不到前面景物，不覺問道：「老前輩，這條路可通向外面麼？」

錢神路五爺微微搖頭道：「不……」

李如雲這一回頭，瞥見路五爺肩頭衣衫似是滲出血水，不覺吃驚道：「老前輩，你負了傷？」

路五爺苦笑道：「老朽被老賊婆穿了琵琶骨，三年來，一直沒有掙動，鐵鍊已和皮肉結連一起，方才和他們動手，用力過猛，自然要皮破血流了。」

李如雲道：「晚輩身上帶有金創藥，讓晚輩給你老上了藥再走不遲。」

路五爺微微搖頭道：「不用了，這兩條鐵鍊穿着琵琶骨，鐵鍊未去，上了藥也是沒有用的。」

李如雲哦了一聲道：「老前輩，晚輩身上有一柄短劍，極爲鋒利，平日普通刀劍，一削即斷，穿在老前輩肩上的這兩條鐵鍊，有這麼粗，不知是否能削斷？」

說着，騰出右手，從腰間抽出一柄二尺來長的短劍，但聽「錚」然一聲，寒光耀目，宛如一泓秋水，森寒逼人！

路五爺目光一亮，由衷的讚道：「好劍！」

李如雲隨手遞了過去，說道：「老前輩試試看。」

路五爺接過短劍，但覺劍鋒其薄如紙，雖極鋒利，但鐵鍊粗逾拇指，而且還是精鋼鑄成，一時只怕損了李如雲的寶刃，不敢用力，只是朝鍊上輕輕削去。

這一削，但聽「嗤」的一聲，左首一條鐵鍊，居然應手而斷。

李如雲大喜過望，啊道：「老前輩，果然削斷了。」

路五爺一呆，忽然縱笑道：「這是天助我路五了。」

話聲中，劍交左手，再輕輕一揮，削落了右肩的鐵鍊，隨手把劍遞給李如雲，說道：「姑娘先把劍收好了，待會還須借用此劍呢。」

李如雲收起短劍，放下君簫，從身邊革囊中取出一個玉盒，說道：「老前輩，鐵鍊已去，現在可以上金創藥了。」

路五爺也不推辭，由李如雲給他上了金創藥，自己撕下半截長衫，讓她給自己包紮妥當，從地上拾起一根鐵鍊，當作兵刃，然後含笑道：「老朽替姑娘帶路，咱們快走吧！」

當先舉步，朝裏行去。

李如雲跟在他身後而行，一面問道：「老前輩，你還沒有說呢，這條路，通到那裏？」

路五爺腳下走得很快，一面說道：「這條路不通外面。」

「不通外面？」李如雲急急問道

：「那麼我們到那裏去呢？」

路五爺道：「妳方才不是聽他們說過『黃山石屋圖』麼？咱們走的這條，就是石屋捷徑。」

李如雲問道：「什麼叫做石屋捷徑？」

路五爺道：「這是百年前一位武林異人天都老人遺留下來的『黃山石屋圖』，他在黃山某一山谷中，發現了一處深藏山腹的石屋，後來道成之日，就自封於石屋之中，但又恐後世無人知道，特地手繪了一幅『石屋圖』留傳有緣人，據說石屋之中，有天都老人手錄的武功秘笈，和他煉製的『七返金丹』……」

李如雲道：「晚輩知道了，老前輩依照『黃山石屋圖』，找到了石屋，這條路，就是通往石屋去的了。」

路五爺道：「妳說的也差不多，老朽找到了石屋山，也找到了石屋捷徑，但還沒有找到石屋。」

李如雲道：「老前輩這話怎麼說呢？」

路五爺笑了笑道：「這座小山，就是石屋山，當然，石屋山，是天都老人自己取的名字，外人並不知道，老朽是從他四句題畫詩參悟出來的。」

兩人邊說邊走，李如雲跟在路五爺身後，只覺這條並不寬敞的甬道，雖然黝黑如墨，但一路行來，好像繞着大圈子一般，一直向右轉着圓圈，心中暗暗奇怪，忍不住問道：「老前輩，這條路像是在轉着圓圈！」

路五爺道：「不錯，咱們再走一回，就會回到方才走過的地方了，所以我說只找到石屋捷徑，並沒有找到石屋，唉，這四句題畫詩，太玄奧了，老朽只參詳了前面兩句，最主要的關鍵，好像是在第三句，但老朽始終沒有參詳得出來。」

李如雲腳下一停，問道：「老前輩，這四句詩怎麼說的，你可不可以唸給晚輩聽聽？」

路五爺道：「當然可以，姑娘秀外慧中，聰穎過人，也許可以參詳得出來。」想了想，唸道：「虎踞龍蟠石屋山，九重泉底見玄關，仙緣咫尺求羊角，記取爐中七返丹。」

他不待李如雲發問，接着說道：「第一句『虎踞龍蟠石屋山』，說的並非此山形勢，而是說石屋山中的石屋，有虎踞和龍蟠之形，如以左青龍，右白虎來說，方才放棺木的那間石室在右，呈正方，正是虎踞，這條甬道在左，屈如龍蟠，正應了第一句。」

李如雲沒有作聲。

路五爺續道：「第二句『九重泉底認玄關』，老朽幾經查考，當年天都老人曾在這座小山頂上，結廬隱居，老朽依據山頂地形，挖掘到九丈左右，首先發現了右邊那間石室，豈非就是見到玄關了？」

李如雲只是靜靜的聽着，依然沒有作聲。

路五爺口氣微頓，又道：「至於第三句『仙緣咫尺』，是說找到石屋捷徑，也只能隨着甬道打轉，仍然無法找到石屋，豈非仙緣咫尺？這關鍵大概就在『求羊角』三個字上了，因爲第四句『記取爐中七返丹』，只是說：你進了石屋，莫要忘了取爐中的七返丹，因此這『求羊角』三個字就十分重要了，求，求取之意，只不知道『羊角』，又是什麼？」

「羊角……」

李如雲口中沉吟道，忽然她發覺抱着的君簫，身子居然比方才溫暖了許多，心中不禁一喜，說道：「老前輩，我大哥身上，比剛才溫和的多了。」

路五爺回頭望去，只見李如雲雙手抱着她大哥，右手那顆發紅光的珠子，貼着她大哥的身上，相距極近，不覺心中一動，想起方才八手羅剎打下來的兩點碧焰，經珠光照射，嗤然熄滅之事。

暗自忖道：「八手羅剎使用的暗器，自然都是九幽門所煉的陰邪之物，莫非她這顆珠子，具有純陽離火之性，能尅制陰寒邪毒不成？」心念一轉，隨口問道：「姑娘手中這顆珠子，從那裏來的？」

李如雲道：「這是先母遺留之物。」

路五爺道：「姑娘可知此珠名稱，和它的用途麼？」

李如雲聽他只是追問珠子來歷，心中覺得奇怪，說道：「先母過世，晚輩才只有十歲，這顆珠子，就一直佩在晚輩身上，聽先母說，此珠能辟邪辟毒，好像叫天什麼珠，晚輩想不起來了。」

「天什麼珠？」

路五爺突然神光一注，問道：「是不是天蜈珠，哈哈，如果此珠佩在令兄身上，『陰極掌』也傷不了他了。」

李如雲聽得大喜問道：「老前輩，天蜈珠能治『陰極掌』麼？」

路五爺道：「天蜈珠秉離火之精而生，專門尅制一切陰邪寒毒，如果把此珠佩在身上，『陰極掌』是極陰極寒之氣，自然無法侵襲了。」

李如雲道：「那我把此珠佩到大哥身上去就好了。」

（未完・七）

上文提要：鍾一豪等人以爲麥小明與幪面客離開了迷踪谷，但當衆人回到柏齡院，麥小明竟在廳中等候他們，原來幪面客竟是苗素苓，衆人大感詫異……麥小明潛入苗素蘭臥室，向她說出她妹妹在柏齡院，碰巧霍元伽找苗素蘭，只好藏在牀下，幸好霍元伽沒有發現，他們約定時間見面……

妙絕天香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假扮未穿梆　姐妹見面難

麥小明吁了口氣道：「那就好，也許我今晚不是白來，現在我鄭重告訴妳，妳妹妹要見妳，爲了顧慮不讓霍元伽知道，希望妳能主動安排一個與她秘密相見的機會。」

苗素蘭似是難以相信，冷冷一笑道：「小明，你怎麼在我面前睜着眼睛說假話？難道我是三歲的小孩，那麼好欺騙？」

麥小明道：「實對妳說，上次我到呂梁山九天玄陰洞府，已把令妹帶了出來。上次令師來迷踪谷時，曾向我要人，當時妳也在場，難道沒聽見？」

苗素蘭道：「我當時已被他點了穴道，昏厥在大廳門外，如何聽得見他曾和你講過什麼。」

「那我現在就再告訴妳，令妹已在多天前隨我混進了迷踪谷。」

苗素蘭頓時顯得大爲激動道：「眞的？她在哪裏？」

麥小明道：「她在哪裏，目前只有我一人知道，除非妳提出保證，我才會告訴妳。」

「你要我提出什麼保證？」

「不能讓霍元伽知道。」

「這麼簡單的事，也要我保證？」

「別忘了妳現在已是他的壓寨夫人。」

「我和他只是名義上夫婦，難道你剛才在床下沒聽到？」

「好，那我就告訴妳，她目前在柏齡院。」

苗素蘭强忍着激動，默了一會道：「明天一更左右入夜後，叫她在東海院後側的林蔭裏等我，那裏少有人去，又是一片樹林，不太可能有人看到。」

麥小明道：「就這樣辦，我該走了，難道妳連一句向我道謝的話也沒有？」

苗素蘭道：「我當然該謝謝你，不過你半夜三更闖到我房中來，實在是件冒失又冒險的事，以後千萬不可再這樣！」

麥小明聳了聳肩道：「我又何嘗願意這樣做，只是妳現在已做了天下綠林盟主的壓寨夫人，我不過是一個小頭目，不這樣又怎能單獨見到妳。」

苗素蘭轉過臉去道：「你走吧！路上要留意一點。」

*　*　*

次日早餐後不久，一個獐頭鼠目、尖嘴縮腮，留着一撮山羊鬍，身穿灰色長衫的人，搖搖擺擺大模大樣的來到柏齡院。

這人的身後還跟着一個隨從嘍兵，手裏提着一隻藥箱。

這人是丁師爺，說是奉霍元伽之命，來爲萬映霞診病的。

柏齡院的羣豪，都在客廳裏。

聽說丁師爺到了，鍾一豪和余亦樂頗爲殷勤的迎出客廳門外。

兩人把丁師爺迎進客廳坐下，余亦樂還親自泡上一杯茶。

丁師爺昨天在聚義廳曾被王大康和麥小明等人辱駡過，本以爲來到柏齡院必定又得受冷嘲熱諷，因之在路上心裏一直在嘀咕。

此刻見連身爲副盟主的鍾一豪和一向受人尊重的余亦樂都禮貌相待，總算放下心裏的一塊石頭。

他喝了口茶道：「不知萬姑娘的病，今天有些起色沒有？」

余亦樂搖了搖頭，又皺皺眉道：「不瞞丁師爺，萬姑娘的病，竟是越來越重了，目前不但米水未進，連話都無法講出，還不知該怎麼辦？」

丁師爺哦了聲道：「想不到會病得這樣重，不過沒關係……」

站在一旁的王大康不等他說完，便兩眼一瞪道：「你這老小子是講話還是放屁？」

丁師爺呆了一呆道：「王頭領怎麼開口就駡人？」

王大康吼道：「萬姑娘病得已經快死了，你還說沒關係，這哪裏像人話！不是放屁是什麼？」

丁師爺嚥下一口唾沫道：「王頭領誤會啦！老朽的意思，是說萬姑娘雖然病得很重，但經過老朽診斷之後，必定可以妙手回春。」

王大康冷笑道：「就憑你那雙手，像糞叉子一樣，也配稱妙手！」

丁師爺苦笑道：「妙手不妙手，不在手長得好看不好看。王羲之是書聖，吳道子是畫聖，他們的手也不見得好看。」

麥小明搶着道：「丁師爺多大年紀了？」

丁師爺不覺一楞道：「麥小俠爲什麼忽然問起老朽的年齡來？」

麥小明道：「你別問這個，只管說出多大年紀來。」

丁師爺捋了捋山羊鬍子，帶點倚老賣老的意味道：「若問老朽的年紀，雖然比起百齡高壽的前輩還差一大截，但在這迷踪谷內，却很少有人敢比。」

麥小明道：「用不着賣老資格，到底多大？」

丁師爺嘿嘿笑道：「老朽已經虛度了六十有八春秋！」

麥小明冷冷一笑道：「原來你才不過六十八歲，王羲之吳道子，一位死了上千年，一位死了幾百年，他們的手是什麼樣子，你怎麼看到的？」

丁師爺不覺神色爲之一窒，頓了一頓道：「這不過是想當然爾。譬如孔夫子和關夫子，現在有誰見過他們？但他們却既有畫像又有塑像，你能說他們畫的塑的不對嗎？」

麥小明道：「你別扯得太遠，孔夫子和關夫子的畫像塑像，不是現在才有，當初必定有人看到他們。你說王羲之和吳道子的手長得不好看，却從來沒人這樣說過，除非你能找出證據來！」

丁師爺苦笑道：「這種事到哪裏找出證據來？」

麥小明道：「既然找不出證據，那就證明你在胡扯。如果我來胡扯一番，你信不信？」

丁師爺轉動着一對死魚眼道：「麥小俠準備胡扯什麼？」

麥小明道：「我說你那父母長得像烏龜王八，你同意不同意？」

丁師爺立刻臉孔憋得有如豬肝，氣得全身發抖道：「麥小俠怎可出口傷人？」

麥小明笑道：「有其父必有其子，看到尊駕這副尊容，當然會想到你的上一代是什麼長相，這也是想當然爾的事。你能想當然爾，難道我就不能想當然爾？」

丁師爺只氣得一連嗆咳了好幾聲，幾乎鼻涕眼淚交流，半晌，才手勢連搖，大聲道：「算了算了！老朽今天是看病來的，咱們不談這些！」

余亦樂在旁陪着笑道：「丁師爺最好現在能先讓心情平靜一下，否則待會兒必定影響診斷。」

丁師爺喘了一口大氣道：「那是自然，診病講究的是『望聞問切』，若心情不好，診斷的結果必定不正確。一旦不能對症下藥，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麥小明道：「最多是藥到命除，庸醫害人的，不只你丁師爺一個。」

丁師爺剛要發作，余亦樂已正色道：「大家就請別再打擾丁師爺，不然他老人家怎能爲萬姑娘看病？」

客廳裏總算靜了下來。

丁師爺足足喝了兩杯茶，直等已經心平氣和，才站起身道：「好了，該給萬姑娘看病了！」

鍾一豪和余亦樂起身帶路，麥小明也跟在後面。

丁師爺雖不願麥小明跟去，却又不便說什麼。

進入房間，只見窗戶緊閉，室內非常幽暗。

靠壁邊是一張臥榻，高懸着一頂粉紅色羅帳，隱約可見羅帳內有人躺在臥榻上。

丁師爺張望了一下道：「爲什麼連燈也不點？」

余亦樂道：「萬姑娘自從病了以後，最怕燈光，所以才沒點。」

丁師爺皺了皺眉道：「那麼窗子就該打開，病人最需要的就是新鮮空氣。」

余亦樂道：「丁師爺別忘了病人最怕風。」

丁師爺帶點無奈的語氣道：「可不可以把燈點上？」

余亦樂道：「方才不是說過嗎，萬姑娘病後最怕燈光，何況現在是白天，本來就用不着點燈。」

「雖然是白天，但因窗戶沒打開，屋子裏實在太暗。」

「丁師爺只須把脈就成，暗一點又有何妨礙？」

「『望聞問切』，對病人第一個診斷要訣便是察顏觀色，如果室內太暗，還『望』什麼？」

鍾一豪道：「點燈就點燈吧，只要把燈放遠些，也許萬姑娘還受得了。」

他說着，隨即將燈點上，故意放在桌子距床榻較遠的一端。

余亦樂搬來一把椅子放在床前道：「丁師爺可是要先把脈？」

丁師爺坐下道：「那是當然，就請萬姑娘把手伸出來。」

余亦樂叫道：「萬姑娘，盟主派丁師爺來給妳看病，請把手伸出帳外，以便丁師爺把脈！」

他連叫了好幾聲，才見由羅帳內緩緩伸出一隻手臂來。

這隻手臂膚如凝脂，光潔晶瑩，十指尖尖，有若柔荑，只看得六十八歲的丁師爺，似乎也有些把持不住，暗道：「好美好柔的手，老朽有機會握上一握，也算艷福不淺……」

不過他同時也感到一陣茫然不解，如果由這隻手的膚色來看，萬映霞又絕不可能是病人。因爲人一生病，皮膚必會失去光澤，而且也隨之消瘦。

但露出帳外這隻手，却完全沒有這種特徵，豈非怪事？

丁師爺不再想那麼多，先握上這隻手過過癮再說。

雖然他內心樂不可支，但表面却不住蹙眉搖頭道：「奇怪！奇怪！眞奇怪！」

余亦樂道：「丁師爺哪來這麼多奇怪？」

丁師爺道：「依萬姑娘的脈搏跳動而論，似乎一點毛病都沒有，怎會病得這麼重呢？」

余亦樂道：「請恕失言，丁師爺是否把脈不準？」

丁師爺不悅道：「老朽若連把脈都沒把握，還看的什麼病？」

却聽麥小明冷笑道：「你的毛病我看出來了！」

丁師爺一楞道：「麥小俠看出了什麼？」

麥小明道：「你的手在發抖，萬姑娘的手在你手裏，當然也跟着抖，這樣把脈，又怎能把得準呢？」

丁師爺臉上一熱，只好放下手道：「不會錯！萬姑娘的脈搏很正常，現在該看看她臉上的氣色。」

余亦樂道：「萬姑娘怕風，千萬不能掀動她的羅帳。」

丁師爺又蹙眉道：「不掀開帳子，怎能看到她的氣色？」

「不妨隔着帳子往裏看。」

「這屋子本來就暗，又隔着帳子，老朽又是老花眼，怎能看得到？」

鍾一豪道：「掀開就掀開吧，只是要慢慢掀！」

余亦樂只好探身掀開羅帳。

只見病人被一床棉被緊緊的裹着，頂端只露出一個額頭，眼睛以下，全無法看到。

丁師爺道：「請把被頭稍微掀一掀，至少要露出臉來。」

却聽被子裏發出有氣無力的呻吟聲道：「不……不能掀……千萬……不能掀……」

余亦樂道：「丁師爺聽到沒有？萬姑娘已經說話了，她的額頭露在外面，難道看額頭還不成？」

丁師爺不便堅持，凝目望去，不覺大吃一驚道：「果然病得厲害！不得了！太厲害啦！」

余亦樂忍着笑道：「剛才不是說她沒病嗎？怎麼又厲害起來了？」

丁師爺連連搖頭道：「怪就怪在這裏，看萬姑娘的手，一點病象都沒有，怎麼她的額頭竟然這樣乾黃，不但乾黃，而且黃中帶烏帶青，似乎是病入膏肓，很可能命在旦夕。」

麥小明氣憤憤的道：「你怎麼在病人面前說這種不吉祥的話！」

丁師爺嘆口氣道：「老朽看過的病人太多啦，若膚色是這種現象，十有八九必是兇多吉少！」

他說着，忽然站了起來，彎下身子，幾乎把腦袋貼到病人額頭上，如果不是病人眼睛以下被被子遮住，簡直像是在接吻的姿勢。

麥小明立即喝道：「老小子，你要做什麼？」

丁師爺並不理會，很久之後，才又坐回原位，嘴裏嘀咕着先前把脈那套老詞道：「奇怪！奇怪！眞奇怪！」

余亦樂道：「丁師爺又奇怪什麼？」

丁師爺道：「老朽方才是在實施『望聞問切』中的『聞』字訣，大凡病重的人，身上發出的氣味，也與平常人不同。」

余亦樂哦了聲道：「萬姑娘的氣味可有什麼不同？」

丁師爺道：「怪就怪在這裏，萬姑娘身上的氣味和好人一般無二，絕不像有病的人。」

麥小明哼了聲道：「萬姑娘本來就是好人，難道你認爲她是壞人？」

丁師爺苦笑道：「老朽說的好人，是指的沒病的人。」

麥小明道：「這倒是件怪事，明明是好人，生了病就變成壞人，人十有八九是生病死的，這樣看來，人死後全是壞人了。」

丁師爺道：「不管如何，萬姑娘得的是一種怪病。」

余亦樂道：「怪病須得怪藥醫，丁師爺是否有準備怪藥？」

丁師爺乾笑道：「余先生取笑了，只有怪病，哪來怪藥？現在老朽想問萬姑娘幾句話。」

余亦樂搖頭道：「萬姑娘病得這麼厲害，哪裏還能答話？」

「可是『望、聞、問、切』四字訣中，只差這一『問』了，正因爲老朽診斷出她是一種怪病，就更須問問，說不定會問出一個名堂來。」

「那就問副盟主和我好了。萬姑娘的病情，我們兩人都清楚，可以代答。」

「要問的實在太多，不問也罷，老朽現在就開藥方吧！」

於是鍾一豪等三人又陪丁師爺回到了客廳。

丁師爺打開藥箱，裏面連文房四寶都有。提起筆來寫道：「歸身、川芎各七分。赤芍、生地、知母、麥冬、地骨皮各一錢。甘草五分，水煎，空心服，以上藥劑均食前服，兼服三補丸和之。」

余亦樂在旁邊看邊道：「萬姑娘目前已經是粒米不進，哪裏來的食前食後？」

丁師爺略一沉吟道：「既不能進飲食，可於每日晨、午、晚服之。」

接着又提筆開第二劑藥方於左：「台黨、白朮、茯苓、炙草、當歸、川芎、炙芪各一錢，玉桂五分，用六君子加歸芎湯，再加童便浸一夜和以十全大補湯服之。第一劑服三日後，再以此劑服之，時間仍爲每日晨、午、晚。」

余亦樂皺眉道：「迷踪谷哪裏來的童子小便？」

丁師爺望了望麥小明道：「以麥小俠的年紀，而且尚未成婚，可以稱得童子。」

麥小明笑道：「我已經十八、九歲了，比你丁師爺還高半個頭，哪有這麼大的童子？」

丁師爺道：「凡年未滿弱冠，而且仍保童身，就算童子。」

「可惜我已經不是童子身啦！」

丁師爺一對老鼠眼眨了半晌道：「麥小俠什麼時候破的身？」

麥小明道：「還不是你們盟主做的好事，發下令牌要我到東海院去，如果不破身就是抗命，你想我怎敢抗命？」

丁師爺默了半晌道：「那是前天晚上的事，只要破身未過三日，馬馬虎虎還說得過去。」

「可是讓萬姑娘喝我的小便，實在不好意思。」

「這是救人，將來萬姑娘病好了，還該感謝你。」

丁師爺接着從藥箱裏抓藥，抓了半天，却又蹙起眉頭道：「第一劑藥藥箱裏全有，偏偏第二劑藥還缺炙芪、台黨兩樣。」

余亦樂道：「那該怎麼辦？」

丁師爺想了想道：「只有麻煩各位到渾源縣城去買了。好在是第二劑在三日後才用，時間還來得及。」

他說完後，收拾起文房四寶，把藥方留在桌上，隨即吩咐那隨從嘍兵提起藥箱，起身告辭。

鍾一豪和余亦樂爲了表示禮貌和感激，把他送出柏齡院大門外。

當鍾一豪和余亦樂返回客廳不久，苗素苓便由房內出來。

原來方才躺在房裏僞裝病人的，正是苗素苓。

苗素苓爲了裝得逼眞，特地把臉部擦上了一層藥水，因之額頭才顯得乾黃而又透着烏青，偏偏百密一疏，雙手並未擦上藥水，因此才使丁師爺莫測高深。

* * *

就在當天天黑後，麥小明和苗素苓悄悄來到東海院後側的樹林中。

苗素苓仍是男裝打扮，只是已不再黑紗蒙面。

兩人隱身在林內的一棵枝葉茂密的大樹上，正和東海院迴旋樓的後窗遙遙相對。

東海院附近本來就十分僻靜，此時又已入夜，更是萬籟無聲。

足足等了頓飯工夫，奇怪的是苗素蘭一直未曾到來。

但他們却必須苦等下去。

苗素苓急盼着能見到姐姐，已有些沉不住氣，低聲道：「可不可能是我姐姐那邊出了事情？」

麥小明道：「據我所知，霍元伽對令姐十分寵愛，不太可能有什麼意外發生。」

苗素苓頓了頓道：「我姐姐眞的不會和他同房？」

不難想見，苗素苓說這話時，必定羞紅滿臉，只因是夜晚，別人無法看到她的表情。

麥小明道：「據我昨晚聽到的，他們之間，有什麼百日之約，可惜詳細情形不得而知。」

就在這時，只聽「吱呀」一聲，迴旋樓的後窗竟然打了開來。

兩人情不自禁向窗內望去。

這一望不打緊，苗素苓一聲驚呼，立刻轉過頭去。

但見許小旦坐在床上，全身竟是一絲不掛，雖然相距足有好幾丈

遠，只因室內燈光明亮，依然看得十分清楚。

就這麼湊巧，麥小明和苗素苓此刻是在樹上，位置比那迴旋樓的後窗還要稍高一些，故而才能看得如此清楚。如果人在地上，那就無法得窺如此旖旎風光了。

麥小明因爲已經看過多次，也就不當回事，反而留心看看許小且房內是否有人。

許小且雖然坐在床上，却並不安靜。

雙手在胸前以及小腹下亂抓亂搔，大有奇癢難熬之慨。不大一會，竟又在床上翻滾起來，而且懷裏還抱着一個枕頭。

麥小明當然明白是怎麼回事，並且已可斷定房內除了她，並沒有男人在，否則她抱的便不是枕頭了。

只聽苗素苓聲音冷冷的道：「有什麼好看的？你還老看！」

麥小明臉上一熱道：「我早已經不看了。」

「你……是不是和她已經……」

麥小明一楞道：「苗姑娘怎麼說出這種話來？」

「是你自己說的！」

麥小明這才想起上午和丁師爺講過的話，不覺窘然道：「妳千萬別當眞，我不過是騙姓丁的。如果我和她眞發生過那種事，何至於離開了東海院，惹惱了霍元伽？」

忽聽苗素苓失聲道：「那邊樹上有人！」

麥小明立時也悚然一驚，游目瞥去，在二三丈外的大樹枝葉深處，藏着一個人影。

「妳不要下去，繼續在樹上監視，由我來處置他！」

麥小明說話間遙空一指，直向那人影射出一縷指風，緊跟着人已躍下地去。

只聽那人一聲悶哼，便由樹上摔了下去，當他正想掙扎爬起，麥小明早已掠到，劍尖也早已頂在那人前胸。

雖在夜間，麥小明仍依稀認得出此人面貌，他把劍尖微微向前一推，道：「你可是朱正？」

那人果然是朱正，嚇得他張口結舌的道：「我……我是，麥小俠饒命！」

原來這朱正雖然身份不高，只是個小頭目，却是霍元伽的心腹手下，他有一個弟弟朱高，是迷踪谷關卡上的一名哨目。

數月前，柏齡院羣豪由浙東天台山萬花宮回迷踪谷時，被麥小明殺死，沒想到這兄弟二人，竟然遇到同一個命中尅星。

當下，麥小明冷冷一笑道：「你夜晚之間，爬到樹上做什麼？」

朱正噓下一口唾沫道：「小的是奉命巡夜，所以才來到了這裏。」

「巡夜該在地上各處遊動，人在樹上，動彈不得，怎能稱爲巡夜？」

「小的是想……」

「想什麼？」

「想偷看許仙子。」

「方才你已經看到了，好不好看？」

「好……好看！眞……眞好看！」

「原來你這小子是個色情狂，還想不想看？」

「小的不……不敢再看了！」

「爲什麼？」

「怕晚上睡不着覺。」

「你還想回去睡覺嗎？」

朱正不覺臉色大變，剛要呼出聲，麥小明的劍尖早已穿胸而過。

麥小明起初不想殺朱正，但想到自己和苗素苓的行踪已被發現，他勢必轉報霍元伽，到那時豈不是又要掀起一場風波？

他把朱正的屍體抛進草叢，又回到原來的樹上。

剛才這些經過，不必麥小明解說，苗素苓已聽得清清楚楚。

就在他回到樹上不久，遠處一條人影緩緩而來，雖然無法認清是誰，猜想中却十有八九必是苗素蘭。

那人影漸漸走近，依稀認出果然是苗素蘭。

麥小明因苗素苓已改扮男裝，若由她單獨上前相認，說不定會弄出意外，連忙低聲道：「苗姑娘請仍在樹上別動，由我下去對令姐說明。」

他話剛說完，人已飄花落葉般掠下樹去，果然輕身功夫高絕，居然點塵不驚。

接着迅速地向苗素蘭迎去。

苗素蘭也認出是麥小明，隨即停下脚步，低聲問道：「她怎麼沒來？」

麥小明道：「小弟要先告訴妳，她是女扮男裝，免得待會兒妳見了她吃驚，若驚呼出聲，驚動了巡夜的，豈不糟糕！」

苗素蘭道：「我知道了，你馬上通知她來。」

麥小明轉身向後招了招手。

一條人影，由大樹上一躍而下。

就在苗素苓剛剛來到跟前，突聽苗素蘭失聲叫道：「樹林裏有人！」

麥小明也悚然吃驚，急急一攔苗素苓道：「快快先把樹林裏的耳目清除再說！」

苗素苓料知事態嚴重，只得暫時撇下姐姐，拔劍隨麥小明轉身再奔回樹林。

由於夜色太暗，又在樹林裏，兩人雖極目搜索，却並沒發現人踪。

想再問苗素蘭發現人影在何處時，苗素蘭又已失去所在。

如果樹林內除了已死的朱正外，當眞還有人，不難想見必是霍元伽派出的心腹，如此看來，說不定今晚苗素蘭外出與苗素苓相會之事，已被霍元伽得知，所以一向清靜的東海院附近，才會如此警戒森嚴。

麥小明低聲道：「苗姑娘，若當眞樹林內有人，絕對不能讓他們走脫半個，必須一網打盡，否則後果嚴重了，連令姐的處境也不堪想像。」

苗素苓道：「可是除了方才被你殺死的那一個，咱們並未發現另外有人？」

麥小明道：「這片樹林範圍並不算大，林外兩面又是懸崖峭壁。他們想逃，只有兩個方向，如果妳我各自守住一個方向，他們就絕對跑不了。」

「如果他們一直隱身暗處不走呢？」

「那除非他們一直躲藏到天亮，但到了天亮，視界廣闊，他們就無處可躲了。」

「我擔心有絕頂高手在內，若對方人多，咱們就是發現他們又有何用？」

「妳放心，嶺南二奇不會被派出來做這種事情，最多是江南四怪之流。若說迷踪谷內的絕頂高手，姑娘和我也該當之無愧了。」

苗素苓點點頭道：「你說得對，我到另一面出口去守著。」

麥小明又叮囑道：「最好是守株待兔，若到處搜尋，對方反而容易在妳不注意之時偸偸溜走。」

苗素苓走後，麥小明就在樹林前緣守住另一邊。

和他方才叮囑苗素苓的話一樣，他只聚精會神的監視着，絕不到林內走動搜索，否則夜間視線不明，不但徒勞無功，反而易中對方暗算。

他希望能發現苗素蘭躲在何處，然而一直無法找到，說不定已溜回了天星院，自己好不容易安排了她們姐妹相見的機會，却又落了一場空。

足足頓飯工夫過去，四下仍沒有半點動靜，又無法與苗素苓取得連繫，只有枯等下去。

不過他並未失望，只要林內藏着有人，他有把握必定讓他們難以逃脫，除非方才苗素蘭是看走了眼。

又過了盞茶工夫，麥小明終於發現了可疑，只見四、五丈遠處的一堆草叢，居然在微微晃動。

草叢無風自動，顯然是有人在草內移動，或者是在撥草向外探視。

這一來，麥小明不能再守在原地了，他開始慢慢向那堆草叢接近。

在這段僅僅四、五丈的路途中，他的視線一直沒離開那堆草叢，因爲他已可斷定裏面有人無疑。

於是，在他大約離那草叢兩丈左右時，便騰身直起，一撲而下，同時手中長劍也掄了出去。

果然，就在他凌身撲下，劍鋒刺出時，兩條人影迅速無比的由草叢中冒了出來。

麥小明豈能讓他們走脫，劍勢如虹，頓時把那兩人圈在劍幕之內。

幾乎在同一時間，林內遠處也傳來兵刄交擊之聲，那方向正是苗素苓把守的，可以想見苗素苓也和人交上了手。

被麥小明劍勢圈住的二人，本想各自逃竄，但因麥小明攻勢太緊，使他們找不到脫身機會。

因之，二人不得不拚命反擊，居然迫得麥小明在短時內無法傷到他們，可見這二人果然是身手極高，絕非泛泛之輩。

這兩人的兵刄，一個是短柄月牙鏟，一個是八鈎鷄爪鐮，麥小明很快便認出前者是水鬼海登，後者是地虎包通。

如此看來，那邊和苗素苓激鬥的，該是江南四怪中的另兩怪了。

正所謂人急拚命，狗急跳牆，若在平時，海登和包通絕難抵擋麥小明十招，但此刻他們已不顧一切。

再加上使用的並非一般兵刄，夜間更容易發揮威力，是以才能繼續支持下去。

豈知麥小明也跟着發了威，一面迎戰，一面暗運內力，呼的一掌，猝然間劈了出去。

這一掌足有開碑裂石之功，不偏不倚，剛好劈上了地虎包通前胸。

包通一聲慘呼，口中鮮血直噴，當場倒了下去。

剩下水鬼海登在大感驚駭之下，還沒來得及抽身，便被麥小明齊肩將右臂斬下，隨即倒臥在血泊中。

麥小明擔心苗素苓那邊有人走脫，立即向樹林的另一邊掠去。

這時苗素苓把守的另一方，已聽不見兵刄交擊之聲，正奔行間，突然斜刺裏閃電般一劍襲來。

麥小明吃了一驚，急急掄劍格去。

雙方兵刄一接，却聽苗素苓的聲音道：「原來是你！」

麥小明收回劍來道：「好險！我是來看看妳這邊怎麼樣了？」

苗素苓用劍尖往地下一指道：「就在那裏！」

麥小明看去，樹下正躺着一個人。

「妳把他殺死了？」

「我想你可能要向他問話，只點了他的穴道。」

「方才妳只對付他一個？」

「我這邊只有一個，你那邊呢？」

「兩個。」

「殺死沒有？」

「可能還活着。」

雖然這三人都已無法逃脫，麥小明却頗感不安，苗素苓點倒的也是江南四怪中的一怪，那麼另一怪豈不已被他逃走？

他來到樹下，俯身看去，一點不錯，此人正是四怪中的林魔苗强。

苗素苓道：「這人武功不弱，必是一個頭目，可認出他是誰？」

麥小明道：「是江南四怪之一，被我制服的也是兩怪，却單單不見大怪山魈毛越，這一來恐怕要糟，若他回去稟報霍元伽，這次我是眞正不能在迷踪谷待下去了！」

苗素苓不覺也着了慌，道：「咱們馬上在樹林裏展開搜索！」

麥小明搖頭道：「不必啦！如果樹林裏除了他們三個以外還有人，早就跑了，除非是死人。」

「那就先處置了他們再說。」

「也好，妳暫時守在這裏，我先過去處置了那兩個，馬上回來。」

麥小明回到原處，被一掌劈中前胸的地虎包通仍躺在地上不動，被斬去右臂的水鬼海登則在地上不住慘呼打滾。

麥小明毫不猶豫，先一劍向海登的前胸戳去，接着再將包通腦袋割下。

霎時之間，海登和包通已一命嗚呼。

麥小明再回到苗素苓處。

「那邊怎麼樣了？」

「那邊兩人全已被我殺死。」

「這個呢？」

「解開他的穴道，問過話再處置。」

苗素苓探手一指，解開了林魔苗强的穴道。

當苗强睜開眼來，看到前面又多了一人，而且依稀認出是麥小明，不覺駭然叫道：「麥小俠饒命！」

麥小明笑道：「我本來沒準備殺你，何必喊叫饒命。」

苗强總算稍稍穩下心來，囁嚅着道：「那麼麥小俠就該放我走。」

麥小明不動聲色道：「我想問你幾句話，只要你肯從實回答，問過話自然放你走！」

「麥小俠請快問。」

「我還不急，你急什麼？」

「我……」

「好，現在就問，你爲什麼今晚藏身在這片樹林裏？」

「今晚我……我輪值巡夜。」

「據我所知，巡夜的很少到這附近來，你不但巡到這裏來，而且還潛伏在樹林裏不動，可是有什麼特殊任務？」

「不瞞麥小俠，我是奉盟主之命，監視是否有人偷偷進入東海院。」

麥小明知他說的絕非實話，笑了笑道：「要想進入東海院，必有盟主令牌，而且東海院門外有人把守，何必你來監視？」

苗强頓了頓道：「麥小俠有所不知，東海院目前已經關閉，盟主已不再發出令牌，他老人家擔心有人偷偷往裏硬闖，所以才派我在附近監視。」

麥小明淡淡一笑道：「就算你說的不錯，監視一個東海院，也用不着那麼多人。」

苗强抖着聲音道：「麥小俠是說他們……」

「不錯！你們四怪全在這樹林裏，難道還瞞得住我？」

「不！我們老大沒來！」

麥小明這才放下了心，又笑了笑道：「你們老大毛越爲什麼沒來？」

苗强道：「他還有別的事，麥小俠，我已說了實話，該放我走了吧？」

「海登和包通已被我捉住，你可知道他們是什麼下場？」

「不……不知道。」

「我已經放了他們。」

「那……就該也放我。」

「別忙，我是放他們回老家去了。」

苗强剛要驚呼，早被麥小明手起劍落，砍掉了腦袋。

麥小明還劍入鞘道：「對不起，我給妳減少了一位本家。」

苗素苓茫然問道：「你說什麼？」

麥小明道：「他也姓苗。」

苗素苓吁了口氣道：「你好像拿殺人不當回事。」

麥小明也深深一嘆道：「我何嘗喜歡殺人，今晚這四個全不是好人，本來就該殺。多殺一個壞人，好人就多得一份保障，更何況若留下他們活口，咱們柏齡院就必定遭殃。」

苗素苓略一沉吟道：「那現在怎麼辦？」

麥小明道：「如果今晚有人逃脫，我就非離開迷踪谷不可，現在已經用不着擔心了。」

「可是你今晚殺的四個人，全是迷踪谷的頭目，明天必定仍會驚動整個迷踪谷。」

「當然會驚動迷踪谷，但霍元伽却很難查出是誰殺的。」

「不管如何，你總要提高警覺。」

「我豈止明天要提高警覺，早就提高警覺了，閒話少說，咱們回去吧！」

* * *

麥小明和苗素苓回到柏齡院後，並未驚動任何人，各自回房安寢。

次日天亮後，奇怪的是昨晚的事，也並未引起轟動，不但柏齡院未傳來消息，連整個迷踪谷，也和以往一樣平靜。

麥小明只道尚無人發現樹林中的四具屍體，直到下午，仍不見有人說起江南三怪和朱正在樹林慘死的事，這就顯得太不尋常了，因爲死者四人，在迷踪谷都不是一般的人物，即使四名嘍兵被人殺死，也不可能消息不傳到柏齡院。

他那裏知道，這正是霍元伽採取的不使消息外洩的手段。

霍元伽在天不亮就接到巡夜頭目的報告，只帶了幾名心腹趕到現場，經過查驗後，當場把四具屍體就地掩埋。並告誡在場的人嚴密封鎖消息，直到午飯後，他才召集嶺南二奇和江南四怪中僅餘的大怪山魈毛越在天星院密室進行密議。

這時，霍元伽和嶺南二奇還算沉得住氣，唯有山魈毛越幾乎要呼天搶地。

這也難怪，他們四怪結交多年，臭味相投，情逾手足，一向絕少分離過，如今一下子死了三個，怎能不令他傷心欲絕。

只見山魈毛越跪在霍元伽面前，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嚎着道：「盟主，你老人家一定要爲屬下的三名弟兄報仇，這兇手實在太殘忍了，一殺竟殺了我們四人中的三個！屬下弟兄誓同生死，他們三個死了，屬下也活不下去了！」

霍元伽哼了聲道：「起來！光哭有什麼用？老夫總要先查出兇手是誰，然後才能將他繩之以法。」

搜魂手巴天義也緊接着道：「人已經死了，毛老弟空傷心又有何用？盟主把咱們召集來，正是要商議這件事情，馬上就會理出一個頭緒來，你先別哭鬧，待會兒一定有你說話的機會。」

毛越只好站起來，但還是咧着嘴不住的拭淚。不管如何，他的這份義氣，確是蠻感人的。

拘魄索宋天鐸輕咳了聲道：「盟主，東海院附近，一向甚少人前去巡邏，爲什麼昨夜一下子就去了四個？而且還隱在樹林裏監視，他們監視什麼？莫非是你老人家親自派出去的？」

霍元伽臉帶苦笑道：「這事該從夫人身上說起。」

宋天鐸哦了聲道：「這事怎會與夫人有關係？」

「說起來你們都別見笑，老夫雖和夫人已有兩個月的夫妻之名，却到現在並無夫妻之實。」

「這是什麼原因？」

「夫人發誓由天台山萬花宮返回迷踪谷後，要爲谷前盟主守孝百日，百日之內，必須與老夫分房。」

「那麼昨晚的事……」

「你聽我說，老夫前晚設宴招待了麥小明，宴罷之後，回房一直睡不着，便情不自禁到了夫人房間，出人意料的居然發現了可疑。」

「什麼可疑？」

「老夫在夫人房門外時，竟聽到了關窗聲音，而進入房間，她已睡在床上，難道這還不可疑？」

「盟主就該在夫人房內搜查搜查！」

「老夫確會這樣想過，但又顧慮到萬一查不出可疑，豈不有傷和氣？若夫妻之間弄得貌合神離，相互猜忌，將來又如何恩愛相處？」

「以後呢？」

「老夫在夫人房內只小坐了一會，便起身離去。誰知走出門不久，又聽到夫人房內有開窗的聲音。」

「盟主可是懷疑夫人房內藏着有人？」

「老夫當然有這種懷疑，但在抓不到確實證據之下，還是不便直接向夫人查證。」

巴天義聽到這裏，插言道：「盟主說了這麼多，屬下還聽不出這事與昨夜四人被殺的事有什麼關連？」

霍元伽雙頰抽搐了幾下道：「老夫懷疑夫人可能與什麼人幽會，而這人第二天又絕對不敢再到房中來，這才想到東海院附近的那片樹林，那裏夜間最幽靜，巡邏的人也很少去，如果對方和夫人有約，十有八、九會在那片樹林相會。」

巴天義頷首道：「盟主料事果然周到，就這樣才派出他們四人去監視？」

霍元伽道：「起先老夫只派朱正一人，要他躲在樹林暗處負責監視，後來正好遇到海登、包通、苗强三人巡夜，便又把他們也一起派了去，想不到這一來竟令他們三人全枉送一命！」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龍玉冰對曹雄情意漸深，但曹雄却對她忽冷忽熱，使她甚感難堪，但仍悉心照顧他，在大意之下失身於曹雄，正想對她師父玉眞子說出此事，黃志英突然帶傷從樹林中走出來，說有外人在祖師坐化之洞，玉眞子無暇理會黃、龍二人，便立刻趕去，這時黃志英已猜到是怎麼一回事，勸她盡快離開，而龍玉冰亦決定下山……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　童
修訂：臥龍生

仙鶴神針

尋師返峨嵋　遇師姐武君

龍玉冰茫然奔走在崎嶇的山道上，萬千心事，紛至沓來……世界雖廣大，但她却感到存身無處。

且說黃志英轉過了一個山角後，隱住身子，回頭探望，祇見龍玉冰緩緩轉身而去，一個淒涼的背影，逐漸消失在蒼茫的夜色中。

他雖然想盡了方法，勸龍玉冰走，但她眞的走了，他却又感到悵惘若失，呆在那兒半晌工夫，才清醒過來，急奔向三元宮而去。

他剛到觀外，瞥見人影閃動，四個背劍道人，衝出觀門。

那些道人看見了黃志英後，立時一齊合掌躬身道：「大師兄回來得正好，我們正是要出去找你呢。」

黃志英心頭一跳，道：「師傅呢？」

最左側的一個道人答道：「師傅現在後殿，等待大師兄回話。」

黃志英啊了一聲！急步向觀中奔去，穿過了幾重殿院，到了後殿，那四個道人也魚貫隨在他身後入殿。

祇見通靈道人穿着一襲青色寬大的道袍，坐在大殿中間，身後站着兩個眉目清秀，年約十四歲的道童，四個道裝男子守護兩側，靠右邊一張松木椅子上，坐着三師叔玉眞子。

黃志英急搶兩步，拜伏地上，道：「弟子黃志英，叩見師傅。」

通靈道人轉臉望了玉眞子一眼，問道：「你龍師妹那裡去了？」

黃志英嚇得打了一個冷顫道：「龍師妹替弟子包紮好創傷後就和弟子分了手，不知那裡去了。」

通靈道人微笑道：「你膽子好大，我問你，我們崑崙派欺師滅祖的罪名，應該受甚麼條律制裁？」

黃志英驚出了一身冷汗，答道：「欺師滅祖，在我們派規之中，應處死罪。」

通靈道人驀然一變臉色，雙目中神光閃動，冷冷問道：「你身爲首座弟子，應知本門戒律森嚴，老實講，你龍師妹那裡去了？」

黃志英道：「弟子……弟子實在不知她去向何處。」

通靈道人素知他不說謊言，一時間倒無話可說，沉思一陣，又問道：「你當眞不知道麼？」

黃志英道：「弟子當眞不知。」

玉眞子接口道：「二師兄也不要一味追問英兒，逆徒既敢把人私自隱藏長春谷內石室，必已早有預謀，祇可惜我對她十餘年教養心血，完全白費了……」言下無限淒然。

通靈道人歎息一聲，道：「以冰兒生性，和她平日做人做事觀察，這件事殊出人意料之外，你也不必爲此自責，眼下尚有很多疑

竇，待查清楚後，再作處置。」

玉眞子霍然起身，道：「掌門師兄所作各種論斷，和我的推想相同，目前祇差把叛徒捉到，按派規明正典刑，我料她在這一個時辰之內，決走不遠，我這就去追她回來。」

通靈道人道：「祇是不知她的去向，追回恐非容易。」

玉眞子道：「叛徒罪證既確，就是踏遍天涯，我也得把她斬死劍下。」

通靈道人起身離座，回頭吩咐身後兩個道童，說：「把你大師兄暫押入觀後石牢之內，未得我令諭，不准他擅離一步。」

兩個道童答應一聲，押着黃志英離了大殿。

玉眞子道：「他右肩傷勢不輕，你得先替他敷藥，再送押石牢不遲。」

通靈道人道：「松、鶴二個徒弟，自會給他療治傷勢，用不着我們多費心，我們一道去追擒叛徒吧。」

玉眞子道：「大師兄行踪尚未探出，又出這樁痲煩，那曹雄武功不弱，當心他會再來三元宮中取鬧，二師兄不宜離開，追擒冰兒，我一人力量足夠了。」

通靈道人歎道：「小兄無德，致使歷代祖師蒙羞，但事情既已出來，急也不在一時，眼下的兩件大事，追查大師兄的行踪似較重要，我和妳分頭追趕冰兒，以百里爲限，不管追到與否，均應返回觀中，待尋到大師兄後，我們再仗劍江湖，追訪叛徒下落。」

玉眞子聞通靈道人所說，當下點點頭，當先出了大殿，通靈道人又吩咐四個站候兩側的弟子幾句，才追出來，兩人出了三元宮，天色已經大亮，玉眞子向東西追去，通靈道人向東北追去，這兩條路都是龍玉冰最可能走的路。

因爲那金頂峯位處崑崙山東南山麓，北臨阿爾金山，渡過那重山峻嶺，就是一望無際的大戈壁沙漠，西行則深入崑崙山腹地，盡都是綿延無邊的疊峯重嶂，正南又進入西藏，有可可稀立山橫阻去路，祇有東南、東北和正東三個方向可走，龍玉冰曾追隨玉眞子數度行走中原，幾道出山捷徑，都甚熟悉，通靈道人、玉眞子雖然研判出她出山方向，但却無法拿準她走那條路出山。

是以，兩人追出了百里以上，終於失望而返。

再說龍玉冰迷迷糊糊的奔行一陣，神志逐漸清醒，她生性本極聰敏，神志復常後，開始考慮眼前處境：崑崙派門規森嚴，自己雖受師傅寵愛，也難逃門規制裁，此次所犯大錯，又是派中極大極重條律，勢將傷透了恩師之心，如被追上，必被押回三元宮正典行刑……她忖思良久，覺得祇有逃亡一途。

轉念又想到深重師恩，不禁又猶豫起來。突然，她腦際浮現出曹雄的影子，那俊俏的形貌，迷人的微笑……和那冷漠神情。

緊接着一個念頭，襲上心來，暗自忖道：事情到了這地步，總應該再見他一面，就是要死，也該橫劍自絕在他的面前……一想起金環二郎，她立時定了主意，脫去道袍，佩好寶劍，認定出山方向，橫渡峯嶺而過，她走的盡都是重山峻嶺，避開了出山之路，所以通靈道人、玉眞子二人都未能追得上她。

她經過數日兼程奔波，進入了青海境內，她身上未帶一點銀錢，無法投宿客棧，祇好沿用老法，打些野味，作成乾糧，晚上宿在古廟之中。

要知崑崙派是武林中正大門戶，龍玉冰叛師逃亡，事情原非得已，但她對師門各種訓戒，還牢牢記在心中，是以，寧願忍受露宿飢餓之苦，不肯再犯門規。

這天到了四川崇寧縣城，突然覺得一陣頭暈，連打了幾個冷顫後，身體發起高熱，祇覺眼花撩亂，頭重脚輕，難過至極，這時，她不得不投宿在客棧中了。

在她想，住店休息一夜，服點藥物就可痊癒，那知她半月來露宿奔波，心神憔悴，病魔早已乘虛而入，祇因她一身武功，發作極慢，待她投宿到客棧之後，病勢急轉直下，全身寒熱交迫，人已經支持不住，店小二給她送上茶水時，她已倒在床上不能行動了。

那店小二看她衣着襤褸，又生重病，不禁暗暗想道：看她病勢，似乎很重，如果有甚麼好歹，不但要賠上幾天飯錢、房錢，還要打上一場不大不小的官司。

從來幹店小二這一行的，大都是勢利眼睛，看龍玉冰那份落魄樣子，心裡先有三分輕視，放下手中茶水，正想上前設法把她攆出店去，驀然目光觸到龍玉冰身側的寶劍。

這就把店小二嚇得怔了一怔，暗想道：這個青年女子，窮得連衣服穿都沒有，却帶着一支寶劍，看來決不是甚麼好人。

他心裡正在轉着念頭，龍玉冰突然轉過身來，叫道：「店家，店家，給我一杯水喝喝好麼？我口渴死了。」聲如燕語鶯鳴，清脆動聽之極，店小二眼睛一亮，兩道眼神盯在龍玉冰臉上，再也移不開去。

龍玉冰自逃離山後，一直穿着那一身玄色短裝，這本是玉眞子帶她在江湖上走動時，替她做的夜行

衣服，平時她很少穿用，祇因聽曹雄問她李青鸞何以穿着俗裝，她心中認爲曹雄不喜看那寬大的道家裝，所以，特地跑回三元宮去，把這套衣服穿上，希望能討得曹雄歡心。

她這半月多的兼程趕路，風吹日曬，露宿跋步，就穿着一套衣服，從未換洗過一次，早已污舊不堪，所以，她入店投宿，那店小二連看也未多看她一眼。

此刻，她轉過身要水，和那店小二相距甚近，病重衣污，仍掩不住她天姿國色，祇見她粉臉艷紅，星目半合，散髮堆枕，嬌容動人，店小二不覺看得發起呆來。

祇見龍玉冰忽的睜開了眼睛，叫道：「我要喝水，你聽到沒有？」

那店小二正看得如飲醉酒，有點飄飄然忘其所以，兩眼瞪得又圓又大，心裡不知轉些甚麼念頭，聽得龍玉冰一叫，不自主的應道：「就來，就來。」轉身倒了一杯茶送到榻邊。

龍玉冰神志尚未完全昏迷過去，一挺身，想掙扎坐起，那知一陣頭暈目眩，這一挺竟未能坐起。

莫名其妙的店小二，竟敢伸出手扶姑娘一把，這一扶雖是把龍玉冰扶坐起來，但却招惹龍玉冰的怒火，隨手一掌，拍擊過去。她在羞急之下，拍出這一掌，雖是在病中，力道仍是不弱，但聞砰然一響，把店小二手中的杯子打飛出七八尺遠，撞在壁上，祇碰得碎片紛飛。

那店小二也被龍玉冰掌力擊中左肩，祇打得踉蹌退了三四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但龍玉冰這一急怒，病勢忽然轉重，祇覺一陣目眩、頭暈，人便昏迷過去。

待她清醒過後，天色已經入夜，靠窗邊木案上點着一盞油燈，但光燄十分微弱，滿室都變成昏黃顏色。

她感到口渴得十分難過，勉强掙扎下床，向案邊走去，走了幾步，兩腿一軟，跌坐在地上，她祇得用雙手撐地，爬近案邊，扶着桌腿，慢慢站起，取過茶壺，一口氣喝了半壺冷茶。

喝過茶後，精神稍覺好轉，又勉强支持着走回到床邊躺下，沉沉熟睡過去。

這一睡，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時分，醒來時，見床側站着一個年約五旬的老者。

那老人面目慈善，望着她笑道：「大姑娘，妳就是一個人麼？」

龍玉冰點點頭凄惋一笑。那老者歎息一聲，道：「你病得很重，我已經叫人去請先生回來給妳看病。」

龍玉冰道：「我沒有錢，身上也沒有值錢的東西，祇有我枕邊那把防身用的寶劍，還能值幾兩銀子，就請老伯伯代我賣了，開付醫藥費吧。」

那老人搖搖頭，笑道：「出門人一時不方便，是常有的事，妳祇管安心養病吧，醫藥費用我老漢還負擔得起。」

龍玉冰聽得異常感動，道：「我們素不相識，老伯伯縱願相助，但難女如何能受？」

那老人尚未及答話，店小二已帶着醫生進來，他詳細的查看了龍玉冰的病情後，晃晃腦袋說道：「病勢不輕，風寒已侵內腑，開帖藥試試看，能不能見效，却很難說。」

說完話，取過筆，開了一張藥單，轉頭就走。

龍玉冰看那醫生神態冷漠，全無一點悲天憫人心腸，不禁心頭有氣，說道：「老伯伯，把藥單退還他，我不要吃他開的藥啦。」

那老人微微一笑，道：「大姑娘，這不是嘔氣的時候，那先生是我們崇寧城第一名醫，一向看病就是這個樣子，但他開的藥單却是神效異常。」

龍玉冰正待答話，突聽一個尖脆的聲音叫道：「我的馬得加二升黃豆餵，酒飯愈快愈好，我吃過飯，還有要緊的事辦……」聲音異常熟悉，入耳驚心。

她猛提一口眞氣，一躍下榻，兩三步已搶到門口，倚門望去，果見曹雄身穿黃色及膝大褂，手牽赤雲追風駒，正在和店小二說話。

龍玉冰不知是驚是喜，呆在門口，說不出一句話來。

曹雄轉臉見到了龍玉冰，微微一怔，把馬韁交給店小二，對着她走來。

這一瞬間，她心中洶湧出萬千感慨，似乎有幾百句話要一齊出口，但却不知先說那一句才好，心情過份的緊張激動，激發她生命的潛力，支持住了她沉重的病體，眼中也閃爍起因病魔困擾而消失的神光，盯注在金環二郎臉上。

曹雄恢復了鎮靜輕鬆神態，望着她笑道：「怎麼，妳一個人來的？是不是被妳師傅逐下山的？」說得不徐不疾，毫無一點惜憐、惶急之情。

字字句句，都化成鋒利的劍，刺在龍玉冰的心上，她無法再控制滿腔悲忿，揚手一掌，劈臉向曹雄打去。

金環二郎左手一翻，輕輕扣住了她的脈門，笑道：「甚麼話好好的說不行？怎麼見面就動手……」突然覺得她玉腕熱得燙手，接着又道：「怎麼？妳有病了？」

龍玉冰氣得冷笑一聲，道：「我死了也不要你管……」祇覺一陣感傷，湧上心頭，支持她的精神登時一鬆，一語未完，人便向地上栽去。

曹雄隨手一把，扶着她向房中走去。

曹雄從懷中取出一粒白色丹丸，放入龍玉冰口中，用水冲下。

曹雄懷中丹丸，是妙手漁隱招公義採集深山大澤中百種靈藥，經數月爐火之功煉成的九轉保命丸，效能奇大，功除百病，龍玉冰服下不過頓飯工夫，人已悠悠醒轉過來。

這一陣，曹雄一直坐守在床側，伸出左手輕拂着龍玉冰散亂在枕畔的秀髮，心中微生憐惜。

龍玉冰睜開眼睛，看了金環二郎一眼，又慢慢的閉上。

龍玉冰湧集在胸中的怨恨逐漸消失，嘴角間微泛一絲笑意。

曹雄知她已醒轉多時，因爲和自己賭氣，所以不肯說話，低下頭附在她耳邊說道：「妳已服過我隨身帶的靈丹，病勢已減去一大半，祇要休息一天，就可完全好了。」

龍玉冰忽然睜開星目，怒道：「誰要你給我醫病，我心裏恨死你了。」

曹雄微微一笑，道：「恨我麼？那妳就打我幾下。」

龍玉冰驀然挺身坐起，左右開弓，畢卜打了曹雄兩個耳括子，一則她病中無力，再則心內也有些不忍，這兩掌打得雖响，但却不重。

曹雄果然不動聲色，待龍玉冰打完後，才笑道：「妳心裡還恨我麼？如果妳餘恨未息，那就再打幾下。」

龍玉冰忍不住噗嗤的一笑，道：「你這人頑皮透了……」話未說完，突感一陣目眩，身子搖搖欲倒。

曹雄一展雙臂，扶着她，又把她放在榻上，笑道：「妳病勢雖已大好，但體力尚未復元，好好的躺着休息一下，我去替妳叫碗鮮魚湯吃吃。」說完，退出房去。

那九轉保命丹果是神效無比，龍玉冰清醒後，感覺病勢已好了大半。

她靜靜的躺在床上，想着近月來的遭遇，恍若經歷了一場夢境，對曹雄究竟是恨是愛，到現在她還弄不清楚。

大約過了一刻工夫，店小二送來了一碗魚湯，龍玉冰已一日夜沒吃東西，那魚湯又做得鮮美可口，她一口氣就把那一大碗魚湯吃完，剛好曹雄也帶着一個縫製衣服的匠人回來，笑道：「妳再休息一天，就可以完全復原了，盡半日一夜時間，給妳做幾件衣服，咱們一早就走。」

龍玉冰道：「你要帶我到那裡去？」

曹雄笑道：「好玩的地方多極啦，我帶妳去遊遊江南風光。」

龍玉冰顰眉垂頭，默然不語。

第二天，那縫衣匠人如約送來了縫製的新衣，龍玉冰換上新裝，更顯得窈窕動人，青帕包髮，玄裝裹身，腰束汗巾，身披風褸，足蹬小劍靴，背插寶劍，小病初癒，倍覺得清麗絕俗。

曹雄早已替她選購了一匹長程健馬，銀鐙雕鞍，白毛如雪，他先扶龍玉冰上了馬，自己也躍上鞍鐙，抖韁放馬，雙騎並發，但聞蹄聲得得，瞬息間馳出了崇寧縣城。

這時，嚴冬已過，春回大地，天際旭日初昇，滿天紅雲絢爛，晨風迎面，吹飄着她鬢前幾許散髮。

曹雄轉臉看她笑道：「妳穿上新裝後，足可和你李師妹一爭短長。」

龍玉冰顰起雙眉，答道：「我穿慣了道袍，突然換上這一套裝束，心裡覺得有些彆扭……」

曹雄道：「那道袍又寬又大，穿上有甚麼好看呢？」

龍玉冰凄然一笑，道：「我師傅要看到我換了這身衣服，定然十分生氣，決不會……」

曹雄笑道：「妳已被逐出崑崙門牆，依照武林規矩，他們根本就不能再以崑崙門規來約束妳，不管妳穿甚麼衣服，他們也管不着。」

龍玉冰道：「我不是被逐出門牆，而是私逃下山，我們的事，我大師兄都知道了……」話至此處，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來，轉臉問道：「我大師兄肩上的傷，可是你打的麼？」

曹雄傲然一笑，道：「不錯，我不但傷了妳大師兄，同時還打傷了兩個把守在那幽谷要隘的臭道士。」

曹雄毫不隱瞞的說出了經過，仰天一陣大笑後，又道：「你們崑崙派號稱武林中九大主派之一，但在我曹雄眼中看來，那點微末之技，實在有限得很，看來當今九大門派之說，恐都是欺世之談……」

龍玉冰怒道：「你的武功有甚麼好？好也不會傷在別人手中，躲到我們長春谷石室中養傷了！」

曹雄臉色一變，正想發作，突聞蹄聲得得，一匹快馬迎面奔來，馬上人舉手高呼，道：「曹兄別來無恙，想不到我們會在此地重逢。」

金環二郎抬頭望去，不覺心頭一震，他心念還未轉，來人已衝到面前，大概那人看見曹雄後，心中十分高興，所以放馬直衝過來。

龍玉冰側臉望去，嚇得她打了一個哆嗦，祇見來人身穿一身黑色

疾服勁裝，外罩淡青披風，黑巾包髮，右肩隱隱透出劍把，朗目劍眉，丰神俊逸，不是馬君武是誰？

這時，馬君武已翻身跳下了馬背，執着曹雄一隻手搖動笑道：「自和曹兄分手之後，小弟無時不在想念之中……」瞥眼間，看清了那玄裝少女是龍玉冰，不覺一呆。

半晌工夫，他才問道：「龍師姊改着俗裝，小弟幾乎不認識了。」

龍玉冰被馬君武說得心頭一酸，熱淚奪眶而出，粉臉上也泛起兩片彩霞，直紅到耳根後面，她在極度痛苦之中，又滲入極度的羞愧。

馬君武看她淒傷神態，不禁又呆了一呆，道：「怎麼？妳受了三師叔的責駡嗎？」

龍玉冰幽幽一嘆，道：「我觸犯了派中戒律，不能再在金頂峯存身了……」

馬君武吃了一驚，接道：「妳是被師傅逐出門牆的？」

龍玉冰淒涼一笑，道：「我是私自逃跑下山的。」

馬君武一皺劍眉，沉吟一陣，才搖搖頭，道：「據小弟觀察，三師叔對師姊十分器重，師姊縱然觸犯門規，料想三師叔也不會嚴加責罰，望師姊隨小弟一起回山，由小弟出面，懇求三師叔減輕責罰，師恩深重，豈可隨便一走了之？」說完話，深深一揖。

幾句話雖然婉轉，但却大義凜然，龍玉冰祇聽得悚然一驚，出了一身冷汗，默默垂下頭去。

這時，他已看出龍玉冰可能和曹雄私奔離山，因為不便指責曹雄，祇好對龍玉冰曉以大義，使她迷途知返，不要貽笑武林，落得叛師之名。

他那裡知道龍玉冰窩藏一肚子難言苦衷。

祇見她倏的抬頭，變得一臉堅强，淡淡一笑，反問道：「你由祁連山送白姑娘到甚麼地方去了？」

馬君武道：「我送她到括蒼山。」

龍玉冰冷冷地問道：「這段行程不近，以你的輕身功夫而論，得要許多時間才能回到崑崙山金頂峯去。」

馬君武笑道：「去時乘她的靈鶴玄玉，祇不過兩日一夜工夫，我因急於西返，送她到括蒼山後，就留字告別，括蒼山到崑崙山這段行程有多遠？小弟沒有走過，大約估計總在萬里以上，以小弟這點功力來說，從容點趕路，一個月不夠，但也不會超過三十五天，祇因在旅途上一件意外事情，致延誤行期半年……」

龍玉冰冷笑道：「這半年中，你可想起過鸞師妹麼？」

馬君武聽她陡問到李青鸞身上，不覺俊臉一熱，答道：「李師妹甚得三師叔愛惜，且有師姊照顧，因此我很放心。」

龍玉冰目光凝注在馬君武臉上，道：「那你半年中過得很快樂了？」

馬君武一時間想不出她問話含意，微微一怔，隨口答道：「這半年中，我雖連遇數番兇險，但均幸化險為夷，幾日水牢之苦，那也算不得甚麼！」

龍玉冰道：「這也許就是男人不同之處，你知不知鸞師妹為你身罹重病，幾乎送命？」

馬君武心頭一震，急道：「她現在好了沒有？」

龍玉冰道：「如不是你送的那位白姑娘及時趕到相救，祇怕屍骨已寒多時了。」

兩人在答問之時，曹雄一直站在旁側靜聽，此刻，突然插嘴接道：「馬兄剛才說起途中遇上意外事情，以致延誤半年歸期，那定是一件十分麻煩的事了？」

馬君武道：「事情說來話長，曹兄如果無緊要的事，咱們找處客棧，容小弟詳細奉告。」

龍玉冰望了曹雄一眼，對馬君武道：「我現在已經是背叛師門的人啦，你是不是準備把我捉回押解回山？」

兩句話單刀直入，祇問得馬君武垂下頭答不上話，這實是一個難答的問題。

龍玉冰背叛師門，私逃下山，凡是崑崙門下弟子，都應該截攔她押解回山，馬君武沉思良久，苦笑道：「小弟不敢，但望師姊能體念師門教養之恩，和小弟一起回山，馬君武願苦求三師叔，替師姊分擔責罰……」

龍玉冰突然放聲大哭起來，那哭聲異常奇特，但見淚水若泉，奪眶而出。

曹雄臉色異常難看，眉宇間隱泛怒意，冷冷的站在旁邊。

馬君武本是極端聰明之人，他見龍玉冰越哭越哀，心中已有幾分明白，曹雄和師姊之間的關係，恐怕不很簡單。

他心念略一轉動，陡然欺身而進，左手一招「赤手搏龍」扣住龍玉冰右腕，右手輕輕一掌拍在她命門穴上。

龍玉冰心頭一震，哭聲頓住，淚眼斜轉，望着馬君武叫道：「你要捉我回山，快請動手殺了我，帶着我屍體回去吧！我……」

馬君武急道：「師姊不要誤會，小弟是怕師姊哭傷身體，所以才冒昧動手，拍了師姊『命門穴』一掌。」說着話，鬆了龍玉冰右腕，

退後三步，躬身一揖。

龍玉冰慘笑道：「你知道我犯了師門中那條戒律？」

馬君武道：「小弟不知。」

龍玉冰道：「我犯的戒律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死，另一條是背叛師門，永不回金頂峯三元宮去。」

馬君武道：「三師叔如要眞的仗劍追查師姊行踪，祇怕妳難以……」

曹雄冷笑一聲，打斷了馬君武的話，接道：「就是崑崙三子一齊追來，也未必能怎麼樣。」

馬君武聽曹雄一開口，就傷了師傅和兩位師叔，心中大感不悅，但轉念又想到曹雄相助追尋李青鸞情誼，强按下心頭怒火，笑道：「曹兄幾時到我們崑崙山的？我師姊私逃下山一事，曹兄事先可知道麼？」

他雖然極力控制心中激動，使聲音平和，但那幾句話中含意，却是犀利異常。

龍玉冰聽得又泛起兩頰紅暈，曹雄却聽得臉現怒色，冷冷答道：「這是你們崑崙派中的私事，嘿！嘿！馬兄撩撥兄弟，不知是甚麼意思？」

馬君武笑道：「曹兄不要誤會，我不過隨口問問罷了！我知道這事情怪不得曹兄。」

曹雄突然哈哈大笑起來，滿臉怒色，完全消散，馬君武已知曹雄性格，眞正動了怒火，外表反而變得心平氣和，他越是笑得厲害，出手也越是毒辣，不禁心中打鼓，怕他陡然出手，祇得暗中留神戒備。

龍玉冰躍入兩人之中間，含淚對馬君武道：「馬師弟，你不要錯怪別人，你要捉我回山，儘管動手就是。」

這時，曹雄已收住笑聲，俏目中神光閃動，逼視在馬君武臉上。

馬君武黯然嘆道：「師姊是一定不肯和小弟回山了？」

龍玉冰淒惋笑道：「兄弟，你不知道，我不能回去，我……我……我……」她「我」了半天，還是我不出個所以然來。

馬君武長長嘆息一聲，向旁側一閃，道：「師姊，曹兄，請趕路吧。」

龍玉冰見馬君武閃開讓路，不覺心痛如絞，想到同門姊妹兄弟中，一個個待自己多情多義，而自已却作了崑崙門下叛徒，辜負恩師十餘年教養心血不算，又沾汚了崑崙派在武林中清白聲譽。

馬君武見她目蘊淚光，呆呆的站着，不動不言，心中忽有所感，翻身躍上馬背，拱手一禮，叫道：「師姊，多保重了。」撥轉馬頭，又對曹雄一禮，道：「曹兄相助之恩，永銘馬君武肺腑深處，我們後會有期了。」抖韁放馬，絕塵而去。

龍玉冰望着馬君武的背影，高聲叫道：「馬師弟，馬師弟……」

可是馬君武彷似不聞，頭也未回一下，但聞得得蹄聲愈去愈遠，人馬皆杳。

曹雄躍上赤雲追風駒，冷冷問道：「妳要是不願跟我走，現在還追得上他。」

龍玉冰聞曹雄之言，怒道：「我馬師弟心地善良，為人忠厚，你不要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曹雄笑道：「妳這麼一說，我曹雄是天下最壞的一個人了？」

龍玉冰歎了口氣，縱身上馬，抖韁向前疾奔，曹雄也放馬緊隨而去。

* * *

再說馬君武一口氣跑了八九里路，才勒住馬韁停下，他心中一直想着曹雄和師姊的事，胸中塡滿了苦惱，一路上連頭也未抬一次，待他勒馬停下，才聽到身後蹄聲得得，轉臉望去，祇見無影女蘇飛鳳揚鞭縱馬而來。

這是一片荒凉的田野，數丈外，有一道小溪，幾株新綠垂柳，迎風飄舞，淙淙水聲，隱約可聞。

蘇飛鳳放馬如飛，直向馬君武身上撞去，距離馬君武還有尺許左右時，陡然一帶馬頭，向右側偏去。

那知馬君武看她縱馬直撞過來，本能的右掌平推出去，正好蘇飛鳳勒韁轉馬，馬君武知她故意相戲，這一掌拍出，是生命中潛在本能作用，勢勁急速，待他驚覺到想收掌時，力道已經發出，因雙方距離太近，收勢已來不及，這一掌正擊中馬頸上。

那馬在狂奔急轉之時，驟受一掌猛擊，如何承受得了，但聞一聲悶吼，前腿一軟，直向地上栽去。

蘇飛鳳嚶了一聲，人從馬背上直落下來，馬君武來不及思索，一退步，雙臂舒展，一把將她接住，蘇飛鳳嬌喘連連，低聲叫道：「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馬君武急急的把她放下，急道：「誰叫妳直往我身上撞來呢？」

蘇飛鳳雙頰緋紅，星目斜望着馬君武笑道：「你這人眞是不講道理，人家嚇都快嚇死了，你還對人家兇得要命……」

馬君武已看出她是有意放刁，冷冷的答道：「妳又追我幹甚麼？」

蘇飛鳳道：「這條路又不是你們姓馬的路，你能走為甚麼我不能走？」

馬君武聽她强詞奪理的狡辯，一時間倒沒有辦法回答，順手拉過馬韁，答道：「好！我要回崑崙

山，看你能不能跟去。」說完，翻身躍上馬背。

蘇飛鳳猛的一上步，劈手從馬君武手中奪過馬韁繩，怒道：「剛才你把我的馬打死了，不賠我就想走？」

馬君武躍下馬背，轉頭看去，果見那健馬，口鼻間鮮血直流，側臥地上，雖然未死，但已無法再用來代步，不由心生歉咎之感，把韁繩交到蘇飛鳳手中，說道：「賠妳就賠妳吧。」說完轉身就走。

蘇飛鳳突然一上步，抓住馬君武身上的淡青色披風，用力一拉，但聞嗤的一聲，好好一件衣服，被她扯破了一大塊。

馬君武氣得劍眉倒豎，厲聲喝道：「你要再無理和我糾纏，可別怪我反臉無情。」

蘇飛鳳悠悠一聲長嘆，兩行清淚順腮而下道：「你既然這樣討厭我，恨我，爲甚麼要救我呢？你爲我受了許多苦楚，我……我心裡……」

馬君武被她問得呆了一呆，道：「我救你祇不過是激於義憤，難道我救你還救錯了不成？」

蘇飛鳳道：「當然救錯啦，你要不救我，我早就死了，我死了，自然不會再看到你，那不就省了很多煩惱……」

馬君武一跺脚，道：「你怎麼蠻不講理？」

蘇飛鳳緩步走近他身側，凄惋一笑，道：「你爲甚麼這樣恨我，我的心被你折磨碎了。」

馬君武目睹她凄然神情，不禁心生憐惜，搖搖頭勸道：「妳這是何苦呢？你曹師兄才貌雙絕，又對妳情深似海，馬君武不過是一介武夫……」

蘇飛鳳接道：「我知道你心裡祇有你那個寶貝師妹……」

馬君武臉色一變，道：「你不要盡挑撥她，她善良無邪，甚麼都比你强。」說罷，轉身就走。

蘇飛鳳兩個急躍，攔在馬君武面前，說道：「算我說錯了話，好麼？你……你不要這樣對我，我有話要對你說。」說到最後一句話時，已是泣難成聲。

馬君武心中不忍，停住步，問道：「你要說甚麼？說吧。」

蘇飛鳳道：「你急着回崑崙山是不是要見你師傅？」

馬君武道：「不錯。」

蘇飛鳳道：「他已經不在崑崙山了。」

馬君武冷笑一聲，道：「我不信你的話。」

蘇飛鳳道：「我不是騙你，你爲救我遇險，遭人擒住，我幾次設法救你，都沒有成功，我心裡急了，就跑去崑崙山找你師傅。」

馬君武道：「你到我們三元宮去了？」

蘇飛鳳搖搖頭道：「沒有，崑崙山那樣大，我又不知道三元宮在甚麼地方，我心裏又急得很，在那大山中亂跑了一夜半天，人都快要累死了。」

馬君武一皺眉頭，還未來得及開口，蘇飛鳳又搶先接道：「你皺甚麼眉頭？人家還沒有把話說完呢，我在那大山中跑了半天一夜，仍然找不到你們的三元宮，這一夜半天的工夫，我連一點東西也沒有吃過。」

馬君武道：「那你爲甚麼不打些飛禽來充饑呢？」

蘇飛鳳祇聽得眼神一亮，隨手抹去臉上縱橫的淚痕，歡愉之色，泛上雙頰，嬌媚一笑，道：「我雖已走得困倦難支，但却有一種無法言喩的力量支持着我，使我盲目奔行在那崇山峻嶺之上，總算皇天見憐，終於被我找到了玄清道人老前輩，告訴他你被擒蒙難的消息。」

馬君武問道：「你在甚麼地方見到了我師傅？」

蘇飛鳳道：「他正在一處絕壁間突出的冰崖上和人比武，他們打得正在緊要關頭之時，我恰好趕到，那突出的冰崖下臨千丈絕壑，看上去可十分嚇人。」

馬君武急問道：「甚麼人在和我師傅比武？」

蘇飛鳳道：「是一個手執玉簫、身穿黑衣的女人。」

馬君武心頭一震道：「啊！那一定是玉簫仙子了。」

蘇飛鳳接道：「我當時已走得筋疲力盡，無法游下那一段懸崖，祇好站在崖上，高聲叫他們暫時停手。玄清道人老前輩雖然看到了我，想停下手來，但那黑衣女人的攻勢激烈無比，你師傅聽我一喊，分了心神，連遇了兩次險招。我後來實在急了，就把你遭擒蒙難的事，大聲說了出來。想不到，這幾句話倒發生了奇效，他們兩人都停住了手，爭先恐後的躍上懸崖。」

說到此處，頓了一頓，接道：「那黑衣女人，似是對你關心得緊，一到崖上，就搶先問我你在甚麼地方，我看她惶急的模樣，心中有氣，我故意閉上眼睛，裝着喘息，不理她的問話。」

馬君武「啊」了一聲。

蘇飛鳳嗔道：「你啊甚麼？我雖然看不慣她那種顰眉作態，憂苦焦灼的樣子，但想到你的安危，祇得把你遭擒蒙難的經過，告訴了他們。」

馬君武道：「師傅聽過之後，怎麼說呢？」

蘇飛鳳哼了一聲，道：「那個黑衣女人好像比你師傅還急，我的

話祇說了一半，她已經有些不耐，死皮賴臉對你師傅說：道長，咱們不要比啦，原來馬君武眞的沒有回三元宮來，我還以爲你們崑崙三子騙我呢。」

馬君武皺皺眉，道：「這女魔頭眞是可惡，竟鬧上我們崑崙山了。」

蘇飛鳳說道：「那黑衣女人說過這番話後，就當先向前跑去，你師傅也跟着追去，把我一個人丟在那絕峯之上，我當時困倦已極，就在峯頂上一座大山石後面坐下休息，那知糊糊塗塗的就熟睡過去，醒來時，已經是滿山紅霞，我這半生中，雖然常在江湖上走動，可是從沒有吃過這種苦頭。」

馬君武聽得甚是感動，很想說幾句慰藉之言，但又怕招來煩惱，於是，把來到口邊的話又嚥回肚中，垂下頭，輕輕歎息一聲。

蘇飛鳳凄苦一笑，接道：「當時我又饑又渴又冷，但那絕峯四週又都爲冰雪所封，連一隻飛禽也難看到，我祇得摘些松子充饑，打碎積冰，放入口中解渴。就這樣在那絕峯峻嶺中走了十幾天，才摸出那連綿的大山。」

馬君武心急地問道：「我師傅呢？」

蘇飛鳳道：「他們地勢熟悉，武功又好，恐怕早已到峨嵋山了。」

馬君武急得一跺脚，道：「那怎麼辦呢？我已離峨嵋山六七天了？」

蘇飛鳳道：「玄清道人老前輩趕到峨嵋山去，雖是爲了救你，但這事情的起因，還是由我惹起，我應該陪你到峨嵋山去一趟……」

馬君武搖搖頭，道：「這倒不必了，我一個人去也是一樣。」

蘇飛鳳臉色一變，淚水奪眶而出，幽幽長歎一聲，說道：「你爲甚麼這樣恨我，我……我有甚麼地方對不起你？」

馬君武淡淡一笑，道：「你對我很好，但男女有別，咱們並轡同行，祇怕要引起風言風語。我們崑崙派門規森嚴，一旦傳到我師傅耳中，我勢必要受責罰不可。」說完話，深深一揖，轉身急步而去。

蘇飛鳳縱馬趕去，到了馬君武身側，笑道：「你現在可是到峨嵋山去麼？」

馬君武點點頭，道：「不錯。」

蘇飛鳳把馬韁交到馬君武手中，笑道：「你要到峨嵋山去找你師傅，那一定心急似箭，大白天不可能施展輕身功夫，還是騎着馬趕路吧。」

馬君武道：「我打傷了妳那匹馬，又怎麼辦呢？」

蘇飛鳳格格一陣大笑，道：「你見過我曹師兄麼？」

馬君武臉色一變，道：「令師兄武功不錯，祇是……祇是……」

蘇飛鳳道：「我替你說罷，祇是生性陰險，心狠手辣，對不對？」

馬君武本想把剛才看見曹雄之事說出，但轉念又想到龍玉冰叛師私奔一事，有關崑崙派清白聲譽，實在碍於出口。

蘇飛鳳道：「我師兄爲人如何，不去說它，但他有一匹寶馬，名叫赤雲追風駒，有日行千里的脚程……」

馬君武笑道：「是了，他要把那匹馬送妳？」

蘇飛鳳微微一怔，道：「你怎麼知道呢？」

馬君武翻身躍上馬背，拱手笑道：「令師兄對我說過，他對妳用情很深……」

蘇飛鳳眨眨大眼睛，滾下兩行淚水，道：「那是他自尋煩惱，不過，我這一輩子也是煩惱定了。」

馬君武默然垂頭，長長歎一口氣，放轡縱馬而去。

蘇飛鳳望着他疾馳而去的背影，她希望馬君武能回頭望望她，但她失望了。

* * *

且說馬君武縱馬急奔，一口氣又跑了十幾里路，放眼江水滔滔，急流如萬馬怒奔，原來已到了泯江岸邊。

他勒馬岸邊，暗自忖道：此去峨嵋山不下五六百里行程，如果騎馬趕路，最快也得一日夜以上時間，改走水路，乘船沿江而下，當天即可到嘉定府，嘉定距峨嵋山祇餘下百里左右，連夜登山，二更天就可到達。

他佇立江岸，忖思良久，才決定棄馬換乘快舟趕路。

抬頭望去，祇見下流里許處，帆影點點，酒帘迎風，似是一座村鎭模樣，立時縱馬奔去。

這是緊靠泯江岸畔的一處渡口，不滿百戶人家，但却有十幾家酒店，馬君武尋了一座最大的酒店，飽餐一頓，喚過店小二。

馬君武道：「今天可有到嘉定的船麼？」

店小二搖搖頭笑道：「我們這黃家店，總共不過八九十戶人家，相公如果要乘到嘉定的便船，非得到崇寧不可。」

馬君武一皺眉頭，道：「那江邊靠着那樣多船，難道不搭客麼？」

店小二道：「那江邊的船，大都是漁舟，客人要坐，我去給你問問。」說完話，退了出去。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老酒鬼被旋風俠所逼，請人將他自己裝進棺材抬到北風茶樓，却被北城諸葛峯手下擊殺，旋風俠追問諸葛峯將白雲飄藏於何處……一頂華麗暖轎抬進北館，南城兩名探子以為是白雲飄藏於其內，不料却是俏羅利美爽爽及一戴英雄帽的男子，男子因怕被來人撞見逃走，後諸葛峯、旋風俠亦先後露面，令人疑惑……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英雄悲歌



受惑救錯人　討債查靠山

王侯沒有說假話，江湖道上果然另有兩頂式樣相同的豪華暖轎，其中一頂正行在由北館往北城的途中。

轎伕脚程極快，汗下如雨，一邊發足狂奔，一邊哼着山歌，顯得歡愉而又愜意。

護衛却嫌太慢，其中一人望着偏西的日頭嚷嚷道：「快，走快點，日落之前一定要趕到北天樓，倘有延誤，公子一旦怪罪下來，咱們誰也擔不起。」

公子？那位公子？

北城的三少爺諸葛峯？

還是另有其人？

且不管此人是誰，威風可不小，護衛話甫出口，四名轎伕馬上齊聲應是，脚底下馬上又加了三分力，仿若奔馬一般。

一陣狂奔，霎時間便奔出十來里，忽見路旁閃出來一位魁梧昂藏，方面大耳，滿面絡腮鬍子，手握寶劍，年約五十上下的青衣老頭來。老頭好怪，不進也不退，就站在路當中，擋住去路。

一名護衛見狀大怒，上前喝斥道：「讓路！」

青衣老頭答得很絕：「讓路？門兒也沒有，老子是專門來攔路的。」

另一名護衛愕然一楞，道：「你他媽的好像是來找碴的。」

「可以這麼說。」

「到底意欲何為？」

「要將轎內之人帶走。」

「你知道轎內何人？」

「花滿樓的師妹白雲飄。」

先前發話的護衛插言道：「你弄錯了，白雲飄不在轎內。」

「老夫不信。」

「不信就算了。」

「事情可沒有這麼簡單。」

「那你要怎麼樣？」

「打開轎帘讓老夫瞧瞧。」

二名護衛聞言怒溢雙眉，雙雙往轎前一站，好似兩尊門神，各自緊握着刀柄，同聲暴喝道：「辦不到！」

青衣老頭偏不信邪，怒眉雙挑道：「笑話，天下沒有石爺爺辦不到的事，看劍！」

好快的劍，劍字未落，劍已出手，二人只看見一縷明晃晃的劍氣，手中的刀未及拔出，劍光已竄上脖子來，當場人頭落地，身首異處而亡。

此人身手了得，雙脚未停，挺劍再上，嚇得前面的兩名轎伕連滾帶爬的閃讓開去，老頭報以一聲冷笑，就拿淌着鮮血的劍尖將轎帘掀開。

轎內有人。

是女人，一個比俏羅利美爽爽更媚，更艷，更騷的妙齡少女。

女郎實在太美，老頭心神為之一蕩，平擧的寶劍不由自主的垂下去，皮笑肉不笑的道：「妳是白雲飄吧？」

少女杏眼一瞪，給他澆了一頭冷水：「你弄錯了。」

「既非花滿樓的師妹，丫頭何人？」

「妙觀音柳絲絲。」

「原來是風流寡婦西門翠門下的一隻小狐狸精。」

話雖說得輕蔑，實則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雙脚一滑，閃向一旁，以防她猝然出手施毒，青衣老頭仔細打量一下妙觀音柳絲絲，又道：「白雲飄此刻何在？」

妙觀音柳絲絲探出半個身子來，瞄了青衣老頭一眼，冷嘲熱諷道：「人家白姑娘可是武林中有名的大美人，又是守身如玉的黃花閨女，你這個糟老頭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該不是想打白雲飄的歪主意吧？」

青衣老頭正經八百的道：「女娃兒休得口出穢言，老夫找白雲飄的目的與諸葛峯相同。」

「莫非也是想把花滿樓給逼出來？」

「正是此意。」

「你找花滿樓意欲何為？」

這話並非妙觀音柳絲絲說的。

而是出自小霸王王侯之口。

沒人看清楚他是從那裡來的，似是從天而降，又似本來就在此地，餘音未落，人已幽靈鬼魅般出現在轎前。

青衣老頭看得一呆，道：「找花滿樓自然是想討教幾招天下第一的絕學。」

「你想一炮而紅？」

「廢話，武林人物那個不想名震江湖。」

「想成名簡單，只要打敗本少爺便可震驚武林。」

「娃兒何人？好大的口氣，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王侯，人稱小霸王，花滿樓的師弟。」

身為天下第一人的師弟，王侯有時候覺得自己很委屈，有時候又覺得很光采，目注青衣老頭仍在淌着鮮血的寶劍，語氣轉趨傲慢：「找我小霸王等於找敝師兄，贏了王侯也等於贏了花滿樓！」

這小子自視甚高，對花滿樓天下第一的榮銜頗有取而代之的味道。

實際情況亦相去不遠，打從花滿樓避世不出後，凡是找他比武較技之人，王侯一概照單全收，場場勝利，伕伕告捷，迄無一場敗績。

這事早已傳遍武林，青衣老頭自無不知之理，却露出一臉不屑之情，嘿嘿冷笑道：「好極了，殺了你小霸王王侯就不愁花滿樓不出面收屍。」

「還沒請教閣下尊姓大名？」

「天下神劍石崑崙。」

「在北天山稱孤道寡的那個狂妄老頭兒原來就是你。」

「很快就要改口了，從今以後老夫將稱霸中原。」

「少吹牛，當今武林之世，乃是南北雙城的天下，還輪不到你石崑崙。」

「哼，雙城算什麼東西，石某的劍過之處保証叫他們寸草不留。」

王侯聽得刺耳，眉宇之間怒意益熾，右手握住了劍柄，冷笑道：「別盡說大話，咱們該動手了。」

「怎麼打？」

「悉聽尊便。」

「以命相搏？」

「可以。」

「不死不散？」

「成！」

「拔劍！」

「拔劍！」

天山神劍石崑崙的劍早已亮出，劍上的鮮血業已凝固，變成紫黑色，劍字出口，立以瀉電奔雷之勢刺向王侯的咽喉要害。

果非庸手，乾淨俐落，既快且準，比剛才殺害那兩名護衛的手法更高明，更凌厲！

可就是比王侯慢了一點點，石崑崙的劍尖尚未觸及小霸王的咽喉，乍聞一聲骨碎肉裂之聲傳處，天山神劍的右肘關節，已被王侯齊肘斬斷。

半截手臂跌落塵埃。

劍亦隨之脫手落地。

上面又沾滿了鮮血。

這次是他自己的血！

石崑崙好硬的骨頭，稱得上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身負重創，仍面不改色，自行封住穴道，朗聲道：「是石某人低估了你，致有此失，這筆帳老夫會牢記心頭，他日定會從你們師兄弟身上加倍討回來。」

拾起斷劍，頭也不回的走了。

王侯顯得很得意，自從在旋風俠面前失手後，總算扳回顏面，重拾信心，冷然一哂，道：「好啊，等你練好了左手劍，本公子願隨時候教！」

望了妙觀音柳絲絲一眼，又道：「柳姑娘，上路吧，如果王侯估計沒錯，北天樓今夜八成會客滿。」

柳絲絲含情脈脈地投以深情一瞥，嬌滴滴的道：「公子，請上轎同行如何？」

「不，路上有些事尚待安排，必須先行一步。」

「晚上會去北天樓吧？」

「當然。」

「那麼，晚上見。」

「好，晚上見。」

* * *

北天樓。

建築在一道山隘，北城便遙遙在望。

自然是由北城的人親手經營。

今夜果然客滿，形形色色的住滿了各式各樣的人。

毫無疑問，武林人物佔絕大多數。

有理由相信，南城必定有人混跡其中。

奇怪的是，酒鬼沒來。

旋風俠則早在天黑之前便隱藏在一株枝葉茂密的梧桐樹上。

居高臨下，北天樓的每一個角落皆在他的視線之內，凡是來此投宿的人旋風俠可謂瞭如指掌。

他發現，一共有三頂式樣相同的暖轎抬進北天樓。

坐在第一頂轎內之人是妙觀音柳絲絲。

俏羅刹美爽爽則坐在第二頂暖轎內。

由於距離、角度的關係，第三頂暖轎則沒看清。

但有一點可以確定，是個絕妙佳人。

而且，從背影看，似是被擒的白雲飄。

天已大黑，北天樓燈火通明，旋風俠眼見第三頂暖轎所在的跨院戒備森嚴，未敢輕舉妄動，悄沒聲息地暫時退出牆外去。

直至夜色深沉，絕大多數的住客俱已進入夢鄉時，旋風俠方才重入北天樓，直奔小跨院。

跨院不大，是一個方圓不足三丈的小院子，暖轎就停在院中。

只有三間上房，唯一的通道是那扇緊閉着的門。

偏巧兩名警衛就站在門口，宛若兩尊門神。

都佩着劍，北城的七星寶劍。

皮囊內各有一枚北城的火龍珠。

好大膽的旋風俠，神態從容自若，雙脚沉穩有力，大模大樣的走過去。

北城警衛先是一楞，繼而同聲喝問道：「幹什麼的？」

「訪友的。」

「訪那位？」

「屋內嬌客。」

「她睡了，不見客。」

「有朋自遠方來，她非見不可。」

「站住，你……」

言猶未盡，異事陡生，旋風俠已行至切近，露了一手絕活兒，拿二朶採自路邊的野花，以隔空打穴的手法點住了二人的痳、啞二穴，兩人大張着嘴巴說不出半句話來，身子亦如落地生根般杵在原地不動了，仿若眞的變成了兩尊泥塑木雕的門神。

旋風俠沒再理會他倆，撬開房門，當即登堂入室。

室內無燈，伸手五指莫辨，停留一會兒工夫才依稀看清楚眼前是一間堂屋。

堂屋內空無一人，隔壁臥房裡則傳來陣陣鼾聲。

旋風俠精神一振，立即閃身而入。

馬上發現，牙床之上果然睡着一個小妞。

小妞側身而臥，臉向內，雖然看不清她的眞面目，但從玲瓏而又苗條的線條上研判，必係白雲飄無疑。

旋風俠不遑多想，又怕她不明狀況，發出驚叫，猝然出手點了她的暈穴，扛在肩上就走。

* * *

夜，深夜。

山，深山。

天上無雲，有月。

大地有風，無人。

旋風俠一口氣狂奔出三四里地，確定沒人追趕時才停下來，將肩上嬌客放在一塊平坦的大青石上。

這才看清楚，伊人並非白雲飄，而是一位氣質高雅，清麗脫俗，年約十八九歲的大姑娘。

不禁大吃一驚，忙將姑娘的暈穴解開，靜立一旁，待其醒轉。

姑娘很快便甦醒過來，第一眼就注意到自己的身旁站着一個神秘的蒙面人，當下一躍而起，暴退三步，尖聲驚叫道：「這是什麼地方？」

旋風俠平平靜靜的據實說道：「荒郊野外。」

姑娘驚魂未定，惶聲道：「本姑娘怎會在此？」

旋風俠依然鎮靜如恆：「是本俠把妳弄來的。」

姑娘更驚更急，不停的摸着衣褲長髮，花容一陣青一陣白的道：「你……你有沒有欺負我？」

「君子不欺暗室。」

「是君子就不該如此胡作非爲。」

「此事純屬誤會。」

「誤會？什麼意思？」

「本俠誤把姑娘當作白雲飄。」

話至此處，姑娘的情緒已大爲緩和，道：「你是誰？與白雲飄有何關係？」

旋風俠道：「本俠旋風俠，是花滿樓的朋友，受花大俠之托，欲救白雲飄。」

出道雖然未久，旋風俠却早如一陣旋風般名滿江湖，姑娘臉上的

寒霜俱釋，代以滿面笑意，一雙大眼睛在旋風俠身上掃了幾下，嬌笑道：「江湖上盛傳，旋風俠是花滿樓的化身，貴俠意下如何？」

旋風俠矢口否認道：「絕無此事，他是他，我是我，我們只是好朋友而已。」

這是個敏感問題，也是老生常談，旋風俠不願再談下去，改口道：「尚未請教芳駕如何稱呼？」

姑娘遲疑一下，吐出來三個字：「諸葛嵐！」

南城司馬倩，北城諸葛嵐，是武林中鼎鼎大名的兩位嬌客，不僅俏麗動人，武功高强，而且胸懷大志，計謀百出，鋒頭之勁絕不在她們的兄長之下。

旋風俠哈哈一笑，道：「原來是卓城主的掌上明珠，幸會！幸會！」

拱拱手，道了一聲：「後會有期！」便欲轉身離去。

諸葛嵐却不答應，出言阻止道：「貴俠且慢。」

「嵐姑娘還有事？」

「你把本姑娘挾持來此，打算就這樣一走了之？」

「姑娘的意思是……」

「男女授受不親，你必須給我一個交代。」

「本俠願致以歉意。」

諸葛嵐欲語未語，有人接口道：「這還不夠！」

話出諸葛峯之口，人已一掠而至，七星寶劍緊握在手，一瞬不瞬的盯着旋風俠不放。

旋風俠神色一緊，道：「三少爺有何高見？」

「舍妹乃金枝玉葉，不能隨便給人摟抱……」

「本俠並未抱她。」

「那你是如何弄來此地的？」

「扛來的。」

「扛也一樣，總之已有肌膚之接，冒犯了她。」

「本俠已經說過抱歉。」

諸葛峯不以爲然，怒視着旋風俠吼叫道：「豈有此理，舍妹被你摸了，抱了，吃足了豆腐揩足了油，說一聲抱歉就想一筆勾銷，告訴你，天下沒有這麼便宜的事。」

有其兄，必有其妹，諸葛嵐也在一旁猛敲邊鼓：「是啊，名節乃是女人的第二生命，一個黃花大閨女不能給你白摸白抱，沒有一個合理的交代，今夜就休想離開此地。」

兄妹兩人你一言，我一言，故意把事情給炒熱炒大了，旋風俠不悅道：「如何交代？難道要本俠入贅諸葛世家，當北城的乘龍快婿？」

本是一句譏誚之言，不料，諸葛峯竟以肯定的語氣道：「事到如今，爲舍妹的名節着想，也只好如此。」

雙城相爭，爭名，爭利，爭霸，也爭人。

花滿樓無疑是雙城亟欲爭取或打倒的第一人。

不論南城、北城，只要花滿樓肯眞心投靠，必將聲威大振，完成霸業。

反之，則殺之而後快，以杜後患。

旋風俠雖非花滿樓，但就他們兄妹所知，其成就與花滿樓約在伯仲之間，因而也成爲北城爭取的對象之一。

這種機會千載難逢，是旋風俠自投羅網，諸葛峯當然不會輕易放過。

旋風俠聞言大驚道：「諸葛峯，你眞的要本俠娶令妹爲妻？」

諸葛峯一本正經的道：「這樣雙方都好，乃最佳抉擇。」

「胡來，簡直是亂點鴛鴦譜，也不問問令妹，她同意嗎？」

「一個橫遭侮辱的女人，別無選擇。」

「諸葛峯，休得胡言亂語，本俠可沒有動過她。」

「哼，三更半夜，孤男寡女，你又不是柳下惠，到口的肥肉會不吃？」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旋風俠的肺都快要氣炸了，轉對諸葛嵐道：「嵐姑娘，妳是當事人，可要憑良心，說說看，本俠有沒有把妳怎樣？」

業已上鈎的大魚，自無縱放之理，諸葛嵐誣賴道：「昏迷之中，誰曉得你幹了什麼事。」

「聽妳的口氣，好像也懷疑本俠有不軌的行爲？」

「一個偸入女人香閨的登徒子，企圖不問可知。」

「諸葛嵐，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令兄的意見妳是否同意？」

諸葛嵐瞟了他一眼，羞答答地道：「長兄若父，小妹不同意也得同意，算你走運，撿了個大便宜。」

旋風俠可不認爲是便宜，而是禍患，是一個圈套，大發雷霆道：「少來這一套，本俠一向逍遙自在，獨來獨往，誰也不投靠，用十個美人十條巧計也休想套住我，再見！」

說走就走，人已彈起。

諸葛峯早有防備，橫身堵住去路道：「你不答應？」

「廢話！」

「可知拒絕的後果？」

「怎樣？」

「死！」

「哼，江湖上恐怕還沒人能殺得了本俠。」

俠字出口，換了一個方向，揚長而去。

「不要走！」

「把命留下來！」

兄妹兩人不甘就此罷手，拔腿就追。諸葛峯身劍合一，人隨劍走，幻化出一道白茫茫的光幕，將旋風俠的身形罩定，志在必得。

此人劍法精純妙絕，果然辛辣凌厲，旋風俠又一直往前走，並未回頭，眼看危如燃眉，命在且夕，生死間不容髮。

說時遲，那時快，金鐵交鳴，火光四濺，沒殺掉旋風俠不打緊，旋風俠神來一擊，踢起一塊大鵝卵石來，奇準無比的撞上了諸葛峯的劍。

諸葛峯用力極猛，卵石立告四分五裂，竟連旋風俠的衣裳都沒沾到，人已在三丈以外。

「看打！」

嬌叱聲起，諸葛嵐施出了殺手鐗，打出一枚火龍珠。

火龍珠是北城的獨門暗器，威力驚人，一旦被它擊中，輕則終身殘廢，重則會粉身碎骨，武林中人個個聞名喪膽，北城之所以能與南城分庭抗禮，屹立不倒，火龍珠厥功至偉。

彼此距離甚近，火龍珠出手即到，儘管旋風俠藝高人膽大，也不免大吃一驚，心知即使不被火龍珠擊中要害，只要在附近丈許方圓之內觸地爆炸，同樣會造成極大傷害，一場橫禍恐已無可避免。

果然不出所料，彭！的一聲響，火龍珠應聲爆炸，血雨肉屑橫飛。

所幸，喪命者是一隻小白兔，並非旋風俠本人。

說來事有湊巧，也是旋風俠福大命大，正好行經一處兔穴之旁，兔兒受驚，探頭張望，是他眼明手快捉住擲向火龍珠，作了自己的替死鬼。

諸葛嵐誤以為業已得手，一絲喜悅方自心田升起，及見是一隻白兔，方待再度出手追殺時，旋風俠早已消失在夜色之中。

* * *

北城遠遠望去，宏偉壯麗，像一座城堡。

仔細觀察，也是一座繁榮、富裕的城市。

百業鼎盛，千商雲集，紅男綠女，來來往往，與一般城市的情況並無二致。

入城便是一條畢直而又長達數里的長街，兩旁店舖林立，熱鬧非凡，路邊還有攤販，叫賣之聲不絕。

諸葛世家的宅邸，位於長街的盡頭，一百零八級石階之上，城堡高築，固若金湯，外人根本難以一窺究竟。

北城所有的一切，俱屬諸葛世家所有，各行各業多由族人自己經營，外人則是租賃而來，須按月支付租金。

基本上，北城是一座自由之城，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

但諸葛世家的宅邸例外，是禁地，一概不准擅入，違者格殺勿論。

城堡四週佈有明樁暗卡，長街上時有巡邏隊來逡巡，以防外人滋事。

北城酒樓在長街的中段，這時離午膳尚早，客人稀少，酒鬼是少數幾位客人之一。

酒鬼來酒樓自然是喝酒，所不同的是，這次坐在一副面窗臨街視野十分良好的位子上，目光不停的注視着過往行人。

沒多久，北城酒樓來了兩位熟人。

一位是身份如謎的小神童。

一位是綠林大哥鐵膽孫飛虎。

小神童一眼便瞧見了酒鬼，趨前道：「酒鬼，你也來看熱鬧？」

酒鬼淡淡一笑，舉杯道：「咱家是來喝酒的，不看熱鬧。」

小神童津津有味的說道：「據說白雲飄被擒來北城，花滿樓一定會在此出現，天下英雄齊皆兼程趕來，欲一睹花大俠的神威，看他如何將師妹救走。」

酒鬼抬起頭來，望着小神童，難得聽到他說出一句正經話來：「白雲飄眞的在北城？」

一個銀鈴也似的聲音接口道：「另一種傳聞是，正在押解來此的途中，今午不到，晚上必至。」

金燕子水長流隨聲飄然而入。

酒鬼微微一怔，道：「姑娘也來看熱鬧？」

水長流笑盈盈地道：「另外還有一件事。」

「什麼事？」

「找人討債。」

「找誰？」

「就是你酒鬼。」

酒鬼心知肚明，正經八百地道：「我明白，酒鬼欠妳一條命，也欠小神童一條命，那天如非兩位及時援手，酒鬼可能早已不在人間，但不知這筆債如何來還？」

水長流道：「替我殺個人就可以了。」

「可惜酒鬼只會喝酒，不會殺人。」

「這不要緊，已經有人打算替你還債。」

「是那位？」

「你的好友旋風俠。可知他現在何處？是否已至北城？」

酒鬼沉吟一下，道：「旋風俠也是花滿樓的至交好友，白雲飄落

難北城，自無袖手旁觀之理，十之八九會來設法營救。」

喝了一大口酒，潤一潤嗓子，又道：「莫非姑娘要殺的人在北城？」

金燕子水長流道：「可能在，也可能不在。」

小神童直言道：「是那一個，水姐可否說出他的名和姓來，他日如巧遇此人也好為妳出一口氣。」

水長流想了想，道：「事關重大，此時尚不宜挑明，以免事機外洩，奸賊有所防備，壞了我的大事。」

小神童龍兒拍了一下孫飛虎的屁股，道：「我們主僕倒想麻煩大家打聽二個人。」

酒鬼道：「那兩個？」

「塞北人魔沙千里與黑面判官曹無私。」

「據我所知，這二人曾是孫大俠的左右手，何必捨近求遠？」

「別提了，這兩個混蛋早已背叛了老孫，投到別人懷裡去了。」

水長流疑雲滿腹的對鐵膽孫飛虎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希望孫前輩能揭開這段綠林公案。」

孫飛虎回憶一下塵封已久的往事，感然言道：「二十年前，老夫因事外出，豈料，僅一日之隔，第二天凌晨返轉時，綠林總壇已陷入一片火海中，就在火光之中，眼見兩派人馬正在浴血廝殺，死傷之重，戰況之慘，在武林中百年難得一見。」

水長流道：「是那兩派人馬在拚？」

「忠於老夫的兄弟與叛徒。」

「那一邊人多？」

「叛徒人多。」

「塞北人魔沙千里、黑面判官曹無私站那邊？」

「這兩個人面獸心的傢伙正是叛徒首腦。」

酒鬼舉着酒杯，慢吞吞的道：「這是權力鬥爭，不足為奇，問題的關鍵是，可能你這位綠林大哥待人不夠寬厚，少給了弟兄們喝酒的錢，所以才有這麼多人跟着沙千里、曹無私走。」

孫飛虎搖頭道：「事實並非如此，忠於孫某者佔絕對多數，叛徒另有外力支援。」

水長流道：「是那條線上？」

「來人一律面蒙巾，至今身份不明。」

「孫大俠返轉後，應可化險為夷吧？」

「彼此衆寡懸殊，孫某獨力難撐大局，戰未百合便倒臥血泊中。」

「受傷了？」

「是死了！」

「死人如何復生？這……」

小神童接口道：「這中間當然有一個動人的故事，本少爺的高祖父正巧經過那裡，硬是從閻王爺的手裡把老孫的命給搶了回來。可是，老命雖然保住了，却變成殘廢，足足療養了十幾年才恢復正常，並且決定不再做綠林大哥，要當我們祖孫的奴才。」

水長流道：「其餘的人生死如何？」

孫飛虎道：「全部被沙、曹二賊趕盡殺絕，鷄犬不留。」

小神童補充道：「不，有一個人沒有死。」

酒鬼道：「什麼人？」

「老孫最寵愛的一個小老婆被他們搶走了。」

「沙千里、曹無私早已絕跡江湖，說不定已經改名換姓，另起爐灶。」

「的確有此可能。」

水長流道：「他二人背後的靠山究係何門何派？」

孫飛虎道：「這正是老夫重履江湖後亟於查明之事。」

「放眼武林，具有此實力的可能只有南北雙城。」

「孫某完全同意，所以才來北城一探究竟。」

酒鬼凝視着孫飛虎道：「祝你好運，坐下來喝幾杯吧。」

小神童道：「謝了，我們想到處走走，先瞭解一下北城的山形地勢，看沙千里、曹無私是否藏匿在此。」

話畢，立與孫飛虎步出北城酒樓。

接着，水長流也跑去長街上看熱鬧去了。

只有酒鬼仍坐在原處喝酒，仿若一位與人無爭，與世隔絕的隱者。

* * *

長街上果然熱鬧非凡，來北城的各色人等越聚越多，熙熙攘攘，盛況空前。

有人看到，妙觀音柳絲絲的暖轎抬進北城。

俏羅刹美爽爽的轎子則消失在長街橫巷內。

未牌時分，城堡的大門突然打開了，石階頂端出現兩列整齊的隊伍。

左邊一列全係精壯大漢。

右邊一列則是妙齡少女。

不多不少，都是二十四人。

男的身穿黑色勁裝，女的一律紅色衣褲，人人佩有七星劍，個個備有火龍珠，步下石階，直往長街行來。

這樣的舉動在北城並不常見，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掀起一陣騷動，紛紛湧上長街，佇足而觀。

（未完・六）

上文提要：劉家寨被山賊攻佔，席本初、李士艮兩家與「快樂」決定助劉寨主與山賊對抗，全憑「快樂」自願冒險打開寨門，衆人奮戰把那批山寇趕走，劉家寨的人十分感激，留他們三幫人在寨內渡荒年。石不悔賞識「快樂」的英勇及武功，決定把花子幫幫主之位傳給他，「快樂」難推卻，只好接受，但西門風等四人心中甚感不滿……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辛棄疾・文 / 可飛・圖

快樂花子

暫留劉家寨　赴約決生死

劉家寨死了人，喪事辦了三天才完事，劉家寨把死人埋在山坡下的林子北端，一塊石碑寫的是：「辰午年死於流寇，世芳爲死者報仇，砍流寇人頭七十九顆以慰英靈。」

其實劉世芳等把活的死的全算上，一共七十九人。

* * *

李士艮兄弟，再加上席本初，這二家在一起商量着，總不能永遠住在劉家寨。

兩家人商量着向劉世芳借糧往南行，至於花子幫，他們已兩天沒看到「快樂」了。

「快樂」並未離開劉家寨，但他的人去了那裡，若問花子幫的人，他們都只搖頭。

席本初與李士艮二人似乎不再去過問「快樂」了，他們在午時便找上了劉世芳。

李士艮當先衝着劉世芳抱拳，道：「世兄，寨子裡的一切算是安定了，咱們兩家也打算走了，總不能賴在你這裡過日子吧！」

劉世芳一怔，席本初又道：「坐吃山會空，咱們打算向你世兄借些糧食往南邊走，劉世兄不會拒絕吧？」

劉世芳道：「李兄、席兄，我還未擺酒致謝，只因爲死了人，世芳受傷過度，再等一半天，一切安頓好了，咱們還要乾幾杯的，怎說要走的話。」

李士艮道：「但求借些糧食已經心滿意足了。」

劉世芳道：「你兩家準備南走？」

李士艮道：「不錯！」

劉世芳道：「如何走法？」

席本初道：「去武勝關下江南。」

劉世芳淡淡的笑了。

劉世芳指着西方，他對李士艮與席本初道：「大別山與桐柏山之間有個雞公山，走武勝關必經雞公山，兩位知道嗎，雞公山有山寇，那頭兒姓石。」

席本初道：「石太冲？」

劉世芳道：「不錯，正是他。」

席本初道：「姓石的不是在大別山區嗎？」

劉世芳道：「雞公山也是他的人。」

他頓了一下，又道：「姓石的人馬很少往外走動，好像聽說他們最近遇上對頭，姓石的吃了虧，正在雞公山上召集他的人馬準備再出擊。」

一笑，李士艮道：「劉寨主，咱們曾與姓石的幹過，咱們也宰吃了他的坐騎驢子一匹，哈……」

提到分吃騾子，也算得意事，忍不住便笑了。

劉世芳道：「這你們更不能走鷄公山了，兩位，老實說，便是你們能走，我也不打算放人。」

席本初道：「劉寨主必有什麼打算吧？」

劉世芳道：「不錯，我是有別的打算，我要留下各位住在我這裡，因爲不久以前我派出的人回來了，他告訴我，說那批流寇收拾了殘餘的人不足一百五十個，他們投奔雞公山去了。」

李士艮道：「流寇變成山寇了？」

劉世芳道：「我敢說，他們要不了多久便會再找上我的寨子來。」

李士艮道：「他們已經吃了大虧，還敢再來？」

劉世芳道：「一定會再來！」

席本初問道：「劉寨主，你怎麼如此肯定？」

劉世芳道：「我有理由如此肯定。」

席本初道：「什麼樣的理由？」

劉世芳道：「兩位，你們這就跟我去個地方，我帶你兩位去瞧瞧。」

李士艮道：「瞧什麼？」

「糧倉！」

李士艮與席本初一聽之下互望一眼，聽說劉家寨有糧倉，這件事當然會引起驚訝。

如今這年頭，能有存糧的實在不多，中牟的兩大家族，李家堡與席家堡都是富豪，他們當然也有存糧，只可惜他們的存糧吃了快三年就完了。

頭一年鬧水災，他們還開倉派糧，第二年他們看緊糧食自己用，想不到第三年仍然收不到一粒糧，這二家也只好遠走他鄉由富豪變成窮光蛋了。

此時劉世芳請二人去看存糧，兩個人當然有興趣。

劉世芳帶領二人來到後大院，後院的灶房一邊是柴房，劉世芳當先走進柴房中，他指着柴房的內牆，道：「兩位，我這兒有一條地道，你們看，地道口就在這道牆中間下方。」

果然，把柴撥開，有一塊木板堵住洞口，劉世芳掀開木板，立刻露出一個長方形洞口，有一股涼意冒出來。

席本初就知道那是山風，地道下面有通風口，這地道就可以藏許多吃的了。

劉世芳取過燈籠走到地道下面去，席本初與李士艮二人立刻跟下去。

三個人地道中走了幾丈深處，有亮光自洞的兩邊頂部照進來。

劉世芳忽然猛推一道木板門，嘩，立刻露出一個大地室，這地室中用竹蓆圈起三座似塔般的形狀，每一個由下至頂一丈八尺高，裡面圈的是大麥。

另一邊有個巨大的木架子，橫七豎八的掛滿了包穀上萬斤。

十幾個籮筐放滿了金黃色的黃豆，這些還不算，洞室一角栗子核桃三百斤。

劉世芳只叫席本初與李士艮二人看到這些，便不再往另一地洞中去看了。

大概另一地洞中放的是銀子吧！

* * *

緩緩的走出地道到了柴房外，劉世芳對李、席二人道：「兩位，你們何用再往南方走，我這裡足夠各位吃個飽的了，是不是？」

席本初道：「劉寨主還未對我們說出山寇他們再來的理由，可以說來聽聽吧？」

劉世芳雙目一厲，先是罵了一句：「娘的老皮……」然後他指着糧倉，道：「我這些糧食已爲那批流寇知道了，這些傢伙還打算長住我這寨子裡，他們再也想不到你們這般巧的來到這裡，而且還把他們趕走，祇不過兩位可以想一下，如今那個叫天張投到雞公山，他自然會把我這裡的存糧與藏金對那山寇們報告的，石太冲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惡人，他必然會率人找來的……」

他這一解釋，李士艮與席本初兩人齊點頭。

劉世芳又道：「我這裡能拚搏的人已死傷一半，老孺婦女不能戰，如果各位留下來，說不定憑各位的力量，咱們能把流寇消滅掉，爲一方除害也不錯！」

席本初道：「劉當家的，咱們不能永遠住在你這兒，萬一山寇們不找來，豈不……」

劉世芳哈哈一笑，道：「兩位，我便老實對兩位說，災荒不過三、四年，以後準是個豐收年，我這裡爲二家備種籽糧，過不久你們看天往回走，種籽糧你們帶回去，也算是我劉世芳對二家的回報，又何必一定去南方？」

席本初一聽也點頭道：「難爲劉當家爲我們想得如此週到，太好了。」

李士艮對席本初道：「如此的關懷，咱們能拒絕嗎？」

兩人哈哈一笑，劉世芳這才放心的帶領着兩人走出地道，來到柴房外面。

劉世芳對席、李兩人道：「我這就去見見石帮主，我已有兩天沒看到他的人了。」

席本初道：「連『快樂』也不知去了哪裡。」

劉世芳一怔道：「他們不會到劉家寨外吧？」

席本初道：「便石老花子的四個徒弟也不說一句話，花子帮幾十人都是吃了便睡，睡了便吃，好像別的事與他們無關似的。」

李士良道：「劉當家的，既然你肯定山寇們會來，咱們就得早做準備，免得到時候亂成一團。」

劉世芳道：「這正是我找各位的原因，兩位且請稍待，我去見那石帮主！」

劉世芳往前面走去，他匆匆的來到大廳外，怪了，祇見那東方雷跌坐在門框下，好像阻住人別進去。

劉世芳到了他面前，東方雷好像木頭似的連個招呼也不與人打，半垂目的盤腿坐着。

劉世芳揮手招呼道：「老弟，我來見貴帮主，可否通報一下？」

東方雷抬起眼皮瞧，祇是微微笑。

劉世芳指着房內，又道：「我問貴當家，在我這兒吃得如何？有什麼需要的盡管吩咐，如果有什麼要求的，千萬說出來……」

東方雷這才回應，「一切都好，而且好極了，劉當家的休客氣，你請回後院吧！」

劉世芳心中一緊，他奇怪爲什麼不見石不悔，還有個「快樂」哪裡去了？

劉世芳心中生疑，東方雷却又半閉上眼睛了。

劉世芳乾乾一笑道：「老弟台，我還有要事同貴帮主商議，能傳個話嗎？」

東方雷抬頭看了一下道：「咱們帮內發生天大的事了，劉寨主，眞抱歉，三天之後才能見，這時候誰也不能見我師傅。」

劉世芳吃一驚道：「天大的事？是什麼事？」

東方雷道：「不能說，過兩天就知道了。」

劉世芳伸頭看看關緊的大廂房，聽不到裡面有什麼聲音，自己在外面說話，如果裡面有人，應該早就聽到了，可是怎麼沒回應？

劉世芳以爲，可能花子帮眞的出了什麼大事。

他對東方雷乾乾一笑道：「也好，我過一兩天來，貴帮在我這裡祇管放心住下來，需要什麼祇管吩咐就是了。」

東方雷對於劉世芳的這幾句話直點頭，口中也不住的「謝謝！」

劉世芳回頭走，他左右看，院子裡屋簷下，橫七豎八的躺着幾十人，這些全是叫化子，十幾個受傷的正由別的叫化子侍候着。

* * *

又到吃晚飯的時候了，劉家寨的寨門關得緊，守寨門的乃是兩個花子帮的人。

花子帮石不悔的安排，是由他的四大弟子輪流負責，每兩個時辰換班一次，風、雷、雨、雪四人各帶兩人擔崗，劉家寨等於添了生力軍。

雜麵餅一斤重、包穀稀飯一大碗、芝蔴葉酸菜一小盤，這年頭吃到這些已經是不錯的了。

* * *

輕悄悄的拍拍門，再細聲細氣的對着門縫道：「師傅，吃飯了……」

「咿」的一下子門拉開了，開門的乃是「快樂」，「快樂」的手上還拿着一本錦緞小册子，祇見他把小册子往懷裡一塞，接過吃的又把門關起來了。

東方雷順勢看往屋子裡，他發覺師傅石不悔已坐在床沿上，他的手上沒拿九節杖，九節打狗棒靠在床邊上，裡面的桌椅也被推向一邊去。

東方雷沒呼叫師傅，他不能叫，因爲「九節公」石不悔有交代，不能叫。

* * *

誰也不知道「九節公」石不悔與「快樂」兩人在房中兩天做的什麼事，祇不過這一夜到二更時分，「快樂」才走出門，他對守在門口的東方雷點點頭道：「辛苦了，師傅叫你進去了。」

他說完帶着那根九節青竹杖便往外走。

「快樂」走到劉家寨大寨門，見西門風正與兩位花子帮的人閒嗑牙，他開口了，「開門，我出去。」

西門風一見九節青竹杖，立刻恭敬的道：「你……」

「快樂」笑笑道：「咱們別客氣，我還未正式接掌這掌門之職，還是叫我的名字吧！」

西門風道：「快樂兄，眞的打算入我花子門了？」

「快樂」苦笑道：「石前輩固執己見，我無奈……」

西門風道：「你可以一走了之呀！」

「快樂」道：「我有這念頭，但石前輩早看出來了，他說如果我拒絕，他死不瞑目。」

西門風聽得吃了一驚，也無奈了。

「快樂」見寨門拉開，立刻往寨門外奔去。

他的舉動又令西門風吃驚，西門風自言自語，「他這是幹什麼去了？」

* * *

「快樂」出了劉家寨，一口氣奔到附近的小山坡頂上，這時候灰慘慘的月光不明亮，林子裡還聽到颯颯響，「快樂」拿着九節青竹杖，拉開架式就舞起來。

他一邊舞，一邊口中直嘟噥，祇不過舞了一陣，突然住手拍腦袋，然後匆匆的自袋中摸出一本金色小册子，他翻了幾下仔細瞧。

於是，「快樂」微微笑，再舉九節青竹杖舞起來。

原來他在苦練那花子帮的振帮武功，「三十六路打狗杖法」，小册子上面不祇是記載着武技，也記載着花子帮歷代掌門的人履歷。

小册子上記得清，從元末到現在，整整十代掌門人，傳在「快樂」手上，應該算是第十一代了。

「快樂」此刻心情是複雜的，但他却要順從「九節公」石不悔，因爲石帮主眞的把花子帮的兩件傳遞薪火——打狗杖與武功秘笈交在「快樂」手上了。

「快樂」的心中也明白，少林寺是回不去了。

* * *

「快樂」就在山頭上苦練那「三十六路打狗杖法」，直到四更天將盡，自覺在這杖法上稍有成就，他靠在一棵樹上大喘氣。

要知「快樂」原是少林寺第二代的高手，武功上早有造詣，祇需石不悔稍加指點，「三十六路打狗杖法」不難有成。

就在一陣稍歇之後，「快樂」把打狗杖擱在肩頭，大步便往劉家寨走去。

天剛亮，「快樂」才走進寨門，迎面便見席大紅走來。

席大紅迎着「快樂」，道：「你去哪裡了？害人家三天沒找到你。」

「快樂」淡淡一笑道：「找我？席姑娘有什麼事找我呀？」

席大紅一把拉住「快樂」，低低的問道：「你眞的要當叫化子？」

「快樂」道：「這年頭許多人無奈，叫化子滿天下，貧富已不分，幹叫化子沒什麼丟人的。」

席大紅道：「我勸你放棄幹叫化子，等來年你跟我們回席家垛子……」

她看「快樂」手上的九節青竹杖，又道：「這竹杖拿在你手上好不雅觀。」

「快樂」一笑道：「別小覷這支青竹杖，多少高手敗在這竹杖下……」

抿抿嘴，席大紅道：「總是沒出息！」

「快樂」心中一緊，他對席大紅道：「席姑娘，今天我有事，不能陪你了，請！」

他對席大紅抱拳一禮，立刻往大廂房走去，倒把席大姑娘楞在院子裡了……

* * *

「快樂」走到申屠雨身前，「辛苦了……」

申屠雨衝着「快樂」點點頭，他有些不習慣向「快樂」行禮似的，笑道：「師傅這一晚睡得很好。」

「快樂」道：「我進去，你也跟我進去。」

兩人推門走進屋子裡，祇見「九節公」石不悔單臂撐起身子，道：「你提前回來了。」

「快樂」點點頭道：「我已熟記『三十六路打狗杖法』了，多謝帮主指導。」

石不悔道：「我要考考你，如何？」

「快樂」道：「我既答應接杖，一切就聽帮主安排。」

石不悔對那木然而立的申屠雨道：「傳我的話，大家飽餐一頓之後，立刻到對面的山坡上去，今天應是好日子。」

申屠雨道：「師傅，您的腿……」

石不悔道：「弄個軟兜抬我走！」

「快樂」忙問，「咱們要離開劉家寨？」

石不悔道：「劉寨主沒下逐客令，咱們這是去辦大事情，到了山上我自會對大夥說明白。」

申屠雨立刻出門去傳話，石不悔拍拍床沿對「快樂」道：「過來，我有話跟你說。」

「快樂」緩緩的坐下來，九節青竹杖靠一邊，「帮主，『三十六路打狗杖法』果然神妙，我一夜沒休息，直到五更天，帮主的抬愛，我心存感激，祇不過我擔心一旦接掌花子帮，大夥的心中服不服得我這個人……」

石不悔道：「你安心，花子帮人人窮，人人志氣高，人人也依帮規行事。」

他指指床的一端道：「快歇息一陣子，到了山頂上還有得你出力氣的。」

「快樂」也不知道什麼事，但他還是聽從石不悔的意見，盤腿閉目調息着。

也不知過了多久，忽聽廂房外面傳來幾聲呼叫，「不能走，不能走！」

呼叫的不是別人，劉家寨的劉世芳是也。

劉世芳推開門走進廂房裡，幾大步便到了大床前，祇見「快樂」在運功，石不悔抹抹嘴巴拍肚子，他吃飽了。

石不悔見劉世芳過來，忙笑笑道：「劉寨主有什麼指教的？」

劉世芳道：「石帮主，你們打算要走？」

石不悔道：「到對面小山上去有事情。」

劉世芳道：「千萬別走呀！」

石不悔哈哈一笑道：「劉寨

主，咱們但求肚子飽，如今在你這兒過荒年，你管飯，我們爲何要走？」

劉世芳指着外面道：「爲何你們花子帮的人往外走，還爲你備了個軟轎，難道不是要走？」

石不悔哈哈一笑道：「咱們這是帮內的事情，去至對面山上辦完了事，就再回來，你放心，咱們走不掉的。」

劉世芳道：「果眞如此，我便放心了。」

他指指另一院子，又道：「我已對席當家與李當家的說過了，千萬不能隨便往南走，如今那批流寇與石太沖那批山寇在一起，早晚他們會再來攻打我這劉家寨，衡情度勢，大家都不能走，萬望石帮主見諒。」

石不悔一瞪眼道：「果眞如此，劉家寨要加强戒備，不能稍有大意了。」

劉世芳道：「這正是我擔憂的。」

石不悔道：「劉寨主盡放寬心，咱們很快就回來。」

「快樂」也跳起來了，桌上放了吃的，「快樂」也不客氣的吃了個飽。

於是，花子帮的人出動了。

那石不悔由兩個叫化子抬上軟轎，劉世芳一邊看得發楞，石不悔已向劉世芳招手道：「劉寨主，我這裡有個請求，不知劉寨主是否答應？」

劉世芳立刻點頭道：「請說！」

石不悔道：「請備簡單的酒菜，今天是我花子帮的大喜事，咱們打算慶賀一番。」

劉世芳哈哈一笑道：「石帮主，我已吩咐灶上了，今天午時整要請你們三方面的人喝個醉，你放心，我爲你們設宴。」

石不悔哈哈一聲笑道：「太好了，咱們盡快趕回來。」

於是，花子帮的人出寨門，一個個發足奔到劉家寨的對面小山頂。

山頂上矮樹也不多，倒是岩石一大片，花子帮的人抬着「九節公」石不悔來到山頂上，祇見他指着一塊大石道：「把我放在那地方，衆家兄弟們站一旁。」

這時候，祇見西門風、東方雷、司馬雪、申屠雨四人分別站在石不悔兩邊。

「快樂」走到石不悔面前，說道：「帮主，我『快樂』何德何能，蒙帮主如此厚愛，要把帮主寶座交由在下，『快樂』心中實難擔待，望帮主再三思。」

「九節公」石不悔粗啞着聲音道：「小子呀！當我爲你起名『快樂』的時候，就已經打算好了，這花子帮就需要你這樣的忠厚老實人，年頭不好，弟兄們活得不易，似這樣的大任即使老人家也難再撐下去，如今你已接了我的九節青竹杖，又習了『三十六路打狗杖法』，當着弟兄們的面，你闖關吧！」

花子帮的規矩，接掌的人要以打狗杖法取勝，如能過了這一關，這帮主之位便順利當定了。

石不悔要「快樂」過關，就是要「快樂」以武功叫衆弟兄們見識新帮主的能耐。

一邊的西門風立刻對石不悔道：「師傅，不可以，師傅是受了傷的人，怎能同他比武較量……」

石不悔哈哈一笑道：「不是我同『快樂』比武，是你們四個人，由你們四人替爲師的把關，如果你們能贏得了他，我自然收回成命。」

他此言一出，花子帮的人一陣鼓噪，可也令西門風四人心中竊喜。

如果一個兩個的也許打不過「快樂」，如果四人齊動手，那就大不相同了。

申屠雨首先舉杖跳出來，他大聲的道：「徒兒必盡心出招！」

司馬雪也奔到正中央，拉開架式道：「師傅，咱們聽師傅的吩咐。」

於是，東方雷與西門風分別走到「快樂」的左右兩邊站定，看形勢，四個人把「快樂」圍在中央了。

「快樂」手持九節青竹杖，他還未擺開架勢，石不悔又開口了。

他對「快樂」道：「快樂小子，你祇能用『三十六路打狗杖法』迎戰，不能用你少林寺學的那些武功，大家動上手，祇要竹杖及身，這人就算敗了，便要自動退出來，不能死皮賴臉的動歪念，我老人家一邊看，那個亂來便帮規侍候。」

他此言一出，西門風四人立點頭。

「快樂」的心中在琢磨，要不要幹這花子帮的帮主……

他那裡正思忖，石不悔已厲聲吼，「動手了！」

「看打！」這是四個人的聲音，但聽起來宛如一人口中吼出來的。

「快樂」不及再思索，立刻舉起竹杖迎上去。

刹時間空中盡是青竹杖！不時傳來脆響聲，宛如年節放花炮。

眞妙，也夠瞧的了，祇見圍撲疾打的四支青竹杖，被一支更長的青竹杖撥到一起，似要糾纏了，便在這刹那間，就聽得兩聲「叭」、「叭」傳來，西門風與申屠雨立刻拋杖退下來，而「快樂」的身形打個旋，他以杖尾疾點後跟上來的司馬雪，沒聲音，但司馬雪也拋杖往外閃，他的肩窩被「快樂」點中！

這光景有石不悔一邊看着，誰

也不敢耍賴。

東方雷大吼一聲，舞起一片竹影直插「快樂」懷中而去，祇聽得「快樂」一聲笑道：「來得快！」

隨之就是他九節青竹杖猛一送，斜身沾上擊來的那根青竹杖，「快樂」笑聲中又道：「撒手！」

「噢！」

東方雷不撒手也不行，「快樂」的青竹杖滑着東方雷的杖打到手背上，東方雷還是鬆開手又疾忙的往裡閃。

於是，花子帮的人立刻一聲雷也似的叫「好」！

石不悔未叫好。

石不悔還有些木然的在發楞！

他爲什麼會這樣？誰也不知道，但當「快樂」向他走過去的時候，石不悔忽然指着他的四個徒弟叱道：「你們……你們……給我難看！」

西門風四個忙跪倒，祇聽石不悔吼叱道：「平日裡叫你們多練功，多吃苦，你們這是什麼功，這才三幾招就被打敗，我這老臉也發熱……」

花子帮弟兄們不叫好了，一個個張大了嘴巴不出聲。

石不悔嘆口氣道：「我原想三十招之內有得拚的了，誰想到你們如此不濟事……」

東方雷四人不敢抬頭看，石不悔已對花子帮弟兄們開了口，「打從今天起，我老人家退後一步，厚顏當你們的長老吧！帮主一職就由『快樂』擔綱了。」

大夥聽得猛一驚，石不悔吼聲似打雷，「你們還不快過來見過掌門人。」

他此言一出，嚄，花子帮還有禮數，別以爲他們沒組識，平日裡亂七八糟的，到了正事當頭，禮數便出來了。

祇見三個一排的到了「快樂」面前三步之地，三個人並肩單膝點地，口中還高誦，「帮主金安！」

這場面「快樂」幾曾見過，他祇有木然的點點頭。

到了最後，西門風四人也齊施禮，倒令「快樂」有些不好意思的笑。

於是，石不悔單腿自軟轎中站起來，祇見他重重的一抱拳道：「帮主金安啦！」

「快樂」忙奔到石不悔面前，他幾乎要跪下去了，却被石不悔一把拉住道：「這是禮數，誰也不能廢的。」

石不悔很愉快，因爲他交棒一身輕，這種災荒之年日子不好過，再加上他受了傷，花子帮總算有人來領導。

「快樂」的心中緊張了，幹帮主要怎樣幹才對？

「快樂」手持九節青竹杖，穩穩的站在衆叫化子面前，他也免不了的說了幾句話，「弟兄們，我同大家在一起，怕的是才疏學淺，難爲大家謀大利，祇不過祇要咱們大家一條心，天下沒有困難的事。」

石不悔聽得直點頭，他的四大弟子都信服。

「快樂」又對弟兄們說出劉家寨挽留大夥別再說離開劉家寨之事，他很冷靜的道：「各位弟兄們，劉家寨距離大別山最近，如今流寇們吃了大虧而去，他們是不會甘心的，既然劉家寨留下咱們，我以爲大家已是義不容辭的留下來，爲劉家寨共同抵擋山寇之侵入。」

他看看大夥，又道：「我也想問一問，各位的意思是什麼？有好的意見提出來……」

西門風一笑道：「咱們花子帮祇聽帮主的，祇要帮主一句話，上刀山下火海，弟兄們不會皺眉頭……」

果然，大夥都在點頭。

「快樂」心中想，帮主的權力眞大，與少林寺的規矩差不多嘛！

微微一笑，「快樂」立刻吩咐道：「咱們回去了，抬上石長老，小心下山吧！」

立刻，花子帮的弟兄們笑嘻嘻的又往劉家寨走回去，祇差沒有拍手笑。

*　*　*

「九節公」石不悔似乎卸下千斤重擔似的，既輕鬆又愉快的拉過「快樂」哈哈笑了。

「快樂」也微微笑，如今稱謂改口了，他叫石不悔做石長老，石不悔倒呼叫「快樂」帮主了。

石不悔拍拍床沿對「快樂」道：「帮主呀，你這兒坐，有些瑣雜事要對你說明白！」

「快樂」依言坐過去道：「石長老，不就是目前這些弟兄了？」

石不悔哈哈一笑道：「花子帮何豈之大，中原也有咱們的根據地，汴梁城南門外有個大春堂，許昌西門口附近還有個大豐堂，大春堂開的是藥舖，大豐堂開的是糧行，眞不幸，去年這兩個根也泡了黃湯，弟兄們沒指望才打算往南方！」

「快樂」笑了，道：「想不到花子帮還有營利賺錢的生意。」

石不悔道：「這是外人想不到的事，其實咱們花子帮在江湖上必須有幾個營利生意，那便是弟兄們有急難時可以及時的救助。」

他拍拍「快樂」，又道：「你要記下了，等年景好了，就應該把生意再支撐起來。」

「快樂」點頭道：「祇要有地方就好辦。」

石不悔頓了一下，又道：「我

今把這重責大任交給你，指望你將來能發揚光大我花子帮了。」

「快樂」道：「一切全仗石長老的教導，我必全力以赴，絕不稍歇！」

石不悔道：「有你這句話，我深信所託有人了，哈……」

這時候，申屠雨走進房中道：「長老、帮主，劉家寨主把酒筵擺在三道院的正廳上，便廳廊上也擺滿酒席，等着大夥入席了。」

石不悔哈哈一笑，已有兩個壯健的叫化子走進來，兩人抱起石不悔便往二門走。

「快樂」持杖跟在後，花子帮的人一個個笑逐顏開，誰也想不到災荒之年還有酒席享用的。

＊　＊　＊

雖說是四菜一個湯，但在那種年月也算是不容易了，當然，最令大夥高興的還是人們不必再往南面去逃荒，劉家寨供大夥吃到來年第二春。

花子帮的弟兄們奉命專守大寨門，李、席兩家派出來的人負責劉家寨四週的巡查，大夥平日沒事幹，劉家寨內練刀槍，這也是經過劉世芳與席本初等幾個人商定的。

「快樂」守在石不悔身邊，聽石不悔講述花子帮的各種規矩以及各地連絡方法，聽得「快樂」好不驚喜。

＊　＊　＊

就在劉家寨緊閉寨門，過着平靜日子才十一天，忽然之間，天剛亮，劉家寨的寨門外矮樹林中冒出二十多個大漢來，這些大漢黃巾包頭、黃布紮腰，一個個肩頭背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大踏步的走到劉家寨的寨門前來了。

劉家寨中早已響起梆子聲，刹時間，劉世芳父子首先奔上寨門樓上來。

沒多久，「快樂」也到了，席本初與李士艮兩人跟着也到了寨牆上，祇見二十多個黃巾包頭的漢子中，有個人抬頭大聲吼，「劉家寨當家的站出來說話！」

劉世芳吼道：「說吧！劉世芳聽着了。」

「哈……」那怒漢刀指寨牆上道：「劉寨主，咱們是來傳話的，限期兩天，送出糧食一百擔、銀子一千兩，統統送到七里灣，你聽清楚沒有？」

劉世芳怎會把糧食送給山賊呀！別說現有幫手在，便是沒有他也不幹。

「嘿嘿」一聲大笑，劉世芳道：「如果我姓劉的不把糧食、銀子送，又怎樣？」

那怒漢仰天冷冷的咬牙道：「殺進你的劉家寨，雞犬不留！」

劉世芳道：「憑你們？」

不料他此話出口，寨門外二十多個黃巾漢立刻回身便走，刹時間奔入林中不見了。

劉世芳這是當衆拒絕對方要求，也等於是不賣賬。

祇不過劉世芳見山賊走去，立刻把席本初、李士艮兄弟、「快樂」幾人請入他的後廳上，大家合計如何應付山賊們的攻擊。

席本初指着劉家寨那圍的寨牆，道：「劉當家的，我的主意是寨子上住着我們的弟兄，隨時迎殺攻上寨子的山賊，正面寨牆上仍由花子帮弟兄們看牢，另外多堆沙袋堵塞寨門，叫那批山賊衝破了寨門也進不來。」

劉世芳聽得直點頭，立刻交代兒子去照辦。

劉世芳的兒子劉太平奔出廳外去吩咐，突聽得有人大聲喊叫了。

「看吶，山賊們過來了！」

後廳上才剛開始商量，聽了這叫聲，劉世芳幾人立刻又奔到大寨的門樓上看。

還眞叫人不敢相信，遠處的小河邊，密密麻麻的少說也有四百人之衆，這些人一色的打扮，頭上包着黃巾，一把砍刀擱在肩頭上，每個人的腰帶上還掛着個布包，大概包的是乾糧吧！

這些人在小河岸邊變隊形，一變成了五個方塊隊形，慢慢的照着斜坡這邊過來了。

劉家寨還在張羅如何防禦吶！

劉世芳也吃一驚，他對席、李兩人道：「好像是傾巢而出，才如此多的人吶！」

席本初道：「劉寨主的，這是山賊在示威，咱們該怎麼準備仍然去準備，眞要撲進來，誰怕誰呀！」

劉世芳心中稍寬，他這裡正在仔細看，忽然間山賊那面奔過來十幾個大漢，這十幾個大漢到了劉家寨的前面十幾丈處站定，仔細看，就聽一人哈哈笑起來了。

這笑的人不是別人，石太沖是也。

大別山的山寇頭子黑面閻羅石太沖來了，站在石太沖附近有個怪毛漢高聲的笑罵道：「操！你們認得我叫天張嗎？劉寨主，我睡了你們女人呀！應該不會忘記吧！」

他這麼一露底，劉世芳不由寨上開罵，「畜牲啊！你會不得好死的……」

寨門外，叫天張又是一聲狂笑道：「且等爺們殺進去，殺光你們滿寨的人，爲弟兄們報仇吧！」

叫天張叫着回頭再叫，「殺！」「殺！」這是他的人馬回應，還眞嚇人的。

叫天張厲烈的再吼叫，「殺！」「殺！」又是他的人回應。

劉家寨上，花子帮的人火大了，祇因爲叫天張曾與石不悔拚殺，叫天張不敵石不悔的打狗棒，暗中打出尖刀一把刺在石不悔的腰眼上。

石不悔這一刀挨得冤，刀口處沒關係，但一條腿不能動彈了！

花子帮上上下下都知道這件事，尤其是石不悔的四大徒弟更清楚。

四個人還以爲，若非師傅中了刀傷了腿，也不會這麼早把帮主之位交給「快樂」手上了。

西門風心中有恨意，他對「快樂」低聲道：「帮主，師傅傷在這惡寇之手，咱們別放過他。」

申屠雨道：「對，咱們設法殺了他！」

司馬雪已高聲大叫了，「叫天張，你個王八蛋，你敢不敢同你家司馬大爺一決生死？」

寨外面，叫天張一瞪眼，便嘿嘿回應道：「不知死活的臭要飯，這是什麼時候，張大爺同你獨對幹？去你娘的那條腿。」

司馬雪大怒，回罵，「你是甭種，你怕了，操你娘的，你去當縮頭烏龜吧！我的兒。」

他這幾聲罵，叫天張可火了，「奶奶的，報上名字來，張大老爺不殺無名之輩！」

司馬雪道：「花子帮四大門徒之一，司馬雪便是你爺我呀！」

叫天張聽了不但不氣，反而仰天大笑道：「哈……果然叫我一刀宰了那可惡的老叫花子了，太好了，哈……」

司馬雪又吼，「你敢接我的挑戰？」

叫天張道：「小子哪，你養養精神吧，等爺們攻進寨子裡，張大爺一定同你玩幾招，哈……」

東方雷開罵了，「去你娘的，有爺們在此，你們休想攻進來，不出三五日，準把你們一個個餓死在野地裡，誰同你較量呀！」

這話還眞管用，不知叫天張同他的兩個手下說了什麼話，叫天張立刻走近石太沖。

石太沖祇不過點點頭，石太沖便開口大吼叫了，「小叫化子呀！你眞的打算爲你的師傅報仇？」

司馬雪道：「怕你不敢接受我的挑戰！」

叫天張回頭指着對面小山頭道：「小子，你往那邊處的小山頭上看。」

司馬雪道：「看什麼？」

叫天張道：「今夜二更天，張大爺就在那山頭等你，怕的是你不敢來！」

司馬雪大吼道：「今夜二更天，大爺我準時赴你的約，姓張的，你不會埋伏人馬以多爲勝吧？」

叫天張仰天一聲笑道：「怕了就別來！」

那邊，石太沖粗聲似打雷道：「劉寨主，想不到你這劉家寨是寶寨，那麼多的存糧呀！哈……」

石太沖指着他的人馬大聲道：「咱們往日沒聽過，劉家寨是個富戶，却長途涉跋往東行，幾乎灰頭土臉的，他娘的，想不到有銀有糧的就在咱們附近百里遠，若非張兄來入夥，幾乎忘了劉家寨的存在，哈……」

石太沖把話說完，大夥立刻明白是叫天張玩的陰。

劉世芳似乎豁上了，他大聲的道：「姓石的，你休忘了兔子不吃窩邊草，再說信陽州距此地七十里，官兵饒不了你們的！」

石太沖一聲罵，「去你娘的官兵，如今正在鬧災荒，姓劉的，官兵們那有精神管到這一方，限期兩天你獻糧，要不然爺們殺進去，準叫雞犬不留……」

劉世芳道：「操！劉大老爺吃了秤錘鐵了心，寧爲玉碎，不作瓦全，你有什麼本事就使出來吧！」

這話等於說絕了，大批山賊氣唬唬的就要立刻攻城了，却被石太沖一聲吼，「退！」

大夥一聽，不少人往地上吐口水！

＊　＊　＊

眞快，那麼多山賊刹時之間消失了。

劉世芳怔在寨牆上，他木然的看着遠方。

席本初道：「劉當家的，這是關口，休得失神，咱們快回去細商量。」

李士艮道：「山賊四百多，咱們祇能湊上百來個，這個仗易守難攻，咱們祇能緊守寨子了。」

劉世芳忽然對司馬雪招招手道：「小兄弟，你……你眞的打算二更天去會那個叫天張的流寇？」

司馬雪道：「爲吾師報仇，義無反顧……」

劉世芳道：「小兄弟，你的忠肝義膽令我欽佩，祇不過我有意見。」

司馬雪道：「寨主有事請說！」

劉世芳道：「咱們的人手不足，咱們的人一個要抵五個用，千萬不能意氣用事，削弱了咱們的力量。」

司馬雪道：「劉寨主是勸我別去赴約了？」

劉世芳道：「別逞一時之快，造成終身遺憾之事！」

司馬雪道：「便死又何懼！」

他轉而對「快樂」道：「帮主，司馬雪擅作主張，但願帮主成全。」

笑笑，「快樂」重重的點頭道：「去吧，我不攔你的義氣。」

他此言一出，聽得全都一怔！

劉世芳怔怔的道：「你兄弟剛接掌帮主大位，應該不要他去冒險才是，可是你……」

「快樂」祇淡淡的一笑。

申屠雨却重重的哼了一聲，他心中也在想着，什麼帮主嘛，把弟兄推上刀山呀！

西門風看着申屠雨，兩人也是不高興。

「快樂」祇是微微笑，緩緩的往寨牆下走了。

花子帮的人都瞪眼，因爲誰都知道，祇要司馬雪出了劉家寨，他是死定了。

想也知道，流寇是什麼人物，他會守約不使壞了？

劉世芳見「快樂」走去，他拉住司馬雪，道：「小兄弟，休逞一時之勇，千萬別去對面山頭呀！」

司馬雪淡淡一笑道：「劉寨主，休看低了我司馬雪，再是不利，我司馬雪還有本事拖他幾個墊背的，却不能笑掉流寇們的大牙！」

話已說盡，事已至此，劉世芳也祇有一聲嘆氣，他拍拍司馬雪道：「帶着我的囑咐吧！平安的回來……」

司馬雪全身血脈一緊，他厲烈的對西門風三人重重的抱拳道：「我的三位好兄弟，長老那裡就由你三人侍候了，我……」

西門風道：「二哥，我們也去！」

司馬雪直搖頭道：「去了反而招致他們圍殺，我一人去就夠了。」

申屠雨道：「咱們這位帮主啊！他……」

東方雷道：「我看他不在乎咱們的生與死嘛！」

西門風道：「往後咱們多注意，如果眞叫咱們失望，咱們何必再……」

司馬雪忙搖手道：「咱們要相信師傅，他老人家還在這兒，不可說些傷情話。」

哥兒四人便往寨牆下走去，那李士良嘆口氣道：「花子帮偏是屋漏又逢連夜雨，不利呀！」

劉世芳道：「我看，想攔住司馬雪別去赴約，祇有去對石不悔石長老去說了。」

席本初拍手道：「對呀！石老化子的話，花子帮的人還是要聽的，對，去找石老化子。」

於是，劉世芳吩咐大夥小心把守寨門之後，便與席本初與李士良三人走向前大院的大廂房來了。

石不悔正在運功療傷吶，他每天療傷活動腿，好像有了些許反應。

這是令他高興的，「快樂」也坐在他身邊，偶爾還爲他推拿一番。

此刻，劉世芳與李、席兩人走進厢房來，倒令石不悔十分高興。

「三位一齊來了，必有什麼大事，可是那批山賊要攻打寨子的事？」

劉世芳道：「石兄，你說對了，山寇大學而來，足有四五百人之衆。」

石不悔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淹呀！」

席本初道：「大夥早把力量分派好了，石兄，咱們來此祇爲了令高徒呀！」

石不悔一怔道：「我的四個不成材徒弟？」

劉世芳道：「令徒司馬雪爲了替你石兄報這一刀之仇，他當着雙方人馬邀約那叫天張，要在對面山頭上決一死戰，石兄，這是什麼時候，咱們的力量不能分散呀！所以我三人來請你阻止司馬雪的赴約。」

李士良道：「那可是準死無異之約，也叫死亡之約，何必去呢！」

石不悔一瞪眼道：「有這種事？」

劉世芳道：「快勸阻他吧！」

石不悔道：「三位當家的，這好像是我花子帮家務事吧！」

他看看「快樂」，又道：「如今當家做主的是他，可並不是我。」

他向「快樂」又道：「你是帮主，你說了算。」

「快樂」道：「我已准他赴約了呀！」

石不悔哈哈笑了。

劉世芳三人却楞然的不知如何再開口了。

席本初正自發楞，劉世芳已開口了，「石兄，你不覺得這件事連一些希望都沒有？」

李士良道：「是呀！咱們何必動意氣，集中力量守寨子才是正確的路呀！」

石不悔道：「二位當家的，我的徒兒爲我討回公道，這也是他的一番孝心呀！我們不爭富貴不爭權，義薄雲天之舉却是要有的，如果沒有爲我老花子出這口氣的徒弟，我豈不大大的傷了心呀！」

劉世芳道：「石當家的話是不錯，但咱們何不等賊子攻來的時候給予迎頭痛擊，說不定令高徒幾人就會遇上那個流寇頭子叫天張，那時候出刀不是更好？」

石不悔道：「三位，那是說得過去，但在義意上却失了顏色，似這樣約鬥一場，冠冕堂皇爲師雪恥，其精神就值得喝采，更何況咱們花子帮如今當家主事的並不是我老花子。」

他看看臉無表情的「快樂」，又道：「帮主既然已准其約鬥，這場比武算是鐵定了，沒有人能改得了的。」

劉世芳嘆口氣道：「有人說見死不救是謂賊，我們力救也難追回，奈何！」

李士良對席本初道：「席兄，咱們算是盡人事了，至於結果……」

席本初沉聲不悅的道：「什麼結果，結果很明顯，那小子完蛋了，操！」

他吼過就往門外走，口中咕噥着，「是你們花子帮的事，少管你們的閒事……」

李士良也跟上一句道：「明明去送死嘛，知不可爲而爲之者，蠢也！」

劉世芳見無轉機，便改口對石不悔道：「石兄，需要什麼盡管吩咐，劉家寨依仗貴帮大力維護了。」

笑了，石不悔道：「花子們什麼都不需要，祇要肚皮飽就滿意了。」

一笑，劉世芳道：「但願石兄貴體早早康復，我這就去安排別的事了。」

石不悔道：「劉寨主，花子帮已與李、席兩家合力在一起了，這是大夥一條船，船沉無一倖免，花子帮自會全力以赴，你寬心吧！」

劉世芳大大的喘了一口氣，他與「快樂」點點頭，匆匆的便走出大廂房的門。

* * *

石不悔半閉上雙目，他並不同「快樂」說什麼。

「快樂」却低聲道：「石長老，你不會怪我吧？」

石不悔道：「不！」

「快樂」又道：「我以爲咱們仍有生還的機會。」

石不悔道：「生還？」

「快樂」道：「天下沒有人明知死而去送死的人！」

石不悔道：「我也是這般想。」

「快樂」道：「如果我們有殺那流寇頭子的機會，我們爲什麼要放棄？」

石不悔淡淡一笑道：「帮主呀！你自己去琢磨吧！我老人家要是爲你出主意，那會亂了你的計劃。」

一怔，「快樂」道：「我的計劃？」

「哈……」石不悔笑道：「難道你沒什麼計劃？哈……」

這光景使「快樂」也暗自一怔，他歪着身子閉上眼，看上去似是睡了。

* * *

這夜雲遮月，祇不過並非滿天雲，那一塊塊的烏雲在明月的美化下宛似鑲了銀邊，美極了。

這時候誰還有心去看天，任何人也不會賞風景，如果山野中有人，那人可不是欣賞風景，那個人是去殺人的。

劉家寨的寨門拉不開，因爲石頭裝麻袋，死死的把寨門堵得嚴，別說是人推，便用十四馬來頂着巨木也難動它分毫。

劉家寨這種方法，明敞着是求個自保了。

* * *

那個人自寨牆上躍過而落在寨牆外，他正是司馬雪！

司馬雪臨赴約，他還進入大廂房向床上的石不悔叩了三個大響頭，再向「快樂」帮主一個禮數，這才由另外幾個師兄弟陪他到了寨牆上。

花子帮的弟兄是團結的，大夥都向司馬雪致以最大的鼓勵與祝福。

司馬雪對大夥來了一個「大禮拜」也算招呼過了，他咬牙對西門風道：「四弟，二哥去了……」

西門風道：「去吧！花子帮沒有甭種，你不行還有咱們幾個，早晚宰了那狗東西！」

申屠雨道：「老二，傢伙都帶上了嗎？」

司馬雪重重的點點頭，一個塌腰便落在寨牆外面了。

司馬雪下了寨牆不猶豫，立刻就往對面的小山頭上發足奔去。

司馬雪奔了才半里地，一片矮林邊的石頭地忽然一根竹杖點出來！

「吭吒」一聲，司馬雪立刻昏過去了。

司馬雪被一個黑影拖進矮林中，他是什麼也不知道，他四肢敞開任人剝，當然是剝了他的外衣裳！

於是，沒多久，從矮林中又冒出一個人，這個人怎麼又是司馬雪？

這個人並不直接上山坡，他繞道而上，直到他看清附近的一切，這才拔腿到了山坡頂。

於是，附近傳來尖尖的，刺耳的一聲大笑，「哈……」

那個「司馬雪」却不爲所動，他冷冷的站着，也緊緊的握着一根青竹杖。

「好小子！膽上生毛，果然不要命了！」

「你混蛋！」

「罵你家張大爺？」

「我們單挑獨鬥，你爲何附近埋伏人？」

（未完・四）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半天紅風雲

上文提要：陶傳芳得到了「太極圈」，却被毛不凡盜去，上官羽知道此事，將小毛擄走作人質，作爲交換條件。上官羽將「太極圈」交回陶傳芳，達到分桃斷袖的慾望，冷不防毛氏父子伺機襲擊，奪回「太極圈」，小毛將它交還小余，說了一切，二人等辛沁來取此物。老毛將陶傳芳作搖錢樹，不是要他唱戲，而是唱「後庭花」……

欲包藏禍心　討對策應付

小毛道：「這麼痲煩！」

小余道：「小毛，我們的確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我想辛勤乃是當今數一數二的高手，而辛伯母又是交趾國的公主，深諳法術，交給他們沒有錯。況且，留在我們身邊也容易丟掉。」

小毛道：「小余，我不會反對的，我只是以爲有了這東西，辛姑娘馬上就可以延長壽命再也不必發愁了。」

辛沁道：「毛大哥，壽限既爲天定，要改變它又談何容易？我們不過是盡人事而聽天命罷了！」

「阿沁，妳怎麼可以如此消極？」

「心齋哥，本來如此嘛！」

「不，阿沁，任何知道此寶的人都說過，此寶有向天地奪造化的功能，這不會是空穴來風的。」

辛沁在他懷中泫然欲淚。

她知道，他比她自己更焦煩更痛苦。

如果能以他的壽命來交換，他願意大量地付出。她道：「哥！你說的也許對，還有希望。」

小余道：「咱們立即起程到『陰陽會』去。」

小毛道：「何不在此宿一夜明天再走？」

小余道：「我是急如星火，恨不得馬上飛到該會。」

辛沁道：「哥，也不差一夜吧！」

小余這一夜更是難分難捨，盡量纏綿。

他們都珍惜每一寸的光陰。

實在沒有把握能使兩年多的歲月延長。

因爲這三年歲月已經是賒來的。

其實他們都希望夜夜春宵，分秒不分離，兩年後二人共同離開人間，他們都不會有一點遺憾。

第二天白天不出門，入夜就上了路。

＊　＊　＊

毛不凡一生中從未有過這麼多的銀子。

由於無聊的男人太多了，他大發利市。

陶傳芳已被折磨得十分不堪了。

這一天來了個中年人，和毛不凡一談即攏。

此人要和陶傳芳春風一度，先付了十萬。

他說他不在乎銀子，只要見一次世面。

一生中玩過名伶而且是相公的，那是極少數的少數。

此人進入內間，毛不凡在屋外監視。

他不得不防一手，萬一是陶的友人來救他怎麼辦？

這人一上，如其他嫖客一樣，也是採新姿勢的，不是陶伏在床上，而是像女人一樣仰在床上。

毛不凡看了一會就走開了。

現在這人現了原形，一翻就到下面來了。

他解了陶的穴道，且以「蟻語蜨音」告訴他，她是個女人，早已迷戀他的舞台上技藝，也早有和他上床的心意。

陶傳芳萬分感激，道：「只可惜我不能使妳太滿足。」

「你是有點畸型，但我主要是了結我這些年對你的嚮往，崇拜的心願，所以不在乎你的大小和短長。」

「眞謝謝妳不歧視我，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人了。」

「不必難過，我可以救出你。」

「果眞如此，我願爲妳作奴作僕！」

「不必客氣，以後希望你多陪陪我就成了。」

陶傳芳有點畸型，勃起時，也有三寸光景。

這當然仍是小了一號。

只不過對一個長久迷戀他的人來說，也就不計較這個了。

這就像追求名女人和電影及電視紅星一樣，有些紅星曾和很多人同居，甚至也拿掉過孩子，老實說也並不是很美，可是有些有錢的大爺，就是喜歡往上貼。

這樣的女人除了有點知名度以外，還有甚麼呢？

陶傳芳都是被別人玩弄，今夜却是玩別人。

今夜他才像個男人，內心的感受是十分不同的。

他體會到作男人的雄風和成就感。

他居然把這中年女弄得服服貼貼。

然後，他們不慌不忙，來到毛不凡面前。

毛不凡大吃一驚。

這是怎麼回事？原來這人不是男人。

加之這中年人的女人味不大，所以毛不凡迄未認出。他大聲道：「你是甚麼人？你敢來管這件事？」

這女人吐了口唾涎，道：「毛不凡，你現在給我跪下磕頭還來得及！」

「我給你磕頭？呸！你是甚麼東西？」

「我要是報出身份來，只怕你會嚇破了膽！」

毛不凡道：「老夫的膽子不會那麼小。」

這女人道：「『咆哮女媧』藍玉，你可聽說過？」

身份太懸殊，毛不凡突然站了起來。

上下打量幾次，的確像個女人。

這年紀也差不多。可是「咆哮女媧」會和陶傳芳這個「乾旦」玩這一套，不是太沒有身份了？

這種事當然不能以常情去衡量。

像近半月來來找陶傳芳上床的人，十之八九都是有頭有臉獨霸一方的成名人物，他們還有甚麼身份？

人，就像月亮一樣，都有其光明的一面，也有其黑暗的一面。

「毛不凡，現在跪下求饒還來得及。」

毛不凡道：「妳的身份雖高，毛某還不會如此不濟。」

「好好，這樣吧！你能接下我十五招，我就放過你。」

毛不凡也知道，接下她的十五招也不容易。

如果對方沒有九成以上的把握，也不敢如此托大。

毛不凡道：「總不能連十五招也不敢接吧！」

藍玉道：「這還像個男子漢。」

毛不凡撤下他的短劍。長一尺半左右，古意盎然，也非凡鐵，把手很怪。

藍玉居然未撤兵刃，毛不凡道：「怎麼？不屑亮兵刃？」

「不是不屑，而是勉強可以應付。」

毛不凡也不再客氣，一上手就是小巧精粹。

這一套對付一般高手有用，對付「咆哮女媧」那就不怎麼管用了。

因爲藍玉的身份和「八臂飛猿」苗非及「漁樵八絕」班夢等人齊名。

這幾個絕頂高手，僅僅略遜於小余之師鳳先生，辛沁之師「盤古上人」及上官羽之師「九指居士」。

毛不凡當然已是成竹在胸，他不會玩命的。

他身上有近一千萬兩的鉅款，他還要去享用呢。

在第十二招上，被對方震退兩步時，左手已把劍蓋子打開，倒出一個小球，抖手射向對方。

藍玉見多識廣，已發現他在弄那劍柄。

高手對這些小動作是會注意的。

因爲對付高手，才會用上這些小玩藝。

藍玉一閃，「波」地一聲，射中牆壁，冒出一股青烟。

原來是「雷火彈」。

這也是火器中威力不大，但十分靈巧的一種。

她剛閃過，毛不凡又攻了上

來。

藍玉一接，只聞「錚」地一聲，寒芒疾閃就到了眼前，原來是劍身脫離了劍柄射了過來。

由於雙方太近，還不到一步半，要閃是太難了。

藍玉一扭腰，勉强閃過要害，腰衣被戳破，且傷及了皮肉，不由驚出一身冷汗。

這當然是由於她過份托大的後果。

現在，毛不凡的短劍還是完整的。也就是說射出一個劍身，劍上仍有劍身。是不是仍可射出？

藍玉不能不提防他這一手。

甚至說不定還有其他花梢也未可知。

兩人對峙了一會，毛不凡道：「藍玉，妳雖名列高手之林，却也不是絕對的，後會有期……」

說完掉頭而去。

藍玉未追，因爲她也忌憚他的鬼點子，却恨透了他。

陶傳芳道：「讓這老賊跑了眞不甘心。」

藍玉道：「他遲早會落入我的手中！」

陶傳芳並未提到上官羽。

這是因爲這些日子來，偶爾他要和上官羽表演給客人觀賞，上官羽佔盡了他的便宜，他恨上官羽。

藍玉道：「今後你跟着我吧！」

陶傳芳沒有表示甚麼。

藍玉道：「銀子我多的是，武功嘛！在武林中敢碰我的也不多，你和我一起不會有痲煩。」

暫時，陶傳芳的確也無適當的去處。

因爲想玩他的人很多。

也有人聽說「太極圈」在他身上而動此念頭。

只不過藍玉很重視男女之事。

如今這個人在她手中，自然是要盡量利用了。萬物之靈的人，在這方面和禽獸實在沒有甚麼分別。

在陶傳芳的心目中，却也有另一種想法。

那就是他在大多數的男人面前雌伏，有個女人爲他雌伏，他覺得第一次像個男子漢大丈夫了。

這心理督促他繼續和她來往。

老實說，想和他上床的美好女人太多了，而藍玉非但不美，應該說是一個頗醜的人。現在只是在滿足自己的「大丈夫男子漢」的優越心理而已。

* * *

小余、辛沁和小毛晝伏夜出，趕往「陰陽會」。

快到「陰陽會」時，有人攔截。

來人竟是藍玉和陶傳芳。

小余認識藍玉，既然此人和陶傳芳一道來此，八成不懷好意，小余以「蟻語蝍音」道：「阿沁，待會我和藍玉動上手，妳趁機走人。」

辛沁道：「心齋哥，我來對付她試試看。」

「阿沁，東西在妳身上，不必冒此大險！」

辛沁體諒小余這份苦心，道：「哥，你應付得了？」

「走一步算一步，必要時利用『奇門遁甲』之術溜掉，我以爲還不至於被她困住吧！」

這工夫藍玉和陶傳芳已走近。

小余看出陶傳芳一臉肅煞之氣，過去那份彼此吸引的神色，一點也沒有了。

是甚麼原因使陶傳芳有此巨大的轉變？

這已使小余下了戒心，至少陶傳芳也不會手下留情了。小余向小毛和辛沁打了幾個手勢，道：「藍女俠有何事？」

藍玉道：「小余，你身上有件東西，本不是你的。」

小余自然知道是指「太極圈」，道：「在下身上的任何東西都是屬於在下的，只怕女俠弄錯了吧？」

小毛和辛沁搬石頭折樹枝。

陶傳芳不知他們在幹什麼，藍玉却知道，只是不大相信他們能懂多少陣式，所以也不大在乎。

辛沁懂一點「奇門遁甲」及五行八卦。

他和小余早有默契，一旦遇上大敵，可以擺陣。

小余在二十五招之後就落了下風。

藍玉畢竟是三十年前就已成名的人物。

小余揮手示意，辛沁和小毛進入石陣中。

不過是二十來塊石頭，加上一些樹枝，這能唬住人嗎？不懂的人的確會有兒戲的感覺。

甚至小毛也有這種想法。

小余力砸兩掌，震退藍玉半步，掠入陣中。

藍玉雖是頂尖高手，却不諳五行八卦。

她不信邪，往石陣中一掠，立時猛然一震。

眞不是蓋的，一進入就發現了奇景。

一片濛濛雲霧，不分東西南北。

還有「隆隆」聲，好像萬馬奔騰。

藍玉心頭一急，向外衝刺了很多次，一直衝不出來，不是前面有墻，就是前面是絕崖。

要不就有大海或大澤攔住。

她大喊陶傳芳的名字，但陶却聽不到。

她終於感到汗顏，栽在幾個年輕人手中。

更使她慚愧的是，這個年輕人

竟懂這麼多，眞正是名師出高徒，以後再也不敢托大了。

此刻三小已在一里之外了。

陶傳芳本也想進入看看，後來見藍玉已在陣內東衝西闖，原地團團轉，才知道厲害而不敢進入。

大約等了一個更次。

他以爲在此也很危險。

留在藍玉身邊也未必可靠，比喻說，她的功力固高，却不諳五行八卦及陣法而受制於小余。

於是陶傳芳走了。

他奔出二三十里，天快亮之時，忽見林中走出三個人。

這三個人他當然認識，都是「陰陽會」中的高手。

一個是「風雷手」楚章。

另一個是「大頭伽藍」樊橋。

還有一個不識。

陶傳芳正要躲起來，却已經來不及了。

只聞樊橋道：「那不是陶老闆嗎？」

陶傳芳心想，眞背運，因爲樊、楚二人都在他身上花過錢玩過他，這都是毛不凡害他抬不起頭來。

陶傳芳道：「正是在下！」

另一個陌生人哈哈笑道：「這『在下』二字太妙了！你的確是在下，而且永遠是在下不能在上面。」

這當然是下流話，却也是事實。

陶傳芳低頭不語。

那陌生漢笑道：「陶老闆咱們在此相遇，也是有緣，他們二人嚐過鮮，只有在下還沒有。」

陶傳芳恨極，這人太放肆了。

簡直不爲他留一點面子，道：「這位貴姓？」

「我叫彭通，人稱『無影手』。」

「噢！原來是鼎鼎大名的彭大俠！」

「怎麼樣？陶老闆，在下是久慕芳名！」

陶傳芳道：「那就跟我來吧！」說畢掉頭疾奔而去。彭通樂透了，立刻跟了去。

那知樊、楚二人也跟了來。

倒也不是他們二人還要分一杯羹，而是看出陶傳芳轉身奔出之前，臉上閃過一絲冷漠之色而放心不下。

彭通回頭道：「兩位幫個忙好不好？」

樊橋道：「彭兄，我們不大放心！」

「不放心什麼？」

「陶傳芳臉有殺機。」

「就算有，我彭通會怕他？」

「話不是這麼說的，預先提防是好的。」

彭通沉聲道：「兩位再跟上我可要罵人了。」

樊、楚二人立刻停止跟踪，道：「彭兄，小心！」

「放心！我也不是省油之燈。」

彭通追上了陶傳芳。陶傳芳還在奔馳，彭通道：「陶老闆找個地方就成了，我等不及了！」

陶傳芳不出聲，還在奔馳。

彭通大聲道：「陶老闆，這兒有個山洞可以了吧？」

彭通是個大老粗，沒唸過多少書。

就連一個妓女也有其起碼的自尊，所以嫖客第一二次不能上床，要三五次之後才行，這就是身份。

「陶老闆，陶老闆，不要吊胃口嘛！」

陶傳芳已動了殺機。

「陶老闆，我也會付費的。」

陶傳芳四下打量，一直往左邊掠去，因爲那兒好像有個岩洞，果然有個不深的山洞。

彭通進入洞中，陶傳芳木然站在那裡。

「陶老闆，我錯怪了你。」

陶傳芳道：「請脫了吧！」

「好好！咱們一齊脫！」說着就開始脫下衣。

脫好後見陶在脫下衣。

彭通樂極了，以前他作夢也不敢想會輪到他。

陶傳芳道：「趴下！」

彭通道：「趴下，好好！」

他趴下來之後一想不對，陶老闆趴下才對，他怎麼可以趴下？正要站起，已被制住了穴道。

這是個非常可笑也發人深省的結果。

彭通被陶老闆玩了。

然後，陶老闆揚長而去。

彭通眞是哭笑不得。

這後果也是他作夢所想不到的。

這話傳到樊、楚二人耳中，會不會笑掉大牙？

所以他咬牙切齒之餘，決定吃一次啞巴虧算了。

陶傳芳所以不殺他，也正是猜到他必然如此。

彭通再傻也不會張揚開去，說是被人玩過。

陶傳芳恨恨之心略平，才奔出五六里，忽然有人跟了上來，本以爲是彭通，看來又不像。

他又以爲是樊橋或楚章二人之一。

再看看也不是，因爲此人的輕功一流。

不疾不徐地奔馳就能跟上他的全力奔馳。

陶傳芳停了下來，要不，這麼狂奔也不是辦法。

來人四旬左右，人品不俗，却有點曖昧之色。

陶傳芳見得多了。

他一看這人的表情，幾乎就能猜出他的企圖。

「陶老闆……」

「尊駕是……」

「何必問姓名，我也是崇拜你的戲迷之一。」

「謝謝捧場，可是我現在已不唱了。」

「台上不唱，台下不是還在唱？」

這簡直是莫大的侮辱，道：「尊駕有什麼事？」

「陶老闆，你難道猜不出我也和別人一樣地崇拜你？」

陶傳芳道：「連姓名都不說，也能談得崇拜？」

「那不關重要。」

陶老闆冷峻地道：「欺人太甚了吧？」

中年人道：「不算欺人，我以為是瞧得起你！」

「太過份了！」

「本來如此，以你的操行，我肯垂青，也算是你的造化，不久之前，你在山洞中作了些什麼事？」

陶老闆才陡然一震。

看來這是個有心人。

「你不以為弄了那個人後患無窮？」

陶老闆道：「你到底要什麼？」

「一度銷魂！」

「如此强索，你不以為很無聊？」

中年人道：「如果很容易到手，反而沒意思了。」

陶老闆突然出了手。

這人笑笑接下，結果未出三十招，扣住陶傳芳的脈門。

在二十里外鎮上一幢民房中，二人對酌。

中年人向陶傳芳照照杯子，道：「乾！」

二人乾了，中年人推杯而起，握着陶的手進入內間，陶是蓮足，走路嬝嬝娜娜，回眸一笑，動人心脾。

陶傳芳的穀道重創未癒，十分疼痛。

這人也很能折騰，一個多時辰才下來。

＊　＊　＊

江淼開了大門，意外的，來人竟是上官羽。

江淼道：「上官羽，有甚麼事？」

「到你這兒來還會有甚麼事？」

「看病？」

「對！」

「你不像個有重病的樣子。」

上官羽進入，江淼道：「到底是甚麼病？」

上官羽吶吶而不能出口。

「到底是怎麼回事？」

最後他還是說了在作那事的進行中對方放了屁。

「嘿！炮打旗杆頂，雷擊小和尚。」江淼道：「對方是……」

「陶老闆！」

「他這是害你！」

「可能！老江，你能治吧？」

江淼微微搖頭，道：「很麻煩！」

「老江，你也不必吊胃口，要多少自管說！」

「不是這意思，而是這病治起來比較麻煩。」

名醫說得這麼嚴重，病人自然不免緊張。

上官羽道：「怎麼個麻煩法？」

「對方一股濁氣進入你的體內積而不散，必須疏通，還要原來的人和你作那件事洩出即癒。」

「和陶老闆？」

「對！」

「可是他恨我入骨。」

「那怎麼會？他不喜歡你又怎會和你玩這一套？」

「老江，你不知道……」他大致說了一遍。

江淼什麼病沒治過？自然有辦法。

開了個方子，要他照方抓藥。

然後交代，還要再和陶來一次，當然他教他一些技巧。

上官羽付了診費走後不到半個時辰，陶傳芳就到了。江淼心頭一噱，眞是生意興隆了。

「陶老闆光臨，江某榮寵。」

「江大國手別這麼說，陶某汗顏。」

聽這份談吐，這個人似乎還不太走調。

「請坐吧！反正來此的人都有毛病。」

「是的，大國手。」

「陶老闆有什麼毛病？」

陶傳芳只好說了毛不凡以他和上官羽作搖錢樹的事，接觸的人太多，穀道受傷嚴重，而且是傷上加傷。

江淼心中暗笑。

上官羽不久前並未提這件丟人之事。

事實上上官羽也曾被毛老賊把他冒充陶老闆接客，有些人不察而上當，所以上官羽也賣過身。

這是任何大丈夫所無法忍受之事。

江淼是不是好人呢？

世上的眞正君子太少了。

在這個尤物之前，不動非非之想的人也太少了。

原因是，陶傳芳是世上獨一無二的。

他太動人，而且又纏了足。

他的特殊風格，風靡了人心。

「治是能治，不過有個辦法事

半功倍。」

「謝謝大夫，多少費用請說吧！」

「以我的方法治病免費！」這可能是他有生第一次不收費。

「不知是什麼方式？」

「來吧！我告訴你！」

在另一房間中，江淼叫他褪了下衣上床。

他面色一變，道：「大國手，你也……」

「不，我是要把藥送進去，這方式最好。」

「這……只怕是個藉口吧！」

「不妨，你也不會吃虧的！」

「怎麼會不吃虧？裡面本就受了傷。」

「我會慢慢地送進去，這總比用竹枝纏上棉花要好得多，況且我還另有交換之法。」

「交換？」

「是的！」江淼以「蟻語蜨音」說了一切。

陶傳芳一震，面有奇色，却迭聲道：「大國手，你眞是一位公平的人！這樣當然就兩不吃虧了！」

「當然，當然，現在就開始吧！」

江淼把一些藥物塗在他的那話兒上送入。

當然，陶是老經驗，他一試便知，江淼並非僅是為他治病，還在銷魂，因為這是個絕對的尤物。

好在江淼同情他的穀道內受了傷，動作斯文，陶傳芳不會感到痛苦。

事畢，江淼信守諾言，居然，他在下面要陶在上面運作，使陶傳芳的成就感大為升高。

大國手居然雌伏在他之下。

這麼一來，他過去和那些人的苟且也就不足道了。

當然，這只是自我安慰而已。

事後誰也不付費，江淼還為他多開了些藥。

只不過有個小要求，以後還希望繼續這種互惠的「關係」。陶傳芳以為平等互惠，自然答應了。

＊　＊　＊

小余和辛沁及小毛進入了「陰陽會」。

辛沁要見會主辛勤，但他不在會內。

只好去見她的母親——交趾國(即今之越南)公主黃瓦。

這是一個三十五六歲的美婦。

除了皮膚稍顯黑褐色之外，可以說和百粵人差不多，不但很美，也有一股名門閨秀氣派，但眉宇間有一抹陰氣。

辛沁倚在母親身邊，道：「娘，他就是余心齋，那一個叫毛樂天，是心齋哥的好朋友！」

黃瓦仔細打量小余。

小余也泰然地打量黃瓦。

小余的外型乍看不是很惹眼，但只要多看一兩眼，那就會越看越好看。

女兒有這麼一個男友，本來也不錯，可是黃瓦却好像以為小余還不夠，至於小毛，黃瓦一眼也不看。

「娘，還不錯吧？」

黃瓦漠然一笑，道：「不錯又如何？」

「娘，他找到了『太極圈』要救我！」

黃瓦精神一振。

只怕全武林中人聽到這消息而不震動的是不多的。

「眞的得到了『太極圈』？」

「眞的，娘。」

「在何處得到的？」

「崆峒派凌霄殿之後地下挖出來的。」

「不是還有珠寶？」

「是的，前輩，由於珠寶携帶不便，所以沒有帶來。」小余道：「此寶大概不會是假的。」

黃瓦接過扁盒，本要打開看看，似又改變了主意。

然後黃瓦退出，辛沁也跟了出去。

小毛低聲道：「小余，她為何不當場看看？」

小余道：「既是眞的，何必驗看。」

「不然，既然她也是第一次看到此物，為何不當場看看？我以為這個女人有怪異。」

小余示意噤聲。

小毛不說話，內心却對這女人有了很大的反感。

原因之一是，那女人始終沒有瞄他一眼，甚至小毛不禁心中暗罵：操他姐！我小毛就那麼不養眼嗎？

小余道：「小毛，你在嘟噥什麼？」

「沒……沒有什麼。」

此刻辛沁在她母親房中。

黃瓦始終未打開扁盒。辛沁道：「娘，為什麼不打開盒子看看，這可是稀世至寶，價值連城啊！」

黃瓦道：「急甚麼？等你爹回來再看。」

「娘！妳可眞沉得住氣。」

「不是娘沉得住氣，而是聽說此物通靈，弄不好會凌空飛去，果眞如此，我怎麼向你爹交代？」

辛沁道：「娘，妳可眞是用心良苦啊！」

「我只有妳這麼一個女兒，我不疼妳誰疼妳？」

「娘，我眞的只有兩年多的壽命？」

「大概是吧！」

「眞有『賒命大法』這種事？」

「怎麼？妳不信？」

辛沁道：「娘，我眞的有點不信！」

黃瓦道：「妳自己要有信心才行。小沁，這個姓余的和妳的交情有多深？」

辛沁道：「很深，很深！」

黃瓦道：「很深是多深？」

辛沁道：「娘，妳不是說過不管我這種事嗎？」

「那不過是一句閒話，我怎麼能不管？」

辛沁道：「反正我是非他不嫁。」

黃瓦不由一怔，神色有點怪，却未出聲。

這天晚上辛勤回來了。

他以前見過小余，只是小余當時不認識他而已。

辛沁道：「爹，有件大喜事要報告您。」

「什麼大喜事？是不是要嫁人了？」

「爹，我揍你！」

辛勤大笑道：「乖女兒，除了這，還有什麼大喜事？」

辛沁道：「有了『太極圈』是不是喜事？」

辛勤果然大爲激動，道：「眞的？」

「爹，當然。」

「怎麼弄來的？」

「是余心齋弄到手的。」

「他？他在何處弄到的？」

「崆峒山凌霄殿後面地下挖出來的。」

「好小子！眞有他的。『太極圈』現在何處？」

「在我娘手中。」

辛勤見到黃瓦時，黃瓦的臉色很難看，道：「小沁可眞交了個好朋友，居然敢帶到會中來。」

辛勤面色一沉，道：「怎麼回事？」

黃瓦道：「開了我一個大玩笑！」

辛沁道：「娘，這話從何說起嘛！」

黃瓦道：「那扁盒是空的，却說得活神活現，有什麼『太極圈』在裡面，眞是居心何在？」

辛氏父女大驚。

辛沁大聲道：「娘，那東西確在扁盒內，我敢作証。」

「妳能作什麼証？喏！盒子在此！」

「叭噠」一聲扁盒子被丟在地上。

辛沁撿起來就知道是空的，因爲重量不夠。

就在這瞬間，她的美眸中蓄滿了淚水。

辛勤默然望着女兒及妻子。很久很久才道：「沁兒，盒中本就沒有東西，妳也不必難過。」

「爹，這話你侮辱了我，更侮辱了小余的人格。」

辛勤道：「爹的意思是東西不在盒中，却未必是妳和小余蓄意騙人。也許他上了別人的當。」

「不……」辛沁悲嘶着：「我敢對天發誓，當我把『太極圈』交給娘時，盒子還不是空的。」

「阿沁，妳這話是不是侮蔑爲娘？」

「娘，女兒只是實話實說！」

「盒子裡有東西，那不是証明娘吞下了那東西？」

「女兒並沒有那麼說。」

「意思却十分明顯了，天哪！我爲什麼要接受那東西？爲什麼當時不由妳親自交給妳父親？」

辛勤冷眼旁觀道：「阿沁，不可對妳母親不敬。」

辛沁悲聲道：「爹，我不怕死，眞的不怕，可是現在我怕的是爹和小余對我夭壽的恐懼。」

她居然沒有把她的母親包括在內。

她不知道母親爲何要說謊而侵佔那東西。

她可以肯定，東西本在盒子中的。

黃瓦道：「老爺子，你看阿沁是什麼態度？」

辛勤道：「小孩子不懂事，妳別和她一般見識。」

辛沁捂着臉奔出。

她來到客房中見了小余及小毛，拉着二人就走，小余見她臉上有淚痕，道：「阿沁，妳！」

「不必多問，快走！」

「走？到哪裡去？」

「走嘛，離開這個鬼地方！」

「阿沁，如今有了『太極圈』，不是要爲妳延壽嗎？爲何要走？」

「走吧！我慢慢對你說。」

「不，阿沁，如今令尊也回來了，妳不說清楚我絕不走。」

「你不走我走！」辛沁立刻衝出院去。

小余一看不妙，立刻跟出。

小毛也跟了出來，結果二人跟出了「陰陽會」。

小余追上了她，道：「阿沁，以前我不知道妳這麼任性。」

「哥，你如果知道事情的經過，你會氣炸了肺！」

「怎麼回事？」

「哥，我娘說那扁盒中沒有東西！」

小余和小毛大驚。

關於這一點小毛事先已有預感，他以爲黃瓦的態度有點曖昧，如今一想，果然，被他料中了。

小余不怒而笑。

「哥，我知道那是謊言。」

小毛大聲道：「當然是謊言，

要是那扁盒中沒有『太極圈』，我就是勾欄中的爛婊子養的。」

小余還在笑。

「哥……你不要這樣，哥……」

小余笑出了淚水，突然停止，道：「妳娘當時不當場打開盒子看看，那就是存心不良！」

小毛道：「這我就不明白了。」

辛沁道：「什麼不明白，這叫着坑人！」

小毛道：「妳是她的女兒，她把那寶物吞下，難道她連自己的女兒的生命也都不顧了嗎？」

辛沁淚泗滂沱道：「小毛，我也想不通。」

小余泫然道：「阿沁，妳爹怎麼說？」

「我爹幫我娘說話，叫我不要對她無禮。」

小余冷峻地道：「妳的父母簡直是……」

小毛道：「簡直是混蛋加三級，我操他姐！」

那知三人回頭一看，辛勤已在他們一丈以外。

辛勤瞪了小毛一眼，道：「沁兒！」

「爹，你還承認我這個女兒？」

「爹當然承認，而且以妳爲榮。」

「爹以爲女兒說謊？」

「當然不是。」

「如果不是女兒說謊，那就是娘說謊了？」

辛勤攤手長嘆一聲。

「爹，您回去吧！女兒要和小余在一起。」

「怎麼？妳不要爹娘了？」

「是爹娘不要我了！」

「沁兒，妳不知道爹的難處！」

「爹不辨是非，袒護着娘！」

「沁兒，妳不知道。」辛勤唏噓了一會道：「黃瓦並非妳生身的娘，妳娘是她的姐姐黃紅，因生妳而歿。後來爹又娶了黃瓦，這女人一直並不和我一條心。」

「我不懂，她要那東西何用？」

「沁兒，那東西能不能延年益壽，還不知道，其他用途可就大了。」

「什麼用處？」

「它可治病，可增加內功，可以當兵刃用，反正好處太多，所以人人欲得之而後甘心。」

「娘爲了私慾而不管我的死活？」

「私慾是很可怕的，她的雄心很大。」

「原來她不是我的生身之母！」

「但是她把妳扶養長大的。」

「我以爲是奶娘把我帶大的。」

辛勤不能否認這一點。小毛道：「難道前輩就任憑這件昧良心的事發展下去，讓那寶物變成她的東西了？」

辛勤攤攤手道：「你們那裡知道，她……」

「爹，我看得出來，她在抓權。」

辛勤不出聲。

小余道：「她要作會主？」

辛勤道：「她早就是會主了，甚至一切大事皆由她決定，本來我也不想多管，但近來發現她太過份了。」

辛沁道：「爹，你不能要回來或者搶回來？」

辛勤道：「阿沁，妳不知道，有了『太極圈』還要輔以法力才能爲你續命，而她懂的比我多。」

「爹，不管怎樣，應該先搶回該寶物。」

辛勤慨然道：「只怕要搶回很難，她必然藏起來了。當然，爹會盡最大努力的。」

「爹，只要您有決心，必能弄回來。」

「阿沁，有件事妳不知道。」

「什麼事？爹？」

「黃瓦之師阮羊來到了中原。」

「阮羊？他不是交趾國的第一高手？」

「是的，而且法力無邊。」

「爹，他來幹什麼？」

「當然是幫助他的徒弟黃瓦了。」

辛沁道：「他們要把爹擠出『陰陽會』外。」

辛勤道：「那倒也未必，只不過到時候爹必然只是個傀儡了！」

小余道：「前輩有無對付之法？」

辛勤笑道：「目前也只是走一步算一步。」

小余道：「前輩，如果離開此會和白道高手結合，要敉平邪會應不是難事吧？」

辛勤道：「要慢慢來，更不能打草驚蛇。」

小余道：「前輩，到手的寶物落入奸人之手，非但救不了辛沁，還會幫壞人作惡事。」

辛勤欲言又止。

辛沁道：「爹，女兒不會再回去了！」

「沁兒，妳回不回去無所謂，但是，今後妳會很危險。」

「爲什麼？」

「因爲妳揭了她的瘡疤，很可能會爲妳帶來麻煩。」

「就算她不是我的生身之母吧，至少她也是我的姨母吧！她能下得了手嗎？」

「別人不能，她能！」

「爲什麼？她太毒辣？」

「這只是原因之一，另外有個原因，當年姊妹二人就不和，我是先認識她的，却和妳娘成了親。」

「她一直懷恨在心？」

「我想總會心存芥蒂的。」

「爹，要不您離開這邪會吧！」

辛勤道：「爹不會這麼衝動的！我有自己的打算。」

「爹要對付阮羊只怕是……」

辛勤道：「爹當然不是他的對手，尤其他的邪法太深，爹目前不能不敷衍他，不過他已來中原，還沒有來到本會之中。」

「爹！」辛沁泫然道：「女兒兩年後死了，已經沒有遺憾了，因為我有了心齋哥。」

辛勤道：「爹知道。」

「爹，『太極圈』能否延長我的壽命，還在未知之數，我只重視現實，過一天算一天，只要和心齋哥在一起，我什麼都不怕，活得也很充實！」

「這一點我也相信。」

小毛道：「前輩就眼看令嬡兩年後離開這世界？」

辛勤眼眶潤濕，道：「你以為我會比你們好過些？你們怎能瞭解我的心情？」

辛沁投入父親懷中，哭着道：「爹，我知道，我眞的知道。」

「沁兒，不要難過，爹在不斷地設法，不要絕望。不過我總以為，好人會有好下場的，沁兒，爹不和妳一道走，但要告訴妳，你們一定要特別小心。」

「是的，爹，我們會小心的。」

「如有困難，可以去找本會護法司徒春，他是我的死士。」

「是的。爹，您也要小心。」

小余道：「前輩創立此會的目的何在？」

辛勤道：「是黃瓦創立的，而不是我。」

小毛道：「前輩八成是懼內，才會如此吧？」

小余瞪了他一眼，辛勤也沒打岔。

稍後父女黯然分手。

* * *

由於阮羊的出現，小余以為應該見見師父了。

他們兼程來到熊耳山。

這不能算是名山，此地也無險要之處。

也許正因為如此，才不會有人注意。

鳳先生就在這麼一個不出名的山坡上，結廬而居。

三小到達時，鳳先生就坐在草廬前古松之下。

小余大禮參拜，辛沁和小毛也拜見這位絕世高人。

「好好，坐下，坐下來談談，小九子，看茶點！」

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人送上茶點，而且拜見師兄。

小余道：「徒兒下山時，這位師弟還沒有入門吧？」

「可以說已經入門了，只是還沒有上門，我只每隔三五個月去指點他一下，他是個富家子，距此甚遠。」

小九子躬身道：「余師兄，我叫程九！」

鳳先生看來四十左右，却已是七十以上的人了。

功力深湛，返老還童。

鳳先生道：「你們來此必有重要的事吧？」

小余道：「一來是給師父請安，同時也向恩師報告一件大事。」同時介紹了辛沁及小毛。

「什麼大事？」

「恩師一定聽說過『交趾國』有個絕頂高手。」

「阮羊？」

「是的，恩師。」

「他到中國來了是不是？」

「是的，恩師知道了？」

「為師近來甚少下山，但却有些友人來訪，自會提及武林中的事，此人來到中國自非好事。」

「恩師，阮羊乃是辛姑娘令堂的師父。」

「噢！有這麼一層關係？」

「是的，恩師。」

「辛姑娘的令堂莫非就是『陰陽會』女會主黃瓦女士？」

辛沁道：「正是。但她非晚輩的生身之母。」

小余說了黃瓦及黃紅姊妹的恩怨，以及「太極圈」得而復失的事。

鳳先生喟然道：「眞是人情澆薄，一個『太極圈』居然抹殺了親情，雖非親生，十餘年相處的姨娘和外甥女的關係也很近哪！」

辛沁道：「是的，前輩。」

小余道：「恩師，『太極圈』眞能延長人類的壽命嗎？」他順便說了辛沁「賒命大法」的事。

鳳先生起身踱了一會，道：「也許可以，但要記住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這兩句話才行。」

小余道：「恩師一定知道，有了『太極圈』之後，如何利用它使一個壽限已盡的人延長壽命？」

鳳先生道：「第一要多作善事，其次要懂法術且要道行高深才行，為師只懂皮毛。」

辛沁道：「老前輩太謙虛了吧！」

鳳先生肅然道：「是實情。」

小余道：「恩師，辛姑娘之延壽之事可行嗎？」

鳳先生看看兩小一眼，暗暗嘆了口氣道：「我說過，事在人為，只不過前此未聽說過。」

辛沁面色一黯，道：「老前輩，晚輩也知道，家父說能為我延壽，那只不過是安慰我而已。」

（未完・十二）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